

文集

的

秘鲁共产党

第1卷-1968-1987

作者：Christophe Kistler&Josef Hallqvist联系人:chris@Kistler.red

2016年第一版，乌
得勒支

第一次印刷：90个范例



book is under
This License Attribution-ShareAlike4.0 International (CC BY-SA
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各国无产者，团结起来！



冈萨洛主席

内容

	页面
出版商序言	7
1968年-理解Mariategui	9
1970年--拉丁美洲：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和辉煌前景	32
1973年----马克思主义、Mariategui和1974年妇女运动----	
关于民族问题	43
1975年--让我们收复Mariategui并重建他的党1976年--	96
关于党的建设	115
1976年--农民问题与革命	159
1976年，毛泽东永远光荣！国际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	181
1976年--永远的光荣献给毛泽东主席！	198
1977年--做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1978年--反对宪法幻想，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203
1979年-为了新国旗	206
1979年的今天，发展日益壮大的人民抗议！19	
79年--关于我们历史的三个篇章	220
年--我们开始推倒围墙，展开新的曙光--我们是始作俑者	
1980年--走向游击战！1981年--	244
致我们英勇战斗的人民！	251
1981年的今天，我国人民的武装斗争万岁！打倒那些反动的骗局！	279
1982年的今天，让我们发展游击战争！	287
1982年的今天，毛主义。论马列主义-毛主义	301
1985年--不投票！而是扩大游击战，为人民打天下！	321
1986年-	325
单一文件。Fronton、Lurigcho和Callao闪亮战壕战俘的要求。	328
	330
	360
	365
	380

1986年--	383
没有人能打败我们！1986年英雄主义日	386
1986年--发展人民战争，为世界革命服务	388
1987年--弘扬、捍卫和运用马列主义、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	448
1987年-五氯苯酚和四氯乙烯之间的协定	
1987年--为党和革命献出生命	452
1987年--光荣到英雄主义的日子！	454
	456

出版商序言

亲爱的同志们，

从秘鲁共产党的历史一开始，我们在国外的秘鲁同志就在努力翻译和传播贡萨洛主席的话。但是，这些作品通常都是很难得到的小小册子，从来没有完整的收集和印刷成册的完整的作品。《国际日报》的Luis Arce

Borja于1989年和1994年以西班牙文出版了两卷，书名为“Guerra Popular en El Peru, El Pensamiento Gonzalo”，试图收集五氯苯酚较重要的著作。但是，许多重要的文件，如冈萨洛主席的访谈，在这些卷中缺失了。

这就是为什么出版第一版收集的（而不是“完整的”，因为我们意识到该出版物的缺点）PCP作品是一个特殊的场合。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尽可能完整的版本被汇编，在必要的地方被翻译，并以四卷的系列出版，从PCP的开始（1968年）到费利西亚诺同志的被俘（1999年）。

《人民共产党文集》的出版表明了世界上所有共产党人和革命家实践马列主义、学习贡萨洛思想的必要性，贡萨洛思想是马列主义、毛主义在秘鲁的创造性运用，是迄今为止发展马克思主义第四阶段的最大尝试。

我们不假装这个版本纳入了PCP的所有文件，即使这是我们的目标。很明显，一些

声明、传单或书籍本可以在人民战争的喧嚣中丢失。也很难相信一些文件是由部分旧的PCP发布的，这些文件是众所周知的伪造假信件和声明为自己的利益。

我们决定保留1987年对《共产党与毛泽东》汇编中的一些文字所做的小修改。

但是如果有些同志有我们没有的资料，我们也愿意把它们印在另一个版本的文集里。

出版商CHRISTOP
HE KISTLER
约瑟夫·哈尔奎斯特

了解MariÁtegui

1968年在秘鲁阿亚库乔圣克里斯托瓦尔德华曼加大学举行的会议

自从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地方谈话以来，已经有三年多一点了。当时，我们谈到了教育问题，并分享了我们对这一重要问题的想法。这是一个与你交谈的绝佳机会。今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与大家交谈，但情况有些不同。

我们将谈论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谈论他思想的现况，而我被指派处理的这项任务本身并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至少对我来说不是。首先，我们认为必须以尊重的态度对待Mariátegui，其次，我们必须以明确和准确的立场对待他，因为否则就不可能以任何方式理解他思想的现实性和丰富性。

当然，Mariátegui在肉体上已经死了很多年，但他的思想仍然深刻地活着，就像20世纪30年代一样。它仍然是充满活力的，仍然是当前的，仍然是Perú的一个视角，而那些还活着的人的其他想法则是真正的死亡。

要在一小时内谈论Mariátegui的全部思想或多或少是困难的，因此，我们想集中讨论几个具体问题，并强调面对这位伟大的秘鲁人的形象应该做些什么。首先，我们坚持马里亚特吉作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我们现在不讨论详细的日期或其他不感兴趣的事项。我们将进入由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的思想现状所提出的中心问题。

了解MariÁtegui

在试图默默无闻地埋葬了他之后,关于Mariátegui的文章写了很多。当然,我们也认为Mariátegui受到高度赞扬,以便使他神秘化,有系统地试图扭曲他,试图用毫无意义的迂腐来“更好地”他。关于Mariátegui,人们首先说他不是一个已被定罪和承认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不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支持的。

马里亚特吉自己说的。他是一个被定罪并认罪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所畏惧,干净利落,一丝不苟。那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Mariátegui具有无产阶级阶级地位。他显然是站在被剥削的一边的。马里亚特吉亲身感受到了我国被剥削群众的感受,在他的时间--

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

短暂的一生中,他将感受转化为行动,并将文字付诸实践。Mariátegui对世界有一个概念。他有一个意识形态,他多次说他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构思并坚持它,他的论文是以当代世界为基础的。不从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来认识事物是不可能的,不从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来认识社会和世界是不可能的。

Mariátegui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如果我们回顾他的著作,Mariátegui告诉我们,在本世纪(他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发言),列宁主义是一种新的形式,是当时获得的最高的马克思主义。Mariátegui后来发现自己与马克思和列宁有联系,这就是为什么他称自己是一个被定罪并供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第三,马里亚特吉有一种工作方法,一种分析方法,一种理解任何事物的不可替代的方法。Mariategui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

To U恩德斯坦
，他的著作就是令人信服的证明。第一个

我们说，这个问题必须非常清楚，就是马里亚特吉的无产阶级立场，就是滋养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就是指导他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

在这三个基础上，理解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的人物是可行的，但是谁不能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谁就不能理解马里亚特吉，她或他不能理解他并不是因为缺乏启迪或智力，而是因为他不是站在同一阵线上，头脑中也没有同样的光，也不是使用同样的方法。那一定很清楚。

我们必须从事实出发，从马里亚特吉的阶级立场出发，从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出发，也必须从他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出发。任何人如果不以上述三种观点来关注马里亚特吉，就不能理解他的思想，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会善意地扭曲他的思想，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就像羽毛般的黑客一样，非常不善意地扭曲他的思想。

Mariategui是一位伟大的拉丁美洲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必须为此感到非常自豪。在整个拉丁美洲，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与他相比；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是拉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次高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一次更伟大的高峰。

若泽·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在境外受到更好的赞赏。在我们国家，他不那么受人欢迎，不那么受人尊敬，甚至很少为人所知，这是一种耻辱。马里亚特吉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尊重我们的国家和我们人民中被剥削者，而不是其他人，因为他是一把扎在

To U恩德斯坦

其他人心里的刀，他们无法把它拿出来，他们也不可能把它拿出来。

Mariátegui不是一个简单地知道四五个公式的复述者，而是一个更深刻、更马克思主义的人。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引进来，同我们的实际相结合，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引进来，在我们的土地上体现出来，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们的土地上体现出来，引进来，渗透到我们的土地上，他就用一种仍然流行的思想来照亮我们。Mariátegui在其著名的“关于秘鲁现实的七篇解释性文章”（Siete Ensayos de Interpretacion de la Realidad Peruana）中对我国的解释仍然是不可动摇的文献。

在Mariátegui身上，我们看到了他所具有的那种把握，那种能够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现实与我们的革命先知的具体现实融合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和和蔼的把握。很少有人具有这种品质，而马里亚特吉就具有这种品质，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谁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我国的发展；不能理解秘鲁正在发生的事情，当然，更不清楚的是，他能称自己为革命者吗？不幸的是，有许多革命者知道Mariategui的思想，但仍然害怕它，一种有道理的恐惧，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摸着石头过河，找出谁是真正的革命者，谁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这就是他们害怕Mariátegui的原因。Mariategui的七篇散文仍然是秘鲁思想的一个基本部分。

Mariategui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从秘鲁现实的唯一正确的观点出发，为我们提出了七个精辟的解释。许多具有相反观点的才华横溢的学者试图从唐·维克多·安德烈斯·贝朗德（TNF：秘鲁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反动立场来诋毁那本小书，但他们的努力都失败了。

。

To U恩德斯坦

不朽之书

Mariategui的小书《关于秘鲁现实的七篇解释性文章》仍然很有生命力，而Don Victor Andres Belaunde的书只有很少人读过（大部分是出于历史的好奇心）我们必须从这一点开始，玛丽亚特吉在那本小书中告诉我们的，这本小书构成了我国人民战争的远景。Mariategui对我们的经济进行了分析，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根本性问题。不了解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就不可能了解一个社会，除非我们了解剥削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经济、政治经济。其他都是捏造（TNF：西班牙语“Engendros”）。关于Perú，他告诉我们什么了？他非常具体地描述了它；秘鲁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他在他对我国经济进程的规划中表明并证明了这一点。Mariátegui还勾勒出了秘鲁的社会阶级及其历史发展的轮廓，换句话说，他陈述了在毛泽东的思想下，今天在秘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什么。

Mariategui不仅勾勒出我国剥削关系的轮廓，不仅勾勒出社会阶层的轮廓，他还勾勒出一个描述在Perú的思想演变的示意图。例如，他谈到文学问题，我们必须充分研究这个问题，才能认识到文学在秘鲁是如何发展的，它是如何具有明确的阶级特征的。马里亚特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们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使这个实际的最好的、最深刻的含义显现出来。对秘鲁现实的这种分析，是继续从理论上推进他高超开创的事业的基础。没有人能够认真驳斥Mariátegui的理论论点，他们所能做的最多的就是想出表面的轮廓，但是他们不可能如此迅速、如此迅速地建造出他所设计和建造的大楼

年纪轻轻。

很多人说“七篇文章”只是新闻工作，把它们说成是一个记者的工作。甚至有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Ravines[TNF：在Mariátegui死后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就污染了我们周围的空气--

他声称：“人们能怎么看待Mariátegui，如果Mariátegui只是一个轻浮的记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关于他的噪音。”那个人对Mariátegui一点也不了解；当然，他怎么能理解马里亚特吉的任何事情，当他是偏离马里亚特吉道路的人之一（就像一个球队的球员脱掉球衣过去帮助对方一样。）因为他们缺乏无产阶级的观念和Mariátegui的方法，那件衬衫对他们没有帮助。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日光的照射，事物会失去颜色，变得淡黄。

正因如此，问题不是外在的，而是三件小事，关于马里亚特吉的三件基本的事情：他的阶级立场，他的意识形态，他的方法。凡是站在我国无产阶级、农民和被剥削阶级一边的人，都能够理解马里亚特吉；谁不采取这种态度，不采取这种阶级立场，谁一只脚站在被剥削者一边，一只脚站在剥削者一边，谁小心翼翼地站在被剥削者一边，但内心是站在剥削者一边，谁就不能理解马里亚特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外面看到那么多垂涎三尺的流氓。然而，他们的吐槽永远也达不到30多年前马里亚特吉所达到的台阶的高度。

MARIATEGUI是无产阶级的斗士

我们想继续谈另一个问题

与上面的没有联系。它们就像一张纸的两面，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我所说的马里亚特吉是一位无产阶级战士，一位伟大的人物，一位非凡的思想家，也是一位非凡的组织者，是我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战士。我们也必须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从欧洲来到我国。他带来了新的思想和一个新的任务，一个使命：在秘鲁建设社会主义。那是他的使命，他完成了。他为社会主义孜孜不倦地工作，他为社会主义而活，他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他为社会主义而献身，他为社会主义而死。在任何时候，他都是无敌的，有着直立的脊髓，没有扭曲的适应。稍加研究，就会发现《马里亚特吉》中有一个工作计划，一种我国无产阶级组织发展的计划。首先，他的工作是为工会的工作做准备，他是典型的工会主义的创造者之一。在他之前，这个国家已经有过工会斗争，但马里亚特吉为无产阶级工业工会主义奠定了基础。Mariátegui是秘鲁工人总联合会(CGTP)的创始人。CGTP是Mariátegui的工作。他是它的思想家，它的导师，是他把它有机地建立起来，是他构想了它的基础和组织特征。

无产阶级首先需要的组织之一是建立一个工贸中央联盟。马里亚特吉很明白这一点，但他不仅明白了这一点，因为马里亚特吉不是那种理解了什么就放松下来享受自己的清醒的人，相反，他感到有必要完成这种理解要求他完成的任务。他做了CGTP章程和纲领的所有准备工作。任何宪法，无论它是什么，都有两个连续的部分，两个要素共同构成任何组织或机构。首先，

思想的部分，即思想的动力、纲领的形成、其共同点的构成、规约的重要性等；第二部分，严格地说，组织机构的构成。Mariátegui对此有着深刻而深刻的理解，按照他的马克思主义分析，Mariátegui是CGTP的创造者。

秘鲁工人总联合会(CGTP)

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制定章程的过程中，马里亚特吉制定了一个阶级自觉的无产阶级工人工会章程，该章程仍在等待实现。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但比讽刺更多的是，这证明了在他之后，在我国的工会运动中强加了某些个人，这是一种迷失方向和混乱的证明。Mariátegui说，如果你阅读CGTP的章程，首先你会发现某种导言，一种导向，它阐明了无产阶级如何看待当今世界，如何存在着一种不能掩饰的斗争，一种不能掩盖的斗争，一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反过来他又阐明了，要建立一个工会组织，必须遵循一种阶级意识形态，他用非常精确的语言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那么，Mariátegui是做什么的呢？

Mariátegui阐述了该工会组织的组织结构的一般基础，但他并没有一丝不苟地使其窒息，而是以允许人民的发展和主动性的一般路线和基本点来阐述。我们不能告诉人们：“下梯子时，先用右脚做。”我们必须允许他们的主动性，他们的创造性，让他们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这样他们就能理解问题，这样他们就能学习，而不是永远“未成年”。他想到了那些他们不需要的人

导盲犬，因为人们不是瞎子。Mariátegui很清楚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为该组织画出了一般的基础。此外，当Mariátegui谈到工会问题时，他提到了任何法规中都没有的令人生畏的想法。今天的法规唯一有利的区别是它们是用质量更好的纸张印刷的。

Mariátegui阐述了斗争的手段，并向我们讲述了罢工的情况。为什么Mariátegui会这样说呢？因为在组织中也要向他们讲斗争的手段和策略，按照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斗争就有一种形式。

这样说很重要，因为人们读到我国今天的报纸，例如 La

Prensa，它声称罢工是一种拙劣的方法，是不适当的，是一种只适用于极端主义煽动者的方法。La Prensa想要驯化无产阶级，希望它永远不罢工，而是呼吁国会（议会主义），妥协，它假装失窃的受害者与小偷讨论赃物。在任何斗争中，重要的是，根本的是，要看斗争的手段是什么，斗争的方式是什么，动员群众的最基本和最根本的要求是什么，动员群众是为了一个神圣的理由：因为通过积极的动员，人民睁开了眼睛，明白了，从冷漠和返祖现象中解放出来，并继续产生进行斗争的人（他们的领袖）。因此，群众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CGTP的章程中突出这一基本要点是很好的。Mariategui还涉及宣传和鼓动问题。人民需要自己的声音来说自己的话。他们不需要别人代替他们说。人们的语言可能不会华丽，他们的语言可能不会文雅，他们可能会犯错误

To U恩德斯坦

如果我们从Mariátegui死后的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来研究,我们就会看到,整个问题是如何被理解的,反应是如何每天对我们大喊大叫的。然而,我们找不到一份表达工人心声的日报,我们找不到这样一件事,因为Mariátegui如何阐述的问题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如果我们将对CGTP章程中提出的建议做一个小的总结,那么我们就会看到Mariátegui拥有的非凡能力和解决办法。马里亚特吉非常理解这个问题:“只要组织起来,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列宁说:“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但只有他们像钢铁一样组织起来,按照自己的原则团结起来。”

农民的组织

Mariátegui提出,人民首先要明确自己的思想政治立场,其次要锻造自己的有机结构。

但是Mariátegui不仅负责组织工人，他的巨大工作并没有到此为止，他还看到了另外的东西：他了解我们的国家，了解它的内脏，发现我们的国家有农民。Mariá

To U恩德斯坦

tegui不仅研究他们，而且理解他们的角色，理解他们的历史使命，以及是什么压迫着他们。

Mariátegui说，在秘鲁，有一些农民被压迫他们的封建主义压垮了。这种封建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Latifundia和农奴制，这种农奴制诅咒剥削的欲望，依靠别人的劳动生活。Mariátegui了解这一切，并指出了根本原因，弊病，起源，历史根源是封建主义，仍然盛行于我国。他说我们的国家是半封建的，这是一座压在秘鲁农民身上的大山。秘鲁农民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是通过如何征服土地来概括的。土地怎么能被征服？马里亚特吉提出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他是第一个在正确的观念下播种农民，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为农民组织起来而斗争，坚持不懈地把农民组织起来的人。Mariátegui有一部深奥的著作，但很少有人读，因为许多人认为这是一部简单的政治著作，而不是科学著作。有些人有严重的失明。Mariátegui开始讨论农民问题并提出有机形式，他在他的著作《土著问题草图》中作了分析，该著作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表。

Mariátegui分析了我国农民的情况，我们感兴趣的是他在那里提出了组织农民的形式。Mariátegui号召组织农民联盟，组织农民联盟，建立能够动员农民的组织。Mariátegui明白，没有组织，人民是非常脆弱的，无法战斗。但是，他还不止于此，他还提出要建立工农联盟，这是任何革命过程的最根本的原则之一。

Mariátegui指出了这一点，并更进一步。他提出了两个不同寻常的事情；关于权力，列宁说：“革命的问题就是权力的问题。”那就是

从根本上讲，一切都指向征服权力，是保留权力还是维护权力。有人认为Mariátegui是一个畸形的人文主义者或者是一个人文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马里亚特吉更进一步地说，在组织农民的问题上，还有一件事要做：查明农民的武器，组织农民的革命武装。现在，不要告诉我我是在提倡这一点：我只是在说马里亚特吉，而马里亚特吉提议把武装农民作为组织他们的必要形式之一；他不仅提出了这一点，而且还提出了苏联需要建立，这是最正确和最适用的，从A到Z，完全和绝对，除了我们可能有的一点恐惧。这就是Mariátegui提出的建议。

派对

Mariátegui解决了我国的政治问题。他深知无产阶级有工会、工人联盟、工人武器等有机形式。好吧，Mariátegui知道，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三件事，如果没有大脑引导的话，就什么也没有了。于是，马里亚特吉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创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任何研究秘鲁思想问题的人都必须认识到这一事实。但在外面我们看到一些卡洛斯·塔皮亚[TNF：这个人现在--90年代--

是一个高薪的森特学家，一个反应的代理人]说马里亚·塔皮亚不是秘鲁共产党的创始人，马里亚·塔皮亚创立的是秘鲁社会党，“因为马里亚·塔皮亚是一个有丰富观念和精神的人，马里亚·塔皮亚不是宗派主义者。他不是狭隘的人，他的思想非常绅士。”这看起来像是对马里亚特吉的防守，但实际上这是对马里亚特吉最糟糕的进攻。Mariátegui会接受任何事情，除了这一点，这就像告诉他：“你

你是个坏人，到最后，你才35岁就垮了。“

我们最好告诉一些“捍卫者”，不要为我辩护，因为你们正在击沉我，这就是我们需要告诉这些“马里亚特吉捍卫者”的，他们说的是一个非宗派的马里亚特吉，而且是充分和民主的，充分到让剥削者为被剥削者混淆的地步。Mariátegui创建了秘鲁共产党，起初并不是这样命名的：它被命名为社会党。前面提到的Ravines先生说：“我们可以用文件和其他一切来证明这一点，”他用颤抖的声音说，他[马里亚·特吉]创建的是社会党，而不是共产党。“我创建了共产党，”悲惨的峡谷说。

但那是假的。诚然，Mariátegui创建了社会党，但隶属于第三国际，并服从于列宁在1919年规定的原则。那是怎么回事？Mariátegui创建了一个社会党而不是共产党，然而一个隶属于共产国际的政党？那些以为这个党不是共产党，但实际上却是共产党的无知的人，难道真的吗？Mariátegui写了它的章程，它的出生证。Mariátegui当时在场。马里亚特吉还撰写了党纲。我们必须参考Martinez de la Torre[TNF:Mariátegui的传记作家和亲密同志]著作中的文件，在那里我们发现Mariátegui自己写的纲领，秘鲁共产党的纲领。那是怎么回事？他没有创建党，却创建了文件？这是否意味着国际上的人不知道呢？他们说不是他创造的，但却是国际组织的成员。他不创建它，但写它的组成宪章。简单地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阴谋，企图从我们手中夺走

马里亚特吉。

Mariátegui把他的生命和不懈的工作奉献给了他，以完成他认为自己的职责，参加秘鲁社会主义的斗争。但他不仅是一个参与者，而且是创造它的人。从此，社会主义在我国有了渊源，有了理想。我们正在重新发现Mariátegui的身影。

我们是MARIATEGUI的合法继承人

我们想谈谈Mariátegui的现状。但首先我们必须说说马里亚特吉的敌人。你已经知道他死得很早，三十五岁；他的工作大部分还没有完成，他为他的实际工作奠定了基础。他的工作经历了许多起伏：公开的重罪，难以言喻的背叛，试图在他的阴影下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者。当然，也有一些人始终如一地为它辩护，有些人今天想回到他的数字，回到他的来源。随着马里亚特吉的肉体死亡，某些分子、某些个人、某些黄鼠狼--我甚至不想在此提及他们的名字--

作为扛着马里亚特吉旗帜的人出现，其明确目的是有计划地背弃和歪曲他的思想，并在行动中出卖他们声称得到的遗产。这些自称Mariátegui继承人在政治上表现如何？，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凭他们的行为，你就会认识他们。他们今天的行动方式，明天就会采取行动，而且在1969年更有理由采取行动。用语言来说，他们用赞美来覆盖马里亚特吉，他们在报纸上一栏又一栏地向他致敬。他们呼吁举行大规模和受欢迎的野餐，表面上是为了提高Mariátegui的形象。在Mariátegui的名字背后，他们假装隐藏着他们在我国多年的背叛，30多年。他们是老的，被证明是背叛者。有谁能提高

To U恩德斯坦

Mariategui的形象，认出他吗

跟着他的想法？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怎么可能是Maria tegui的追随者,而不像Amauta[TNF:El]

Amauta指的是Mariátegui,老师]那样认为秘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他们却毫不羞耻地认为秘鲁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怎么可能是Mariátegui的追随者？这些先生们说,而且在他们的海报上,在他们到处的文件中,他们声称马里亚特吉的思想仍然是流行的,仍然是真实的,具体的,马里亚特吉的经济分析在我们国家仍然是现实的,但是秘鲁社会是半封建的,依附性的。让我们重复Mariategui的话？马里亚特吉说，秘鲁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它的半殖民地性质将随着帝国主义的日益渗透而进一步恶化和巩固。让我们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自马里亚特吉时代以来，帝国主义的渗透是否增加了？明确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它渗透了更多。如果帝国主义渗透得更多，马里亚特吉所说的应验了还是没有？他告诉我们，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渗透，半殖民地的进一步渗透，我们就更有沦为完全殖民地的危险，也就是绝对丧失主权的危险。例如，马里亚特吉提出了工农战线和苏维埃。这些自称是Mariátegui的追随者又在宣扬什么呢？他们鼓吹要与资产阶级结盟。工人和农民呢？他们并不在他们的计划中，除了他们带来的极少数人从他们的耳朵里拉出他们，以虚假地代表真正的工人。但这些所谓的追随者们怎么说呢？我们应该参加选举，通过选举我们将征服权力。这些都是什么样的追随者？我指的是Mariátegui的文件。这些先生能被称为Mariátegui的追随者吗？不，他们是Mariátegui的烟民，是Mariátegui作品的纵火犯。他们烧了很多坦率的香，目的是用灰烬覆盖圣人，把他涂上焦油，这样就没有人会这样做了

能看到他过去和现在的样子。很多野餐，很多口头禅，抬高了男人的形象，同时也玷污了他的思想。他们经常提到Mariátegui，同时否认他的革命远见。这些是Mariátegui的追随者吗？不，他们是人贩子，是Mariátegui的敌人。他们希望减少对Mariátegui的庆祝活动，仅纪念他的去世（TNF: Las Romerias al Amauta。秘鲁的修正主义团体每年向Mariátegui的坟墓运送鲜花和烛光）。非常有症状。他们庆祝他的死是因为他们庆祝他死了，明白吗？什么时候我们应该为他的出生感到高兴呢？就像世界上的伟大人物一样，没有人庆祝列宁逝世的日子，但所有人都庆祝列宁在世的日子。我们更了解他们的事迹。我们绝不能接受这一点。我们必须与所有反对Mariátegui的人斗争，因为他们否认他。但不仅仅是Mariátegui有这样的敌人。

那些“取代”Mariátegui的作品

他也有隐藏的敌人。那些不停地说：“Mariátegui是在哪一年写的？1928年？啊！”

，“他们说，”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40年来，世界历史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调查的方法有了很大的进步，对秘鲁历史的研究在考古学、共和国史、印加帝国史上都有了进步，“这些东西进步得”超过了马里亚特吉的能力“。这些超越者的从属关系与马克思的改良者的从属关系是一样的。这些“小家子气的过来人”甚至连自己狭隘的头脑都无法超越。他们是骗子，假的，人贩子。这些个人是什么做的？他们有积累资料的习惯：资产阶级典型的知识丰富。数据是资产阶级的概念。他们认为，一个人拥有的数据越多，他的解释能

To U恩德斯坦

力就越强，他就能更好地理解

国家情况；这当然是荒谬的。这不是问题所在，这不是一个积累数据的问题，因为我们不仅仅是计数机器；问题在于解释，Mariátegui称之为“解释的七篇文章”，而不是数据积累的七篇文章。解释问题是阶级立场问题，是无产阶级思想问题，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问题。现在的情况是，他的继任者还没有掌握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知识问题。发生的是，这些执政者想用资产阶级的观念来对普尔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这才是真正发生的事情。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一口连他们自己都消化不了的辣椒锅，这就是事情变得模棱两可的原因：“秘鲁是半资本主义的，秘鲁是半殖民地的，秘鲁是新殖民地的，但秘鲁同时又是半封建的，同时又是资本主义的。”但Perús到底是什么？这些个体的问题是他们缺乏思想的统一性，而不是因为他们不那么聪明。他们可能很聪明，很机智，但他们缺乏基础。这就像建一个有屋顶但没有地基的房子一样。他们缺乏阶级地位，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走得更远。他们离题了，对国家的一个阶段或今天的秘鲁社会作出了冠冕堂皇的解释计划，清晰而精彩的计划，但他们无法触及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最后就谈到了秘鲁存在着奇怪的阶级状况或奇怪的联盟。在Perú，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社会一点也不稀奇古怪。

社会是由规律来治理的，但不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人是无法理解那些规律的。对这些朋友，对这些假装战胜马里亚特吉的先生们，我们必须告诉他们明白问题是什么，告诉他们，当他们试图理解马里亚特吉，而头脑中却保留着资产阶级制度时，他们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他们永远不会

成功。

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秘鲁的资本主义性质，因为Mariátegui认为秘鲁是半封建的，这是正确的。他们声称马里亚特吉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声称我们是资本主义的时候是半封建的；结果是，在这些人的思想的底层，没有一种辩证的机制，他们认为，除非生产力力量得到很大的发展，否则革命是行不通的。这个概念已经被取代了：列宁把这些想法变成了“土豆泥”，但有些人仍然把它复活了。

有些人声称已经取代了Mariátegui。这种改进是由什么组成的？向我们表明国家是这样或那样的，或者革命必须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性格的那些经过深思熟虑的文件在哪里？这是另一个问题，因为Mariátegui说秘鲁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国家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但Mariátegui的继任者说，不，革命是社会主义的。最后，还有另一套曲解，他们摘录或删减了马里亚特吉作品中的一些小句子，然后开始进行奇怪的精神阐述，马里亚特吉在某处说了一些关于宗教的东西，他对宗教有看法，对神话有看法，但随后有些人高兴地搓着他们的手，他们那双从未做过任何田野工作的柔软的手，说：马里亚特吉的内心深处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一个为秘鲁受苦受难的人文主义者。

马里亚特吉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普遍的。继任者坚持了他的一句话，他在一句话中说，不追踪也不复制秘鲁的革命。Mariátegui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一种普遍真理，并把这种普遍真理转化为我们的现实。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马里亚特吉试图将现实挤

To U恩德斯坦

在狭隘的范围内

维克多·安德烈斯·贝朗德先生就是这么说的。没有。Mariátegui没有这么做。Mariátegui不是一个没有理智的人。马里亚特吉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来理解事物,虽然他有一种反大学的感情,这是因为他反对的是我们国家僵化的、陈旧的、封建的大学,而不是反对他用他的思想照耀的人民大学。

反动派假装展示一个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马里亚特吉,有些人甚至说马里亚特吉是一个平民主义者[笑],一个平民主义者的意义是,正是马里亚特吉发展了《卑尔根》中的亲农民思想,一个马里亚特吉不是发展了无产阶级的概念,而是从农民的观点出发的概念。这是一个谎言和严重歪曲。马里亚特吉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没有农民的观点,因为如果他有农民的观点,他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别的什么也没有。

研究和传播

对于马里亚特吉的思想,我们这些革命者必须得出什么结论?首先,研究和传播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为什么要研究Mariátegui?因为我们国家对他的议论很多,但他的文章却很少被人读到。我们来做一个回顾性的分析,看看Mariátegui写的10小卷有没有读过?严格来说,我们知不知道他的政见?他的反帝观点我们熟悉吗?反帝观点的问题,我们想了多少遍?我们对Mariátegui的问题沉思了多少?不多。

Mariátegui是一个在我们国家闪耀的人:没有其他人有这样的规模。他们假装什么数字来平衡?法西斯主义的学徒里瓦·阿奎罗先生

从来没有成为一个一致的人？维克多·安德烈斯·贝朗德先生也没有设法提出一个一致的想法。贝朗德是一个肤浅的人，今天他被认为是一个思想家。他对圣阿古斯丁的研究并没有超越纯粹的庸俗，它是没有实质内容的外壳。我们必须传播Mariátegui的思想。我们必须为Mariátegui四十周年做了什么？我们深入研究过他吗？我们有没有就这七篇文章进行基层讨论，组织研讨会和会议？我们是否试图应用马里亚特吉的话，并按照他的路线，据此理解该国目前的局势？我们是不是拿起灯笼就能看到我们要去的地方了？我们没有这样做。具体地说，以下是我的建议。我认为，我们必须开展活动，纪念七篇论文发表四十周年。我们该怎么做？就目前而言，至少通过讨论。第二，在我看来，我们还有另一项任务：保护Mariátegui的问题，他正受到公开和隐蔽的攻击。

Mariátegui是一个光的来源，我们不能允许它被关闭，不能允许它被诽谤，我们不能允许它被通过有色的镜头看起来，这样我们就会被迫看到黑色什么是红色，这样他的基本思想就会被扭曲。我们不能允许这样做，我们必须为马里亚特吉辩护，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马里亚特吉将继续被抛弃。那么我们就会遵循反动派的同样政策：反动所做的，就是把Mariátegui抓起来，用铁链锁住，把他关进监狱，然后试图让他的想法闭嘴。

我们必须解放Mariátegui，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们也不能解放自己。当然，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解放所有人的问题。第三，我认为我们必须进一步研究Mariátegui，我并不假装要取代或战胜Mariátegui，我

To U恩德斯坦

也不想被归入取代者的行列，但我认为我们必须发展

进而，以他的思想、他的方法、他的来源为基础，展开这些问题。例如，根据1928年的文章，我们如何分析1968年的秘鲁经济？对文学、土地问题、妇女问题和其他问题也是如此，那将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我认为，这是一种责任，我们知识分子必须履行，工人和农民也必须履行，因为我们发现他的著作中有许多部分是用明明白白的语言提到他们的。最后，马里亚特吉是一个伟大的榜样，他与我们历史上的其他人物，例如图帕克·阿马鲁团结在一起。

MARIATEGUI的例子

Mariátegui是我国的一位历史人物。即使是最最近的一个，他已经有一个完美的历史维度，超越。他是这个国家的思想家。没有其他的了。反动的思想家被Mariátegui打败了。

我们必须这么做。要是能多几个像他这样的人该多好啊！因为我相当确信，像Mariátegui这样的个人不是每天出生和锻造的，而是每隔一段时间。他的姓氏可以由他的亲戚或不是。这里重要的是例子。我们必须树立他的榜样，作为我们国家革命的指导者，我们的国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而且还将发生更大的变化。有人说过，没有人能阻止历史，它的偏离可能是短暂的，但不会更多。因此，Mariátegui是我们的一个榜样，但什么是榜样呢？马里亚特吉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榜样，不多也不少。我们不能让他变大。Mariátegui不希望我们抬高他，他也不希望我们夺走他的功绩。如果说他是革命家的榜样，那就等于剥去了他的无产阶级姓氏；如果我们把他的无产阶级地位从他身上移开，

To U恩德斯坦

那么马里亚特吉就是一个

更多的人。

老练的理论家

[TNF：西班牙语“unteoriquito pequeño”或一个小理论家]这是什么意思？我研究Mariátegui是为了了解是什么，我看到了他的工作，他的生活，我在Mariátegui的工作中发现了一个理论发展，一个对我们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一个伟大的秘鲁和拉丁美洲的理论家。

我们必须仿效这一榜样；我并不是建议我们必须与他平等，而只是建议我们走他的路。例如，我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开场白。例如，我可以在这个层面上跟随他的光做一些事情，通过这样做，我将是一个很小的理论家，但我走在他的道路上，如果我们在跟随Mariátegui的道路时，把我们可能达到的所有很小的真理结合在一起，那么它就变成了一条巨大的真理河。做这件事，谁更有责任？知识分子。而不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因为我们的国家及其发展不仅需要知识分子，而且需要革命的知识分子。这是什么意思？毛泽东的回答是明了的，准确的，非常现实的，他说我们必须同被剥削的工农群众结合起来。他说得很具体。一个人要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就必须同人民群众相结合，同人民群众一起工作，同人民群众一样感觉，同人民群众一样思考。但这是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必须抛开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西装，我们必须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这是我们所有人的一种反思，它将我们带到第二部分。在马里亚特吉，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行动者，一个实干家，即使当他遇到一些个人问题时，比如他的家庭，他的健康，他总是把这些问题放在他的主要任务之

To U恩德斯坦

后。

Mariátegui非常一贯。他为了工作牺牲了一切，因为他明白了工作的重要性，因为他是一个战士，谁不是战士，谁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我们必须走他的路，真的，一封封信，走他的路会很难，但我们必须走。

我认为有些想法已经澄清了，所以尽量去掉所有的修饰和大量华丽的文字，保留最基本的东西，即综合、图式和纲要，因此，还有一些想法，特别是需要继承Mariategui的思想，为其辩护，并以他为榜样。我们人民的命运危在旦夕。要么我们沉迷于Mariategui的思想，要么这个国家不能继续前进。

To U恩德斯坦

AND BRILLIANT拉丁美洲： 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透视

班德拉罗加号。1970年5月4日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发动群众，得到群众的支持，才能实现革命战争。”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我们不允许枪指挥党。”
毛泽东

世界政治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毛泽东思想（今天的毛主义）在这个标志下，我们目睹了过去几年来发生的使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的事件。民族解放斗争势不可挡地向前推进，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得到加强，世界各地（包括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内部）人民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动摇了整个人剥削人的陈腐制度。

世界的四个角落今天都火了。

人民战争的火花点燃了大草原。革命的猛烈的战火在蔓延，永远地吞噬着旧世界，使一切反动派在绝望中沉沦，使全人类有了新的更接近的希望。

l 锡 a 梅里卡 : P 平民化“S WAR 好极了 胜利 拉美是北美帝国主义的“后院”

帝国主义以其半殖民地政策，在拉丁美洲国家更加猖獗地渗透，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剥削和掠夺，压迫和残害人民大众，主要是工人和农民。

帝国主义者在其全球反革命战略中，把“加强”其傀儡政权和走狗政权作为优先事项。这样，就加强了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地位，使他们采取“民族主义”和伪反帝的姿态，资助、训练和发展反动军队，使其武器和镇压手段现代化，使其暗杀方法完善，增加其物资储备。

这些都是为了发动血腥的反革命战争，企图用“群众对付群众”。他们的目标不仅是要让软弱和贪污腐化的反动政客掌权，而且要让更加腐败和野蛮、随时准备屠杀人民的军事指挥官和酋长掌权。

在帝国主义者看来，法西斯政权和警察国家在维护他们的利益和暴力镇压人民战争方面提供了更大的“稳定性”和“效率”。在过去十年中，军事“军团”直接由帝国主义者及其“中央情报局特工”控制，使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处于法西斯的靴子之下。我们的共产党已经指出了预防的性质

这些帝国主义的计划很多次。改变某些结构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使它们适应他们的半殖民地计划，假定它们在游击队爆炸和扩散之前对他们更有“生产力”，从而达到“防止武装斗争，遏制人民战争的狂风暴雨”的目的。

暴力镇压一直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使用的主要武器。只要有游击活动的迹象，他们就会疯狂地发动起来，以便尽快彻底摧毁他们。

“烧尽、灭尽、杀尽”是他们对群众和爱国阶层的政策，对负伤和被俘的游击队员则是“无俘战争”的政策。他们对手无寸铁的人和被俘的战士的残暴的野蛮的证据是不断的，包括他们的大规模谋杀的方法和精炼的中央情报局的酷刑和肉体歼灭技术。

反动派主要在城市里，促成和维持了罪犯和堕落分子的秘密团体，他们在反动当局的公开支持下，造成了成千上万的爱国者和进步者的暴力死亡。

在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终将不得不面对的人民战争中，他们将在其发展中面临极其恶劣的条件。它将必须克服历史上最困难的条件。但是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并不是不可战胜的。（我们的人民将为彻底埋葬所有剥削者作出贡献。）

苏维埃社会帝国主义者和其他修正主义者，露出他们的背信弃义的反革命的面目，作为主要的

洋基帝国主义的帮凶，欺骗性地宣扬和鼓动他们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在现实中，它意味着对帝国主义者的屈从、奴性和崇拜。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老的腐朽的垂死的地主官僚国家合作的同时，要求用暴力镇压群众。因此，拉丁美洲的修正主义者在其可憎的首领的指挥下，对革命和人民战争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长期的、无耻的背叛和破坏的反革命活动。

为了获得合法的“利益”，他们毫不犹豫地对马列主义政党发动最迅速的攻击和革命暴力。修正主义者为敌人提供了“服务”，并在武装行动兴盛的措施中提供了“服务”。当他们不能从外部阻碍革命运动的发展时，他们就在虚伪地表示支持之后，自我介绍或渗入他们的队伍，以便夺取领导权，利用游击队进行政治谈判，争取“合法性”。

拉丁美洲的经验证实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反革命行动及其“坚决反资本主义”斗争的谬误论断的破坏性影响。许多革命[干部和领导人]被警察谋杀“多亏了”修正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提供的情报。只有人民才会因为这些战士的鲜血来审判他们。

随着1959年古巴武装斗争的胜利和卡斯特罗主义运动的活跃，拉丁美洲受到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三段论”的错误和有害影响。

三段论是小资产阶级妄图取代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主导力量，夺取无产阶级的霸权的又一个版本。terceristas和他们的“理论家”在拉丁美洲散布他们所谓革命的“特殊性”，猛烈攻击马列主义-毛主义思想（今天的毛主义），宣扬它的过时，以及人民战争的普遍规律。

小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者用资产阶级的政治代替无产阶级的政治。他们否定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相信小资产阶级英雄群体的行动及其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他们崇拜武器，反对在群众中（特别是农民中）进行长期的、有系统的政治工作，赞成用游击的“foco”来拍卖游荡的武装团伙。他们培养自发性，不考虑政治条件和群众的主观愿望（凌驾于群众良心之上）而发动军事活动

tercerismo的所有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的先锋努力使他们走向冒险主义，使他们从失败到失败，遭受痛苦的损失。

一切革命者都有义务，也有必要把[我国人民]至今所积累的经验加以研究和系统化。斗争的继续需要它。谋杀革命的最佳配方是与修正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相勾结。把革命引向失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引向小资产阶级节制主义的道路。这些都是以这么多战士的鲜血为代价得出的教训。

例如，在委内瑞拉，小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分子错误地

从条件上分析，（最初反对的）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只限于动员小资产阶级的小部门。他们进行城市游击行动，实行自发性，依靠孤立分子的斗争。由于他们不能把革命工作同工农运动联系起来，加上城市中的反动所表现出的暴力镇压，迫使他们放弃了城市。后来，有的自暴自弃，走向“合法”，接受退让，有的翻山越岭，继续打农村。

修正主义者迫于形势而加入这些团体，成为对战斗人员进行政治腐蚀的代理人，最后象拉丁美洲的其他情况一样，在他们的谈判中向游击队提供讨价还价的筹码，以换取他们的“合法”承认。到头来，他们是懦弱的背叛，把自己放在反动的尾巴上，高喊“民主和平发展”、“选举参与”等愚蠢口号。

卡斯特罗对特塞里斯塔的支持，正如在拉丁美洲发生的其他情况一样，是以这些人服从卡斯特罗的方向为条件的，也就是服从为达到这个目的而成立的伪组织的方向，即外部“领导中心”的方向，这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即革命是由各国人民在其主要工作人员“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另一个例子是哥伦比亚的情况。那里出现了武装斗争，以回应美国有史以来对人民最残酷的镇压之一。反动行动以“暴力”为人格化，有系统地谋杀了数千名爱国者，使哥伦比亚沾满鲜血。

在哥伦比亚，修正主义者和圣战者扮演了同样的角色

在委内瑞拉，前一种是无耻地破坏和背叛革命，后一种是把游击队组织引向失败。在维切拉叛国和反动军队的严厉打击之后，这些集团解体了。一些人在土匪活动中堕落，而另一些人则试图组织后来被称为“Marquetalia和El

Pato的独立共和国”。他们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不能很大程度地扩大自己的影响，也不能通过发动群众来壮大自己。因此，他们很容易成为反革命的牺牲品。

在过去几年里，游击战争在哥伦比亚恢复了，但这一次显示出更大的倾向于将斗争导向无产阶级的人民战争概念。只要这一立场向前推进并领导哥伦比亚的斗争，就会为他们的人民取得胜利。这将是对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巨大贡献。

在Peru,1965年开始活动的游击队集团,在tercerismo的有害影响下,分散了他们的部队,幻想这样做可以分散敌人的部队。他们变成了与农民群众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的流浪汉，他们利用了三段论的金科玉律：“常不信任、常安全、常警惕”，其实质是：对农民群众的不信任和蔑视。

同时，库斯科游击队采取消极防御的战术，一寸一寸地保卫自己的领土，拒绝积极防御，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贯思想，也是人民革命战争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他们还把自己的“营地”建在山区，与那些天真地认为自己是的农民集中的中心隔离开来

无法攻破[敌人的火力]

玻利维亚游击队的情况是拉丁美洲小资产阶级的极端分子活动的一个典型例子，也是卡斯特罗主义所犯下的最重要的冒险主义行为之一。他们是自发性的崇拜者，他们更相信“威信”，而不相信群众的政治动员工作，他们扭曲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真正概念，把他们的活动希望寄托在游击队以外的后勤保障基地上，而忽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力更生的路线。

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西班牙文缩写ELN）的失败和切·格瓦拉和佩雷多兄弟的死，意味着拉丁美洲小资产阶级节俭主义的彻底破产。此外，这也是修正主义者背信弃义和卡斯特罗鼓吹的虚假支持的一个明显例子。

政治方向的错误，军事路线的错误，群众的孤立，革命观点的缺乏，革命工作的放弃，使一些革命分子在城市中从事恐怖活动，使自己沦落到这种错误的方法。然而，另一些人正在以痛苦和血腥的经历为代价，走上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今天的毛主义）的人民战争道路。

无产者“不仅需要正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而且需要正义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路线。”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指导，就不可能发展正确的军事路线，没有正确的军事路线，也不可能运用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

这个道理，拉丁美洲的马列主义[毛主义]政党已经明白了，他们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努力准备人民战争，敢于进行人民战争。

由于马列党的正确方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强大影响，由于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宝贵教诲在人民群众中根深蒂固，人们对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基本思想：人民的战争，人民的军队，有了更深刻、更深刻的理解。

拉丁美洲的马列主义[毛主义]分子了解人民战争的道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如一地到农村去做农民群众的政治工作，奠定革命战争的基础。

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是拉丁美洲人民战争胜利的一个非常重要和必不可少的因素。只有这样的党，用不可战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才能把革命斗争坚定地、胜利地进行到最后。

我们光荣的共产党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的政党。在我们党内，在革命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是两条截然相反的军事路线之间的斗争。我们党懂得了如何成功地捍卫无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为反对当代中国的错误理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l 锡 a 梅里卡 : P 平民化“S WAR 好极了 胜利
修正主义和小资产阶级三段论。

特别是现在的内部斗争，反对清算者的斗争，使我们党处于最好的状态，使我们接近人民战争的光辉现实。我们共产党致力于随着秘鲁人民斗争的发展，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斗争作出贡献，坚定地站在拉丁美洲兄弟政党一边，并设想秘鲁人民战争将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面胜利作出更大的贡献。

只有坚决地同修正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一切修正主义分子包括小资产阶级第三者作斗争，彻底地彻底地抹黑他们，我们才能真正地坚决地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作斗争。

我们必须大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铲除它在拉丁美洲的恶劣影响。无产阶级的政治，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卡洛斯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路线，必须放在第一位。必须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干部、武装分子、武装群众。六十年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的胜利阶段，七十年代新的十年将使世界革命取得更大的胜利。

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让我们热烈欢迎新的十年。
前景很好。

人民战争胜利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万岁

l锡 a梅里卡 : P平民化“s WAR 好极了 胜利思想!

打倒小资产阶级军国主义!

马克思主义、马里亚特吉与妇女运动

PCP----中央委员会----1975年4月

I. 妇女问题与马克思主义

妇女问题是人民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它的重要性在今天更大，因为往往动员妇女的行动正在加强；从工人阶级的观点出发，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必要的和卓有成效的动员，但是由剥削阶级推动的和为了剥削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动员，就成为分裂和束缚人民斗争的因素。

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妇女群众政治化的新时期，其基础是妇女更多地参与国家的经济活动，在学习和研究、政治整合和持续的组织工作方面，认真注意妇女问题是必不可少的。这一任务需要牢记Mariátegui的论点：“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是反动派、中间派或革命派，因此她们不能并肩战斗。在今天的人类全景中，阶级比性别更能区分个体。”

因此，科学地理解妇女问题，从一开始必然要求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概念出发

1. 女性“女性性不足”论

几个世纪以来，剥削阶级维持和

强加“缺乏女性本性”的伪理论，为妇女在剥削继续盛行的社会中迄今所经历的压迫辩护。这样，犹太男子的祈祷：“上帝，我们的主，普天下的主，应当称颂，因为他没有使我成为女人”，犹太妇女也顺从祷告：“称颂按他旨意创造我的主”，清楚地表达了古代世界对妇女状况的蔑视。这些思想在希腊奴隶社会也占主导地位；著名的毕达哥拉斯说：“有一个好的原则创造了秩序、光明和人类，有一个坏的原则创造了混乱、黑暗和女人；甚至连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说过：“女性由于某种质的缺陷而成为女性”，“女性的性格有天生的缺陷”。

这些建议一直延续到罗马奴隶社会的末期和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对女性的蔑视加剧，认为女性是罪恶的源头和地狱的等候室。特尔图连声称“女人，你是魔鬼的大门。你说服了魔鬼不敢正面攻击的人。由于你的过失，上帝之子不得不死去；你应该永远穿着丧服和破烂的衣服去”；而希波那的奥古斯丁“女人是一只既不坚定也不稳定的野兽。”在这些人被谴责的同时，其他人则对女性的自卑和顺从做出了判决；因此，使徒大数的保罗说：“男人不是从女人身上夺去的，而是从男人身上夺去的女人；”“教会要顺服基督，女人也要凡事顺服丈夫。”几百年后，在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男人是女人的头，就像基督是男人的头一样”，“女人注定要生活在男人的权威之下，她自己没有权威，这是事实。”

对女性状况的理解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有多大的进步，因为当坎多塞指出其社会根源时，他说：“有人说妇女……缺乏正义感，她们服从自己的感情而不是良心……这种差别是教育和社会存在造成的，而不是自然造成的，”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狄德罗写道：“我为你们妇女感到难过”，“在所有习俗中，民法的残酷加入了自然对妇女的残酷。她们被当作低能儿对待”；法国大革命的先进思想家卢梭坚持认为：“妇女的一切教育都必须相对于男子的教育…

妇女被迫屈服于男人，忍受他的不公正。“这种资产阶级的立场延续到帝国主义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更加反动；这种立场与基督教的立场相结合，并重申通过约翰福音23所认可的古老论点：”上帝和自然给了妇女各种各样的家务，这些家务完善和补充了交给男人的家务。“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剥削阶级一直在宣扬“缺乏女性本性”。她们以唯心主义的观念维系自己，重申独立于社会条件的“女性本性”的存在，这是反科学的“人性”论题的一部分；但这种所谓的“女性本性”，即永恒不变的本质，也被称为“不足”，以表明女性的状况及其受压迫和庇护，是她们“天生不如男人”的结果。这种伪理论意在维护妇女的屈服并为其“正名”。

最后，可以方便地指出，即使是德谟克利特这样的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也对妇女抱有偏见（“通晓逻辑的女人：一件可怕的事情”；“女人比男人更容易想到邪恶”）。而且那个

对妇女的辩护是基于形而上学或宗教的争论（夏娃意味着生命，亚当意味着土地；女人是在男人之后创造的，比他更好地完成了）。即使是资产阶级，当它是一个革命阶级时，也只是把妇女看成是男人，而不是把妇女看成是独立的人。

2. 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妇女运动。

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妇女纳入劳动，为她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这样，妇女参与生产过程，就有机会更直接地参加阶级斗争和战斗行动。资本主义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妇女群众特别是劳动妇女在这场革命中进步了。

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中最先进的一次，是女权主义行动的巨大滋养。妇女和群众一起被动员起来，参加了公民俱乐部，开展了革命行动。在这些斗争中，她们组织了一个“革命和共和妇女协会”，并于1789年通过《古日奥林匹克报》要求发表一份“妇女权利宣言”，并创办了《不耐烦报》这样的报纸，要求改善她们的状况。在革命进程的发展中，妇女赢得了对长子权利的压制和对男性特权的废除，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继承权和离婚权。他们的好战参与带来了一些成果。

但是，伟大的革命运动一旦停止，妇女就被剥夺了参加政治俱乐部的机会，她们的政治化受到压制，她们看到自己受到责备，并被敦促返回

对于家庭，他们被告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女性被允许放弃自己的性别而成为男人了？大自然告诉女性：做个女人。你的家务活就是照顾婴儿、家庭的细节以及做母亲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更重要的是，随着拿破仑发起的资产阶级改组，随着《民法典》的颁布，已婚妇女回到丈夫的管辖之下，她的人身和财产都归她丈夫所有；她被拒绝了关于父亲身份的质疑。已婚妇女与妓女一样，失去了公民权利，她们被剥夺了离婚和转移财产的权利。

在法国大革命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妇女的进步和她们的挫折是如何与人民和革命的进步和挫折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女权运动与人民斗争的利益认同，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

这场资产阶级革命也表明，关于妇女的观念是如何遵循一个类似于政治过程的过程的：革命高潮一打一停，反动的妇女思想又出现了。博纳尔德主张：“男人之于女人，犹如女人之于孩子”；被认为是“社会学之父”的孔德提出，女性气质是一种持续的婴儿期，这种生理上的婴儿期表现为智力上的弱点；巴尔扎克写道：“女人的命运和她们唯一的荣耀，就是使男人的心跳动。女人是一种契约获得的财产，是一种流动的个人财产，因为占有的财产是值得一种头衔的；总而言之，正确地说，女人不过是男人的附属品。”所有这些反动的意识形态综合在拿破仑的以下几句话中：

“大自然希望妇女成为我们的奴隶

....它们是我们的财产.....；女人不过是一台生产孩子的机器“；女人的生活应该以”厨房、教堂、孩子“为导向，希特勒在年提出了一个口号

MArxism, M阿里亚特吉 而且 这个 妇女 运动
本世纪。

法国大革命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三大原则，承诺了正义和满足人民的要求。它很快就显示出它的局限性，它的原则性的宣言只是形式上的宣言，同时它的阶级利益与群众利益相抗衡；除了新的形式外，苦难、饥饿和不公正仍然普遍存在。面对这样的秩序，乌托邦主义者进行了尖锐的、毁灭性的批判，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无法触及罪恶的根源。空想社会主义者也谴责资本主义下妇女的状况。代表这一立场的傅立叶指出：“一个历史时代的变化，总是由妇女的进步决定的。妇女解放的程度，构成普遍解放的自然路径。”

面对这一伟大的论断，有必要反驳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关于妇女的思想，并在今天有人企图将无政府主义宣传到四风的时候，牢记他的思想，把它们作为革命的远见和后果的例子。蒲鲁东认为，女性在身体、智力和道德上都不如男性，从数量上看，女性的价值是男性价值的 $\frac{8}{27}$ 。所以对于这位英雄来说，一个女人所代表的价值还不到一个男人的三分之一；这不过是其作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种表现，是所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共同根源。

在整个19世纪，随着妇女越来越多地参与生产过程，她们继续为自己的要求而斗争，加入工会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种参与的一个例子是路易莎·米歇尔，她是巴黎公社的一名战士

1871年。但女权运动总体上倾向于女权主义，倾向于为妇女争取投票权的斗争，追求的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即在获得投票权和议会职位时，她们的权利将得到尊重；通过这种方式，女权运动被引导到议会克汀病。然而，值得记住的是，投票权不是免费获得的，而是在上个世纪和本世纪初，妇女公开和坚定地为获得投票权而斗争。争取妇女投票权的斗争及其成就再次表明，尽管这确实是一种征服，但这并不是使妇女状况得到真正改变的手段。

20世纪是女性主义经济活动的大发展，女工大量增加，女职工也大量增加，并增加了一支强大的专业队伍；妇女进入所有活动领域。在这一过程中，世界大战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将数百万妇女纳入经济，以取代被动员到前线的男子。这一切推动了妇女的动员化、组织化和政治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女权主义斗争以更大的力量重新开始，并在20世纪60年代以对未来的伟大展望得到了放大。

总之，资本主义通过将妇女纳入经济，为她们的经济自主奠定了基础；但资本主义本身并不能给予妇女正式的法律平等；它绝不能解放他们；资产阶级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资产阶级即使在其最先进的革命，即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中，也仅仅是形式上的权利宣示而已。而且，资产阶级革命进程的后期发展和20世纪的发展，不仅表明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解放妇女群众，

但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关于妇女状况的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反动了，它实际上证实了对妇女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压迫，尽管它以各种方式掩饰和描绘了这种压迫。

3. 马克思主义与妇女解放。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它把人看作是一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随着社会进程的变化而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绝对反对“人的本质”是社会条件框架之外的永恒不变的现实；本论文属于理想主义和反动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还意味着要克服机械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旧唯物主义者的机械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不能理解作为现实的变形金刚的人的历史社会性质，因此它必须不合理地依赖形而上学或精神条件，如费尔巴哈的情况。

马克思主义把人看作是社会历史地生成的具体现实，它既不接受“女性本质”的论断，也不接受“女性本质”的论断，它只是对所谓“人的本质”的补充，因而重申了女性具有永恒不变的本质；加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因为理想主义和反动所理解的“女性的本性”是一种与男人相比“不足和低劣的本性”。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妇女和男子一样，都是一组社会关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历史地适应和变化。女性是社会的产物，女性的转型要求社会的转型。

因此，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妇女问题时，是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出发的，是从一个科学的概念出发的，确实是可以全面理解的。在对妇女及其状况的研究、研究和理解中，马克思主义是从财产、家庭和国家三个方面来看待妇女问题的，因为纵观历史，妇女的状况和历史地位都与这三个因素密切相关。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从这一角度具体分析妇女问题的一个特别例子，他指出父权取代母权是妇女屈服的开始，他写道：

“因此，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加，一方面使男子在家庭中占有比妇女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使他产生了一种想法，即利用这种重要性来改变既定的继承顺序，以利于他的子女……这场革命--

人类所知道的最深刻的革命之一--

甚至不需要触及氏族的一个活着的成员。它的所有成员都可以继续保持他们当时的状态。只需说，将来男系的后代将留在氏族，但女系的后代将离开氏族，到他们父亲的氏族去。这样，母亲的从属关系和母亲的继承权就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男性的从属关系和父亲的继承权。我们不知道这场革命是如何在文明民族中发生的，因为它发生在史前时代。母亲权利的被推翻是世界范围内女性历史上的重大失败。人也夺取了房子的统治权；一个女人看到自己堕落了，变成了一个仆人，变成了男人淫荡的奴隶

MArxism, M阿里亚特吉 而且 这个 妇女 运动
仅仅是繁殖的工具。“（我们的重点。）

恩格斯的这一段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问题的基本论点：妇女的状况是在财产关系中维持的，是在对生产资料实行所有权的形式中维持的，是在生产资料产生的生产关系中维持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论断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确定了依附于女性状况的压迫，其根源在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形成、出现和发展，因而其解放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破坏是联系在一起的。为了对妇女问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必须从这一伟大的论题出发，而且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因为所谓的革命者，甚至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假装对妇女的压迫不是由于私有财产的形成和出现，而是由于作为性别功能的简单的劳动分工，这种分工把比男人更重要的家务交给妇女，把她缩小到家庭的范围内。这一主张，尽管进行了种种宣传和努力，把它说成是革命的，不过是用资产阶级的主张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立场，而资产阶级的主张实质上不过是所谓的不可改变的“女性本性”的变体。

恩格斯发展了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出发点，讲授了一夫一妻制家庭是如何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于这个家庭，他说：“这是第一种家庭形式，不是以自然条件为基础的，而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具体地说是以私有财产战胜自发产生的共同原始财产为基础的。”因此，一夫一妻制在历史上并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解，更不是作为一种更高级的婚姻形式出现的，相反，它是以一个性别被另一个性别奴役的形式出现的，作为两个性别之间宣战的形式出现的

性
别，在史前时期是未知的。“(《起源》
强调。)

恩格斯在确立了私有财产支持了一夫一妻制家庭形式，这种家庭形式制裁了对妇女的压迫之后，确立了婚姻的三种基本形式与人类进化的三个大阶段的对应关系：野蛮和群体婚姻；野蛮与配对婚姻；文明和一夫一妻制，“及其补充，通奸和卖淫。”这样，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发展了关于妇女的社会状况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的历史变化的论断；指出女性的状况如何与私有财产、家庭和国家密切相关，国家是使这种关系合法化并以武力强加和维持这种关系的工具。

恩格斯系统化的这一科学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对妇女状况进行历史分析的产物，最基本的研究充分证实了这些主张的准确性和现实性，是工人阶级认识妇女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让我们做一个历史的叙述，使我们能够说明恩格斯和经典著作所阐述的内容。

在原始社会中，以年龄和性别为基础的自然分工，男子和妇女在自发的平等和妇女参与社会群体决策的基础上发展他们的生活；后来，妇女们受到了尊重和体贴，受到了恭敬甚至是特权的待遇。一旦财富开始增长，提高了男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推动了父权对母权的替代，妇女开始向后台转移，她们的地位恶化；这回响到伟大的时代

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基略在他的著作《尤美尼达》中写道：“不是母亲生下了被称为她儿子的孩子；她只是子宫中胚胎的乳母。生下孩子的是父亲。妇女作为外国的储藏者得到了种子，如果上帝愿意，她就会把它保存下来。”

因此，在希腊奴隶社会中，妇女的处境是屈从的，是社会的卑微的，是蔑视的对象。关于他们，有人说：“奴隶绝对没有深思熟虑的自由；女人却有这种自由，只是以一种软弱和低效的方式”（亚里士多德）；“最好的女人是男人说话最少的女人”（伯里克利）；而调查公共事务的丈夫的回答是“这不是你的事，闭嘴，免得我打你……继续编织”（阿里斯托芬，利西斯特拉塔）这些话意味着什么现实？希腊的妇女被看做是永远的未成年人；在他们的导师的权力下，无论是父亲、丈夫、丈夫的继承人还是国家，他们的生命都是在不断的监护下度过的。向她们提供结婚嫁妆，使她们有生活所需的东西，不挨饿，在有些情况下，她们获准离婚；其余的人则在专门当局的控制下，在家庭和社会中沦为厌女症。如果没有直接的男性继承人，妇女可以继承遗产，在这种情况下，她必须嫁给父系中最年长的亲戚；这样，她就不会直接继承遗产，而只是一个遗产的转让者；都是为了保全家产。

罗马也是一个奴隶社会，妇女的状况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它来自于财产、家庭和国家。在Tarquinius统治之后，一旦确立了父权制，私有财产和家庭（氏族）就成为社会的基础：妇女将继续受制于遗产和家庭。她被排除在所有“男性工作”之外，在公共事务中她是“一个公民未成年人”；她不是

直接被剥夺继承权，但受到监护。关于这一点，罗马法学家盖尤斯说：“家教是为了家教人自己的利益而设立的，因此，她们被认为是继承人的妇女不能从她们那里夺取她们的遗嘱遗产，也不能因转让或债务而使遗产变得贫乏。”因此，强加给妇女的监护的祖传根源明显地暴露出来并得到确立。

在十二表之后，妇女属于父系氏族和夫妻氏族的事实（也严格出于保护财产的原因）产生了冲突，这是罗马“法律解放”发展的基础。出现了“无法律效力”的婚姻：她的财产仍然依赖于她的家庭教师，而她的丈夫只获得对她人身的权利，并与“佩特家庭”分享，后者保留对女儿的绝对权威。和家庭法庭，以解决父亲和丈夫之间可能出现的分歧；这样，女方就可以向父亲申诉与丈夫的分歧，反之亦然：“这不再是个人的事了。”

在这一经济基础上（她参与继承遗产，即使有家教），以及父系和夫妻氏族对妇女及其财产的权利之间的冲突，罗马妇女在其社会中的主要参与发展，尽管有法律限制：设立了“中庭”，管理奴隶工作的房屋中心，对子女进行教育，并影响他们直到相当大的年龄。她分担她配偶的工作和问题，并被认为是他的货物的共同所有人。她参加派对，在街上，甚至是执政官和地方法官，都让她优先过马路。古罗马妇女在其社会中的地位反映在格拉基家族的母亲科尼莉亚的形象中。

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国家取代了氏族之间的纷争，将妇女、离婚、通奸等纠纷交由公共法庭审理，废除了国内法庭。后来，在帝国统治下，对妇女的管教将被废除，以满足社会和经济的需要。妇女得到固定的嫁妆（个人遗产），这种嫁妆既不归还给父母亲属，也不属于丈夫；这样她就有了独立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到共和国结束时，母亲对其子女的权利得到了承认，由于父亲的不当行为或被置于监护之下，母亲可获得对子女的监护权。

178年，在皇帝马库斯·奥勒留的统治下，在财产和家庭的过程中迈出了一大步：子女被宣布为其母亲的继承人，而不是阿格纳特；这样，家庭就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母亲在子女面前与父亲平等，子女也被承认为妻子的子女，由此产生的女儿就像其男性兄弟姐妹一样继承遗产。

但是，国家虽然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但却将她们置于国家的监护之下，并限制她们的行为。在妇女社会地位上升的同时，罗马发起了一场反女权运动，以她们的自卑和“性的低能儿和脆弱性”为由，从法律上减少她们。

在当时的罗马，妇女的社会地位比希腊好，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了尊重，甚至有很大的影响力，正如卡托所说的：“在任何地方，男人都统治着女人，而我们，统治着所有的男人，也被我们的女人统治着。”罗马历史上有杰出的尊贵女性，从萨宾斯，通过卢克丽霞和弗吉尼娅到科尼莉亚。对女性的批评，而不是

妇女，但作为同时代的妇女，在我们时代的第一和第二个世纪结束时发展起来；青少年就这样责备他们：淫荡，贪食，献身于男子汉的职业，以及他们对狩猎和运动的热情。

罗马社会承认妇女的某些权利，特别是财产权，但不向她们开放民事活动，更不开放公共事务，这些活动是她们以“非法”和有限制的方式开展的；由于这个原因，罗马的主妇们（“失去了他们古老的美德”）倾向于寻找其他领域来发挥他们的能量。

在奴隶制的衰落和封建主义的发展中，考虑女性的处境必须考虑基督教的影响和日耳曼的贡献。基督教对妇女的压迫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教会的神父们中，有一种明显的贬低妇女的态度，他们认为妇女是卑劣的，是男人的仆人，是罪恶的根源。除了以上所说的，让我们再加上天主教会圣徒圣约翰·克里斯托斯托穆斯的谴责：“没有一种野蛮的野兽像女人一样具有破坏性。”在这种影响下，在罗马立法下取得的进步先是被削弱，后来又被否定。

建立在战争基础上的日耳曼社会，由于体力较小，使妇女处于次要地位；然而，她们受到尊重，享有与其配偶有联系的权利。让我们记住，在这个问题上，塔西佗写道：“在和平与战争中，她与他分享幸运；她与他同生同死。”

基督教和日耳曼主义影响了封建制度下的妇女状况。妇女处于绝对依赖父亲和丈夫的状况；由时代

克洛维斯国王的故事“蒙迪亚在她的一生中都压在她的身上。”妇女的生活完全服从于封建领主，尽管受到法律的保护，“作为男人和孩子的母亲的财产”；她的价值随着生育而增加，是自由人价值的三倍，当她不能再生育时，她就失去了这种价值：女人是一个可生育的子宫。

正如罗马所发生的那样，也是在封建制度下，我们看到妇女的状况发生了变化，起到了遏制封建权力和增加王权的作用：妇女的权利从领主转移到国王手中；mundium成了导师的负担，而导师的服从却被保留了下来。

在封建制度形成的动荡时期，妇女的处境是不确定的；由于主权和公有和私有财产的权利没有明确规定，妇女的状况正在变化，并根据社会的偶然性而提高或降低。

首先，她们被剥夺了私人权利，因为妇女没有公共权利。直到11世纪，武力和武器直接施加秩序和维持财产：对法学家来说，采邑“是一片拥有兵役的土地”，妇女不能拥有封建权利，因为她们不能用武器保卫它，也不能服兵役。当采邑变成祖传财产并可继承时（根据日耳曼的规范，妇女也可继承），女性继承是被承认的；但这并不能改善他们的状况：妇女只是一种工具，通过它来转移统治权，就像在希腊一样。

封建财产不像罗马那样是家庭财产，而是君主的财产，是主的财产，妇女也属于主；是他选择她的丈夫。正如书中所写的，“女继承人是一片土地和一座城堡

MArxism, M阿里亚特吉 而且 这个 妇女 运动
：追求者争相争夺这份奖品，而且往往是

一个年轻的女人只有12岁，或者更小，当她的父亲或领主把她作为奖品送给任何男爵时，“这个女人需要一个领主来”保护“她和她的权利；因此，勃艮第的一位公爵夫人向国王宣告：“我的丈夫刚刚死了，但是哀悼有什么用……？给我找一个有权势的丈夫，因为我非常需要他来保卫我的土地。”在这种形式下，她的配偶对那个女人有很大的婚姻权力，他毫不体谅地对待她，虐待她，殴打她等等，而她唯一的义务就是“合理地惩罚她”，就像今天的一些法典要求纠正孩子们的那样。

盛行的好战观念使得中世纪的骑士对他的马比对他的妻子更关注，贵族们也宣扬：“当他应该参加比赛时，向女人寻求建议的骑士是该死的”。而妇女们则被命令：“进入你们的房间，粉刷和镀金；坐在阴凉处，喝酒，吃饭，织布，染丝绸，但不要为我们的事务而烦恼。我们的事务是与剑和钢铁战斗。安静！”中世纪的领主们就是这样贬低和抛弃她们的女人的。

13世纪发展了文学女性运动，南来北往增加了她们的声望；与骑士精神、爱情和那个时代强烈的玛丽亚主义有着相同的联系。它并没有像S.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所说的那样对它进行深刻的修改，在这本书中发现了关于妇女历史的大量信息；当然，除了作者的存在主义概念之外，这是有用的数据，因为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状况的不是思想，而是维持这种状况的经济基础。当采邑从一种基于兵役的权利转变为一种经济义务时，我们看到妇女的状况有所改善，因为她们完全有能力履行金钱义务；这样一来，与诸侯结婚的掠夺权就被压制了，女人的权利也就

MArxism, M阿里亚特吉 而且 这个 妇女 运动
被压制了

MArxism, M阿里亚特吉 而且 这个 妇女 运动
监护权就会消失。

这样，无论是单身还是丧偶，妇女都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在拥有一个采邑时，她管理它，履行它的行政职责，甚至指挥它的防御，参加战斗。但是封建社会和所有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一样，要求妇女在婚姻中服从，婚姻权力得以生存：“丈夫是妻子的导师，”被宣扬；或者，正如波伏娃所说：“婚姻一旦完结，双方的财产就因婚姻而变得共同”，这就证明了婚姻监护是正当的。

在封建社会中，正如在其他被剥削者、奴隶制或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中一样，关于妇女状况的描述一直在统治着和统治着；但我们必须突出地指出，只有在贫穷妇女的状况下，我们才能看到一种面对婚姻权力时不同的、更柔和的状况；这种情况的根源必须是大众阶层的妇女参与经济活动和缺乏巨大财富。

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封建主义解体，这种情况在妇女的处境上留下了烙印，我们已经看到了。需要强调的是，在burgs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妇女参加了州议会议员的选举；这表明妇女的政治参与以及对家庭财产的权利，因为丈夫未经妻子同意不得转让实际财产。然而，专制主义的立法很快就会束缚这些规范，以击退资产阶级坏榜样的扩散。

这一历史论述充分体现了恩格斯和经典著作关于妇女状况的社会根源及其与财产、家庭、国家的关系的论述，有助于我们

了解它的确定性，更清楚地看到它的现实性。这一切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必须坚决地坚持工人阶级的立场，并用工人阶级的立场来认识妇女问题，参加妇女问题的解决，经常地坚决地反对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问题的论断，反对企图在这条战线上用资产阶级的思想代替无产阶级的思想，使妇女运动迷失方向的所谓优越的发展。

在揭示了妇女的社会状况及其与财产、家庭、国家相联系的发展历史轮廓之后，剩下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妇女解放问题。

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认为，机器的发展把妇女和儿童都纳入生产过程，从而使被剥削的手的数量成倍增加，使工人阶级家庭遭到破坏，使妇女在肉体上堕落，在物质上和道德上陷入被剥削的痛苦之中。

在分析劳动中的妇女和儿童时，卡尔·马克思写道：“只要机械没有肌肉力量，它就成了雇用肌肉力量稍弱的劳动者和身体发育不完全但四肢更加柔软的劳动者的一种手段。因此，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是资本主义机器应用的第一声号角。这种对劳工和劳动者的强有力的替代，立即变成了增加工资劳动者人数的一种手段，在资本的直接支配下，不分年龄和性别地招收妇女家庭的每一个成员。资本家的义务工作不仅夺去了孩子们的游戏，而且也夺去了为养家糊口而在适度范围内在家自由劳动的地方。”

劳动力的价值不仅是由维持单个成年劳动者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而且也是由维持其家庭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机器把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推到劳动力市场上，使这个人的劳动力价值分散在他的整个家庭上。因此，它使他的劳动力贬值……因此，我们看到，机器在增加构成资本剥削力量的主要对象的人类物质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的程度。“

机械通过向妇女和儿童敞开工厂大门，使他们大量地涌向工人阶级的联合队伍，最终打破了男性工人对此的抵抗，尽管制造业内部存在着资本的专制。（《资本论》第一卷，第394-395页。经济文化基金，1966年。重点为原文。）

马克思继续他精辟的分析，向我们描述了资本主义是如何利用妇女的美德和义务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E.，制造商告诉我，他的纺织厂是如何专门雇用妇女的，最好是已婚妇女，尤其是那些家里有一个家庭靠她的工资生活或依靠她的工资生活的妇女，因为这些妇女比单身妇女要积极和热心得多；此外，为了养家糊口，他们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工作。这样，妇女的美德就变成了对她们不利的东西：她们性格中所有的纯洁和甜美都变成了折磨和奴役的工具。“（上文引用的《资本论》卷本，第331页，注57）

但是，正如把妇女纳入生产资本主义增加了剥削一样，在这一过程的同时，它为妇女斗争和要求提供了物质基础

他们的权利，这是争取他们解放斗争的起点；因为正如恩格斯在《起源》一书中所教导的那样：“妇女的解放首先要求把整个女性重新纳入社会工业，而社会工业又要求个人家庭不再是社会的经济联合体”（我们的重点）。显然，资本主义以其自身的未来利益，为妇女的未来解放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创造了一个阶级，它会随着妇女的发展而毁灭它：无产阶级。

另一方面，她们的经济参与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推动了妇女的政治化。我们已经强调了法国大革命如何推动妇女的政治和组织发展，以及如何通过团结她们、动员她们并强迫她们战斗，为女权运动奠定了基础；我们也看到了女权主义的要求是如何通过革命的兴起而达成的，以及当革命进程被羁绊和抛回时，她们的权利是如何被废除的，她们的征服是如何被一扫而光的。然而，尽管妇女参与法国大革命具有种种积极的方面，但与工人阶级将妇女政治化所代表的重大进步相比，由此产生的妇女政治化只是初级的、有限的和微不足道的。这种政治化暗示了什么？当资本主义大量地将妇女纳入经济过程中时，它把她们从家庭中夺走，吸引她们大部分进入工厂剥削，使产业工人脱离她们；通过这种方式，妇女被锻造和发展成为历史上最先进和最新的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妇女通过加入工会斗争开始了其激进的政治化进程（这一进程所暗示的巨大变化在我国具体表现为秘鲁女工人、女农民和女教师在工会斗争中的转变）。一个女人得到更多

先进的组织形式，在无产阶级观念的思想上不断地建立和塑造她，最后通过她最好的代表参加工人阶级的党的队伍，在工人阶级通过其政治先锋队组织和领导的各种形式和斗争战线上为人民服务，从而达到优越的斗争形式和政治组织形式。这一政治化进程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产生，它所产生的新型女斗士，在许多光荣的女斗士身上得到了体现，她们的名字被载入史册：路易莎·米歇尔、N·克鲁普斯卡娅、罗莎·卢森堡、刘居兰等人，人民和无产阶级都在纪念她们。

对马克思主义的昨天和今天来说，妇女政治化问题是妇女解放的关键问题，经典对此给予了特别的关注。马克思教导说：“凡是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没有女性主义的发酵，社会的伟大变革是不可能的。社会进步可以用弱者的社会地位来确切地衡量。”（1888年写给库格尔曼的信。）在列宁看来，妇女的参与对革命更为迫切和重要：

“所有解放运动的经验证实，革命的成功取决于妇女参与的程度。”（我们的重点。）

因此，阶级斗争的发展和日益尖锐化，在帝国主义条件下革命斗争的特定社会条件下，更加明确地提出和要求妇女的政治化；这就是为什么列宁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预见到工人阶级未来的战斗需要做好准备时，号召为：“17. 废除一切限制

妇女的政治权利与男子相比无一例外。在战争和匮乏使人民群众不安，特别是妇女群众对政治的兴趣和注意觉醒的时刻，他向群众解释了这种转变的特别紧迫性，并提出：“我们有必要在这些妇女群众中充分地开展有系统的工作。我们必须教育那些摆脱被动的妇女，必须招募她们，武装她们去斗争，不仅是工厂劳动的无产阶级妇女，家庭劳动的无产阶级妇女，而且是农民妇女，是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妇女。列宁在这句话中要求把妇女政治化，要求为争取妇女的政治权利而斗争，要求向群众说明把妇女纳入政治的紧迫性，要求同她们一起工作，教育她们，组织她们，为各种形式的斗争作准备；最后，他强调要面向劳动妇女，但不要忘记农妇的重要性，不要忘记被剥削的各种阶级和阶层的妇女，因为她们都可以而且应该动员起来参加人民的斗争。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从一开始就提出妇女政治化的，认为妇女的斗争与工人阶级的斗争是一致的；这就是为什么上个世纪贝贝尔说“妇女和工人的共同处境是被压迫的”，也是为什么1879年的社会主义大会宣布男女平等和为之奋斗的必要性，重申革命女权主义妇女与工人阶级斗争的团结。或者正如中国今天所宣布的，遵循毛泽东的论断：“妇女的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北京周报》1972年第10期）

这就使我们思考如何才能实现妇女的解放？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和普遍存在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的考察，证实了男人之间存在着痛苦、不平等和屈从，并在强调妇女问题时指出：“男女平等的状况并不比法律上的不平等好，这是我们从以前的社会条件中继承下来的，不是对妇女的经济压迫的原因，而是经济压迫的结果。”他继续说：“除非妇女在生产中承担起社会上可以衡量的巨大作用，并且只受到家务劳动的无关紧要的束缚，否则她们就不可能获得解放。而这只有在现代工业中才有可能实现，因为现代工业不仅允许大量的女性劳动，而且还对其提出了致命的要求。”

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是断章取义的，与从头到尾的类似论断毫无关联。帮助一些人，伪马克思主义者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扩大他的思想，声称妇女仅仅参与经济进程就足以使她们获得解放。恩格斯提出，妇女参加生产是一个条件，是妇女为自己的解放而行动的基础，这就要求从社会上结束吸收和消灭妇女的家务劳动，恩格斯认为这意味着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发展以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大生产。我们再说一遍，把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搞清楚是好的，因为今天有些人企图隐藏在这一经典著作中，歪曲马克思主义在妇女问题上的立场，为了剥削阶级的利益，鼓吹妇女平平淡淡地参与经济过程，掩盖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回避以破坏生产资料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大规模社会生产。

正如在其他情况下一样，经典著作预见到了这种扭曲，分析了资本主义开始的妇女参与生产过程是否能够使男女真正平等的问题。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再次给出了这一简洁有力的回答：“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

列宁研究了资产阶级社会中妇女的状况，并与无产阶级专政下妇女的状况作了比较；根据这一分析，他确定：“从很久以前起，西欧所有解放运动的代表们，不是几十年，而是几个世纪以来，都提议废除这些过时的法律，要求男女在法律上平等，但没有一个民主的欧洲国家，甚至是最近先进的共和国，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无论资本主义存在的地方，无论工厂的私有制保持的地方，无论资本的力量保持的地方，男人都继续享有特权。”

“苏维埃政权，作为工人的政权，从其存在的头几个月起，就实现了关于妇女的最决定性和最彻底的立法变革。在苏维埃共和国，千方百计使妇女处于依赖的地位。我指的正是那些以特殊方式利用妇女的依附状况，使其成为权利不平等甚至常常是羞辱的受害者的法律，即关于离婚、关于自然子女和关于妇女向法院起诉父亲以抚养子女的权利的法律。”（《苏维埃共和国女工的任务》）

从这一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只有

使工人阶级与农民联合掌权的革命，能够认可男女之间真正的司法上的法律平等，甚至能够实施这种平等。然而，正如列宁自己所教导的那样，革命所发起的这种真正的法律上的平等，不过是争取男女生活上的充分和完全平等的长期斗争的开端：“然而，我们越是摆脱资产阶级旧的法律和制度的负担，我们就越是清楚地看到，我们还没有为建设扫清道路，而建设本身却还没有开始。”

“尽管有各种解放的法律，妇女仍然是家庭的奴隶，因为她负担过重，被压迫，被麻木，被卑微的家务所羞辱，这些家务使她成为厨师和护士，使她的活动浪费在荒唐的非生产性的、卑微的、令人恼火的、麻木的和乏味的劳动中。妇女解放一词只有在（由已经掌握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这种小型家庭经济的群众斗争开始的时候，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妇女的群众改造开始的时候，才会在国内真正开始。”（一个伟大的创举；在原稿中强调。）

这样，列宁、毛泽东就回答了今天企图歪曲恩格斯的论断、混淆工人阶级在妇女问题上的立场的机会主义歪曲和伪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预期。

马克思主义把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看作是一场长期而胜利的斗争：“这是一场长期的斗争，它需要彻底地改造社会技术和习俗。但是这场斗争将以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而结束。”（列宁《在国际劳动妇女节之际》。）

从本质上看，革命女权运动与工人阶级建设新社会的斗争具有斗争的同一性；此外，这有助于理解列宁所说的要求女工发展革命所提供的制度和手段的话的意义：“我们说工人的解放必须是工人自己的工作，同样，女工的解放也必须是女工自己的工作。”
(任务)

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政治化和妇女状况的中心论断；我们最喜欢用引经据典来抄录的立场，因为这些立场并不为人所充分了解，此外，还因为作者自己对这些立场作了精明而简明的表述，这使我们不必再装作要对它们作新的编辑，尤其是在看到它们的全部和完整的现况之后。另一方面，今天试图歪曲马克思主义在妇女问题上的立场，也要求经典话语本身的传播。

最后，必须指出，即使只是顺便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提出的是妇女解放的论断，而不是妇女解放的论断。在这一点上，只要指出，对历史上妇女状况的分析表明，妇女受男性的监护，处于顺从的地位，这使得妇女虽然与丈夫或与其有关系的男子属于同一阶级，但发现自己在丈夫或与其有关系的男子面前处于一种卑微的地位，这种卑微是法律所赐福、神圣化和强加的。与这种情况相一致

在整个历史中，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须要求妇女的权利来实现与男子的形式上的平等，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才能建立和实现真正的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尽管我们看到，正如列宁所说的，随着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生活中的充分平等将得到发展。这些简单的观察表明，妇女解放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一部分的论点是肯定的。而妇女解放的论题历史地表现为资产阶级的论题，其背后隐藏着性别对男女的平衡，掩盖了压迫妇女的根源；今天我们看到，妇女解放日益暴露为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它的目的是分裂人民运动，把妇女群众从人民运动中分离出来，主要是要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和指导下的妇女运动的发展。

II. MARIATEGUI与妇女问题

50年前，Mariátegui以其敏锐的历史远见卓识意识到妇女问题在秘鲁及其前景的重要性（“秘鲁潜伏着第一个女权主义的颤栗

...”）；他的两部著作《妇女与政治》和《女权主义的要求》，除了在他的著作中发现的许多其他贡献外，还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回到这一来源，因为在这一来源中，我们可以发现秘鲁工人阶级对妇女问题的立场；更重要的是，这一问题是Mariátegui著作中鲜为人知和研究的方面。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教导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不调查和分析其原因，就无法研究社会生活：家庭的组织、妇女的状况；而且

在研究秘鲁新生的女权运动时，他说：“对我们这个时代伟大情感敏感的男人不能也不应该觉得自己与这场运动格格不入或无动于衷。女性问题是人类问题的一部分。”

因此，让我们记住，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从其政治出现之初就关注妇女的处境，通过其伟大的代表确立了她们对妇女的立场，并为女权斗争提供战斗支持，如1926年纺织工人和司机声援A.Field公司的女工所表明的那样。

引起如此精确关注的女权主义发展是什么？特别是在本世纪，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该国妇女的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农妇的状况变化较慢时，她的姐妹们转变为工人和专业人员的状况则经历了较迅速和深刻的变化。显然，妇女在我们社会中的存在已越来越广泛地占据着地位。

上个世纪,Clorinda Matto de Turner,Mercedes Cabello de Carbonera和Margarita Praxedes Muñoz的行动和文学作品突出了女性在数百万农民、工人和其他妇女背景下的存在,这些妇女虽然无名氏,但却受到封建根源的严酷社会压制。19世纪的秘鲁妇女接受教育的机会极少,当她被允许接受中等教育时,所遵循的教育规范将为她制定一个与男子小学最后一年级相当的淡化课程,再加上这些课程将遵循的一些中学课程。放弃女性学校教育的事实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为学生进入大学做准备的私立机构，直到1928年，利马国立女子学校才在利马开办；到那时为止，京城还没有这样的学校。值得注意的是，到上世纪末，一些妇女教育家对妇女教育忧心忡忡，提出妇女教育的更新：它要求克服“只为结婚而教育妇女，以为结婚是妇女人生的唯一目的”的错误观念；她们的教育不能掌握在修女手中，因为修女抛弃了世界，不适合培养好妇女；我们需要结束那种认为单身或已婚妇女在外工作，在社会上堕落的错误观念；同时，他们要求并建立新的教育中心。特蕾莎·冈萨雷斯·德·范宁在这方面表现突出。

同样地，大学教育对她们也是关闭的，直到19世纪90年代，她们在大学的存在才被注意到，直到1908年，妇女才被授权进入大学并寻求学位和从事专业工作。因此，在教育方面，妇女受到贬低和社会排斥的现象十分明显。然而，随着20世纪的转变，妇女更有可能继续学习和从事专业工作，其中大多数人找到了教师的工作。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看到女性职业的多样化。大学毕业生几乎达到目前全国大学毕业生的30%。

但真正意味着深刻、彻底和影响深远的变化的是将妇女纳入工厂生产。秘鲁妇女的无产阶级化始于本世纪机器的引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在我们的

随着妇女作为工人的生产性加入，无产阶级政治化的进程向秘鲁的女性大众敞开了大门。妇女开始参加工会，参加争取工资、八小时工作制和工作条件的斗争；她们与其他劳动者一起参加人民群众的斗争，反对生活费用过高和物价上涨，发展了她们的思想认识，使全国妇女在革命斗争中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好战分子。

秘鲁妇女的政治发展进程，与她们参加劳动的同时，为本世纪前三分之二的国家阶级斗争带来了重大成果，其中我们必须强调的里程碑是瓦拉尔、巴兰卡、帕蒂维尔卡和瓦乔的农业工人争取每天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五名女工于1916年献出了生命，用鲜血封印了她们对本阶级的坚持。正如我们强调她们在1919年5月参加了反对物价上涨和生活费用高昂的重大行动一样，在这些行动中，女工组织了一个妇女委员会，以便引导她们的支持行动，并同意“呼吁所有妇女不分阶级，配合她们的行动，捍卫秘鲁妇女的权利”；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妇女在25日的会议上面对警察部队，在克服警察血腥镇压之后，她们宣布了以下结论：

“1919年5月25日星期日，利马、周围城镇的妇女和农民在尼普顿公园举行了一次大型公开会议，审议了以下问题：

“再也不能容忍生活必需品、住房租金和所有生活必需品的高昂费用使人民陷入苦难的境地；秘鲁妇女以及所有文明国家的妇女都认识到她们的使命是介入解决影响她们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已同意：

1. 将5月4日在阿拉米达德洛斯德斯卡尔索斯举行的人民会议的结论作为他们自己的结论。
2. 如果这些结论不被接受，就宣布在所有工业部门举行妇女总罢工，具体日期由男子减少生活费委员会决定“（Martinez de la Torre，《秘鲁社会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解释笔记》，第一卷，利马，1947年，我们的侧重点）

这一妇女斗争史的另一个篇章是Socorro Rojo反对Sanchez

Cerror的独裁政权所实施的迫害、镇压、监禁和血腥政治，他们捍卫人民，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权利和自由。

在所提到的斗争中，除了把妇女政治化，或者更严格地说，作为正确观点的指标之外，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些斗争中，妇女群众的行动与人民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人民的利益是她们自己的，并且直接团结和支持工人阶级的斗争，工人阶级是她们的阶级。

综上所述，秘鲁妇女在本世纪和上世纪末所走过的道路上，其特点是

北美帝国主义和他们更多地接受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推动他们融入生产和官僚资本主义之下。这些都是秘鲁第一批女权主义力量孕育的基础,Mariátegui对这一现象作了如下描述：“女权主义在秘鲁的出现并不是人为的或任意的。它是由于妇女的智力和体力劳动的新形式而出现的。真正有女权主义倾向的女性是那些工作的女性，学习的女性。女权主义思想在从事智力工作和体力工作的妇女中盛行：教授、大学生、工人。它在大学课堂上找到了一个有利于其发展的环境，每天都吸引着更多的秘鲁妇女；和工会，在工会中，工厂妇女以与男子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参加和组织工作。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种旁门左道的女权主义，有点迂腐，有点世俗。对于这类女权主义者来说，女权主义只是一种文学活动，只是一种时尚运动。”(《女权主义的要求；我们的强调》)

正是在此基础上,Mariátegui阐述了秘鲁无产阶级在妇女问题上的立场,为任何想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发展的人确立了在这一问题上遵循的总路线。我们从这个位置来看看基本问题：

1. 妇女的状况。

从秘鲁无产阶级的角度研究妇女问题的出发点是要牢记马里亚特吉在秘鲁代表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于一个落后的、被压迫的国家的物质条件，这一应用使他科学地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情况

自1928年以来，经过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民主革命已经发展起来，其更高的阶段还没有到来。这是马里亚特吉思想的实质和指导；从这些考虑出发，我们必须对待他制定的所有问题和政策，其中包括与妇女问题有关的问题。

因此Mariátegui从秘鲁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出发来判断妇女的处境。这本身就从一开始就否定了“女性本质”这一过时的理论，认为妇女处于一种源自她们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结构的状况或条件中，并强调妇女状况的动态变化特征，他指出工作对妇女的状况在社会地位和关于她们的观念方面所起的转变作用。以下一段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点和其他要点：

“但是，如果说资产阶级民主没有实现女权主义，那么它就不由自主地为女权主义的实现创造了条件和道德、物质前提。它重视妇女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和经济因素，每天更多地、更广泛地利用她们的工作。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妇女的思想和精神。妇女通过她们的工作获得了对自己的新概念。在古代，社会注定了妇女的婚姻和懒散或卑微的工作。今天，他们的命运，首先是工作。这一事实改变并提升了妇女在生活中的地位，“因此，秘鲁无产阶级清楚地认识到，是社会赋予了妇女她们的条件，而不是某种恶作剧的天性；女性的条件是变化的，是工作赋予了妇女地位和观念的巨大飞跃，这是Mariáteguist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它的使命

反对生物决定论将妇女简化为简单的再生产者，并反对玫瑰色的神话，这些神话背信弃义地帮助维持她们的压迫：“在现实中捍卫家庭的诗意，就是捍卫妇女的农奴制。它非但没有使妇女的作用变得高尚和有尊严，反而削弱和削弱了妇女的作用。妇女不仅仅是母亲和女性，就像男人不仅仅是男性一样。”（最后两段属于女权主义诉求，我们的重点。）

Mariátegui发展了女性状况的社会根源这一论题，阐述了拉丁和撒克逊妇女之间的差异，确立了封建背景、气质和每个妇女的差异之间的因果联系：“拉丁妇女生活得更加谨慎，没有激情。她没有那种追求真理的冲动。尤其是西班牙妇女非常谨慎和实际。瓦尔多·弗兰克准确地给她下了定义：”西班牙妇女--他写道--是一个恋爱实用主义者。她认为爱是为天堂创造孩子的一种手段。在欧洲，没有哪一个女人比她更性感，更多情。作为一个女孩，她很漂亮；新鲜的希望染红了她的脸颊，放大了她的黑眼睛。对她来说，婚姻是她所能向往的最高境界。一旦结婚，春天的这种与生俱来的风骚就像季节一样在她身上消失了：片刻之间，她变得睿智、肥胖和母性。“（符号与作品，瓦尔多·弗兰克的《喇合》。）

关于西班牙妇女的说法自然也延伸到拉丁美洲的妇女，也延伸到这个国家的妇女，说明古代和现在封建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女性心态仍然没有克服。但除此之外，在分析帝国主义与美洲被压迫国家之间的关系时，Mariátegui强调了北方佬的统治给女性心理造成的疏离心理：“Limeña[利马本地人--译]

资产阶级在乡村俱乐部、网球和街上与北方佬资本家，甚至与他们的下层雇员都很亲密。北方佬可以和克里奥尔人结婚，不受任何种族或宗教上的不便，她宁愿和一个入侵种族的人结婚，也不顾忌国籍或文化。中产阶级的女孩在这方面也没有任何顾忌。华查菲塔能够诱捕一个受雇于格蕾丝公司或基金会的北方佬，她做这件事时，满心满足于提高了她的社会地位。“（帝国主义观点）

从而将我国社会中的女性状况典型化为妇女的农奴制，确立了其根源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背景，抛弃了所谓的“女性性不足”所支撑的一切解释。

在此基础上，Mariátegui继续对秘鲁不同阶层的妇女进行材料分析；他巧妙地描绘了劳动妇女：“如果青年群众受到如此残酷的剥削，无产阶级妇女也受到同样或更严重的剥削。直到最近，无产阶级妇女的劳动仅限于在家中从事家务活动。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她进入工厂、商店、企业等的竞争中……”

因此，我们在纺织厂、饼干厂、洗衣店、集装箱和纸箱厂、肥皂厂等地看到她，在那里她从事与男工相同的工作，从操作机器到最卑微的工作，收入总是比男工少40%至60%。妇女在培训自己从事工业工作的同时，也渗透到办公室、商业住宅等活动中，始终与男子竞争，并给工业企业带来巨大利益，工业企业的工资明显减少，利润立即增加。在农业和采矿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无产阶级妇女与男子进行坦率的竞争，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

在各种活动中提供服务的受剥削妇女的人数...在我们的社会斗争过程中，无产阶级必须提出保卫自己的具体要求。到目前为止，纺织工会对这一问题表现出最大的兴趣，虽然不是完全如此，但它们已经举行了不止一次的罢工，目的是迫使遵守资本家根本拒绝执行的法律规定；我们有一些资本家（例如工人提松·布埃诺先生的“朋友”）毫不犹豫地认为女工怀孕是“冒犯”，为了避免遵守法律规定，她被解雇是“冒犯”。在饼干厂，对妇女的剥削是卑鄙的。“(《秘鲁工人总联合会给全国工人阶级的宣言》。《妇女问题》；由Mariátegui领导编辑的文件)

这是一个有效的描述吗？是的；从本质上说，工人的处境仍然是一样的：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受到最广泛的剥削，其中一些行业的剥削确实是可怕的；利用女性劳动力以降低工资，因为她们的工资低于男性；不执行保护妇女的法律，无产阶级的假“朋友”隐藏反工人的立场。目前还需要支持女工的成就。

同样，Mariátegui接着审查了土著农民妇女的状况，他说，她们与其子女一道，有义务“向业主及其家庭以及当局提供无偿服务”；他们的悲惨境遇和社会地位是有根源的：农奴制和大农奴制。

关于小资产阶级，除了指出

对这一阶层妇女的苦难，对小学教师的分析帮助Mariátegui确定社会的意义、与人民的亲近以及她们对全日制教学的奉献是如何改变她们的态度和精神的，使她们敞开心扉，从而使“一个新的社会国家的缔造者的理想很容易地表现出来”，因为：“她们的利益与资本主义政权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她的生活、她的贫困、她的工作使她与无产阶级群众融为一体。”他建议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在他们的队伍中，先锋队将招募更多更好的人员。”

2. 女性主义斗争的历史背景。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Mariátegui来说，工业化将妇女纳入工作，并通过这一点改变了她的状况和精神。他指出，与经典一样，这种双重情况隐含着：“当妇女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土地上走上解放的道路时，作为交换，这一事实为资本家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同时也是男工的一个严重竞争者。”（上面引用的宣言。）另一方面，他指出法国大革命包含了女权运动的一些因素，他为平等主义者领袖巴白夫的形象辩护，他认为巴白夫是“女权主义要求的主张者”，并引用了以下清晰的话语：“不要对这一不值得轻视的性别施加沉默……如果你在你的共和国里不指望女人做什么，你就会使她们成为君主制的情人“和”这种男人的暴政一直想要废除的性爱，这种在革命中从来没有用过的性爱。”

他在《妇女与政治》一书中谈到了法国大革命对妇女解放的贡献：

然而，法国大革命开创了一个男子而不是妇女政治平等的政权。男子的权利本可以称为男子的权利。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妇女与政治的疏远程度远远超过与贵族的疏远程度。资产阶级的民主制是一种完全由男子主导的民主制。然而，它的发展最终必然对妇女的解放极为有利。资本主义文明为妇女提供了提高其能力和改善其生活地位的手段。

因此，资产阶级为妇女所做的事情是准确的，它能够为妇女的发展提供条件，但不能使妇女解放。Mariátegui很清楚这一点：尽管存在这种限制，资本主义随着它的发展，为妇女打开了各种活动的大门，包括政治，在20世纪尤其如此，以至于成为这方面的象征。Mariátegui发展了这一说法，他本人为许多著名妇女辩护，指出并证明了许多妇女对诗歌、小说、一般艺术、斗争和政治所作的贡献。因此，他教我们如何判断各个阶层和名人的妇女，指出她们的优点和缺点，并指出在每个个案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突出她们对提高妇女地位的贡献。

3. 女权运动。

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观点是MariáTeguist关于妇女一般问题的建议，以及他关于女权运动的论文，关于这一主题有三个部分值得注意：女权主义；妇女和组织的政治化。

关于女权主义，Mariátegui认为它出现了

在我们中间“既不是人为的，也不是任意的”，但它与将妇女纳入体力和智力工作相一致；在这一观点中，他主要强调了女权主义在外出工作的妇女中的兴起，并指出女权主义运动发展的适宜环境是大学课堂和工会。然后，他提出了将我们的方向转向这些战线的指示，以推动妇女的动员。但必须确定的是，这种方针绝不意味着对农民妇女的轻视；既然我们必须记住Mariá tegui认为农妇是我们进程中最重要的阶级，那么，农妇无疑也是动员的阵地，更是整个女权运动以及无产阶级想要触及的主要来源。

Mariátegui在《女权主义的要求》中提出了女权主义运动的本质：“如果所有的女性没有聚集在一个单一的女权主义运动中，没有人应该感到惊讶。女性主义必然具有多种色彩、多种倾向。在女性主义中，可以区分出三种基本倾向，三种实质色彩：资产阶级女性主义、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和无产阶级女性主义。每一种女权主义都以不同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要求。资产阶级妇女把女权主义和保守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无产阶级妇女把她的女权主义与革命群众对未来社会的信念结合起来。阶级斗争--

一个历史事实，而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论断--

在女性主义舞台上得到了反映。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是反动派、中间派或革命派。因此，他们不能并肩打同一场仗。在目前的人类全景中，阶级比性别更能区分个体。“

这是我们妇女问题的本质，是整个女权运动的阶级性。我们一定要把它好好保存

记住，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因为妇女的组织又一次被推动；出现了许多团体，这些团体通常是沉默的，或者隐藏了支撑它们的阶级特征，即它们所服务的阶级，宣扬妇女团结起来，反对男子要求自己的权利，似乎是为所有不分阶级团结起来的妇女服务，以实现所谓的社会变革“人文主义的、基督教的和团结的”社会变革，经历一些不明确或混乱的阶级立场的中间模式。实质上，问题是确定每一个妇女团体、组织、阵线或运动所包含的阶级根源，确定她们的地位，确定她们为谁服务，为哪个阶级服务，以及她们是否真正站在人民一边。

这些问题带给我们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是按照谁的原则，按照什么样的阶级标准和导向来建设为人民服务的女权运动的？这里Mariátegui的立场是辉煌而简洁的“女权主义，作为一种纯粹的理念，本质上是革命性的。”对他来说，革命本质上就是无产阶级；这样，真正要为人民服务、为革命服务的整个人民的女权运动，就必须是坚持无产阶级的女权运动，而今天在我国坚持无产阶级就是坚持马里亚特吉的思想。

关于妇女政治化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历来重视这一点，没有妇女的动员和组织就不可能发展，没有妇女就不可能同无产阶级并肩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像Mariátegui这样的秘鲁工人阶级以他的伟大榜样为榜样，指出了妇女政治化的重要性，并强调了妇女政治化的不足或缺乏有助于作出反应。

妇女由于很少或没有受过政治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当代斗争中的革新力量，而是反动力量。（世界上生活的数字和方面。）

这是很清楚的，我们必须扪心自问的是：这种政治化意味着什么？对于共产党的创立者来说，这意味着坚决地和积极地把妇女纳入阶级斗争，把她们同人民的利益一起动员起来，把她们纳入各种组织，使她们个人学习工人阶级的思想，而这一切都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由无产阶级评价，并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总之，把妇女纳入政治，纳入阶级斗争，纳入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

在妇女组织方面。马克思主义教导说，无产阶级为了面对他们的敌人，为了他们的阶级利益而斗争，除了组织自己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这一原则适用于人民，人民只有组织起来才是强大的，因此也适用于妇女，妇女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战斗成功。

作为一个“被定罪并坦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里亚特吉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些原则。他特别重视组织女工，正如上文提到的CGTP宣言中的建议所示：

“所有这些压在被剥削妇女身上的‘灾难’的积累，只有通过立即组织才能解决。就像工会必须建立青年干部一样，他们必须建立妇女部门，在那里教育我们未来的妇女激进分子。”

在Mariátegui的指导下,上述联邦的章程正准备成立一个执行委员会一级的常设妇女委员会时,Mariátegui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关注。遗憾的是,这些导向并没有正确地付诸实践;它仍然是一个纯粹的官僚工会职位,称为“妇女事务”或类似的名称,当它退出时,没有有机地容纳工会的妇女部门,因此,它仍然是一项悬而未决的任务。

1930年3月,共产党批准了下列动议:

“第一,成立临时秘书处,组织社会主义青年,由党直接控制。

第二。成立临时秘书处,在党的领导和控制下组织劳动妇女。

第三。两个秘书处都将努力立即组织男女青年,对他们进行政治和思想教育,作为他们入党的准备阶段“
(Martinez de la Torre,同前,第二卷;我们的重点)

Mariátegui的论点体现在需要关注妇女组织,即使是在最先进的政治层面;他的立场是,组织妇女,归根结底是在工人阶级和党的领导和控制下组织妇女的问题。这些建议使我们扪心自问,关于每一个妇女团体、组织、阵线或运动:妇女是为了哪个阶级、如何组织和为了什么组织起来的?要记住,只有坚持工人阶级的立场,才能圆满地解决这几点,也就是为了阶级和人民。

这三个问题：女权主义、妇女政治化和妇女组织化，以及Mariátegui提出的论点必须得到研究和贯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出一场真正的大众女权运动。

4. 妇女的解放。

在这一点上，就像在经典中一样，Mariátegui也认为，在资本主义和工业化下，“妇女在获得解放的道路上取得了进步”。然而，在这种制度下，她甚至没有达到完全的法律平等。因此，一个一贯的女权运动要走得更远，在这条道路上，它必然要加入无产阶级的斗争。这一认识使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指出：“女权运动似乎与革命运动是一致的；女权主义虽然诞生于自由主义，但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

女权主义诞生于自由的子宫，至今还不能在资本主义进程中发挥作用。直到民主的历史道路走到尽头，妇女才获得了男性的政治和法律权利。正是俄国革命明确和明确地赋予了妇女平等和自由，而一个多世纪以来，巴贝夫和法国大革命中的平等主义者们一直在徒劳地要求这种平等和自由。（女权主义诉求）

因此，在建设一个新社会的同时，新的妇女将会出现，她们将“与现在衰落的文明所形成的妇女有很大的不同”。这些新妇女将在革命的熔炉中被锻造，并将使旧类型的妇女被旧的剥削所扭曲

MArxism, M阿里亚特吉 而且 这个 妇女 运动
这是一个历史背后的制度，一个现在为真正的妇女尊
严而沉沦的制度。

“正如社会主义制度取代个人主义制度一样，女性的华
丽和高雅将会衰败……人类将会失去一些奢侈的哺乳
动物；相反，却会得到许多女性。未来女性的服装将
会变得不那么华丽和昂贵；但这一新女性的状况将
会有尊严的。女性生活的轴心将从个人发展到社会…
…总之，一个女性将会变得不那么昂贵，但价值将
会更高。”（妇女与政治）

除了这些基本思想之外，Mariátegui还特别关注与妇
女密切相关的其他问题：离婚、婚姻、爱情等；他用
精细的讽刺来对待他们，并对他们采取尖锐的批评立
场。但是，作为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并没有把
他们作为主要问题来关注。这样就忘记了主要的斗争
和根本的目标，使革命斗争混乱，失去方向。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提出和阐述了马里亚特吉关于
妇女问题的思想的中心论点，在这些论点中，我们使
用了大量的引文，这与我们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关于这
一问题的立场时所使用的同样的理由。

III. THE FEMINIST MOVEMENT遵循MARIATEGUI开发

1. Mariátegui的当前相关性。

从以上所说的可以明显得出一个结论：Mariátegui在
妇女问题上所持的观点源于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以贯之地运用到我们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具体情况中去。在这一点上，一般没有分歧，即使没有公开遵守，至少沉默表明接受了这种结论。然而，问题不在于马里亚特吉的思想是否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于国家，中心问题是：他的思想与现在有多大关系？在这一问题上，有些人一方面表示对马里亚特吉的承认，以免攻击他的巨大和仍在增长的威望，另一方面却质疑其当前的现实意义，他们提到40多年过去了，错误地、背信弃义地提出需要考虑到“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以便超越它”。

通过分析这一点，我们可以顺便回顾一下我国在妇女问题上所持的一些立场。因此，著名的和有争议的思想家唐·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在他1904年的作品《教会的奴隶》中处理了这个问题，这本作品现在被收录在《几小时的斗争》中。在那里，在表达诸如：“我们必须研究妇女的社会和法律状况，才能了解人民”、“男人的道德高度是由他对妇女的观念来衡量的：对于无知和野蛮的男人，女人只是一个女性；对于思想家和有教养的男人，她是一个头脑和一颗心”、“正如我们背负着父亲的姓氏，我们背负着母亲的道德制造……”等重要概念的同时。“社会的动力是巨大的推进器，它并不在广场或革命团体中喧闹地发挥作用，而是在家庭中发挥作用”，这有助于使我们集中注意力于妇女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表达了诸如“妇女的解放，就像奴隶的自由一样，不是由于基督教而是由于哲学。”“在新教国家，女性的提升是如此的肯定，以至于完全的解放已经被预见了，”“奴隶和农奴

天主教妇女的人格尊严要归功于高贵和柔弱的人的努力，她们只有通过男人的积极行动才能获得解放”，“在思想的斗争中，没有比爱更强大的盟友了。”

因此，我们认为冈萨雷斯·普拉达对妇女解放的贡献总体上是积极的。他指出并痛斥了对妇女的压迫、妇女的重要作用以及解决妇女问题的必要性，提出了妇女解放的主张。虽然对他来说问题的根源是盛行于女性的天主教，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解放是可能的，他把问题集中在个人身上；然而，他的思想总体上代表了在这一专题和其他专题中对研究该国妇女问题的积极贡献。

当我们在近30年后看到Jorge Basadre提出：“Gregorio Marañon要求女性的基本角色是爱情，”而男性的基本角色是工作时，这些观点变得更加突出。这就是为什么小男孩更喜欢和士兵们玩，他们象征着斗争，努力，一种至高无上的冲动；而小女孩更喜欢玩洋娃娃，早熟的母性...由于对自然的驾驭，克里奥尔女人的魅力，即使不是混血儿，也以一种水果或蔬菜般的恰到好处的味道，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女人。而另一方面，男人的最高优越感在他们的头脑中，而且由于美国人的头脑仍然受到欧洲的决定性影响，美国人的荣耀就会丧失或减少.....另一方面，一个出了名的美丽的美国女人可以在任何地方引起人们的兴趣。“(《秘鲁：问题和可能性》，第十一章。这里的立场是如此明显的反动，评论是不必要的。)

如果统治阶级在《巴萨德》中对我们说“女性本性”

他们的本质是爱，他们也在1940年通过卡洛斯米罗魁萨达老挝表达如下：

“妇女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她再也不是禁止工作的时代了--

永远过去了。恰恰相反。今天，妇女从事各种活动。因为她已经证明她可以像男人一样有效率地行动...因此，她有责任学习，为将来做准备。如果说在这些家务劳动中，妇女与男子分担责任，那么在其他家务劳动中，她们现在是，将来也会比男子更好。而事实是，女人为生活贡献了许多她与生俱来的东西。她有母亲和护士的手...这就是女性气质，感谢上帝，她们永远不会失去，尽管20世纪战争和革命理论。“告慰”二字勾起女性.....造男之后，造物主.....把她放在他身边做他的伴侣，给他刺激，让他的生活更美好。首先她必须服从父母，然后是她的老师，后来是她的丈夫，并且永远是义务。”（三次会议，利马，1941年。）

有了巴萨德，剥削阶级推迟了妇女的劳动；米罗·奎萨达有了新的要求，他们推崇和要求妇女的工作。但在内心深处，两者都是建立在“女性本性”的基础上的。但这些想法不仅出现在这个领域；在自称革命的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杂志中，也有不正确的立场；我们在她们的书中读到了这样的概念：说到“生命意识”，她们参与“社会变革”将使，我们理解，这意味着妇女，“消除她们的生存问题，因为生命意识将存在于每个人通过意志和努力能够为她/他的邻居提供的利益中。”在试图勾勒恩格斯关于家庭发展的论断之后，结合“妇女与社会”这一主题，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关于家

MArxism, M阿里亚特吉 而且 这个 妇女 运动
庭发展的神话

女人的自卑。由此产生了解放妇女的需要...她的解放只有在社会经济结构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解放”是突出的,而不是它的社会背景,是模糊不清的,最终是围绕着如何调节“两性关系”来回应新的意识形态。如果妇女与男子平等或必须平等, 这种关系的基础将是:

- a) 把妇女从宗教疏离中解放出来.....,
- b) 行使选择配偶的权利, 而不遵从对男性主动权的偏见。
- c) 不是把女性解放理解为自由恋爱的代名词.....而且（幸运的是！）
- d) 妇女与男子是平等的, 她不应因声称自己是女性而脱离政治。爱情作为社会变革的起点, 应该是激励青年（男女）为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和不公正的平等世界而奋斗的动力。“

而在《失业者之墓》这篇圣诞故事的出版中，这篇故事轻而易举地传播了“女人的慷慨”和“男人的自私”，是“女性本性”的背信弃义：“后来两个鬼魂都沉默了，各有各的想法。女人在过去，男人在未来。女人在为他做什么，男人在为他做什么。一个慷慨，一个自私，总是被钉在额头上，总是在良心深处角力。”（《妇女》杂志第1号和第2号；虽然没有日期，但它们是1960年代印刷的）。显然，《妇女》中所包含的思想，尽管它们表面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

MArxism, M阿里亚特吉 而且 这个 妇女 运动
革命的姿态，工工整整地暴露了资产阶级的背景，在
妇女问题上丝毫没有表达无产阶级的立场。

这个总结向我们展示了什么？一个冷酷的事实是，问题绝不是提出立场的时间范围，也不是“考虑到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的问题，而是一个建议所依据的阶级立场的核心问题。我们看到了在马里亚特吉之前的立场，冈萨雷斯·普拉达的立场，尽管它比马里亚特吉早了大约30年，但仍有许多积极因素；以及与Mariátegui同时的Basadre公开的反动立场；最后是在Mariátegui之后30年的两个后来的立场，即Miro Quesada的立场，它更新了一些标准，但仍然是反动的；和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妇女》杂志的立场，尽管它向我们展示的是革命性的和为妇女解放服务的，但它肯定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

结论是什么？正如我们所说的，这个问题是一个立场所依据的阶级特征，在这个例子中是关于妇女问题的立场。随着我国工人阶级最伟大的代表人物Mariátegui的出现，无产阶级在妇女问题上的立场得到了确立。他在这个问题上确立了无产阶级政治路线的基础，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在其他关于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政治的问题上的立场，都是完全最新的。因此，发展人民女权运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定和始终如一地坚持Mariátegui的思想，从接受其当前的相关性开始。

2. 重走Mariátegui的路

秘鲁妇女和无产阶级妇女的斗争

悠久的传统，用他们的鲜血封印，超过50年。同样，女权组织也是长期存在的；尽管如此，秘鲁妇女的组织进程在1960年代开始扩大，预示着一个辉煌的前景，尽管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前景。

目前，我们有许多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组织，更重要的是，在发芽的老种子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真正的人民女权运动的迹象。今天，我们有一个全国妇女理事会，它已有五十年的历史，它是由“女性本质”这一陈旧过时的理论所培育的，它是一个“妇女权利运动”，它坚持一种旨在摆脱对男子的依赖的女权主义；一系列支持现政权的组织正在成立，以利于其社团主义进程，在Sin amos的指导和控制下，在其“妇女参与”的概念下，这是其“充分参与民主”的一部分，这掩盖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财产和由此开始的对妇女的征服；它歪曲我们的历史，用卑微的“庸俗的唯物主义”宣传“1968年开始了争取妇女真正解放的政治平等和积极参与的革命进程”，总结说：“我们必须建立各种形式的妇女组织”，这种组织浸透了狡猾阴险的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和秘鲁妇女全国人民联盟，这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组织，像往常一样，它是一个完全为政权服务的合作者机构。

妇女群众的增加和组织的加强要求对妇女问题进行认真的调查，并对现有的或正在建立的组织进行阶级分析，

同其他方面一样，在妇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帝国主义和中等资产阶级指挥的反革命路线和以无产阶级为指挥和中心的革命路线。这将有助于人民女权运动的组织发展，这必然要求它的建设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展开，在阶级斗争和相互竞争的阶级的相似和冲突的利益的表现中展开。当然，不能忘记，在每一条线内，根据每一条线周围分组的类别，在操作上有变化和差别。从那里，问题包括建立两条相反的线，并在每一条线内建立这条线的变化和细微差别；确定每条路线的领导地位，根据每条路线所代表的阶级，使每条路线具有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性质。

所有这些都使我们认识到“重走马里亚特吉的妇女问题之路”的必要性，以便为人民女权运动的形成和发展服务，这场运动被认为是无产阶级在妇女大众中产生的运动，具有以下特点：

1. 坚持Mariátegui的思想；
2. 阶级自觉地组织群众；
3. 实行民主集中制。

建立这样一个运动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

1. 思想政治建设，必然意味着

MArxism, M阿里亚特吉 而且 这个 妇女 运动
为其提供原则和方案：

2. 有机建设，我们可以通过组织核心或积极分子团体，把原则和纲领传达给妇女群众--工人、农民、专业人员、大中学生等--
他们致力于妇女的政治化，通过妇女的斗争动员妇女，组织妇女坚持政治斗争，同无产阶级的方向和政治相协调。

为了结束对研究和理解妇女问题的贡献，有必要抄录一份在我们中间流传了一段时间的原则宣言和纲领，这些文件在强调其作为正在进行的项目的性质的同时，可以作为讨论正在进行的人民女权运动的思想政治建设的有用基础。

MArxism, M阿里亚特吉 而且 这个 妇女 运动 民族问题

冈萨洛主席在阿亚库乔-
佩尔乌HUMANGA教师工会组织的会议上的讲话

当代秘鲁社会是我们社会
的特征。

秘鲁社会革命进程的特点。

官僚资本主义

什么是官僚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内
部的三条线。

国家的当前状况

现政权发展的条件。政权的计划和特点。

可见，分析秘鲁社会的特征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对它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和解释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过程。因此，如果不了解当代秘鲁社会的特点，就不可能了解今天的具体问题和当前的政治局势，例如教育法或采矿法。不幸的是，人们对这一全国性问题知之甚少，而且随着国家最近在这一问题上发起的严重造谣运动，情况变得更糟。

当代秘鲁社会的特征

秘鲁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们国家在上个世
纪独立了。150多年前，

我们是西班牙的殖民地。我们生活在这个大都市的奴役之下，根本没有政治独立性。另一方面，在十九世纪初，秘鲁是一个封建国家，我们的社会从根本上讲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农业是经济基础。当然，也有贸易和初期的工业模式，但经济基础是封建主义。这个社会的基础是属于少数人的大农场或大庄园，在这种财产的基础上，奴役就存在了。农民受到残酷的剥削，为了拥有一片土地，必须给予个人服务，如劳作封建领主等人的土地，包括家政服务。

我们的国家是落后的，在那里的规范是实行旧的生产方式和完全破旧的政府模式。在十九世纪初，这个国家有两个问题，经过一些小的修改，今天仍然存在。第一，土地问题，封建问题，农民基于土地财产的奴役问题；第二个是国家主权问题（我国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争取独立的斗争提出了这两个问题。议会辩论中提到了主权问题，其中有人提议，只有把土地交给农民才能确保独立，玻利瓦尔关于领土财产的法令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独立只是意味着打破与西班牙的锁链。此后不久，这个国家发现自己被英国控制和支配。这个伟大的资本主义强国统治了整个拉丁美洲。英国在我国的统治有什么重要性？在独立以前，我们是一个封建的殖民地国家，但独立以后，我们虽然保持了封建的基础，但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独立。尽管解放带来了一些固有的问题，我们还是成为了一个共和国。英国在本国引入了更高的发展模式，即资本主义模式，基本上是在与肥料鸟粪（TNF：海鸟粪便）的世界市场相联系的贸易方面。其结果是，由于英国带来了商品，引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封建主义的破坏得以推进。另一方面，英国开始控制国家，引入了一个殖民化的过程。英国的统治导致了一个变化的开始：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迈出了一步。

在XX世纪，美国（U.S.）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取代了英国在美洲的统治地位，成为主宰者。因此，我们的国家看到自己被另一个世界强国，一个帝国主义强国所支配。当美国已经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时候，它拥有发达的垄断体系和集中了美国经济的大公司。它已经是一个在拉丁美洲甚至亚洲部分地区进行殖民扩张的大国。

在北方帝国主义的统治下，我们的社会进一步演变为半封建的性质。然而，它并没有完全被摧毁。它继续生存。同样地，在英国统治下（特别是在同智利的战争之后），在一种与大垄断联系在一起的、依赖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下，对封建主义的摧毁也有很大的推动。我们的国家除了保持半封建的性质外，还继续是一个半殖民地；一个虽已宣布政治独立，但在经济、外交、文化和军事上却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之下的被统治国家。这种统治将秘鲁宣称的政治独立变成了一种形式。

综上所述，自十九世纪以来，秘鲁社会由封建社会演变为半封建社会，由殖民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社会。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有三个强国统治并剥削了我们：第一个是西班牙，直到1821年（尽管它的统治地位延续了几十年）然后英格兰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统治了我们。英国人甚至为我们制造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组织了一个更好的国家机器，以便用它的卑微的统治更好地征服我们。这是一种微妙的统治，但与前一次一样具有剥削性。最后，美国继续压迫和剥削我们，一个帝国主义尽管说了那么多（关于“独立”），在所有层面上支配着我们。

当我们是一个殖民地国家的时候，我们有两个问题：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在英国统治下，我们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比现在还不发达），有两个问题：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奴役在该国继续存在。在美国统治下的XX世纪，我们仍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无疑比以前进步得多），但国家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前面提到的两个问题：土地和民族。土地问题，是因为封建剥削的形式仍然存在，并且控制着我们的整个社会。因此，我们的不科学的迷信的心理，我们的一般思想意识，我们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有许多封建的方面。民族问题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表面上是自由的，但实际上是在许多方面被征服的。

因此，从十九世纪到今天的民族历史，就是英国资本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相继统治下的封建和殖民阶级斗争

在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这两个基本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发展和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秘鲁社会革命进程的特点

在确定秘鲁社会的特征时, 出现了一个问题: 哪条道路是革命性变革的道路? 具体来说, 秘鲁革命的特点是什么? 我们已经确定, 今天有两个问题: 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国家的其他问题就会得到解决。整个民族问题是与秘鲁社会的半封建和半殖民地性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 为了使秘鲁社会发生变化, 成为真正的革命性社会, 必须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土地问题, 土地问题的解决必须扫除半封建制度, 不扫除半封建制度, 土地问题就不能解决;

民族问题, 要解决民族问题, 就必须扫除北方帝国主义的压迫, 因为这种半殖民地的统治不扫除, 民族问题就不能解决。

因此, 不消灭半封建和半殖民地, 就不可能真正地改造秘鲁社会(尽管他们告诉了我们这么多)此外, 它(TNF: 由统治阶级)今天所宣布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例如, 在1919年, 我们听到类似的警笛歌曲。因此, 在秘鲁社会转型过程中必须完成的两项任务, 即彻底摧毁半封建和半殖民地, 科学地称之为秘鲁革命。这是秘鲁革命第一阶段的两项任务。这意味着秘鲁人

革命是反封建、反帝的。它必须消灭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统治。由于这个原因，秘鲁革命必然是民主的和民族的。科学地说，秘鲁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民主，因为它会破坏民族的封建关系；和民族，因为它将摧毁北方佬帝国主义的压迫。由此可见，在当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秘鲁社会，只有民族民主的、反封建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空间。

让我们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来分析秘鲁革命的特点。国家的两个问题（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在XX世纪与XX世纪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上个世纪没有今天这样的帝国主义，没有能够领导革命的国际工人阶级，我国也没有发达的工人阶级，而今天我们有胜利的工人阶级（TNF：十月革命、中国等），我国有长期斗争的工人阶级。这些都是我国革命进程中非常重要的区别。

直到20世纪20年代，我国资产阶级才有能力领导解决这两个问题的转变进程，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但是，在我国，在二十年代以前，有伟大的斗争，有英勇的斗争，有农民的起义，有动员的斗争，有学生的斗争，有工人阶级的有力的行动。这就产生了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的过程，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这个过程中开始传播，开始运用到我们的实际中去。乔斯的非凡人物卡洛斯·马里·特吉出现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活动家”孜孜不倦地工作

标志着历史的里程碑。1928年，马里亚特吉创建了秘鲁工人阶级的政党--

共同体党。这一时期决定了我们革命的根本变化，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统治和斗争中形成的工人阶级的条件下，不能再领导我们民族的革命进程。

这样，工人阶级就发展起来了，在革命的领导权上与资产阶级没有任何争论，它是唯一能够把秘鲁革命推向胜利的阶级。全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有两个时期：

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到本世纪初能够完成的旧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且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民族民主革命或新型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是国家唯一的历史眼光。

1928年以后，无产阶级实现了政治组织化，取代了资产阶级对革命进程的历史领导地位，成为唯一能够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阶级。因此，1928年以后全国的革命，消灭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革命，只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完成。无产阶级的阶级为了完成它的历史作用，必须同农民团结在一个牢固的工农联盟中，因为农民虽然不领导革命，但占多数，是主要的力量。

我们坚持这样的立场：在中国，无产阶级，有

它的党必须领导这场运动，否则就没有民族民主革命。否则，我们不要直接或间接地自欺欺人，我们就是在为这个阶级的敌人服务。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指出，还有其他与我们所解释的相反的论断。例如，有一个论题说秘鲁社会是资本主义的。这是最危险的。如果国家是资本主义的，革命就必须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农民。这一论断从根本上改变了革命道路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正如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有两条革命性的道路：

十月革命的道路，即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这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例如旧俄国所走的道路，或今天法国所要走的道路；而且

中国革命的道路，是从农村到城市的道路，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今天越南等国家的道路。因此，这个国家是半封建的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不是单纯的拜占庭式的讨论，因为如果我们对社会的性质搞错了，革命就搞错了，革命就不会胜利。

托洛茨基主义和接近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一直并继续坚持秘鲁社会的资本主义特征，然而修正主义开始坚持这种特征，以便加深对该政权的投降。

官僚资本主义

这个问题对秘鲁语的理解很重要

而对社会的无知是严重政治错误的根源。官僚资本主义的论题见于经典著作和Mariátegui，尽管他使用了另一个术语。

什么是官僚资本主义？

这是帝国主义在一个落后国家推行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类型，资本主义的特殊形式，由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一个落后的国家，不管是半封建的还是半殖民地的。让我们分析一下这一历史进程。

资本主义是如何在欧洲老牌民族发展起来的？以法国为例；到了十八世纪末，中国是一个封建国家，农民只有两二百万，工人只有六十万左右（可以看出中国的封建道路）；它是以各种形式的奴役为基础的。然而，在法国的封建内脏中，产生了新的生产形式，新的制造业形式和资本主义形式，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正在获得更大的力量，更大的经济力量，包括政治影响。我们要问：法国是一个被另一个国家征服的国家吗？不，法国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家，与英国争夺全球霸权，它不受任何人的压迫。它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条件使它以这种方式发展。那个时代存在帝国主义吗？不，帝国主义是本世纪的。存在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比如英国，法国是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国家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到了十九世纪，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等都是独立自主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

十九世纪的拉丁美洲是什么情况？

当美洲解放开始（1810年）时，欧洲国家已经强大起来，而拉丁美洲国家只是最近才开始建立自己的民族，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此外，这些国家在独立后不久，就落入了一个强国的统治之下，这个强国就是英国；这样他们的资本主义就会在英国的统治下发展，一种依附的资本主义。因此，与欧洲进程相比，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经济和政治差异。

另一方面，在拉丁美洲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开始越来越多地同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联系在一起，以致这些弱小的资产阶级不象欧洲那样独立地发展起来，为国家利益服务，而演变成被征服的资产阶级，在肉体和灵魂上依附于帝国主义列强（英国或美国），甚至相信自己变成富人和发达的中间资产阶级，正如本世纪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

后一条道路是秘鲁所走的道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美国帝国主义取代了英国的统治。

官僚资本主义内部的三条线

官僚资本主义在其过程中发展了三条路线：在农村是地主路线，在工业是官僚路线，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是官僚路线。这并不是假装这些是唯一的。

它通过不以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及其财产为目的，而是逐步发展的土地法，在农村实行地主路线

他们通过为农民购买和支付土地的方式。工业中的官僚路线的目的是控制和集中工业生产、商业等，使它们更多地掌握在垄断者手中，目的是促使资本更迅速地和更有系统地积累，这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工人不利，自然地对最大的垄断者有利，从而对帝国主义有利。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所承受的强制储蓄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可以在《工业法》中看到这一点。意识形态上的官僚路线是通过为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政治观念和思想的大量传播来塑造人民的过程。教育的一般规律就是这条路线的集中体现，而这条路线的一个常数就是它的反共，它的反马克思主义，不管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

这三条路线构成官僚道路的一部分，而官僚道路是与民主道路人民的革命道路相对立的。前者维护封建财产，后者主张破坏封建财产，反对买地没收；如果前者承认并巩固帝国主义的工业产权，后者则否认它并为没收它而斗争；如果说前者是为了在思想上亡国而斗争，后者则是为了在思想上武装人民而奋斗；如果说前者攻击的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后者坚持的是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现实的唯一科学工具来指导自己。因此，它们是两条完全相反的道路。这个世纪的国家历史，就是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历史：官僚道路，即资本主义屈从于帝国主义；民主道路，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在一定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的道路。为了理解官僚资本主义，研究和分析官僚资本主义是非常有用的

分析60年代这十年，封建主义的摧毁进程进一步推进；在这一时期，工业和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关系得到了加强。从另一个侧面看，阶级斗争大发展；工会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因此，一个强大的工会运动发展起来，在一个特定的时刻，把地方和老板当作人质；农民运动也有一个很大的顶点，在1963年下半年，它像火药味一样从国家的中心跑到南方；学生运动迅速兴起。总的来说，群众斗争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斗争中经历了很大的经验。

因此，政党政治出现了一个极大的顶点，一方面反动政党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和斗争，导致了1967年和1968年所谓“代议制民主”的危机；另一方面，左派发展了生机勃勃的政治生活，在这一生活中，它展开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后来修正主义又重新走上了马里亚特吉的道路，以此作为发展革命的条件。

另一个没有充分研究的非常重要的行动是游击队的问题：1965年爆发了游击战争，包括这片地带。该国的游击队运动是国家进程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必须强调的首要问题，因为由于宗派主义，有时它被认为只是一个组织的经验，而不被视为秘鲁人民的经验。这是一场与国家政治进程密切相关的运动，是根据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发展起来的；它是一个伟大的经验，需要从无产阶级的角度去分析，以便得出卓有成效的教训。

不了解六十年代的具体情况，就不可能了解七十年代以来的形势和前景。有一件好事：在过去的几年里，秘鲁的知识界开始认识到研究1960年代这十年的必要性。只有了解了这个时期，我们才会在思想上得到更好的武装，以便了解当前的形势。

官僚资本主义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使我们明白帝国主义强加给一个落后的国家，强加给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哪一条是占主导地位的道路；理解了这个问题，我们就有了武装和装备，可以同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及其政治派生的论点作斗争。

为了总结这一主题，我们要处理以下几个问题：有人认为，认为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存在，就是忽视了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他们说，它暗示国家是一种隐藏的资本主义。这是无视我国社会发展规律和落后国家社会发展规律的错误；正因为官僚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道路，没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条件，就没有官僚资本主义。由此可见，提出官僚资本主义的存在，就是以提出国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为前提。

国家的当前状况

现政权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让我们回到60年代末。发生什么事了？经济问题：1967年货币贬值，信贷冻结等，经济危机。在另一边，人们的斗争

群众起来了，工农斗争强起来了，我们每天都看到类似于十年第一年的特点开始出现了；群众运动的未来上升在望。在政治上，统治阶级的政治组织之间和内部的对抗和分裂；著名的议会和行政部门之间的争端。此外，选举临近，使国家的许多问题暴露出来，甚至对有争议的政党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急于获得选票，“拖出了他们的家丑”。我国在思想上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思想争论，这就大大澄清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此外，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情况，开始重走马里特吉的道路。除上述情况外，我们必须强调两种情况：

1. 以官僚资本主义发展为特征的国家经济状况，已不能再按旧的方式继续发展，促使其不断深化。它需要开辟一条更宽广的道路，以便以帝国主义的形式推进这一进程；用以前的形式，它不能前进。我们绝不能忘记，多年来一直在讨论土地问题，甚至有土地法：贝尔特兰项目、佩雷斯·戈多伊和贝朗德的法律。另一个问题是：在工业问题上，普拉多第二届政府的法律现在是不够的，再次提出必须建立工业园区，优先重视国家在规划中的作用，等等。还有1967年至1970年的《贝拉恩德计划》，该计划指出必须改变国家的社会状况，以建设一个“新的、民族的、民主的和基督教的社会”。总之，官僚资本主义的进程需要深化。
2. 在该国有所谓的“代表

民主“，但议会议并不能满足剥削者的需要；人民群众相对轻松地前进，使剥削阶级处于困难的，尽管是暂时的地位。因此，他们需要取代代议制，议会主义。这是只发生在我国的典型案例吗？不。1960年的十年暗示了拉丁美洲所谓的”代议制民主政体“的脆弱性，议会主义的危机，因此需要用更有效的反应的国家模式来取代它。

总之，官僚资本主义深化的经济需要和议会制度的衰弱，在所示的条件下，向剥削阶级和帝国主义提出了为国家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的需要。因此，现政权产生于官僚资本主义深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需要。

政权的计划和特点

现在有一个社会经济计划，很少有人谈论。总而言之，它确立了：需要通过工人和农民的努力来振兴官僚资本主义，工人和农民的努力是通过工业法来振兴官僚资本主义的，农民和农民的努力是通过土地法来振兴官僚资本主义的。同时提出国家对民间资本开放投资条件的直接和原始作用；它的经费必然来自帝国主义，由于这种经费不足，它必须从根本上扎根于它自己的资源。这一计划清楚地说明了它与国家官僚资本主义进程的联系；这出戏每天都与贝朗德的戏联系在一起，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是整个国家的官僚资本主义制度。

在经济计划和社会动员之间，

这是另一个不是很清楚的事情。该政权，批准其基本措施（在农业、工业和教育），已经进入了一个组织阶段。今天和不久的将来，我们在组织、动员和参与方面发展，而这正是该政权所提倡的。必须将社会动员与经济进程联系起来理解；同一政府说，没有社会动员，它将无法完成其社会经济计划，并提议社会动员有一个基础，即参与财产所有权。最近，该政权的代表谈到社会财产：这有什么用？这种财产，在参与财产所有权的诱饵背后，是为了动员群众，为官僚资本主义谋利益。因此，社会动员的基础是社会参与。

这种社会动员服务于什么？社会动员是政权手中的一种政治工具，用以强化其观念，开启一条“既非资本主义也非共产主义的道路”，即传播其思想。在传播其思想时，它力求“避免外来的、异国情调的思想在大众中根深蒂固”；他们指的是什么想法？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过程，就是要避免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从而把群众绑在官僚资本主义道路上。因此，动员是一种从财产形式开始组织群众并将他们引导到一个纵向权力机构的手段。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社会动员；它是为他们的经济和政治计划服务的制度的杰作。经济计划之所以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推进，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他们所谓的社会动员。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围绕着发动群众的问题，现在和最近的将来，我们都是围绕着发动群众的问题来进行的。（现在和最近的将来，我们都是围绕着发动群众的问题来进行的。）

结合点，这就是：群众是谁发动的，群众是怎样发动的。政府假装按照他们的构想移动他们；他们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政权的目的是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19400年的法律就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它的目的是将工人组织成所谓的CTRP。“民族主义者，革命参与主义者”；他们在学生中创建了一个组织，这些组织一天刚诞生，第二天就消失了。这些都体现了组织工农学生群众的意图，揭示了这场斗争是在组织层面上发生的。

尽管如此，尽管有政权及其追随者的宣传和努力，群众的斗争是活的和发展的；为什么？因为这种制度使群众的生活条件恶化。正因如此，无论他们怎样叫嚣是“极左”打动了群众，鼓动了群众，但可以肯定的是，群众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利益进行动员，并在自觉的程度上为他们辩护。综合起来，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导致群众斗争的尖锐化，而组织问题是面对政权组织进攻之前的严重困难的问题，同样的困难是不能实行全面控制的，必须更多地诉诸有系统的镇压（这种镇压有许多而且迅速增加的例子）。

总之，该政权的思想和政治，包括组织上，表现出法西斯的特征。该政权的措施，如其领导人、其组织方式、其对代议制的态度、其对待公民自由的方式所表明的，只表明一件事：放弃民主自由和代议制，坚持法西斯主义。sinamos（由Velasco政权建立的准军事小队）的首领说，我们正处于革命前

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所有的政权和政治组织都失效了。

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在政治、经济、组织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真实地证明了它们正在为社团主义制度奠定基础。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各级组织的问题，老板、工人、国家都要参与其中。组织中的三个部分，自上个世纪以来被定义为公司。这就是那些自1920年以来一直坚持公司主义的人提出的方式，也是今天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坚持的方式。

因此，现政权是一个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意识形态取向的制度，正在为社团主义制度奠定基础。会说，这里是另一个论题。这是非常清楚的。有一种论调说这是不确定的，有些人认为我们是在对付一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政权，这个政权正在完成革命的一个阶段；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种没有政治、意识形态或经济基础的立场。另一种观点认为，它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权，它正在实行改革。什么是改革？改革是人民用斗争赢得的让步，或者如列宁所说，是革命的副产品。土地法、工业法或教育法是对人民的让步吗？这足以说明本文的不一致之处。

最后，我们解放的时候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土地问题，一个是民族问题，一个是封建主义问题，一个是列强统治问题。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进步了。今天的人不是昨天的人。我们认为，在这么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有两个问题：土地问题和

国家问题。因此，我们国家的转变过程，科学地称为民族民主革命，这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所有的辩论都是对发表意见的人开放的，而不是对保持沉默的人开放的。”

J.C.马里亚特吉

“当论战真正开始阐明理论和行动时，当论战只引入明确的想法和动机时，论战是有用的。”

J.C.马里亚特吉

让我们收回MARIATEGUI并重建他的政党

五氯苯酚----中央委员会----1975年10月

在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诞辰80周年和建党47年之
际,共产党向其伟大的创始人和领袖致敬,号召其武装
分子、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服从我们时代的召唤,准备
好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让我们收回马里亚特吉,重
建他的政党!

I. 阶级斗争产生了马里亚特吉的思想。

马里亚特吉的思想,秘鲁工人阶级的政治表现,是在
阶级斗争中而不是在阶级斗争之外形成和发展的;因此,
要很好地理解它,就必须把它同国际上和国内的
斗争联系起来。

全球阶级斗争。Mariátegui所处的时代,按照他的话
说,帝国主义正在经历“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资
本主义、帝国主义战争控制市场和原材料来源的资本
主义”。当时,他生活在资本主义的痛苦之中,阶级
斗争使无产阶级有能力通过革命暴力征服权力。

1914年至1918年,世界受到了一战的震动,这是一场“
帝国主义掠夺战争”,在诡计多端的老修正主义的支持
下,发动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反对另一些国家
的工人阶级和人民,重新分裂世界

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和他们的垄断资产阶级来说。

然而，正如列宁所预见的那样，这场战争孕育了革命，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通过武装叛乱推翻了旧俄国的沙皇政权。十月革命开创了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世界新纪元。十月道路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预言，为工人阶级的解放确定了总的准则：需要共产党领导革命，需要革命暴力来推翻旧的既定秩序，需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来建设社会主义，走向未来的无阶级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教导的，用一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物化为不可否认的现实。

十月革命影响了全世界。欧洲动摇了它的根基，无产阶级发动起来去征服权力；德国、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斗争是马里亚特吉自己在他的《世界危机史》中所宣传的例子，但是，当人民群众的革命时机成熟时，却缺乏必要的共产党来领导他们，反而产生了法西斯主义。十月革命不仅改变了欧洲的面貌，殖民时期的反帝运动受其启发；东方被“亚洲觉醒的最广泛而深刻的标志”中国革命所震撼，我们自己的美洲发展出了反帝的成熟。工人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共产党，获得了政治上的份量。

在思想上，资产阶级思想危机更加严重，在世界工人阶级运动中，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被扫除，革命辛迪加主义得到改进，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

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里亚特吉作为工人阶级战士直接经历了这一过程,他跟踪和分析了世界阶级斗争来理解我国的革命。他的准确预见就在这样一句话里:“阶级斗争填满了世界危机的第一架飞机”;“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最相关的事件超越了一切极限,其舞台是五大洲”;“无产阶级专政,顾名思义,不是一个党的专政,而是工人阶级的专政”;“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阶段的革命方法。”

a) 秘鲁社会的阶级发展和斗争。秘鲁从1895年开始发展现代工业,并在20世纪20年代完成,这十年标志着北方佬统治下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动力。这种工业化发生在一个半封建社会,其经济发展日益受到北美帝国主义的影响,而北美帝国主义取代了英国的统治。这样,官僚资本主义意味着我们半殖民地条件的发展,突出了秘鲁社会的整个发展。这一认识对于解读20世纪秘鲁的阶级斗争至关重要。

在前一种情况下,秘鲁无产阶级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长;矿业、纺织业和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使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总之,它暗示了一个新的阶级的出现和一个精确的目标。我们的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为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日和其他更好的生活条件而斗争,并且产生了工人运动,在工会主义的路线下,在反对无政府辛迪加主义的斗争中建立了工会,直到成立了秘鲁工人总联合会,这是一项任务

正是在Mariátegui的领导下进行的。更重要的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决定了该党的成立，同时也决定了马里亚特吉的行为和工作；秘鲁无产阶级就这样成熟起来，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并以“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为目标，开创了国家的一个新阶段，即无产阶级通过其政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阶段。

农民继续其过去的斗争，也为“耕者有其田”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们保卫自己的土地不被封建地主和垄断企业侵占，他们的斗争持续不断，面临秘鲁国家及其镇压机构的“武装反应”。我们在本世纪头二十年的伟大行动中看到他们的战斗精神，特别是在普诺。小资产阶级，例如职工和学生，也同他们的敌人作斗争；这种职工争取诉求的正义斗争和组织，如大学改革，就是人民群众广泛斗争的例子。

在剥削者的阵营中，合法的民政当局，即为洋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的表现，掌权并成为经济过程的轴心，取代了与英国更有联系的“地主贵族”。法律主义意味着按照民主自由模式重塑秘鲁的社会和政治，这可以从宪法秩序和立法中看出，例如1920年的教育法和其他措施。这样，19世纪中叶出现的秘鲁资产阶级就成为买办资产阶级，成为秘鲁社会进步的轴心，成为本国剥削阶级的领袖。

前者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一方面

统治资产阶级对统治地主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抨击，其表现形式之一是本世纪初教育领域的维拉兰-德乌斯图之争；批评总是温和而冷淡的，这也是北美模式的传播。但是，当这发生在剥削者的阵营中，发生在人民中间，主要是由于工人阶级的结果时，一种民主思想体系正在逐渐成熟，这一体系正是通过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的理论和实践，慢慢地成为从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理解我们的社会的，他对秘鲁三十多年的生活进行了反思和系统化，并通过他直接和艰苦地参加阶级斗争而得以做到这一点。

b) 马里亚特吉的思想是秘鲁阶级斗争的政治表现。作为一个“行动者和思想家”的新型人物,Mariátegui的一生有着清晰而精确的轨迹,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一生从“一个公开的、充满活力的抱负：致力于创建秘鲁社会主义”走向成熟,而不是改变在他存在的35年中,在1918年“被克里奥尔政治恶心”时,他说,“我坚定地把自己导向社会主义”,为工人阶级而战；和许多人不同的是,他从欧洲回来后,更加感受到了秘鲁人的感觉,并变得更加秘鲁化。他坚持不懈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群众,特别是工人和农民,并以创建共产党为他的工作的最高荣誉。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是工人阶级的斗士,是秘鲁无产阶级的主要行动者,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用语言和行动,在阶级斗争的热火朝天中,主要在我国成长和发展；一个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与我国革命进程的具体情况相融合,成为秘鲁阶级斗争的登峰造极和综合体的无产阶级战士,在我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表达上,谁概括得更多

而不是我们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三十年的阶级斗争。

简而言之，马里亚特吉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主要是无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他是无产阶级的最高政治表现。

II. 马里亚特吉是一个“心服口服、供认不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30多年前，敌人试图否定马里亚特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到60年代末，这场运动愈演愈烈，今天仍在公开或秘密地煽动。否定他的马克思主义条件，就是剥夺他的工作和行动的任何根据，目的是破坏无产阶级的斗争，消灭无产阶级的党，羁绊革命。因此，政治问题是重要的，要再次重申和澄清马里亚特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让我们回顾一下，马里亚特吉曾宣称自己是如此“确信和坦白”。

如何回应那些指责他的人？道路只有一条，而且是已知的：看到马里亚特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中的地位；这就是记住他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部分的论述，因为看清了他在这些基本问题上的立场，就会明白共产党创始人的马克思主义基础。

a) 马里亚特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从每个社会产生自己的哲学开始；用他的话说：“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对世界的直觉、自己的哲学、自己构成其本质的精神态度、自己的灵魂……思想起源于现实，后来又影响它、改变它。”因此，哲学是一种社会产物，它是不能被理解的

在产生它的物质基础之外，但它也在物质基础上产生反应。他认为哲学过程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对立，突出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基础，从而突出了支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但这还不是全部，对马里亚特吉来说，就像对经典一样，哲学具有阶级性，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以征服权力或捍卫已被征服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哲学遵循产生它的阶级的方向；这样，资产阶级哲学就必然地走资产阶级的道路和发展。因此，对他来说，哲学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长期发展的产物，是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黑格尔哲学的顶峰；他准确地指出：“但是，这种联系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或他的哲学的任何奴役，根据那句众所周知的句子，马克思把黑格尔或他的哲学建立得恰到好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概念是作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概念的对立面而辩证地诞生的。”但是，即使多次重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性质，也冲击了辩证法的本质是对立统一和斗争，而不陷入机械论的陷阱，明确地确立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例如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一个方面还是另一个方面是主要方面，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准确地说，辩证法的精明运用是马里亚特吉理论和实践的标志之一。

特别重要的是他对唯物史观的立场，他认为唯物史观所蕴含的科学发展是“对当今社会进行历史解释的一种方法”；他把社会的基础、社会的依托看作是一套社会关系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由制度和组织整合而成的一套社会关系生产关系。

法律和法定秩序是一个上层建筑，最终形成一个思想体系，这是关键。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与恩格斯相同的关于基层和上层建筑的精确描述。他认为人不是一成不变的本性，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因而在社会实践历史地生成，特别是在阶级斗争中塑造的，正如他提到工人阶级所确立的那样。他还在决定论和自由意志之间建立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一种履行必要的历史规律的开拓者的能力；因此，他富有表现力地说：“历史要求每个人都以最大的行动履行自己的作用。因此，只有那些能够用自己的资源在无情的战斗中赢得胜利的人，才会有胜利。”

最后，说到人类，他认为人类是地球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每一个经济过程中的主要东西，如果把人类聚集在一起，就成了历史的伟大力量；以及工人阶级中反映出来的群众，被动员起来，向着一个目标，向着一个现代神话，用他自己的话说：“无产阶级有一个神话：社会革命。它怀着一种热情而积极的信念，向着这个神话前进。”

这些基本的主张，也许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出的论断吗？而这些不正是Mariátegui哲学立场的基础吗？这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吗，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吗？总之，马里亚特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是通过直接参加阶级斗争而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我们同所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在判断和解决复杂的阶级斗争问题时，可以找到他的哲学论断。谁想把它看作是抽象的沉思或学术工作，谁就不会在马里亚特吉找到哲学，但谁想把它当作阶级斗争的武器，谁就会找到它

发现指导我们人民的革命和政治的规律。

b) Mariátegui和政治经济学。他首先将经济和政治联系起来，旨在建立经济基础，讲道：“不寻求和审视经济事实，就不可能理解秘鲁的现实”，“经济事实同样也是共和国历史所有其他阶段的关键”，“经济学也许不能解释一种现象的全部及其后果，但它解释了其根源。”他认为经济学，即剥削的社会关系，是政治过程的根源；但他把一个国家的经济看在国际经济体系之内，而不是孤立的东西。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分析了经济学的政治功能，从而找到了一个国家阶级斗争的规律；这是一项特别在我国执行的任务，它分析了我国经济的历史发展方向、农业生产关系、工业化和其他经济术语，所有这些都有一个目标：确立秘鲁革命的一般规律。

根据Mariátegui的说法，帝国主义值得特别注意；但是他除了强调其经济性质外，还强调其反动的政治性质，指出一旦“垄断和帝国主义的阶段到来，与自由竞争阶段相对应的整个自由主义思想就不再有效了”。这一伟大的论断与列宁提出的论断是一致的。关于帝国主义，他还强调了经济危机的加剧：“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在这个垄断、垄断和金融资本的阶段，危机将以更大的暴力表现出来”；他认为危机是该体系固有的，不是暂时的问题，就像今天一样，它将是石油价格的上涨，最多起到触发因素的作用。他同样认为-

帝国主义为扩大市场而冲突，说：“伟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这是致命的。争夺市场和原材料的斗争不允许它们与基督教结盟。它无情地迫使它们扩张”；并且更加强调列强之间的争斗：“因此，除了正在活动的帝国之外，我们还有萌芽的帝国。年轻的帝国主义与旧帝国并肩反对世界和平。这些帝国主义比旧帝国表现出更咄咄逼人和更可憎的语言。”如果我们考虑到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超级大国之间目前的争论，以及它们表面上的裁军和扣押政策，这些非同寻常的言辞就显得更加重要：“在日内瓦讨论的限制海军武器，在不止一个和平主义者看来似乎是裁军的一个步骤，但历史经验以令人难忘的方式向我们表明，在采取了许多这样的步骤之后，世界仍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战争。”这些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断，除了很精彩之外，也是很及时的。

但经济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他还分析了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他敏锐地分析了拉丁美洲国家特别是我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况。他以秘鲁洋基帝国主义为例，说明了落后国家的工业化是如何与帝国主义强权联系在一起并作为帝国主义强权的功能发展起来的。他看清了帝国主义是如何不允许落后的民族发展民族经济，也不允许独立的工业化；在他们的半封建基础之上，是怎样建立起垄断资本主义的，是怎样同封建地主联系起来的，是怎样产生一个“商业资产阶级”的，一个由帝国主义控制的资产阶级，它是国家资源的中间掠夺者和人民的剥削者。他对拉丁美洲各共和国提出了以下我们不能忘记的论点：“这些共和国的经济状况是，没有

一种怀疑，半殖民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帝国主义的渗透也在同样的程度上，他们经济的这方面也必须发展得更加尖锐。“这些论断是否得到了证实？即使是对美国的最多余的观察，也确实证实了北方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统治。至于其余的，马里亚特吉关于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的论断，必须同毛泽东关于官僚资本主义的论断联系起来理解，并考虑到拉丁美洲的具体情况加以欣赏。

在对待落后国家的经济问题上，他还强调了帝国主义在一战后把问题卸给落后国家的计划，促进落后国家经济的发展，以适应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和政治需要。问题来了，二战后的今天，我们不是看到了类似的东西吗？然而，让我们记住，这些计划已经并将会与民族运动发生冲突，因为正如Mariátegui所说，它们“试图重组和扩大对殖民国家、未完全发展的国家、非洲、亚洲、美洲、大洋洲和欧洲本身的原始国家的经济剥削...使人类中较不文明的部分为较文明的部分而辛劳...但是，他们计划科学地重新组织对殖民地国家的剥削，将它们转变为符合规定的原材料提供者和制成品的持久消费者，这一计划遇到了一个历史难题。这些殖民地国家正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激动。“岁月和现实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证实了这句话。

最后，关于政治经济学，让我们回顾他关于合作主义的论断：“辛迪加主义的发展进入一个国家的程度，合作主义的发展也进入一个国家的程度”和“在一个自由的制度内的合作社

竞争，即使有一定的国家支持，也不是反对的，相反，对资本主义企业是相当有用的。“那么，我们要问，合作主义能像它所假装的那样，与反工会攻势同时发展吗？当一个社团主义的工会主义被提倡的时候，合作主义更能发展吗？在帝国主义时代，在我们这样的政权中，合作主义除了补充官僚资本主义之外，还能起什么作用吗？根据这些想法，答案显然是：不！我们要记住，只有无产阶级掌握了权力，合作主义才能为工人阶级和人民服务。为了结束这一点，让我们记住他的教导：帝国主义发展了国家对经济过程的越来越多的干预，并且为了代表资产阶级并为资产阶级辩护，它认为自己甚至不得不进行“国有化”；因此，问题是看谁从国有化中受益，这是由哪个阶级控制权力决定的。有鉴于此，谁从现政府的国有化中受益？

b) 马里亚特吉和科学社会主义。他首先区分旧的社会民主主义改良主义和好战的社会主义，指出区别在于前者“想通过政治上同资产阶级合作来实现社会主义”，后者马克思主义者“想通过完全没收无产阶级的政权来实现社会主义”。在这件事上，他坚定地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站在列宁的追随者的立场上，他承认列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宣称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对马里亚特吉来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这种危机的症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可以看到，他认为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平行增长和集中

他进一步强调，在资产阶级政权下，工业凭借机器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大工业企业”，由于政治和社会形态是由维持它们的基础所决定的，所以他得出结论：“这些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不允许旧的政治模式继续存在。它改变了国家的结构，要求改变政权的结构。资产阶级的民主已经不再与经济力量的组织相适应，经济力量的组织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扩大。这就是民主陷入危机的原因。民主的典型机构是议会。民主的危机就是议会的危机。”

这里我们有一个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反动性质的论点密切相关的论点，马里亚特吉根据这个论点，把法西斯主义理解为一种政治反动，作为一种国际现象，不仅是意大利的，也仅仅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而且在西班牙这样的落后国家也是可行的，法西斯主义典型地把“祖国的一切不幸都归咎于政治和议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是一种表述，“统治阶级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其机构的充分保护。普选权和议会是其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所有国家的反应都是按照蛊惑人心和颠覆性的节拍组织起来的。（巴伐利亚法西斯自称‘民族社会主义者’。在其混乱的训练中，法西斯主义大量使用了一篇反资本主义的散文……）”；作为“一种民族主义和反动的神秘主义”，它通过掌权和镇压、使用21点和蓖麻油，“教导了独裁和暴力的方式”，但尽管它持续了很长时间，“它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注定要加剧当代的危机,破坏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

Mariátegui在其著作《当代场景》的“法西斯主义生物学”中指出,法西斯主义是一个政治进程,“多年来不愿自称为政党,也不愿以政党的身份运作”,其社会组成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国旗掩盖了所有的违禁品和学说和纲领中的模棱两可...他们想垄断爱国主义。”但“破坏法西斯统一的矛盾”总是在其中发展,这些矛盾首先面临“两种对立的灵魂和两种对立的心态。一种极端分子或极端反动分子提议将法西斯革命纳入意大利王国的规约。新自由主义国家在其看来被法西斯国家所取代。而修正主义分子则要求或多或少地进行广泛的政治整顿”;因此,一种矛盾并没有停止存在,而是以新的形式继续发展:一种倾向主张在圣巴塞洛缪的夜晚扫除“法西斯政权的所有反对者”,而另一种倾向则“更具智慧,但同样具有启示性.....邀请法西斯主义彻底消灭议会政权”,同时,“整体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勾勒出法西斯国家的技术,它几乎把它看作是工人工会或公司的垂直信任”。因此,法西斯主义被巧妙地呈现出来,甚至在它的矛盾中得到了本质上的分析。

此外,在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中,马里亚特吉提出了英国作家H.G.威尔斯在谈到墨索里尼的政权时说:“法西斯主义在他看来是一场大灾难,而不是一个后果和结果

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的破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作为一个公认的进化论者，威尔斯不能把法西斯主义想象成一种历史逻辑中可能存在的现象。他必须把它理解为一种例外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改良主义来说，法西斯主义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危机的后果，而是“一种例外”，“一种大灾难”，在我国今天有些人看来，这只是行军中的恐怖，而不是由垄断发展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质疑所造成的“一种历史逻辑中可能出现的现象”。让这篇论文有助于我们摒弃正在宣传的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改良主义观念，并对我国的历史和现状有一个正确和必要的认识。

马里亚特吉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其他问题是暴力革命、无产阶级和党的作用。关于这些，他认为：“革命是痛苦的孕育，是现在的血腥的诞生”，“权力是通过暴力征服的”，“只有通过独裁才能保存”，从而指出了革命暴力的作用；“无产阶级除了作为一个社会阶级之外，在政治上并不进入历史；在它发现它的使命的那一刻，它用人类努力获得的各种因素，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公平的或不公平的，建立一个优越的社会秩序”，它指出了工人阶级的作用。对西班牙政治弱点的判断是：“在俄国，除了人民的深刻的鼓动之外，还有一个革命党，由一个有才干的行动者领导，具有明确的远见和目标。这是今天西班牙所缺乏的。”共产党还太年轻，仍然只是一种鼓动和宣传的力量“，因此突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论文

科学社会主义如图所示，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立场吗？有人说这些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吗？谁能证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是这样的立场呢？显然，马里亚特吉的提纲是以无产阶级的概念为坚定和明确的基础的，这是绝不能歪曲或否认的。那些假装否认马里亚特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的根据是什么？简单化的分析，缺乏现实，最重要的是缺乏牢固的阶级立场，脱离了我们的现实，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应用。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揭示了一种正确的、正义的思维方式。它们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表明马里亚特吉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参与中思想的成熟，并表明他是在同旧修正主义及其欧洲代表和我国类似分子作斗争的同时达到这一认识的。

III. ESTABLISHED THE 马里·特吉伊秘鲁革命的一般政治路线。

说马里亚特吉确立了秘鲁革命的政治总路线意味着什么？实际上，他阐明了我国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确立了我国的革命道路。这一说法意味着它是正确的，并必然要求重新走马里亚特吉的道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通过有组织的先锋队--

唯一能够发挥这种领导作用的阶级--
推进我国社会的革命性变革。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实质性的问题，不管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

我们国家的命运取决于我们在这方面采取的立场。

a) 秘鲁社会的特点。让我们从共产党创始人的话说起：

“资本主义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半封建国家里发展起来的；在达到垄断和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与自由竞争阶段相对应的整个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就不再有效了。帝国主义不容许任何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实行国有化和工业化的经济计划，它所利用的半殖民地国家作为其商品和资本的市场，作为其原料的来源。它迫使他们走向专门化，走向单一种植（在秘鲁是石油、铜、糖、棉花），遭受制成品的永久危机，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因素对国家生产的这种僵化决定所造成的危机。”

这些话属于党纲第三点，就是确立了我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第一种是半封建制，“绝对不能在封建秩序的制度和政治或司法形式中寻求生存。秘鲁在形式上是一个共和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封建或半封建制存在于我们的农业经济结构中，”Mariátegui说。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们今天看到它，因为它仍然存在，半封建根源的新形式、无偿劳动的形式、家庭义务和延迟工资的形式、个人特权的形式、旧的latifundia的维持和融合以及在新的条件和冠冕堂皇的言词的掩盖下的加蒙纳利主义的占优势的形式发展起来了。从阶级斗争本身开始，随着我们多次看到的农村大爆炸，半封建制度在过去几年受到猛烈的抨击，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

1960年代以来的土地改革和反革命行动表明了秘鲁社会的半封建基础。

关于半殖民地，马里亚特吉坚持认为，一个国家在其经济继续被帝国主义支配的情况下，可以在政治上独立；此外，他还坚定地认为，像我们这样的南美国家“政治上独立，经济上殖民”。而且这种情况继续发展；我们的经济受到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直接和间接不断增长和多样化的渗透。近几年来，半殖民地状况受到质疑，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断言秘鲁已成为殖民地，因为当人们将该国称为“新殖民主义”时，就肯定了这一点；当有人提出我们是一个“新殖民主义”，但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府”统治时，这种肯定达到了极致。

引用的段落提出，资本主义在秘鲁发展，但它是主要受北美帝国主义控制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允许民族经济和独立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相反的，是一种屈从于帝国主义大都市的资本主义，它不容许为我们民族服务的真正的民族经济，也不容许独立的工业化。因此，Mariátegui并不否认我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而是具体说明了我国的资本主义类型；一个半封建国家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处于垄断时代和政治反动时代的资本主义，它的发展使我们的半殖民地条件更加恶化；产生与美帝国主义有联系的买办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总而言之，毛泽东的官僚资本主义。

这就是Mariátegui对以下问题的正确和当前的理解：

秘鲁社会的特点。后来的研究和研究只是证实和规定了我们的创始人所坚持的准确的论文。

b) 秘鲁革命的两个阶段。马里亚特吉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出发，分析了革命力量，认为中国有两个基本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虽然后者是主力军，占多数，支持半封建的分量，但前者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他还指出，只有无产阶级出现了，农民才能发挥作用：“只有社会主义学说，才能使土著事业具有现代的建设性意义。土著事业，要放在真正的社会经济舞台上，并上升到现实的创造性政策的高度，就必须以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意志和纪律来完成这项事业。”

加入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是小资产阶级，它“在秘鲁始终起着非常次要的、没有方向的作用”，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它的组织和方向发展起来以后，似乎注定要采取一种革命的民族主义态度。”这些是革命的动力阶级，在一定的条件和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加入他们的行列，马里亚特吉把民族资产阶级称为“左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联合起来，把革命的对象：半封建和帝国主义。

在创始人亲自撰写的《共产党纲领》的两个著名段落中，对秘鲁革命的阶段作了界定，并具体说明了革命的性质：

“解放国家的经济才是可能的

通过无产阶级群众的行动，声援全世界的反帝斗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只有无产阶级的行动，才能先起而后起，这是资产阶级政权本身所不能完成的。“

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完成了，革命的目标和学说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政党通过斗争来行使权力和发展自己的纲领，在这个阶段完成组织和保卫社会主义秩序的任务。

在这里，我们看到秘鲁革命的问题和它的阶段被精妙地浓缩起来：民族民主或毛泽东所说的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以及无产阶级革命。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28年以来我们所处的，但是还没有完成和结束的阶段，是未来的无产阶级阶段；同一革命过程的两个不间断的阶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混淆它们的性质和内容。马里亚特吉的这一伟大论断，经过广泛的辩论和斗争，成为马克思主义对我们革命规律的理解的一个基本真理。

但是，如果说这是根本的，那么，工人阶级，而且只有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党，才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就更有这个根本的问题了。只有在民族民主革命的内部进行准备和组织，才能发展到第二个无产阶级阶段。因此，民族民主革命如果不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就不可能完成，更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今天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反革命和社会团体主义否定了这个伟大的真理，声称在我国，旧国家的武装力量是

完成了革命的第一阶段，甚至，他们声称，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础。这是区别革命者和反革命者的一个关键问题：第一个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和马里亚特吉的观点认为，无产阶级和只有无产阶级“能够首先激发，然后完成资产阶级政权不能发展和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必须坚持和反对反革命的论调，把矛头对准宣扬反对马里亚特吉论调的社会团体主义修正主义，这种修正主义是我国社会帝国主义的超脱，它的努力只是为了同北方佬超级大国勾结和冲撞，以控制世界。

c) 反封建斗争。土地计划是我国的基本问题，综合起来，它是封建制度的问题，它有两个要素：土地制度和奴役制度；这就是为什么，正如马里亚特吉所说，秘鲁的土地问题是封建主义的毁灭，封建主义的关系从上到下，从基层到上层建筑都玷污了我们的社会。农村斗争的动力过去是土地问题，现在仍然是土地问题，六十年代的三部土地法并没有破坏农村斗争的基础，这一点在今天的农民斗争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

在对土地问题的分析中，党的创始人突出了社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斗争；他展示了它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优越性，指出它给了大多数农民抵抗几个世纪以来封建地主的偷盗的力量，并为今后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活生生的酵母。在回顾农业劳动制度时，他强调了隐藏在看似资本主义形式背后的封建剥削关系的存在。这些问题不属于过去，而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现在

发现其隐藏在所谓土地改革表象上和表象上的“摧毁封建主义”背后的模糊的半封建本质。

考虑到秘鲁和拉丁美洲农民的斗争，马里亚特吉提出了农民的口号：“土地归耕者所有，无偿征用”，动员农民要求“武装工人和农民，以征服和捍卫他们的收益”。这样，就必须通过没收土地来消灭封建主义，只有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要打破封建主义，消灭封建制度，废除农奴制，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应忘记，秘鲁法律规范土地关系和废除农奴制已有150多年，但实际上却维持了根本的封建主义。

因此，反封建斗争是农村阶级斗争的动机，是我们民族民主革命本身的基础。

c) 反帝斗争。秘鲁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一样，是一个处于形成阶段的国家。“它是在惰性的本土地层和西方文明的冲积沉积物之上建造的。”这样看来，“印第安人的问题就是400万秘鲁人的问题。这是秘鲁四分之三人口的问题。这是大多数人的问题。这是国籍问题，“Mariátegui说，他补充说：”一个真正的国家政策不能没有印度人，它不能忽视印度人。印度人是我们民族形成的基础。压迫使印第安人成为文明的敌人。实际上，它废除了它们作为进步的一个因素。那些使印第安人贫困和沮丧的人，使国家贫困和沮丧的人。没有印第安人

作为秘鲁人的条件是不可能的。这个真理，首先应该适用于单纯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人……“

因此,印第安人的问题是大多数印第安人的问题,150多年来,秘鲁国家、整个共和国的政策都忽视了印第安人的问题;这是脱离五分之四人口利益行事的问题。正如我们的创立者所说的那样,以统治我们的帝国主义大都市为目标来看待和行动。Mariátegui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印第安人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因此,民族问题是以土地问题为基础的,两者之间是绝对不能分开的,这是一个严格遵循土地问题的提案;这是我们人民群众阶级斗争的实践所证明的,也是我们革命的性质所无可争辩地表现出来的。

在此基础上,共产党创始人分析了我国和整个拉丁美洲的阶级和反帝斗争;他指出,拉丁美洲资产阶级“对自己的权力有足够的把握,以致于不太关心国家主权”,并认为与帝国主义有共同的利益,还说:“帝国主义的政策……虽然不是被迫诉诸武力干涉,但在军事占领的情况下,他们将指望资产阶级的绝对合作。”这样,秘鲁“商业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它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就澄清了。就我国而言,马里亚特吉在对待统一战线的主题时,提出了联合“真正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和帝国主义渗透的自由主义左派资产阶级”的可能性,确定了今天我们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此外,我们看到,他还指出,小资产阶级将继续发展“革命

民族主义立场“。

另一方面,对把反帝上升到“计划”水平的阿普里斯塔人提出指控,一种政治态度,一场运动本身就是一个目的,由于什么过程我们不知道,“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社会革命”,揭露了他们的“我们是左派(或社会主义者),因为我们是反帝的”的论断,他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才能一贯地反帝,他指出:“对我们来说,反帝不构成,也不构成一个政治纲领,一个能够征服权力的群众运动”,他总结说:“总之,我们之所以反帝,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是因为我们是革命者,是因为我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因为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履行了与全世界革命群众团结的义务。”

因此,反封建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分不开的两件事,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工人阶级建立工农联盟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的起点,才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

d) 联合阵线。看到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反封建反帝斗争的基本问题,就产生了社会改造的工具问题,产生了“革命的三大杠杆”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问题。

“从我加入这个先锋队的时候起,我的态度就一直是一个坚定的、热诚的联合阵线的宣传者,”马里亚特吉在五月的时候写道

1924年1日。他指出，“我们还太少，不能分裂自己”，还有许多共同的任务在为阶级服务中悬而未决。他是统一战线的一贯捍卫者，他要求把统一战线作为团结行动，具体而实际地为那些“必须感到自己团结在阶级团结之中，团结在反对共同敌人的共同斗争之中，团结在同样的革命意志和同样的复兴激情之中”的人服务，而在思想上混乱；在认识到“在被称为无产阶级的人类军团中，各种倾向和各种意识形态色彩是不可避免的”之后，他要求：“重要的是那些群体和那些倾向在今天的具体现实面前知道如何相互理解。所以他们不会像拜占庭人那样在相互逐出教会和前忏悔中崩溃。他们没有通过他们的传道者的教条式的争吵而使群众与革命疏远。他们不使用武器，也不浪费时间去伤害对方，而是去对抗旧的社会秩序，它的制度，它的不公正和它的罪行。”

这些话作为当前的秩序在今天仍然响彻，要求联合起来，以履行共同的“历史责任”：发展阶级意识和阶级感情，播种、传播和革新阶级思想，把工人从声称代表他们的虚假机构中解救出来；与镇压和社团主义的攻势作斗争，保卫阶级的组织、报刊和论坛，为农民的权利和利益而斗争；“历史的责任”，我们的道路将在履行这些责任时相遇并汇合在一起。

在这个基础上，马里亚特吉提出要建立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战线，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工农、小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和条件下，团结我们现在的“资产阶级左派”

叫民族资产阶级。统一战线是民族民主革命的根本武器；但是它只能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由无产阶级领导，不能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领导。在这条战线上，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与其他阶级结盟。“但无论如何，它将使无产阶级有充分的批评自由、行动自由、新闻自由和组织自由。”这里有统一战线的政治，有独立自主的阶级政治，这是党永远不能放弃的。

另一方面，马里亚特吉强调指出，当遇到革命威胁时，资产阶级也会结成统一战线，“但这只是暂时的，只是在准备好对革命进行明确的攻击时。随后，每一个资产阶级集团都试图恢复自己的自治权……在资产阶级内部存在着意识形态和利益的对比，这种对比是任何人都无法压制的”；这样，资产阶级集团就必然被其内部矛盾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所打破。

这些为现实所证实的论断，也要求克服今天被严重概括的宗派主义，牢记“群众要求团结”，并使我们的耳朵警惕这些相关的和强制性的话语：“革命的高尚、崇高和真诚的精神，认识到并尊重他们的努力和工作的历史团结超越了任何理论障碍。宗派的自我中心和不理解的特权，属于没有视野和翅膀的卑微的精神，属于教条主义的精神，他们想在僵化的表述中使生命僵化和停滞。”

今天，我们的国家生活在一种社团主义的攻势下，一种反动的攻势，它象所有的攻势一样，使用政治手段

欺骗和镇压，按其需要；而在人民阵营中，宗派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分裂和阴谋，反对共同的团结行动，则一天比一天更加必要和紧迫。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为统一而斗争，因为“反动的政策最终会造成左派的两极分化，它会引起一切无产阶级力量的融合，资本主义的反攻会达到工人阶级的本能所不能达到的：无产阶级的统一阵线。”我们是在同一个法西斯政府作斗争，这个政府在经过强烈的蛊惑和大肆宣传的“人道主义的、自由的、基督教的社会主义”之后，混淆了认识，放弃了意志，欺骗地使用镇压和政治欺骗的反动的双重策略，在人民内部引起动摇，使和解的右倾化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遵守和实施马里亚特吉的下列建议：

“我们生活在一个公开的意识形态争斗时期。代表一种新势力的人不能与代表保守或倒退势力的人同流合污，也不能被他们所迷惑，即使是偶然的或偶然的。历史的深渊把他们分开了。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对历史没有共同的直觉。”

“我认为，我们必须团结那些相似的人，而不是那些不同的人。我们必须更接近那些历史希望团结的人。我们必须支持那些历史希望团结的人。我认为，这是唯一可能的协调。唯一具有准确和有效历史感的情报。”

此外：“我是一个革命者。但我认为，在思想清晰、立场明确的人之间，即使在彼此冲突的时候，尤其是在彼此争斗的时候，也很容易达成谅解和相互欣赏。”

我永远无法理解的政治领域是另一回事：平庸的改良主义，驯化的社会主义，或法利赛派的民主。“

¶ 军事问题。关于Mariátegui关于军事问题的论述没有说多少，而且据信他从未阐述过如此重要的问题；相反，在他的作品中，马里亚特吉对革命暴力、战争和军事组织的重视是显著的。到了1921年，他已经写到：“没有什么东西是有分寸的、均匀的、柔和的、平静的、平静的革命”；1923年：“通过暴力征服权力”

…只有通过独裁才能保存权力“；1925年：“反动是保存的本能，过去的痛苦，革命是痛苦的孕育，现在的血腥诞生“；1927年：“如果革命需要暴力、权威和纪律，我赞成暴力、权威和纪律。因此，革命暴力的论题是他思想中的一个永恒主题，这些论题被机会主义所掩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坚定地提出这些论题。

但这并不是他对革命的全部理解，革命被设想和定义为旷日持久的：“革命不是政变，也不是暴动，它不是我们在这里随意使用这个词所称的革命。一场革命需要很多年才能完成。它常常有革命力量占优势和反革命力量占优势的交替时期。正如战争是一个进攻与反进攻、胜利与失败的过程一样，只要冲突一方没有最后投降，只要它没有放弃战斗，它就没有被征服。它的失败是暂时的，但不是全部的。根据对历史的这种解释，反动、白色恐怖……不过是阶级斗争中的一个插曲……”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和反革命斗争面前的正确立场，看到了对革命必然胜利的不变的信心，看到了必须指导我们的论断。

此外，马里亚特吉还建立了政治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他把军事战线的弱点归结为政治弱点，而军事力量也是政治产物：“因为这样，在这次世界大战中，就像在世界大战的其他方面一样，政治因素、士气因素、心理因素比单纯的军事因素更重要。”所以，战争跟随着政治。作为我们的缔造者，他明白革命产生了一支不同于剥削者军队的、有自己任务的新型军队：“红军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新情况，它是一支感觉自己是革命军队的军队，它不忘记自己的目的是保卫革命。任何具体的帝国主义的军事感觉都必然地排除在它的灵魂之外。它的纪律、它的组织和它的结构都是革命的。”这里有毛泽东所说的革命所产生的、只有在党的绝对控制下才能产生的新型军队。

最后，马里亚特吉特别注意拉丁美洲的墨西哥革命和亚洲的中国革命，突出了它们的民族民主性质、农业根源、农民的作用和工人阶级的重要参与，同时突出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背叛革命或与革命为伍的相反工作。

他从“耕者有其田”的基本前提出发，提出了武装农工攻克和保卫农工，武装农工群众发扬

民族民主革命。在蒙托内拉斯[安第斯山群众武装组织

--
译]中,他强调了它的发展是一场从农村推进的农民革命,并在“革命行动”中发展起来的农民革命由士兵和军官团结在一起,“有机地团结在一起,在他们的血管中循环着同样的血液”;在蒙托内拉人加入群众的同时,群众内部也存在着同样的团结关系:“蒙托内拉人与工农群众之间存在着同样的身体关系、阶级关系。蒙托内拉人只不过是群众中最活跃、最好战、最有活力的一部分。”显然,当马里亚特吉写这些关于1920年代在西伯利亚与反动派作战的苏联游击队的文字时,他想到了我国和拉丁美洲的蒙托内拉人;并以此为我们描述和揭示了游击队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本质关系,它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游击队是“群众中最活跃的、最好战的、最有活力的一部分”,是群众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来不是脱离群众的行动。

这几点构成了马里亚特吉关于军事问题的思想,此外,他的基本论点是:农民起义不能单靠自己胜利,即使胜利了,也是在老资产阶级的领导下胜利的。但是今天,在帝国主义的时代,恰恰在我们的美国,“资产阶级不知道或不想完成消灭封建主义的任务”,“作为西班牙征服者的近亲后裔,它不可能侵占农民群众的权利和收益”,它对应于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通过农村到城市的持久战,领导农民群众走向消灭封建主义的道路。

g) 无产阶级的政党。“政治斗争要求

创建一个阶级政党，“PCP组织法第三点说。那是什么意思？简单地说，阶级斗争要求无产阶级独立地组织自己的政党，以自己的利益为实现工人阶级的历史目标。这样，党是我国阶级斗争发展的结果，是无产阶级产生、发展和成熟的结果。它是我们历史的逻辑发展的需要，是阶级存在的需要，是工人阶级存在的需要，因此绝不能认为它是多余的，恰恰相反，它是工人阶级征服权力和建立秘鲁新社会的主要和不可缺少的工具，只要有阶级存在，没有阶级的社会还没有实现，它是必要的。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先锋队，是担负着指导和领导实现其阶级理想的斗争任务的政治力量，”由马里亚特吉自己制定的纲领说；关于社会组成，“具有严格阶级性质的工农的组织，是我们努力和宣传的对象，也是斗争的基础，”上述法令第三点说。共产党是秘鲁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在这里我们有它的准确划分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持，“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方法”，如纲领所说，“它把它作为斗争的手段”；而它的社会组成则是为了把无产阶级和农民中最优秀的一部分吸收到它的队伍中去。

该党不是，也不可能选举机构，而是掌权组织；虽然它可能能够利用选举，但它的权力并不植根于选举。Mariátegui在分析德国局势时明确界定

正在发生的事情：“一个党的权力，如本案所示，并不严格取决于它的选举和议会实力。普选可能减少他们在议事厅中的选票，而不影响它的政治影响……社会党是一个拥有150多张议会选票的阶级政党，它足以保证组织一个内阁，但并不授权他们将银行家和实业家排除在这个内阁之外，除非它选择革命道路。”这样，在马里亚特吉看来，该党不是选举党，也不可能遵循“议会克汀主义”，议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就像社团主义的组织模式一样。因此，对党来说，问题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组织体系”，塑造成一个战争机器，通过革命暴力来征服权力，推翻统治的社会秩序，就像我们的创始人提醒我们的那样：“历史告诉我们，所有新的社会国家都是在以前的社会国家的废墟上形成的。从一个国家的诞生到另一个国家的死亡之间，逻辑上有一个危机的中间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是马里亚特吉理论斗争和实践斗争的实践，是他直接参加阶级斗争的实践，是他在当代史上30多年的斗争中对无产阶级的伟大贡献和服务，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在对我们党的建设作出贡献时，马里亚·特吉为它提供了我们在《宪法》即《党纲》中找到的思想政治基础。在其三个基本论题中：集体诉讼的背景与发展、反帝观点、本土问题概述；以及Mariátegui的全部著作，其中我们注意到七篇文章：《世界危机的历史》、《让我们秘鲁化秘鲁》等，他在每一篇文章中都阐述和解决了革命斗争的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把Mariátegui的文字工作理解为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基础的一部分。

我们的创始人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以他加入第三(第三)国际的论文为他为党的斗争画上了句号,这是一篇必须铭记的重要文章:

“我们党的共产党人坚持第三国际，并同意努力取得组成我们党的各团体同样的坚持。我们所采用的思想是革命的和好战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我们在哲学、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接受。我们所赞同的方法是正统的革命社会主义的方法。我们不仅拒绝，而且以一切手段和各种形式同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法和倾向作斗争。”

“党是阶级的党，因此反对任何与其他阶级的政治力量和政治组织相融合的倾向。党承认，在本国的条件下，现实会强加于我们的契约和联盟，通常是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契约和联盟；但无论如何，它会为无产阶级争取批评自由、行动自由、新闻自由和组织自由。”

这里有一份由Mariátegui编辑的文件，他本人于1930年3月1日提交中央委员会，并于3月4日通过；这份文件足以推翻如此多的反党言论，而这些言论在今天是不值得考虑的。

最后，让我们回顾一下对Mariátegui说的一句话：“政党不是从某个学术小委员会中诞生的”，政党“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和平与一致的学院”；但派对是

它是在群众的阶级斗争中形成的,是在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前进的,因此,它的历史不能脱离马里亚特吉所烙印的红线和它同非无产阶级路线的长期曲折斗争来理解,而非无产阶级路线总是公开或隐蔽地出现在反对马里亚特吉思想的表面上。

h) 群众路线。随着所有已经暴露出来的东西,我们看到在所有这些建议的底部有一个立场,即群众路线,这是Mariátegui思想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却鲜为人知。这里只需强调指出,马里亚特吉认为,群众的存在充满了当代,正如他所说,群众是今天的主要行动者。工人阶级有一个神话,一个目标--

社会革命,一个无产阶级以“积极的、强烈的信念”,与资产阶级的怀疑主义和颓废主义形成对照,坚持和走向社会革命的目标。群众为“最后的斗争”而斗争,他们确信自己的胜利,他说:“叶甫盖尼·波尔蒂埃的歌曲(国际歌)中的句子获得了历史的宽慰:‘这是最后的斗争!‘俄国无产阶级迎接世界无产阶级的这一普世呐喊。在罗马、米兰、柏林、巴黎、维也纳和利马的街道上已经听到了群众的战争呐喊和希望。一个时代的所有情感都伴随着他们。革命的群众相信他们正在进行最后的斗争。”

作为历史的主要行动者的大众,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以“情报专家无法发现……而大众将会发现”的方式来定义世界历史;群众是由无名氏英雄组成的,他们是Mariátegui所景仰的真正的英雄:“工厂、矿井、田野的无名氏英雄;社会革命的无名氏战士。”利益一致的群众,对抗资产阶级矛盾的、同时存在的利益;群众

“创造新秩序”，我们必须为之服务和解释，因为个人和领导人是根据“他们服务和解释革命群众的能力”来判断的。

然而，马里亚特吉始终强调，群众归根结底是最基本的群众，即工人和农民：“革命的力量始终存在于工农联盟中，即工农群众的联盟中”，正如他在谈到墨西哥革命时所说的那样；在他们面前，机会主义表现为“更相信利用首领之间的矛盾和竞争的可能性，而不相信把群众带向明确的革命政治的可能性”，墨西哥的斗争总是“通过工人和农民革命群众的大动员”来粉碎反革命。这些建议和其他建议表明了马里亚特吉对群众的明确立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群众的斗争中是有生命力的：“马克思生活在世界各地无数群众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这些群众被他的学说所鼓舞。”

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领导者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性，我们重申，领导者的维度是以对革命阶级的利益的认同和对革命阶级的服务，主要是对无产阶级的服务来衡量的，无产阶级是产生一种新型的“思想和行动”的人的阶级。关于革命者的行为，Mariátegui要求考虑到个人头脑中的阶级斗争：“颓废和革命共存于同一个世界，也共存于同一个个人。良知……是两种精神斗争的角斗场，对这种斗争的理解有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逃脱了……但最后是一种或另一种精神占上风。另一种精神

在谈到英雄时，他说：“英雄总是血流成河地到达目标：只有通过这个代价，我们才能为他的英雄主义付出全部代价，”他注意到斗争总是留下痕迹；最后说：“今天和昨天一样，如果没有个人决心反抗监狱或流放，政治秩序是无法改变的”，“对革命者来说，监狱只是与工作有关的事故。

Mariátegui的群众路线值得我们注意，在基本问题成为一场日益扩大和增加的战斗的舞台的今天，更值得我们注意。今天，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记以下几点：“群众要求团结。群众要求信仰。他们的灵魂拒绝那些否定和怀疑的人的腐蚀的声音、消融的和悲观的声音。他们寻求那些肯定和相信的人的乐观的和亲切的、青春的和富有成果的声音。”

]) Mariátegui路线的其他方面。所有这些都证实了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革命的政治总路线的基本点；但这并不是他全部的工作。共产党的创始人从工人阶级的观点出发，在秘鲁社会革命性变革的作用下，为贸易和工业工会、工人、女权运动者、青年、教师和知识分子团体以及其他工作战线的工作确定了具体的政治路线。这些具体的方针，是在群众工作的每条战线上发展一条阶级路线的基础；他们的问题还在于重新走马里亚特吉的道路，并根据阶级斗争的现状加以发展。

]) 马里亚特吉确定了秘鲁革命的政治总路线。显然，马里亚特吉将秘鲁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斗争经验系统化，通过其直接的理论和实践

参加阶级斗争秘鲁革命的总的政治路线，以及群众工作各条战线上的具体政治阶级路线。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被认为是马里亚特吉的道路，秘鲁革命的道路，我国革命的一般规律，以及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行动的一般规律，从而在我国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社会主义作为向无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

Mariátegui的道路有一个轴心：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有革命，也不可能有人民真正的成功。为了使工人阶级能够领导，就需要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因为只有共产党通过它的先锋队，才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并以工农联盟为后盾，完成秘鲁革命的第一阶段，以便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二阶段。

因此，我们革命的决定性问题，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是重新走马里亚特吉的道路，并在今天群众的阶级斗争中发展它，为工人阶级服务，为人民服务，为革命服务。

IV. 收复马里亚特吉，重建他的党，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是为党服务的，是为革命服务的。

a) 马里亚特吉的道路是在奋斗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马里亚特吉的道路是在反对现存社会秩序的阶级斗争中出现的；它不得不与

反动制度盛行的思想，与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需要的阿普拉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共产党的成立是一场尖锐斗争的产物，在马里亚特吉的道路进程中树立了一个根本性的里程碑。然而，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所进行的斗争不仅是党内的斗争，而且是党内的斗争，他为使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而进行的斗争。

不久，几乎在他死后，一条机会主义路线发展起来，开始背信弃义地谈论马里亚特吉的“无产阶级化”和“改良”；而党外则将“阿普里斯塔批评”列为“知识分子”和“欧洲化者”，其目的是否定自己的路线，摧毁党。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期，关于马里亚特吉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的问题浮出水面，尽管他们伪善地承认了它的伟大品质。后来，德尔·普拉多和他的同伴们自称为“马里亚特吉的门徒”，把他当作一个“无礼的偶像”，他们用乳香包住他，同时放弃他的道路。这就是否定和质疑Mariátegui及其道路的整个时期的演变过程；然而，马里亚特吉的红线仍然存在，它体现在各阶级的斗争中，主要体现在工人和农民的斗争中，体现在共产党人的思想和行动中，他们发扬马里亚特吉的旗帜，继续在党内进行斗争，寻找马里亚特吉的道路。

b) 夺回Mariátegui的道路。六十年代的十年，以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震动了国际共产主义世界，这一斗争在我国产生了影响，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工作和中国共产党同兄弟党派进行的非常重要的斗争。同时，

20世纪60年代是我国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的大发展时期。国家经历了官僚资本主义的深化，仍在继续；工人们开展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并增加了对工会的隶属；农民自发地继续前进，大多数时候，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征服了土地，一股无休止的土地占领浪潮震动了全国。小资产阶级，特别是教师和学生，越来越多地参加人民的斗争。与此同时，民主自由主义的议会秩序与美国其他地区一样进入了危机，其政党、其反动政党进入了一场争夺职位、收割特权的激烈战斗。这就需要完成两项任务：深化以国家为主要经济杠杆的官僚资本主义；改造秘鲁社会，以克服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危机。这就是现世法西斯政权兴起的条件和原因，也是剥削阶级和帝国主义在看到群众斗争的兴起所带来的对其秩序的质疑的危险时，要求它完成的任务，其中一个章节是游击斗争，这是人民今后的重要教训。

在这样的条件和尖锐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的理论和实际行动得到了发展，秘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以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思想的英明教诲为重走马里亚特吉的道路和重建自己的党而进行了斗争。1964年1月，人民党开除了德尔普拉多及其公司的修正主义集团，这一事实在该党漫长道路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这样，在第四次会议上，就迈出了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步。另一个进步点是1965年11月举行的第五次会议

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我们的社会及其革命的理解上，使我们更接近Mariátegui的路线。在夺回马里亚特吉和改组他的党的其他重要时刻，是共产党同伪装成左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成功的斗争，这一斗争的顶点是1969年1月的第六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党从党的团结的基础、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马里亚特吉的思想和以马里亚特吉为基石的政治总路线出发，正式进行了改组；一个被批准的改组，意味着为人民战争而改组党。这就是对马里亚特吉思想的长期探索的完成，开辟了“重走马里亚特吉的道路”的阶段，其中一个阶段是党的重建，这是一个基本和必要的问题。

然而，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持续不断。法西斯现政权及其反革命纲领的兴起，产生了以党的生命为危险目标的清算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冲击了我们的队伍。这场斗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反对清算机会主义为特点，号召同它作斗争；第三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改组”，证实了清算机会主义的失败，为党的改组工作奠定了政治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工作基础。这样，马里亚特吉党就有了履行其历史使命的更好的前景。最后，党的第六届中央全会在“全面走好党的群众工作的道路”的口号下，提出了“全面走好党的群众工作的道路以党为中心”，正式批准重新走马里亚特吉的道路，作为重建的决定性问题，总而言之，是围绕着党的政治总路线

它的应用和发展必须完成Mariátegui党的重建。

其中,马里亚特吉的道路,即秘鲁革命的总的政治路线,是在党内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马里亚特吉强加的无产阶级红线及其多年来所采取的各种非无产阶级路线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其发展过程中可分为三个阶段:

- 1) 马里亚特吉道路的出现与建党;
 - 2) 寻找Mariátegui的道路;
 - 3) 重新夺回马里亚特吉的道路和重建党。这三个时刻代表了我们党四十多年的历史、秘鲁无产阶级的历史和当代秘鲁阶级斗争的历史。
- c) 马里亚特吉思想的相关性。我们看到,在1960年代,马里亚特吉的思想是如何越来越坚定地站稳脚跟的;然而,在我们仍然生活的那个时期,国内外对马里亚特吉的兴趣与日俱增。同时,我们在两个层面上看到了对马里亚特吉思想的否定:有的攻击和否定马里亚特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基础,有的否定其相关性。对其马克思主义基础提出质疑的人认为,支撑它的思想基础是非理性唯心主义和西方哲学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概念,主要是欧洲哲学思想。马里亚特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论断一经提出,这些观察就不必再作进一步的分析;只需重申Mariátegui的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是足够清楚的,并指出那些对其提出质疑的人有一个根本的中心论点:马克思主义不可能

在产业工人很少的国家发展。这一起点揭示了一种不可接受的机械立场；马克思主义要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就必须把工人阶级发展到19世纪中叶在欧洲所达到的水平，在这个物质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从此蓬勃发展，传遍五大洲。落后国家的革命者，在那里有广大的农民和相应地减少的工业工人阶级，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他们的行动的工具，并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同具体的革命条件结合起来；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同民族解放运动及其民主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了。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个类似的例子是秘鲁共产党的创始人。马里亚特吉还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进而，他分析了拉丁美洲的类似国家；他直接参加了我国的阶级斗争，使自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创造性地运用了普遍原理，因此，他的许多思想与毛泽东的主张有相似之处。随着岁月的流逝，事实证明了马里亚特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精髓。所发生的情况是，那些没有防备的人被他所使用的他们不熟悉的语言弄得不知所措，由于忽视我们拉丁美洲的条件，更根本的是，由于从与马克思主义相反的立场出发，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那些质疑Mariátegui的相关性的人声称，虽然他确实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和著名的经济学家，但他的立场在40年前就被抛在脑后了。这些人忘记了后来的研究和

研究并不否认，相反地证实了Mariátegui的论点；更重要的是，马里亚特吉没有完成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更没有发起无产阶级革命，他的思想和道路，他的秘鲁革命总的政治路线，仍然是完全符合时代潮流的，这一点恰恰表现在四十年过去的时间里，更表现在必须重新走上他在1960年代伟大斗争和当前阶级斗争中走过的道路上。

c) 夺回Mariátegui并重新组建他的政党。在谈到这一点时，并在看到关于马里亚特吉思想的上述论述之后，我们必须重申的第一件事是，马里亚特吉是秘鲁无产阶级政治表达的顶点。马里亚特吉的思想在他的《秘鲁革命之路》中得到了政治上的体现。另一方面，马里亚特吉的道路近50年的发展表明，它的旗帜是工人阶级的旗帜，这在漫长的几十年中得到了证明，在这几十年中，无产阶级的成功取决于牢牢地抓住它们并将它们发扬光大，而它的失败在于抛弃或低估它们。秘鲁的任何一个阶级和政党，除了共产党之外，都没有能够展示出在阶级斗争中积累的经验和证明了的崇高旗帜。

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键的是重新走上Mariátegui的道路；这意味着要让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确立唯一一以贯之的革命阶级对破坏社会秩序的进程的领导地位；发展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共产党，使它能够履行它的参谋总长的作用，没有它就不能有革命；同时坚持Mariátegui是工人阶级的集中政治表现；综合而言，就是在秘鲁革命中为争取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而斗争。这样，Mariátegui就成为秘鲁人民的旗帜

这是我们民族民主革命的必由之路。

重走马里亚特吉的道路，就是重建共产党，他的党；为其思想政治建设而努力，为其创立者提供的基础而努力，为其组织建设而努力，为其组织建设而努力，为其政治体制的调整而努力。今天重建党，总而言之，就是通过收复马里亚特吉，以发展人民战争为目标，促进党的重建。

共产党，对自己的道路和目标了然于胸，在党成立八十年和成立四十七周年的时候，举着无产阶级的红色旗帜，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在工农群众面前宣布：在当前的反革命攻势和群众斗争日益发展的形势下，我们的责任是在收复马里亚特吉的口号下，在群众阶级斗争的风暴中作好准备，重新组织他的党，为工人阶级服务，为人民服务，为革命服务。

论党的建设

班德拉·罗贾，不。1976年8月46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以夺取和巩固政权为目的的。”

毛泽东

1948年，毛泽东在总结一百年工人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经验时写道：

“要革命，就必须有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基础上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作风建设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多年来，正是以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革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战胜法西斯侵略为榜样，才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和发展了新型革命党。随着这种类型的革命党的诞生，世界革命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变化如此之大，老一辈人完全无法想象的变化，在雷声大雨点小中发生了。随着共产党的诞生，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这个事实还不够清楚吗？”（《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284页，重点是我党）

这里我们浓缩了党的问题；其必要性

并为世界革命和每个国家的革命提供准确的方向,为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解放发挥作用。

有三个问题需要考虑:

- 1) 党的必要性,这是为工人阶级掌权的问题;
- 2) 党的建设问题,即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的党的建设问题,在这个国家中,工人阶级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的党,才能领导民主主义的民族革命;而且
- 3) 党内斗争,是党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发展自己的问题,是党的团结和凝聚力的斗争。

这三个问题要求我们考虑: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在党的建设问题上的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伟大学说;二是我国党的建设;第三,我国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的发展现状。

马克思主义与党的建设

19世纪中叶,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新的阶级,也是历史上最后一个阶级出现了。《共产党宣言》给无产阶级提供了一个纲领,把人类带向一个新的世界,带向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带向一个

无阶级社会。这就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在其政党中物化的必然要经过的纲领和道路。阶级没有别的道路，人性也没有别的道路。世界历史很容易证明了这一点。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等，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国际工人阶级及其革命党人的执着进军，都是这条必然道路的一部分。这条道路，在今后五十年、一百年中，将象毛泽东主席所说的那样，在翻天覆地的伟大斗争中决定性地发展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与党的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工人阶级的概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了我们不能放弃的确凿真理，如：用阶级斗争的原理来认识和改造世界；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士；无产阶级专政和经过长期历史过程对旧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必要性等。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识到了他们的论点，即必须把工人阶级政党建设成为其阶级利益而斗争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因此，在同具有深刻资产阶级本质的旧的无政府主义观念进行艰苦斗争的过程中，他们能够在1864年和1872年的《国际规约》中确立：

“无产阶级在同各阶级的联合力量的斗争中，除非自己组成一个与各阶级所建立的一切旧的政党相区别和相对立的政党，否则就不能作为一个阶级行事。”

“无产阶级组成政党的这一章程，对于保证社会革命的胜利是不可缺少的，对于保证社会革命的胜利是不可缺少的，对于保证社会革命的胜利也是不可缺少的

它的最终目标是：废除阶级...“

“由于土地和资本的领主总是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维持他们的经济垄断和征服劳工，征服政权就成了无产阶级的伟大责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3卷第24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出发点是，工人本身必须作为一个阶级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当作为手段服从的伟大目的”。他们提出，工人阶级必须组织成一个政党，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斗争，夺取政权，从而达到自己的目标，实现自己的历史目标：消灭阶级，建立一个没有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新社会。

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提出，工人阶级组织自己“成为一个不同于一切旧的政党并与之相对立的政党”。这是因为工人阶级在组织政党时，是以马克思主义这一阶级意识作为自己的支柱的。因为它有自己的纲领，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阐明了这一纲领，使共产党人“指出并把不分民族的全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摆在前面”，在这一纲领中，“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要经过的不同发展阶段中，他们总是处处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始终保持着阶级意识，这可以概括为“这一句话：废除私有财产”。(马克思和恩格斯，第6卷，第497-498页)以这种方式，他们提出了

建立一个为革命所要求的阶级团结服务的“鲜明的和对立的”党，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话说：

“要保证革命的成功，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是必要的。国际的成员试图通过宣传、讨论和组织来创造这种统一……”

除了无产阶级党内斗争的发展之外，他们还设想革命的阶段是同其他被压迫阶级相联系的。马克思提出，在德国，工人阶级革命要靠“第二版农民战争”来支持，恩格斯则认为：“在一个农业国，完全以工业无产阶级的名义起来反对资产阶级，而不讲封建贵族对农村工人的父权制的‘棍棒剥削’，这是庸俗的。”因此，列宁会说：

“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马克思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他所说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推动农民民主能量的策略上。”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进行了伟大而激烈的斗争。他们花了很长时间与无政府主义作斗争，直到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工人阶级公认的概念，并支持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面对巴枯宁及其集团的诡计，他们“以最极端的马克思主义为掩护，不是针对现有政府，而是针对不接受他们的正统思想和领导的革命者”，“渗透到组织的队伍中……”

并在一开始试图接管领导权；当他们的计划失败时，他们就试图破坏它“；谁”组织...他们的小秘密教派“；“在他们的报纸上公开攻击一切拒绝服从他们意志的分子”；他们“不会在任何手段面前退缩，在任何不忠、谎言、诽谤、恐吓和背叛面前退缩，这些都对他们同样有利。”（马克思、恩格斯，第23卷，第459页）总之，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后来，在社会民主党中，特别是在德国，由于右倾和机会主义的否定阶级原则和政治纲领的资产阶级变形，又进行了反对右倾和机会主义的斗争。这同以前的斗争一样，是为了保卫团结而进行的，要求“我们应该有勇气在更重要的事情的祭坛上放弃眼前的成功”。教导自我批评和对错误的认真判断以及应大力强调的内容，指出斗争和分裂的根源：

至于其他方面，黑格尔过去曾说过，一个党的胜利是通过接受和抵制分裂来表现的。无产阶级运动必然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中，都有一些人陷入困境而不再前进。这就是无产阶级团结的实践在各处都是由党的不同团体进行的，他们之间为生死存亡而斗争，就像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教派在最严重的迫害时期那样。

这些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就党的必然性、党的建设和发

On 这个 c 施工 的 这个 P 附庸风雅
展在斗争中教给我们的基本问题。这是科学社会主义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许多经典创始人的理
论

时间是不被记住的。如果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出这些问题，他们的伟大任务就没有理由和根据。但是，有必要重申的是，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的科学概念自问世以来，就提出并解决了党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这种关于党的必要性、党的建设和党的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领域一样，是综合了列宁和毛主席在世界范围内完成的国际工人阶级后来的伟大经验而发展起来的。

列宁与新型政党建设

二十世纪带来了作为资本主义最后和最高阶段的美帝国主义。列宁重新建立了老修正主义者曾试图摧毁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旧理论，并将其上升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发展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有什么启示？列宁意识到他们已经到了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就重复了党改造社会的必要性。他伟大的观点已经显现出来：

“给我们一个革命者组织，我们就会动摇俄罗斯的根基。”

对列宁来说，改变世界需要一个党，这个党有一个纲领，按照他自己的话说，这个纲领“包括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领导这场斗争，这场斗争的最终目的是夺取无产阶级的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

比他那个时代的任何人都更了解

在无产阶级的组织中,列宁提出了任何共产党员都不能忘记的原则:

“无产阶级在争取权力的斗争中,除了组织之外,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由于资产阶级世界内的无政府竞争而分裂,由于为资本服务的强迫劳动而被压垮,并且不断地被抛入最彻底的苦难、残暴和堕落的深渊,只有在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的思想上的联合,通过组织的物质上的团结,使工人阶级的军队中的千百万工人具有凝聚力时,它才能成为而且必然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在这支军队面前,俄国贵族的衰败力量和国际资本主义的衰败力量都无法维持。这支军队的队伍每一天都要延伸得更远,尽管有各种曲折和倒退,尽管有当代社会民主主义傀儡的机会主义词句,尽管有落后的循环精神的昏庸颂扬,尽管有金箔和知识分子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破产。”(列宁《文集》第7卷,第415页)

我们共产主义和革命的秘鲁人必须注意这些话,它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宝贵。我们在这些文件中重申:权力斗争首先需要无产阶级的组织,而无产阶级的组织是无产阶级的唯一武器,它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无产阶级的唯一武器。第二,无产阶级尽管有剥削带来的种种困难,但如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思想统一的基础,并通过组织上的加强而加以巩固,无产阶级将是不可战胜的。第三,反动政权在任何国家都不能掌权,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在全球也不能掌权,反对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军队。第四,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将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更多的是反对当代修正主义的险恶阴谋，尽管集团和宗派精神明显衰弱，但它仍在前进，尽管组织上的放弃和“知识分子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的夸夸其谈，它仍将继续前进。

列宁就这样提出了党的建设问题，党的建设在斗争中的必要性和发展问题，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问题。

但这还不是全部。列宁在《前进一步，后退两步》中提出了党的组织理论，我们取自斯大林的《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古老而伟大的历史》第48-49页。

- 1) 党是工人阶级的军事分遣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它是一支先头部队，走在前面，领头。这是一种认识革命过程规律的自觉的超脱，是一种牢牢维系在工人阶级革命观念中的马克思主义的超脱。
- 2) 党是一个有组织的支队，它是一个组织系统，“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把最大限度的组织结合起来，只把那些至少承认最低限度的组织的分子纳入其中”，对它的全体成员有它自己的强制性纪律。
- 3) 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被要求领导其他阶级的组织，党的目标是由本阶级的最好的子弟组成的（浸透了马克思主义，学习了阶级斗争的规律），具有自己的经验和世界的工作经验

上课。

- 4) “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与群众团结在一起的纽带的化身。”因此，它不会脱离群众而生存和发展，相反，它的生存和发展要求它“扩大同群众的联系，赢得群众的信任”。
- 5) 党的组织应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有单一的章程，人人平等的纪律，“由一个领导机关，称为党的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之间，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地方组织服从中央，下级组织服从上级”。
- 6) 要保持党的队伍的团结，就必须有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单一的纪律，这种团结需要十分注意，因为正如斯大林所说：“列宁同志给我们留下了遗产，要像孩子们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党的团结。”

作为共产党人和秘鲁革命者，我们应该牢记这一论断和前面的论断，因为它们都是至关重要的。列宁讨论过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秘密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同隐藏和鸵鸟政策混为一谈。列宁提出需要一个秘密党，作为一个高度集中的组织系统，其目标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始终依靠一个能够领导革命的“最高统帅”，尽管受到镇压和迫害，仍然能够保持和坚持自己的旗帜。因此，秘密的作用是使党成为一个“战争机器”，它将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直到实现其掌权的目标，以求变革

这个世界从未脱离大众。在这个复杂的问题上，由于我国斗争的需要，我们应该突出几点。在这里，对阴谋组织的艺术包括什么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是特别重要的。列宁在《给一位同志的关于我们的组织任务的信》中说：

“阴谋组织的一切艺术都应包括懂得如何利用一切和每个人，使‘为每个人工作’，同时保持整个运动的领导权，不是靠权力的力量，而是靠权威、精力、更多的经验以及各种知识和才能。”(《列宁》，第6卷，第240页)

在同一本小册子中，列宁针对那些把秘密理解为僵化和机械的东西的人说：

“此外，各种圈子的秘密程度和有机形式将取决于其功能的性质，因此，组织形式将根据组织的类型而最多样，从‘最严格’的严密和封闭到‘最自由’的广泛、开放和没有什么结构。”(《列宁》，第6卷，第245页)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目前的革命形势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重申，在考虑这些问题时，机械的、非辩证的思想太多了。列宁关于秘密工作的理论在《秘密党和法律工作》中有进一步的阐述：

“秘密党和社会民主主义在俄罗斯境内的合法工作问题是党的主要问题之一。

它引起了P.O.S.D.R.的注意。在革命之后的整个时期（他指的是1905年），已经让位于其内部最激烈的斗争。“

“清算论者反对反清算论者的斗争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发展起来的……1908年12月的会议……明确地集中于一项特别决议，即党关于组织问题的标准：党是由秘密的社会民主团体组成的，这些团体应以法律工作者协会的网的形式，尽可能广泛和分支地建立‘群众中工作的支撑点’。”（《列宁》，第18卷，第386页）

并强调合法工作与秘密工作之间的关系：

“我党目前的认识的主要结论是，革命是必要的，而且正在接近。导致革命的发展形式已经改变，但革命的旧任务仍然存在。由此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组织形式应当改变，‘细胞’应当采取灵活的形式，使其发展不以细胞本身为代价，而以其合法的‘外围’为代价，等等。”

“但这种秘密组织形式的改变，与‘迁就’合法运动的公式无关，完全是两码事！合法组织是使秘密组织的思想向群众传播的支撑点，这就是说，我们改变了影响的形式，使以前的影响在秘密方向上继续下去。”

“通过秘密组织的形式

它本身‘就变成了法律。从我们党的工作内容来看，法律工作是要‘迁就’于秘密思想的。”（列宁，第18卷，第392页）

最后：

“社会民主党是秘密的，它的每一个组织都是秘密的，最重要的是它的提出革命和准备革命的工作的全部内容都是秘密的。因此，最开放的组织的最开放的工作不能作为‘党的开放的工作’。”（《列宁》，第18卷，第393-4页）

这个引文很长，但我们认为它对于我国的一切革命工作是很重要的，它同前面关于秘密工作的引文一样，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在我国，人们普遍认为秘密工作使我们脱离了群众。但我们要回顾列宁对此说过的话：

但是，斯维尔德洛夫，这位一贯的职业革命者，一刻也没有脱离群众。当沙皇时代的条件迫使他象他那个时代的所有革命者一样，进行完全非法的秘密活动时，斯维尔德洛夫同志也懂得在这种条件下，始终与先锋队工人肩并肩、手拉手地前进。（《列宁》，第29卷，第91页）

这些都是列宁的基本理论，我们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和发展中应该牢记这些基本理论，并正确地运用于马里亚特吉党的建设中。

最后，只要回顾一下，建立无产阶级革命党、布尔什维克党和能够掌权的党的这些原则，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同俄国当时的孟什维克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伟大而艰苦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列宁除了为党的组织原则进行斗争外，还必须有一个确切的背景：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正是从那里，他明智地得出结论，组织问题不会在24小时内或24个月内改变。最后，我们回顾列宁所说的，政党是在斗争中前进的，几乎总是在敌人的炮火下前进的。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们作为一个小团体，连着武器，团结在一起，沿着一条陡峭而艰难的道路前进。我们四面被敌人包围，几乎总是要在炮火中前进。我们依靠一个自由作出的决定团结起来，正是为了与敌人斗争，而不是跌倒或跌倒在邻近的沼泽里，那里的居民从一开始就批评我们把自己分裂成另一个团体，我们选择了斗争而不是和解的道路。”（《列宁》，第5卷，第355页）

列宁的那些理论对我们不重要吗？我们革命者和共产党人难道不应该真正坚持吗？我们应该这样做吗？现在是抛开自满情绪，认真判断我们革命现实的时候了。

毛泽东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党的建设。

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与党的建设这一主题时，我们将用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必然性的论述

党、党的建设和党的斗争。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引文中，我们准确地引用了他关于党的必要性的论断。重复它是没有意义的。

关于党的建设问题，我们首先指出，毛主席在《战争问题和战略问题》中，提出了以革命暴力的普遍原则为基础的党的建设。他这样教导我们：

“一切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用武装斗争的方法夺取政权。这就是说，用战争的方法解决问题。这种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在中国和世界上都是普遍有效的。”（《毛组织》，第2卷，第219页）

他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理出发，区分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和中国的革命，在同一部著作中确立了：

“在中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战争，组织的主要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形式，如人民群众的组织和斗争，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决不应抛开。一切这些形式的目的，都是为战争服务的：在战争爆发之前，一切组织和斗争都有准备战争的义务；在战争爆发之后，一切组织和斗争都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毛报》，第2卷，第221页）

毛泽东在《关于〈共产党〉杂志的出现》一文中，从党的建设的发展问题出发，提出并解决了根本问题。他在书中指出，首先，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伟大的和无数次的

这些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也遭受了很大的失败。要认识党的发展规律，就必须分析党的历史，从中提炼出解决党的建设问题的方法。

第二，在对自己的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同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关系的判断中，他确立了这样一个伟大的论断：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在同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复杂关系中发展起来的。这是历史的特殊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发展的特点，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史上所没有的特点。（《毛组织》，第2卷，第286-7页）

这个问题是我们共产党人和秘鲁革命者的基本问题，因为我们的社会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所以我们的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就象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一样，因此“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第三，中国革命有两个特点，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说就是：

因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形成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或者这一统一战线的被迫破裂，以及武装斗争作为革命的主要形式，就成为中国民主主义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

第四，前文强调不能在民主革命政治路线的基本问题这两个特殊的边缘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这位伟大的领袖教导我们：

“党的失败与成功、党的退缩与前进、党的队伍的缩小与壮大、党的发展与巩固，都不能停止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当政治路线坚决地解决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或这种统一战线被迫破裂的问题时，党就向前迈进了一步。同样地，当党以正确的形式对待武装革命斗争时，它就向前迈进了一步。因此，党的建设和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就同党的政治路线，同党对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问题的正确或错误的解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第五，它从中国革命的方向上解决了问题。在引用的文章中，下面的论文应该让我们非常认真地思考，看看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因此，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根本问题。正确认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意味着整个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

最后，在指出党的作用时，他说：“经验……告诉我

们，统一战线和武装

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为维持武装斗争而联合起来的战线。在党的组织中，用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种武器去攻击和摧毁敌人的阵地的，是英勇的战斗人员。这就是这三个因素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毛报》第2卷，第295页)

正是在这一点上，对于我们理解毛泽东建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党的建设的思想政治基础，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能有任何倾斜的。因为他自己教导我们：“思想政治基础一定要正确，不能搞定一切。”

毛泽东关于党的组织建设、党的策略和斗争原则的计划，就是建立在这个思想政治基础上的。这个问题在他的《大胆地扩大抗日力量》一文（第二卷，第425页）的第六点中有阐述。我们将分析这个问题。它首先确立了反动主导领域的组织建设方针：

“我们的方针，一开始是秘密地保持党的组织，使它有组织、有选择、有效率。长期地保持在地下，积聚力量，等待时机，而不是突然地暴露自己。”

其次，他确立了应该指导的战术原则：

“按照与理智斗争的原则，

我们同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利用国民党的法令和社会习俗所允许的一切东西，在安全的地方作战，积聚力量，而不是过分扩张自己的力量，这是我们同顽固派斗争的策略。“

第三，他确立了反动组织的渗透和革命党人的工作。

第四，他阐述了基本政策：

“在一切国民党占优势的地区，党的基本政策同样包括发展进步力量（党的组织和群众运动），争取中间力量（民族资产阶级、精诚陕西、‘异质’军队、国民党中央部分、中央军中间部分、小资产阶级上层和少数政治团体和党派（共七类）），孤立顽抗力量，目的是克服投降的危险，能够改变局面。”

第五，他指出有必要为突发事件作好准备：

“同时，我们要明确做好准备，应对地方或国家层面的任何紧急情况。”

第六，他强调了秘密性：

“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应保持最严密的秘密。”

第七，他强调委员会的审查

成员：

最后：

“对我们的干部要多加保护。”

所有这些，都是对党的斗争和组织生活的真切而宝贵的指示。

关于内部斗争，值得记住的是，正是毛泽东把党内斗争的认识发展为阶级斗争和新旧社会矛盾的反映。他还提出，党内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党内发展的全过程，如果不发生这样的矛盾和斗争，“党的生命就结束了”。同样，为了党内斗争的正确发展，他也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论断。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运用这一伟大理论，记住它的内容：“我们必须不为任何人考虑地公开一切错误，科学地分析和批判过去的一切错误，以便今后更好地、更仔细地进行工作。”这就是他所说的“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以避免在

但是，在谴责错误和批评缺陷时，我们的做法就像医生治疗病人的唯一目的是拯救病人，而不是杀死他一样。

毛主席把中国共产党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伟大历史经验总结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坦诚，不要搞阴谋诡计。”我们接受这一伟大的教训。但是，我们决不能失去警惕，正如1964年他自己所教导的那样：“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我们一定要警惕。例如中央出现了高岗、姚淑世、彭德怀、黄克诚等人，一切都是一分为二的，有些人是专门搞阴谋诡计的，如果他们要搞阴谋诡计，我们怎么办呢？现在还有人搞阴谋诡计。阴谋诡计的存在，是客观事实，不是我们喜不喜欢的问题。”

但党内斗争是为了什么？归根结底，就是要保持团结，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分裂，反对修正主义，因为他自己告诉我们，团结是高于斗争的，是相对的，而另一个是绝对的。因此，这场斗争的结果就是要保持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统一，因为统一是重要的。“党的内部团结和党与人民群众的团结，是克服困难价值不可估量的两个武器，全党同志都应予以赞赏。”

这就是毛主席关于党的必要性、党的建设和党内斗争的实质性理论。我们要研究它们，因为它们对指导我国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阐明了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我们所说的在我们的实际情况下党的建设的关键问题的基本主题：党的必要性、党的建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的理论和党的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我们回到了重新总结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上来，冒着重复已经知道的东西的危险，原因很简单，只有真正吸收马列主义、毛主义，我们才有正确的指导，才能把马列主义、毛主义的原则同我们的实际相结合，正如马里亚特吉所告诉我们的那样。

农民间题与革命

班德拉·罗贾，不。1976年8月46

I. 农民问题与权力问题

从如何为夺取政权服务的角度来解决农民问题尤为重要和关键；这样，阶级斗争的领导和组织，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执政目标，从这个角度讲，把问题搞清楚、解决好，才是根本。常设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讨论这类专题时指出：

“权力问题是中心问题，人民战争是革命暴力的实现问题，党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中发展的条件问题，农民劳动作为人民战争基础的重要性问题，这些问题也许是我们路线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时刻铭记，今天我们在推动党的改组时，将日益摆在台面上，对政治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行产生影响。”

因此，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是普遍存在的：用武装斗争的方法发展农民运动，毕竟现在是权力问题的症结所在。

无产阶级的伟大教师提出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问题。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得恰如其分：

“德国的整个事态发展将取决于

T他 PEasant P罗普莱姆 而且 这个 革命
通过“第二版”（即农民战争）来协助无产阶级革命的
能力。“

列宁重申了这一观点，他在讨论俄国革命时说：

“无产阶级必须通过联合农民群众来完成民主革命，以武力粉碎专制的反抗，以瘫痪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主义的两种策略）。

他在提交第三届国际大会的报告中申明：

运动发展起来了，殖民地的劳动群众和农民，虽然还落后，但在世界革命的各个阶段中，将起很大的革命作用。

最后，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作用有了很深的认识，他说：

“当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件大事。不久，华中、华南、华北各省的亿万农民，就会像暴风骤雨，像飓风一样，带着这样一股浮躁的、狂暴的力量，再强大的力量，也是什么也遏制不了的。他们将打破一切障碍，走上解放的道路。把帝国主义者、军阀、军人、贪官污吏、土豪和“神师”恶人都埋葬了。各党派和革命同志都要在农民面前接受考验，决定站在哪一边。走在他们的前面带领他们？留在后面比划和批评他们？挡住他们的去路和他们战斗？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在这三种选择中自由选择，只是事情会迫使他做出选择

T他 PEasant P罗普莱姆 而且 这个 革命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该党创始人Mariátegui在总政治路线中界定了基本问题。在谈到土著农民时，他说：“土著希望是绝对革命的”，并提醒人民党，为了组织具有阶级性质的工人和农民，为了“先刺激后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或者说为了领导土地革命。

为了回到Mariátegui的道路上，五氯苯酚一直在提高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红旗41的社论是这样说的：

“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指导的农民群众的革命工作，就不可能有武装力量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人民战争，就不可能有民族解放，就不可能有帝国主义和封建剥削的消灭。”

II. 农民运动与民族民主革命农民的土地斗争是反封建的斗争，是组织民主主义民族革命的基础；这是从我们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出发的，是由马里亚特吉编纂为总政治路线的规律。我们的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秘鲁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这就是打倒这些阶级，横扫这些阶级统治的需要产生的地方，这就是目前革命阶段所要求的，它的内容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不是同全部资产阶级对立的，而是同一部分资产阶级对立的，

T他 PEasant P罗普莱姆 而且 这个 革命
反对封建地主和帝国主义。

我们强调官僚资本主义的作用，它的发展使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最后条件成熟。毛泽东告诉我们，这种与国家政权相联系的垄断性资本，又受制于帝国主义和地主，又与帝国主义和地主有密切的联系，就形成了垄断性、买办性和封建性的国家垄断资本。这样，它就达到了发展的顶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剩下的任务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交给农民”和“夺取垄断者的资本”。在我国，这种官僚资本主义日益深化，以国家垄断资本为经济杠杆，企图积聚巨额资本，垄断经济的大动脉。这一切必然导致毛泽东关于民族民主革命和农民战争的结论。毛泽东在分析中国革命的时候，把农民问题和战争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确定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绝对条件的程度：

“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两个主要特点：

(1)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或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打破这种统一战线；(2) 武装斗争是革命的主要形式。在这里，我们不把党和农民的关系，党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作为一个基本特征，因为第一，这些关系在原则上世界上一切共产党都是一样的；第二，在中国，我们讲武装斗争，是指农民的底层

T他 PEasant P罗普莱姆 而且 这个 革命
战争与党与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及其与农民的密切关
系是一回事。“(《动机是共产党的出现》)

由此可见，我们必须进行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进行的土地革命；这构成了革命的一个恒定的自然环境。如果战争还没有开始，一切都必须准备战争，战争一旦开始，一切都必须发展战争。

工农联盟。Mariategui教导我们：

“革命的力量总是存在于土地和劳动的联合中，这就是工人和农民群众。”

与此相一致，工人和农民就成为革命的基本群众，一旦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剥削者就被打倒了，革命就胜利了。在千百万工农联盟的基础上，还可以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农民是人数最多、受压迫最深的阶级，他们身上压着半封建制度的沉重枷锁，是一支强大的力量。用我们创始人的话说：

印度人很容易因屈从和懦弱而变得残废，但他们并没有停止反抗在共和国统治下和在殖民地统治下压迫他的半封建政权。

支持农民的土地斗争，使我们得到无产阶级最大的同盟军，从而组织起强大的战斗力量。原来农民是主要的

T他 PEasant P罗普莱姆 而且 这个 革命
民族民主革命的力量和无产阶级最好的同盟者。

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领导农民的任务是紧迫的。Mariátegui在《the Amauta Atusparia》的序言中充分综合了这个问题

“农民的主张在欧洲反对封建主义时没有成功，因为他们不是在‘雅克里’中表达的，而是在‘雅克里’中表达的。他们成功地进行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革命，并将其转化为纲领。在西班牙的美洲，仍然是半封建的，资产阶级不能或不愿意执行消灭封建主义的任务。以下西班牙定居者的后裔无法接管农民群众的权利要求。这个任务包括接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理论是唯一能够使土著人民的事业具有现代意义和建设性的理论，土著人民的事业在其真正的社会和经济领域，并上升到一种创造性和现实政策的水平，寻求以一个阶级的意志和纪律来执行这项任务，这个阶级即使在今天也出现在我们的历史进程中：无产阶级”。

工农联盟的实质是把无产阶级领导权交给农民,把党同农民和农民的斗争结合起来,把无产阶级观念赋予农民,从农民中争取积极分子,把党建设在田间地头。具体地说,就是在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动员、组织和武装农民。

III. 争夺土地的斗争

官僚主义的道路。几个世纪以来，封建压迫表现在土地所有权是

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使千百万农民拿不到土地，或者拿了土地，土地就很少了。因此，面对封建阶级残酷滥用的土地的巨大集中，农奴制在不同的方式（自由劳动、现金工资……）下，使封建地主阶级象寄生虫一样过着奢侈的生活，以农民的无限痛苦和压迫为代价，使我们的人民陷于落后和饥饿之中。因此，几个世纪以来，大草原和农奴制一直是秘鲁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支柱。

地主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非常缓慢和漫长的走向资本主义形式的过程，资本主义形式遵循官僚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包括引进技术和资本主义模式，以维持大的土地财产和保障地主阶级的权力。这样，地主经济就在内部发展起来了，不是解放农民，而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由劳动和其他封建形式的剥削，以保证资本的加速积累。农民痛苦地承受着这一巨大的转变过程，它吸收了他的工作和他的货物，他发现自己被剥夺了他那小小的土地，他甚至被赶出田地。地主制度和农奴制以新的名称（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社会利益协会、“社会财产”、共同劳动等）得以维持和遮蔽，与官僚资本主义和国家权力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Mariátegui对这一过程作了如下解释：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和政治制度，在拉丁美洲表现为无法形成一种将

从封建缺陷中解放出来。土著民族的劣根性偏见使资本主义对土著民族的劳动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剥削；并不愿意放弃这一特权，从这一特权中获得许多利润。在农业方面，工薪阶层的企业，机器的采用并没有消除大财产的封建性质。他们简单地完善了土地和农民群众的剥削制度。“

农民问题不能脱离民族问题。Mariátegui已经告诉我们：“印第安人的问题不是秘鲁四分之三人口的问题。这是大多数人的问题。这就是民族问题。“反帝的斗争是在农民的斗争中生存的，是在半封建的斗争中生存的。将两者分开将陷入一种虚假的理性主义。

“土地属于耕种土地的人。”我党创始人在《土著问题方案》中说：

“印第安人反对地主的斗争始终是为了保卫他们的土地不被吸收和剥夺。因此，存在着一种本能的、深刻的土著权利要求：对土地的权利要求。使这一主张具有组织、系统和明确的性质是我们必须积极完成的任务”。

Mariátegui这样概括了几百年的农民斗争；以及要引导农民“土地归耕者所有”的这种愿望，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同农民一起组织起来争取土地，才会有好的结果。在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国家之后，把土地转让给农民，就可以永远地消灭农奴制，从而使农民从

封建的土地关系。随着农业的农民方式，资本主义增长的感觉在对农民来说尽可能好的条件下出现。正是在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阶段，这些资本主义关系受到限制和限制，为领域的集体化让路。因此，作为民主道路的一部分，农民推动土地改革，消灭封建主义；这项改革意味着：

破坏大草原，并将其重新划分为农民没收或“无偿征用”的武力执行，为农民战争，为人民政权

IV. 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

战争对于实现我们的革命是绝对必要的。Mariátegui在秘鲁共产党和秘鲁无产阶级中灌输了这一普遍有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用暴力征服权力……只有通过独裁才能维持权力”。训练广大群众使用革命暴力，是实现人民解放的关键，在我们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这就更迫切了。

战争是斗争的主要形式。无产阶级和人民战胜敌人是必然的前途。民弱敌强的现状，不过是表象的、暂时的，因而看事物于其整体，反作用无非是“纸老虎”，而人民是铜墙铁壁，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毛泽东的这一观念对于斗争胜利的必然性是根本的，按他自己的话说：

“敌人的基础是脆弱的，敌人的内部是分裂的，敌人是脱离人民的，陷于无法摆脱的经济危机之中，所以是可以被打败的”，同时也是“人民群众，千百万赤诚拥护革命的人们”。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打破的真正铜墙铁壁。“惧怕敌人，好像他们是万能的，这是停止行动的右倾。有些人害怕敌人，就会说：“法西斯主义是人民运动及其组织的破坏”，他们就会以“撤兵”或“非法”为名，选择神秘主义。

反动派有一支很大的军队，但是他们的经济却出现了很大的矛盾，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思想危机。敌人的力量在于一个弱点，但这个弱点不是一朝一夕显现出来的。群众也是庞大而强大的，但他们的弱点在于没有动员起来，没有组织起来。

因此，必须进行一场长期的战争，一场直到死亡的战争，直到我们把敌人部分地消灭为止。这样，也只有这样，经过一个漫长的反复过程，敌人的弱点才会明显，人民的力量才会压倒。

无产阶级必须在战争中锻造和训练，他们必须根据这一斗争的结果组织和动员全体人民，主要是农民。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广大的土地被封建压迫所束缚，没有自由，没有政治权利，这就决定了武装革命要发展，就必须面对反革命。

毛泽东总结的这一伟大真理，对一切落后的国家都是有效的，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他 PEasant P罗普莱姆 而且 这个 革命
在这些国家建设共产党的价值：

“在中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战争，组织的主要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形式，如斗争组织和人民群众，也都是重要的，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在任何形式下都是不能撇开的，但一切形式的目的都是为战争服务的。在战争爆发之前，一切组织和斗争都必须以准备战争为目标；在战争爆发之后，一切组织和斗争都必须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配合战争”。（《战争与战略问题》）。

我们不适合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在发动战争之前进行长期的准备和合法的工作。在战争中，我们将赢得人民，我们将消灭敌人，一部分一部分。

Mariátegui分析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认为必须武装工人和农民，以获得他们的要求，首先是土地。他说，墨西哥“农民群众的武装行动”，那里“叛乱迅速蔓延”，尽管它没有计划：“它的第一个具体要求是对地主所占土地的要求”。（“我们美国的主题”）。他指出，这是一场民主资产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才会前进。否则，革命就会“倒着走”。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霸权，一旦走上正路，就以它对农民运动的影响来衡量。党必须注意动员农民，把农民组织起来，使之成为战斗的强大力量。

T他 PEasant P罗普莱姆 而且 这个 革命

革命的路径是从田间到城市。Mariátegui教授了这条道路,他说:

“城市资本主义被封建地主制度打破，将缺乏反抗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的力量”。这条道路是由农村包围城市，最终走上城市的道路。这样，就可以利用敌人的力量薄弱，减少了田间的兵力，因而广大农民群众是这场战争的主力。

革命的力量，必须以广大农村地区为主要的发展方向，一旦在农村地区得到加强，就必须占领反动派武装集中的城市。这条落后国家的革命道路，被毛泽东系统化了，毛泽东以他的深刻教诲，为我们自己的革命提供了宝贵的武器：

“鉴于强大的帝国主义者及其结盟的中国反动派长期盘踞在我国的主要城市，革命支队如果拒绝与帝国主义及其看门狗妥协，如果要维持斗争，如果要积聚力量，在自己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放松和避免与强大的敌人的决战；他们必须把落后的农村地区改造成先进的坚实的支持基础，改造成革命的军事、经济、文化的大堡垒，从这个堡垒去同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地区的凶猛敌人作斗争，并通过长期的斗争，使革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我们不会马上争取农民。第一，我们要建立大面积的根据地，从根据地发展人民战争。建立歼灭敌人、动员农民群众、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所需要的支援基地。在这些根据地，人民的力量增强了，土地改革也进行了。根据地问题是发展人民战争的根本问题。

党的建设和党的田间工作的目的，应该是把农民斗争转变为武装斗争。在革命工作的总览中，要求党建设在农村，农村是党的主要力量。党必须充分认识农村的经济和政治状况，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调查农村的阶级，确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党必须走到最贫穷的人中间去，“扎根于他们中间，发动和组织群众争取土地，这一工作就潜移默化地引起武装斗争，我们应该领导这一斗争，因为一个地区推翻了反动政权，就建立了人民政权。党的工作就是这样，建立根据地，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都要前进。最后，我们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封建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Mariátegui一直关注五氯苯酚的实地建设。在谈到当时的一位农民活动家时，他说：

“‘新印度人’希望。他有一个目标。那是他的秘密和力量……乌尔维奥拉代表了第一个火花，那就是

T他 PEasant P罗普莱姆 而且 这个 革命
来吧。是印度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印第安人...今天，
塞拉到处都是斯巴达人。

战争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人民军队，它是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和三大工具之一。Mariátegui定义了这支新型军队的作用，他说：

“红军在世界军事史上是一个新的事件。是一支感觉到自己作为革命军队的作用，不忘自己的目的是保卫革命的军队。在强调游击队时，他说，“蒙托内拉人和工农群众之间存在着同样的身体形式，即阶级。”蒙托内拉人是群众中最活跃、最好战、最有活力的一部分。“战争问题及其一般规律，全党都要深入研究，坚决履行历史给我们的作用。

V. 反应道路

在我国，这种反作用发展出一条官僚主义的道路，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展开，官僚资本主义就是在这两个支柱上发展起来的。

从一开始，它就发现自己在人民中的坚决反对中，它把自己摆成一个难以推进的任务。六十年代，农民奋起，把全国人民拉到革命的高潮中，使反动力量受到严重的压力，并对反动力量提出质疑。因此，这种反应得出了两个结论：（1）深化官僚资本主义；（2）秘鲁社会公司化。

本着这些事件的精神，法西斯政权提出了一项旨在粉碎人民战争的预防性计划。其中一项关键措施是土地法，其中包括

他 PEasant P罗普莱姆 而且 这个 革命
以新形式的免费劳动力为基础的大型庄园的维护和发
展。是农村的官僚主义方式，不是他们说的“社会化”
。

鉴于这些措施由于农民的反对而遇到困难，法西斯政
权在两年前进行了全面的企业调整，以通过“把资本
主义带进农村”和通过疯狂地剥削农民来实现他们所
珍视的“资本加速积累”来实现其目标。在第七节。土
地法周年纪念日（1976年6月），农业部长宣布，“所
有机构，包括公共和私营部门，都应参加这一伟大的
动员，以最快和最有力的方式改造秘鲁农村，这将是
向发展我国迈出的一步。”

实际上，有了农村官僚资本主义的这些措施，革命的
道路就会走出来。恩格斯早就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
把农村的小房主全部改造成工业家佣；打破旧的孤立
状态，同时打破小农在政治上的渺小地位，他们将被
拖入“社会漩涡”；工业革命扩展到农村地区，从而将
人口中最稳定和保守的阶层转变为革命的温床；并且
作为整个过程的顶点，用机器征用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
强迫他们起义。”

VI. 为之路

秘鲁人民有一条通往解放的独特道路，这就是马里亚
特吉的道路。这条道路告诉我们，我们迫切需要知道
，只有用“步枪、纲领和主义”，就像马里亚特吉那样
，民族民主革命才能前进

T他 PEasant P罗普莱姆 而且 这个 革命

从字面上说，就是现在所说的革命三大工具：党、军队、统一战线。

现在群众发展的主要趋势，是自由的人民增加斗争，发展各方面的生活：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国最深最落后的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强烈地生活着，他们的不满情绪在他们中间蔓延着，准备发动伟大的革命风暴。

这种首要的倾向必然导致大众的崛起。让我们回顾60年代的经验：群众的崛起首先是农民的崛起，当时农民夺取了土地，在法庭不知道的情况下，出现了暴力对抗和反动。当然，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切矛盾都尖锐化了，最健全的人出现了一个庞大的自我力量的群体。

Mariátegui熟练地分析了与我们类似的情况，墨西哥革命前的情况：

但是，那些为土地占有权而进行了不懈斗争的人民，却不能归附于这个封建政权而放弃他们的要求。除了工厂的发展之外，它还产生了一个工业无产阶级，外国移民给这个无产阶级带来了新的社会思想的花粉。一个新的工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核心出现了。最重要的是，它在农村制造了一种酸楚的革命情绪。一个领导人，一场小冲突，任何事情都可能烧毁这个国家。（《我们的美国》第39页）。在这种激烈的形势下，五氯苯酚被驱使进行重组，并与广大群众（主要是农民）合并。最后，让我们完全相信毛泽东的这句睿智

T他 PEasant P罗普莱姆 而且 这个 革命
的话：

T他 PEasant P罗普莱姆 而且 这个 革命

“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决定一切。党的路线正确了，我们就什么都有了。没有人就会有，没有枪就会得到，没有权就会征服。路线不正确，就会失去已经取得的成果。”

T他 PEasant P罗普莱姆 而且 这个 革命
毛泽东主席永远的光荣！
国际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世界革命的伟大导师

中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电文（1976年9月10日）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指路明灯、中国革命的英明和坚定不移的领袖、国际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世界革命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使我们以深切的悲痛和沉痛的心情，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通过它向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表示极大的哀悼。

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其伟大的斗争历史中，有过巨大的损失和对其伟大的奠基人、导师和领导人的失踪而深感悲痛的时刻；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一样，这显然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今天，我们也面临着其中一个严重而痛苦的困境，就像昨天一样，我们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无坚不摧的旗帜，使马克思、列宁和毛发起的工人阶级的纲领更加有效地达到它的目标：工人阶级的解放和无阶级社会的最终建设，这是全人类的目标。

在中国革命阶级斗争的大旋风中，毛泽东相信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他确立了寻找可以领导斗争的城市的战略，建立起支持的基础，逐步发动了英勇的人民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有挫折又有胜利的人民战争，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进行了武装斗争，造就了一支庞大的人民军队，不断为党的建设而奋斗。1949年，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所接受的革命的主要规律，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人们必须走的道路一样，仍然是神圣的。

除了他非凡的文集之外，毛泽东主席通过他自己创造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指挥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确定了以阶级斗争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根本路线，阐明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定义社会主义，并综合世界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理论，推动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动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革命的继续。就这样，毛主席领导了共产主义的未来，号召群众在“造反是有道理的”和“无产阶级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的伟大构想下进行斗争，以扫除那些经常从笼子里逃出来的怪物

都是由党内拥护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来表达的。一切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是必不可少的，在向实现工人阶级的历史手段进军。

毛泽东主席在中国革命中心和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60多年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同自己国家的实际相结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是他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他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进行了斗争，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最终被揭露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被揭露为革命要前进就必须打败的资产阶级怪物。通过大论战和国际一级的斗争，反对勃列日涅夫及其修正主义集团的社会帝国主义的运动（这是战争的实际根源）得到了稳定的推进和指导。这样，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它提高到现在的状况--

工人阶级中活的灵魂和人类的希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今天做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坚持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主席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并英明地领导中国共产党走过了50多年的奋斗历程：在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历史起点上，在北伐战争的艰难道路上，在土地战争和长征的史诗中，在不屈不挠的英勇抗战中，在全国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中，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主席领导他的党，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教育他的党，反对企图把他的党赶走的右派和左派；而且，

特别是近几年来,经过刘少奇、林彪,到今天的邓小平,出现了右倾的反革命性质的修正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当代世界的伟大阶级斗争中,在自己队伍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毛泽东主席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成了工人阶级和世界所钦佩和尊敬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中国最伟大的革命家就是在这个大熔炉中铸就的,是国际工人阶级伟大领袖的高贵世袭,是先进的马克思、列宁的光荣的战斗共产党员,是以强大的群众创造力量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以马克思主义的不朽光芒结束生命的非凡人物。

正如毛主席自己所说,今后五十年到一百年,世界将是风云变幻的,因此,对于工人阶级、人民和全人类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期。伟大的革命风暴将照亮大地,许多新的问题将需要解决,胜利之间将有挫折和失败。革命是历史的主流,但要经过岩石和逆流;这样,我们就可以肯定革命是胜利的。“一句话,前景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

我们党的创始人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教导我们:“对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民族的命运无动于衷是不可能的。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的重量级人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被它的事迹和它的男子汉所吸引呢?”如果对旧中国讲这些话,对新中国讲什么呢?因此,对于我们党,对于秘鲁共产党人和人民来说,历史的眼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在这一巨大的痛苦的恍惚中

工人阶级和世界革命，坚持马克思主义，思考斗争哲学，化悲痛为力量，围绕高举不败的毛泽东主席旗帜的中国共产党的红线，同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一起前进，同工人阶级和世界人民一起前进，庄严承诺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红色胜利旗帜下前进。

毛泽东主席死了，但是他的思想和行动在工人阶级中、在被压迫人民中、在世界人民群众中还活着；革命领导斗争到哪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永远存在到哪里。

国际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世界革命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永远的光荣！

CHAIRMAN毛泽 东永垂不朽！

协调委员会各组织坚持MARIATEGUI副总
统的立场。第6期，76年12月

利马月日电。第18届，1976年

人类在几千年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不断斗争中，产生了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以其不竭的、不断增长的力量，产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综合体。因此，自从马克思主义出现以来，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和全人类都有一个目标和希望：建设新社会，建设他们“以强烈的和积极的信念”向其前进的共产主义社会。

在帝国主义或独占的、独占的、痛苦的资本主义时代，在工人阶级以武装起来的力量征服政权的时代，在帝国主义日益猖獗的压迫的时代，中国革命的发展使世界受到教训，使世界感到震惊，使中国革命的发展使中国革命的发展使中国革命的发展使中国革命的发展使中国革命的发展使中国革命的发展使中国革命的发展使中国革命的发展使中国革命的发展使中国革命的发展使中国革命的发展使中国革命的发展使中国革命的发展使中国革命的发展使世界感到震惊。在这个历史的熔炉中，国际工人阶级具体地体现在毛泽东主席身上，他于1921年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有组织的先锋队，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胜利地达到了顶点，今天，这个党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了社会主义革命，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思想由此产生。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这样找到了道路，以便引导被压迫人民并使他们融入世界革命的不可遏制的洪流。马克思列宁宁就这样找到了不间断地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并向其未来不可动摇的目标--共产主义社会前进的道路。

在阶级斗争的宏大框架中，在他伟大的祖国和世界上，毛泽东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为它辩护，反对修正主义，即今天被揭露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修正主义，是目前战争的主要根源。并在各个领域加以发展，使之上升为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状。这样，马克思主义在阶级斗争的烈焰中，在无产阶级伟大主人的行动中，就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今天，做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帜，永远高扬着伟大的旗帜，永远高扬着伟大的旗帜。
。

各组织在这悲痛的时刻坚持Mariategui的立场，

永远的光荣献给毛泽东主席

向中国人民，向中国工人阶级，向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表示对国际工人阶级的伟大大师，世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大师，世界革命的伟大大师--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最深切的哀悼，他的思想照亮了世界，永远照亮了世界

永远的光荣献给毛泽东主席！

做马克思 主义者就是要坚持马列主义-- 茅塞顿主义思想

班德拉罗加号。47/48，1977年10月

毛泽东主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把世界革命的发展系统化，确立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断，我们必须牢记这些基本论断，以便我们认识当前的国际形势。在他的伟大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强调，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历史进入了“新的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新纪元，因此，“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即反对资产阶级或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将不再属于旧的世界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

因此，他认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强大的革命运动是国际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领导的革命的一部分。他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人民“不是美帝国主义的臣服奴隶”，整个亚洲已经出现了“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号召亚洲各国以解放亚洲被压迫者为目标，同帝国主义和内部反动派作斗争，“我们必须把自己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必须从队伍中清除任何表现软弱或无能的思想。任何高估敌人力量而低估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历史的

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加速走向毁灭,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民主走向胜利的时代。“

他在概括即将到来的斗争时，对当今时代作了这样的描述：“今后五十年到一百年，或多或少是世界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化的大时代，是一个震动地球的大时代，是一个以前任何时代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大时代。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就要准备进行一场伟大的斗争，这种斗争的形式有许多不同于过去时代的特点。”

毛泽东主席在分析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时，确立了他关于反动派的伟大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反动派表面上是可怕的，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强大。从长远的观点看，真正有力量的不是反动派，而是人民”，他在《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在分析矛盾和社会力量的分布时，还说：“美苏之间隔着一个包括欧亚非许多资本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广大地带。在美国反动派没有征服这些国家之前，进攻苏联是不可能的。“在1946年的这些声明之外，还必须加上毛主席对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者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力量之间的矛盾的如下分析：”首先，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夺和争夺殖民地的矛盾是突出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以他们与我们之间的矛盾为借口,以掩盖他们自己的矛盾。““在这场冲突（苏伊士运河事件）中,这是

发生在这里的，是两类矛盾、三种不同力量的交汇。这两类矛盾，一是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即美英、美法之间的矛盾，二是帝国主义列强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在涉及的三股势力中，第一股是美国，它是主要的帝国主义强国；第二是英法二等帝国主义国家，第三是被压迫民族。“

1964年1月，毛主席发表了支持巴拿马人民的宣言；在里面，在强调了

美帝国主义“继续压迫拉丁美洲人民，掠夺他们，在这些国家镇压革命的民族民主斗争”，在声讨之后“又改变了”。...部分朝鲜和越南成为其殖民地，使日本处于其控制和半军事占领之下。指出美帝国主义在非洲继续强化其新殖民主义政策，“千方百计地取代旧殖民主义者，掠夺和奴役非洲人民，破坏和扼杀民族解放运动”，要求警惕北方佬的侵略。..侵略与战争“坚决地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政策”，“美帝国主义者即使同西欧、北美、大洋洲的盟国，也在实行‘弱肉强食’的政策，不断地企图对它们进行践踏”，他最后呼吁：“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亚非拉各国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各大洲的所有人民应该团结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所有屈从于美国侵略、控制、干预和羞辱的国家，都应该团结起来。都要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To 是 a Marxist 是至 aDhere 至
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以维护世界和平
。“

他就这样谴责美帝国主义，叫我们同它作斗争。但是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苏联的权力，恢复了资本主义，把它变成了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从而扩大了它的渗透、颠覆、控制和统治，同北方帝国主义争夺世界的统治地位。

毛主席针对所谓的中间地带说：“苏联现在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是德国法西斯式专政，是希特勒式专政。”他在呼吁同两个超级大国斗争时，提出了以下重要论断：“美国是纸老虎。你不应该相信。一击就能刺穿。苏联修正主义也是一只纸老虎。”“苏联修正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自己搞阴谋，制造了如此之多的罪恶和耻辱，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放过他们的。各国人民正在奋起。世界各国人民，让我们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是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爆发了，全世界人民必须用革命战争来消灭它，我们必须马上准备！”

这样确定了开始反对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时期，在这方面，他在1970年5月发表了著名的讲话，重申了世界各国人民的作用：“每一次

小国人民敢于奋起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把自己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手中，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历史的规律”，毛泽东主席一向很注意战术原则。关于这一点，他的著作《论政策》是最重要的；他提出的根本方针是：“在同国内各阶级的关系上，实行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共顽固派的根本方针”；对顽固派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并对他们实行斗争：“在同反共顽固派的斗争中，我们的方针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我们的敌人，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斗争。”

这些标准，最初是为中国的斗争制定的，现在也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1957年，毛主席总结了对敌斗争的战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对敌斗争，我们长期形成了一个思想，就是在战略上轻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必须轻视敌人，但在具体问题上，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敌人。如果我们不在整体上轻视他/她，我们就会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过是两个人，他们在早期就已经宣布资本主义要在全世界被推翻。但是对于具体的问题和具体的敌人，如果不认真对待，就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在战争中，战斗只能一个一个地打，敌军只能一个一个地消灭。工厂只能建一个

一个。农民只能一块块地耕种。

吃一顿饭也是如此。在战略上，我们对一顿饭的吃看得很淡；我们一定能搞定。但到了实际吃的时候，一定要一口一口地吃。你不能一口吞下整个宴会。这被称为“零碎解决”，在军事著作中被称为“一个一个地消灭敌人”。

到了这里，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的根本问题，矛盾问题，发展力量问题，策略问题，都是战略战术的实质性问题；此外，毛泽东主席还致力于总结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实践。

他还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找到了发展这一思想的适当形式。在这场大革命的开始和发展过程中，他提出了这样的论断：“天下大乱，天下大乱，七八年一次，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天下大乱。”怪物和恶魔会自己出来到体育场。“过去我们在农村、工厂、文化界都进行过斗争，搞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他们自己的阶级性质决定的，是不能这样做的。”“过去，我们在农村、工厂、文化界都进行过斗争，我们在文化界进行过斗争，我们在文化界进行过斗争，我们在文化界进行过斗争，我们在文化界进行过斗争。但是，这一切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法，在各个领域，自下而上，公开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坏的一面。”“实际上，那些有权势的分子，那些党内的资本主义道路的追随者，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院的小暴君的分子，

To 是 a Marxist 是至 aDhere 至
那些渗透在党内的保护这些小暴君的资产阶级代表，
都是大的小暴君

党内的暴君，不读书不看报，不联系群众，不掌握知识，只靠‘独断专行，用权力镇压人民’，篡夺党的名义。”

“渗透在党、政府、军队和各个文化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是一群反革命修正主义者，他们要夺取政权，如果有机会的话，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其中有些人，我们已经看穿了；但其他人还没有。我们仍然信任其中的一些人，并使他们成为我们的继任者。例如，赫鲁晓夫式的人仍然住在我们身边。”

“这次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党内那些有权力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如果中共出现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是很有可能的，这是最大的危险。“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中，包括在文化的各个方面，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是第一次，今后无疑还会有更多的文化大革命。在一场革命中，谁战胜谁的问题，只有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问题解决不好，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随时都有。”“反动派的反抗是正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团结起来，夺取政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击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反革命资产阶级总部，以邓小平为副手的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另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有势力的分子”，也粉碎了以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总部。

于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对其进行了总结，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伟大里程碑。

在中国，阶级斗争的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马列毛与反革命和投降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斗争，表现在反对孔子和林彪的伟大运动中，这一运动讨论了复辟和反革命的问题，表现在巩固掌握政权的阶级的长期过程中，这一过程意味着防止反动派的夺取和结果的复辟，表现在如果失去了政权，则要争取重新征服它，这一问题在反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的辩论开始时就提出了。

后来的斗争，是围绕着决定性的问题，围绕着权力的本质，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要讲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这个问题有必要搞清楚。在这方面缺乏明确性将导致修正主义。必须使全国人民都认识到这一点。”一句话，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不是

与资本主义大不相同。现在仍然实行八级工资制度，按劳分配，通过金钱交换，这一切与旧社会几乎没有区别。区别在于财产制度发生了变化。

“我们国家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是不平等的，像八个等级的工资制度等等。这一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只能受到限制。正因为如此，林彪这样的人如果上了位，搞资本主义制度是很容易的。因此，我们必须多学习马列主义的著作。”列宁说：“小生产不断地、每天地、每小时地、自发地、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一部分工人阶级和一部分党员也是这样。无论是在无产者中，还是在公有企业的官员中，都有沉溺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人。列宁谈到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它的建立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法律。我们自己也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国家，和旧社会差别不大，因为仍然有等级制度，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

这些论断和前几个论断，显然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主席重申马克思、列宁关于旧社会长期革命改造的论述的地位；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社会主义内部阶级斗争的不断进行和在一定条件下的最激烈化的需要，资产阶级权利的坚持和必要

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不断生成，以及通过攀登权力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他还提出了要反对党内的走资派，要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继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

1975年1月，邓小平参加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年9月，又号召“开展对《水边》的批判”。毛主席要求注意投降，这是修正主义的本质问题；他说：

“《水边记》的优点恰恰在于描写投降。作为反面意义上的教材，帮助人民认识投降派”“《水边》只反对贪官，不反对皇帝。它把朝凯排除在第一百零八名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赵恺赐的“楚夷馆”改为“忠夷馆”，并接受特赦录取。宋江和高照之间的斗争，是地主阶级中一小部分人对另一小部分人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又去打方腊了。”（巢凯：农民起义军的创始人；108：起义军的队长；宋江：篡夺起义军领导的人物；”楚夷馆“的意思是聚集起来，起来反抗，起义军首领就给他们相遇的馆起了这个名字；”忠夷馆“的意思是向皇帝效忠，这是篡夺者的一种恶作剧）。

让我们强调投降主义意味着阶级的投降

在国内的资产阶级面前，在国际上的帝国主义面前投降，这种投降就是修正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复辟的、反文化大革命的右派之风。

毛主席在书中说：“民主革命以后，工人、贫农、低中农还没有停止，还想革命。相反，党的武装分子一部分不愿继续前进，一部分倒退，反对革命。为什么？因为他们作为自己的高级官员，努力维护高级官员的利益。”

“恰巧社会主义革命落在自己头上，这样，在农业合作化的时候，党内已经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在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时候，他们的感觉就是排斥。社会主义革命正在进行；但是，资产阶级在哪里，就不太明白了。正是在共产党，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走资派还是走他们的路。”

“撤销正义的判决违背人民的意志”，“不斗争就不可能前进”，“八亿人，不斗争能行吗？”“以三个指示为纲”是什么意思！安定团结不等于放弃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网的关键环节，剩下的都是邮件。”

“这个人不坚持阶级斗争；这个关键环节，他从来没有提过。他仍然在继续他的“白猫或黑猫”，不区分帝国主义和

这样，这场斗争就以邓小平为中心，以他为中心，他继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之后，坚持阶级斗争灭亡论；1956年，反对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修改章程的报告中，认为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已经灭绝，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完成了大部分任务，不应强调阶级斗争，而应强调建设任务；反对在同一份报告中，为了反对毛主席关于党的论断而沿用刘少奇的群众理论的他；对于支持苏联第二十次党代会的赫鲁晓夫在所谓反“个人崇拜”的斗争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认为这次党代会具有“重要的功绩”，恰恰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功绩之一”就是他用来同毛泽东主席作斗争的“反神化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击（撤销）修正主义之风的运动以邓小平为中心。对抗彭德怀的顽强捍卫者，1959年被制裁，由刘少奇和他的反动总部保卫的登山者和阴谋军事首长；它针对的是邓小平，他在1959-1961年的困难时期，与中国的赫鲁晓夫结伙，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色旗帜。

反对他主张增加土地私用、自由市场、企业自负盈亏、农业生产按户分成，掀起农业劳动个人主义的修正主义之风。反对他说：“不管黑猫还是白猫，如果一只猫捕猎老鼠，它就是一只好猫。”

这就是五六十年代的邓小平，“又一个有权力的领导分子，党内走资派”的典型代表，刘少奇的副手，担任秘书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翻了他。毛主席为反击反动修正主义之风而领导的斗争，是针对邓小平的。邓小平从五十年代起就坚持反革命的纲领，一回到领导岗位就像其他人一样，继续走老路，重新展开以“以三个指示为重点”的反动纲领，目的是“以征服思想立场为手段，形成舆论”，“首先考虑领导机构”，为了夺取组织地位，“全面整顿”的斗争。“三个指示”的反动纲领是毛主席领导的反动修正主义之风，毛主席领导的反动修正主义之风，毛主席领导的反动修正主义之风，毛主席领导的反动修正主义之风，毛主席领导的反动修正主义之风，毛主席领导的反动修正主义之风，毛主席领导的反动修正主义之风，毛主席领导的反动修正主义之风。

这是一个以废统、篡夺领导权、复辟为目的的纲领，是一个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是一个揭露阶级斗争的消灭的纲领，是一个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纲领。这是一个与民革斗争的纲领，指责它“伤害”了“有经验的干部”，“打倒”了“党的好干部”，把它说成是打击走资派的“超左翼”。

这场反击罢免风的斗争，“根据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作出了“免去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同无产阶级一切伟大领袖的逝世一样，在中国和世界上都产生了深刻的反响和广泛的反响；以及在中国发展斗争的条件下。它为右派发动政变，篡夺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提供了条件。

它帮助他们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打开了资本主义复辟、投降和修正主义的大门。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斗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与以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投降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阶级斗争，已经进入了关键的、复杂的、困难的时刻；在处理问题和斗争中采取奇奇怪怪的方法；主要是党的领导和组织发生了重大而巨大的变化；同时，暂停对邓小平修正主义撤销风的批判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遭到公开质疑；发展投降，特别是全国投降，把邓的反革命纲领当作旗帜来打。

这一切不过是革命继续时期的尖锐的两线斗争中的一次顺势而为的右派政变和毛主席逝世的反响。在中国出现的情况不是一个不重要的问题。

相反，对于世界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超然的问题，我们大家都必须特别注意，因为从篡权而来的，是社会主义发展和国际政策的路线的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它的本质，右倾政变和篡夺是一个极其严重和重要的问题；这不仅仅是的问题；这是所有共产党人的问题，因为它的影响与世界革命有关。

苏联恢复和篡夺权力的经验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最近的教训。Mariategui教导我们：“对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国家的命运不可能不感兴趣。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的分量太重了，我们不能不被它的事迹和人物所吸引。“这一伟大真理今天仍然对中国的所有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更加有效。

但是，尽管中国发生的事件，特别是毛泽东主席逝世后的事件，使我们有一种正义的关切，有义务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但正是为了能够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让我们以他自己的预言为指导。“如果右派在中国搞反共政变，我相信它也不会有和平，它的统治很可能是短暂的，因为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者，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者，都不会容忍它。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总的来讲，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最后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许多人，由于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欺骗，还没有觉悟。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会逐渐觉醒，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是不可抗拒的。群众总是要起来革命的。世界革命将势不可挡地取得胜利。“

反对宪法幻想，为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五氯苯酚----中央委员会----1978年4月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把工人提升到农民领袖的角色。”

列宁

在秘鲁社会面临极其尖锐的危机的同时，它已经进入了一个超越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确定了重要的政治局势，各当事方确定了立场并采取了行动，这些行动可能会规划它们几十年的未来。在这种情况下，秘鲁国家在本世纪的第三次改组正在进行之中，作为改组的一部分，制宪会议的选举，以及在随后的几年中，根据图帕克·阿马鲁政权计划的时间表，批准新的宪法宪章以取代1933年的宪法宪章和普选。因此，有必要分析我国目前的进程，并能够以肯定和果断的态度指导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必须在动荡的水域中航行，朝着我们不可回避的目标：马里亚·特吉确定的秘鲁革命道路，五十年后，这条道路被证明是正确的。

| 基本问题：国家、暴力和选举

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必须从工人阶级的根本问题出发，通过其

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已经确立并得到了实践证明。

论国家

秘鲁是一个拥有土地的官僚国家。这是北方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封建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专政，这种专政在本世纪以代议制民主制的形式发展起来，在它的内部，在关键时刻，在军事政权之下，为维护或发展剥削的统治秩序而发展起来。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秘鲁国家由买办资产阶级领导，1968年以后由官僚资产阶级领导，这两派都是大资产阶级。秘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最常见的一种国家，它实行两个阶级的联合专政：封建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买办或官僚，视情况而定），在后者的领导下，但在帝国主义或最近进入社会帝国主义的范围内。这是一个独裁政权，无论它的政府制度（代议制民主制还是公司制）和指导它的政治制度（doubiliberal或法西斯）如何剥削和压迫人民。

关于暴力

与武器、军队、警察有关的暴力和镇压行动，例如1971年在科布里扎、1974年在安达华拉斯或1975年2月在利马的镇压行动，或诸如1965年反游击队的军事行动，例如最重要的军事行动，除了镇压部队的日常活动之外，迫害、监禁、中止宪法保障、紧急状态、宵禁等，使剥削阶级在其独裁统治下，他们的国家，

维护它的秩序，保卫它，发展它。我们国家的暴力帮助并维持了地主官僚国家对人民发动暴力；特别是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他们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们是日常斗争的一部分。

然而，暴力不仅仅是反动的。还有来自人民的革命暴力，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动员农民，产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农村的暴力，是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而在农村兴起的，是为了消灭旧有的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国家而发展起来的群众性的战争。暴力是普遍规律。这是通过枪炮改造旧世界，毛泽东的光辉道路。

暴力写在我们历史的底部。征服者用它来使这些土地归顺，使之服从殖民统治。Tupac

Amaru为捍卫权利和要求（reinvindicaciones）发动了数十万土著农民。昨天和今天的暴力，是农民在“耕者有其田”的未竟斗争中所掌握的惯用的斗争手段。暴力是我们社会几个世纪历史的一部分，主要是农民的暴力，它继续与土地拥有的官僚国家对抗，特别是反对作为旧国家基础和寄托的农奴制。

但是，我们历史上的革命暴力在无产阶级统治下达到了一个新的层面，在马里亚特吉和他的政党又恢复了。这样，自人民党成立的五十年以来，旧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变成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党才能进行

引线。革命暴力表现为党领导的农民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是唯一可以走的道路，这条道路甚至被1965年英勇的游击队所证明，它的失败并没有否定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也没有否定马里亚特吉的道路。相反，它要求我们做到这一点，要顽强地、坚定地指挥马里亚特吉确立的正确的政治总路线，要遵循五十多年来阶级斗争的发展，特别是六十年代的重大教训。

关于选举

马克思指出：“每隔这么多年，被压迫者就被授权决定由哪些压迫阶级的成员代表他们，在议会中粉碎他们！”在选举批准宪法宪章时，这一点更加有效。这样，如果选举是资本主义社会（包括最民主的社会）恢复资产阶级专政的正常秩序，人们就可以想象它为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而发挥政治作用的正常过程。在地主官僚国家中，如拉丁美洲国家，它们完成了更换政府的任务，在它们尊重破坏的资产阶级制度准则的情况下，选举只是为封建地主和大资本家服务的工具，无论是定期更新，如最近在哥伦比亚所做的，还是结束军政府，如在阿根廷所做的。

上述情况在该国很容易核实。在定期选举过程中，军政府进行了重要的干扰，特别是与人民斗争的发展有关的干扰，以及与

另外，对于封建地主之间的矛盾，买办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必须指出，军事政权本身在实行选举方面起了作用，不论是使自己的情况正常化，结束自己的统治，还是为了保证选举。秘鲁的选举无疑起到了保存或发展旧秘鲁国家、正式共和国、封建地主专政和大资产阶级的作用。因此，选举首先是买办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然后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工具（在统治的社会秩序的范围内，选举不可能是其他任何方式）。这是本世纪秘鲁国家选举过程中最重要的方面，也是决定该国选举的阶级性质的方面。这些基本问题总结如下：

秘鲁是一个土地所有制和官僚制国家。它是封建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在北方佬帝国主义的控制下。对此，人民的斗争必须破坏旧的现存秩序，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秘鲁国与其他国家一样，使用暴力维持、保卫和发展自己；它面对的是人民所需要的，这是沿着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来的革命暴力。

选举是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资本家统治的手段。它们不是改造人民的工具，也不是推翻当权者权力的手段。因此，正确的方向是利用选举进行鼓动和宣传

II. 当前期间

这个问题需要对两个问题进行分析：该国的经济形势和危机，以及秘鲁国家的第三次改组。

经济形势和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大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可以追溯到上世纪末。官僚资本主义的扩张在60年代尤其是1968年10月以后更为明显，以农民问题为基础的现政权。为此，它对封建地主财产进行了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演变。其结果是，财产土地更加集中，奴役性剥削形式得以保留，官僚管理制度和国家对地租的直接控制。这样，国家就为官僚资本主义在农村埋下了根。

总之，官僚资本主义的扩张以工业化进程为目标，产生了一个更加依赖帝国主义（主要是北方佬）的工业，以及国家的更大参与，特别是在那些被认为是基础和采掘业的工业中。因此，国家成为维持经济进程的发动机，并在银行、金融、包括贸易中发挥主要作用。

这样，官僚资本主义的扩张，就是马里亚特吉已经指出的资本主义过程的继续：一种受北方帝国主义统治的、与封建主义相联系的资本主义。正是这一进程和扩张（深入）产生了秘鲁社会目前正在经历的危机，世界危机又加剧了这一危机。

这场危机的实质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扩张的结果。它不是半封建制度的破坏的结果，而是半封建制度的演变的结果；它不是把国家从帝国主义主要是北方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结果，而是半殖民地制度的发展的结果。因此，在采取了三年旨在结束危机的经济措施之后，我们现在看到自己正处于一场深刻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的结束在1980年是无法预见或预料的。以下数据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形势进行可视化：

A=非常小的财产（minifundio

）B=家庭单位

C=中等大小属性

D=大型和非常大型属性（latifundio）

如果我们加上几万索尔的土地债务，其中68%应付给土地所有者，24%是应付给银行的贷款，8%是官僚开支；如果我们想想，在1971-

1975年的五年中，国家从农业合作社的生产中提取了六十四亿七千三百万索尔作为房地产税，其中三千六百三十九亿索尔，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在1975年提取的，那么，还有人说半封建旧制度已经被摧毁了吗？真的有人可以说已经打破了“寡头政治”的脊梁吗？《土地法》谁受益、谁受保护，难道不是一清二楚吗？但我们来看看其他数据：

在这些表格上，衰退和通货膨胀看得非常清楚。这些数据还表明，秘鲁经济受到生产减少和价格上涨的影响，国家预算状况严重。但让我们指出，虽然工资从1968年到1976年乘以4，但企业或商业的利润是

在同一时期乘以7。如果我们加上工资和薪金的演变，根据利马大都会的实际报酬指数（因为没有其他指数），1968年的工资为100索尔，到1977年12月，已降至72.23索尔，预计到1978年12月，将降至52.29索尔，而1968年的工资为100索尔，到1977年12月，将降至86.95索尔，预计到1978年12月，将降至60.70索尔。这些数字足以看出经济生产发展的状况，谁从中受益，谁受到冲击，以上还没有考虑到破产、关厂、下岗等情况；这些都表明了严重的危机和为地主、大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利益而进行的资本更集中的过程。

为了完成这一趋势，让我们看看外债问题和索尔的真正价值，它清楚地表明了帝国主义的领域和超级大国之间的争端。记得1975年9月的汇率是45索尔兑换1美元，1976年6月跌至65索尔，随后出现了小幅贬值，到1977年9月止为80索尔兑换1美元；从那一年的10月开始浮动，这使汇率上升到130，到12月，现在，投机支付180索尔一美元的汇款单，尽管官方的汇兑价值没有变化；这与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密切相关。据官方统计，1968年国家外债为7.37亿美元，到1977年已达41.7亿美元，这一数字迫使该国不得不用高达41%的出口额来抵销1977年的债务利息。外债是当今最热门的问题之一，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超级大国在我们国家是如何争斗的，这一点也可以从洋基队担心他们的贷款不是用来支付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债权人，特别是用于出售武器；以及苏联在与秘鲁重新谈判债务问题上的策略，并以此作为采取立场的筹码。这一点在修正主义报纸《统一报》和其他宣扬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仁慈”和“谅解”的人的运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些事实，在土地问题上，特别是在工业经济生产上，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上，在超级大国的争吵上，都是官僚资本主义的扩张（深入）、半封建制度的演变和半殖民地条件的发展的惊人的证明；严重危机的第一个把我们抛入其中，并显示了当前的形势和前景，迫使专业经济刊物说：“对今年的预测，1978年，更加邪恶。”

10年来，政府走了甚么经济路向？总的来说，他们在1969年和1970年为他们的计划准备了条件。然后，他们实施了1971-75年的经济-

社会计划，目的是积累资本。由于困难已经开始，1975-

78年的计划获得批准，目的是为了更多地积累资本。这是一个在最初两年里试图控制危机但没有实现的计划。1977年，图帕克·阿马鲁计划获得批准，该计划适用于总统1976年3月提出的修改意见，该计划延长到1980年，而这一年危机本应结束。在这一时期，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发展了国家垄断。但是，最近几年提出要振兴私营经济活动，在我们国家和国家运作的帝国主义秩序中，为将来发展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垄断生产准备了条件

与之相联系的大资产阶级。

今天对国家的经济进程提出了什么建议？具体地说，非国营垄断或私营部门是振兴经济的动力，因此，没收或“私有化”了国家特别是在过去十年中一直管理和集中的大量生产资料，并使危机导致的财产更加集中；以及建立新的形式增加对劳动力的剥削，以限制或取消大众的利益、权利和征服，这在每次经济危机中都是常见的，这是遏制和克服危机的一个条件。这是我们现在发展的经济时期，这是一个在短期内有利于帝国主义、剥削阶级及其政府解决两个重要问题的时期：

现在的金融问题集中在外债上。这将要求在已经采取的措施之外采取其他措施；

经济问题被视为生产过程，这需要一项已经宣布的经济计划，该计划与正在进行的选举进程和正在拟订的“救国社会契约”密切相关；在这两个问题中，第二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第一个问题大部分已经界定，而第二个问题更为复杂，从长远来看具有长期影响。

关于秘鲁国家第三次改组

官僚资产阶级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它的目的是领导国家。它的存在在布斯塔曼特和贝朗德政府中臭名昭著，

特别是后者；但是，直到最近六十八年十月，它才开始领导国家，即通过军队，取代了二十年代以来在反动阵营中占领导地位的买办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

这次推广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它发生在所谓代议制民主的危机之中。秘鲁国家是按照1920年宪法，在买办或Mariategui所称的“重商主义”资产阶级的领导下，系统地组织成一个正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这促进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官僚资本主义是在洋基帝国主义的衣钵下通过“Oncenio”de Leguia巩固其权力的过程。然而，1929-1934年的危机和以无产阶级为主的阶级斗争的发展，随着共产党的成立，在我国当代史上产生了一段时间的剧变。此外，在此期间，举行了1931年的选举，起草了现行宪法仍然有效（至少在文字上）

1933年宪法具有卡尔·马克思精辟指出的特点：

它承认人民资产阶级式的权利和自由，但每一条规定的权利和自由都有自己的矛盾，即在规定权利和自由的同时，又在法律上加以限制。下面的例子就足够了，这恰恰是马克思举的例子之一，第62条写道：“所有人都有权在不破坏公共秩序的情况下，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和平集会。法律将对集会权的行使作出规定。”

它显示了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的矛盾，而用它的话来说，后者试图

为了遏制前者，在立法事实上，行政机关越来越强势，反映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发展过程，必然强化了行政权及其主要依托--军队。

最后，它是在刺刀的保护下诞生的，刺刀给世界带来了它，每当国家利益需要它时，它就质疑它目前的有效性。正如所预见的，这些问题将在新宪法及其辩论中再次出现，但其基础是代议制民主与社团主义之间的矛盾。

1945年以后，由于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由于人民力量和工人阶级力量的日益发展，所有这些宪政矛盾都尖锐化了。在布斯塔曼特政府时期，议会与行政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总统本人不得不提出需要一部新宪法。这一问题在贝朗德政府期间再次浮出水面，在公民投票和宪法改革方面有许多争议，1965年，宪法采取人民行动起草并提出了一项关于职能参议院的法案，这是《宪法》第89条确立的一种社团主义模式，但至今从未实施，因为即使是人民行动的法案也被阿普拉-

奥德里亚联盟否决。这一方向，是在官僚资本主义深化的基础上，在大资产阶级内部，买办和官僚主义之间的矛盾，最重要的是无产阶级的发展（回到马列毛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道路上），人民运动的高涨，主要是深刻震动秘鲁社会的农民运动的大高潮，以及1965年的游击斗争，引发代议制民主的危机（在当代拉丁美洲也发生了类似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在职能上接管了国家的领导权，主要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要完成两个任务：一是推动官僚资本主义的扩张，二是改组秘鲁社会。这就是现政权如何在法西斯政治观念的指导下开始发展秘鲁社会的公司化，这一进程通过以下三个阶段进行：

1. 公司化的基础和发展，在公司化中，所有过去的做法都受到质疑，被贴上旧的“革命前”秩序的标签，组织基础被确立，所谓的“意识形态基础”被建立。这一直持续到1975年。
2. 对公司进行全面调整，并评估其成功和问题，以便巩固地位，向公司国家迈进，这是一种“充分参与的社会民主”。这始于1975年8月莫拉莱斯·贝穆德斯取代Velasco。
3. 秘鲁国家从1977年7月至今进行了第三次改组，制定了选举制宪会议的政治时间表，批准了宪法宪章，该宪章必须“使1968年10月3日以来进行的结构改革制度化”，并必须按照图帕克·阿马鲁计划进行大选，直至1980年。

所以在这里我们有，大体上说，在十年之后的公司化。官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这十年里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官僚资产阶级是反革命阵营的首领，它指挥着封建地主和买办

它同帝国主义，主要是洋基帝国主义，是有联系的，虽然社会帝国主义是在最近十年开始渗透的，它同官僚资产阶级建立了确切的联系。人民阵营有一个中心：无产阶级，这是唯一能够领导他们的阶级，条件是它能够发展自己的先锋队，并且在事实上领导武装斗争。这样，它就能够建立工农联盟这个伟大的同盟者，就能够争取小资产阶级这个可靠的同盟者，就能够在一定的条件和条件下，甚至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在公司化的第一阶段，官僚资产阶级在机会主义的支持下，主要是社会公司主义修正主义的支持下，把无产阶级孤立起来，甚至部分地束缚起来，表现为进步的力量和“革命者”

在第二个阶段，公司主义的普遍调整，官僚资产阶级在国家事务中的影响开始减少，它的面具下降了，它的伪装褪去了，使机会主义更加难以把无产阶级束缚在敌人的尾巴上。

公司化的第三个阶段是国家改制，官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在对立中再次尖锐起来。这两个相争的阶级的立场开始更加两极化，彼此对立起来，无产阶级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唯一领导阶级，因而获得了更大的地位。

我们现在生活的时期是什么？自1977年以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将持续四、五年的政治时期，其特点是秘鲁国家在20世纪进行第三次改组，

和人民群众斗争的发展,为发动武装斗争作准备。这是发生在该国当代史的第二个时刻,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的一个时期;官僚资本主义深化和官僚资产阶级领导下的公司化发展时期;这是民主革命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开始用武力来定义民主革命,以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政治时期的近况是什么呢?对于帝国主义,对于领导这一进程的剥削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进行制宪会议的选举;第二,开辟实现秘鲁国家第三次改组的道路。第二个是主要的,因为它更复杂,而且具有未来的影响,官僚资产阶级期望通过它巩固自己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第一项任务得到了大多数政党的支持,他们从《宪法》中看到了他们的复兴和前景。对人民、被剥削者和无产阶级来说,所建议的是,他们不允许自己被绑在选举过程中,因为选举过程为改组国家打开了大门,不允许发展日益扩大的民众抗议活动,以动员、政治化和组织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这第二个方面是最重要的。

III. 政治形势与人民道路

为了正确分析选举和确定自己的方向,我们需要牢记选举产生的根本问题和目前的局势。否则,我们就有可能滑向

机会主义者的沼泽。我们重申,制宪会议选举是官僚资产阶级对秘鲁国家进行第三次改组的真正开始,他们将竭尽全力推进公司化,目的是使自己成为剥削者的领导阶级。正在进行的国家改组是官僚资本主义扩张和秘鲁社会公司化的结果,选举实际上是其开端。它们是“体制化结构改革”的前言,其对人民的影响已在眼前。那么,制宪会议选举首先帮助官僚资产阶级。这是我们的主要关切。这是对正在进行的选举进程采取立场的起点;我们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真正走马里亚特吉道路的人,为无产阶级和人民服务的人,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能不考虑这个基本问题,必须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根据秘鲁革命来判断这个问题。下面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其中的一些问题。

论阶级的趋同性; 反动阵营中的派系和党派

多年来,官僚资产阶级,更具体地说是军队,以它的名义,想在宪法规定的范围之外,按照自己的章程来领导国家,消灭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集中一切国家权力,推迟政治组织,甚至抛弃平民,不仅是为了现役军人的利益,甚至是为退役军人的利益。这种矛盾并不是说它不代表和不考虑它的同盟者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

而官僚资产阶级（在代议制民主的危机时期）由于需要承担国家权力的领导权而诉诸于军队作为权力本身的寄托，这是一个处于权力地位的机构来推进其利益。

但十年过去了，今天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改组国家，使剥削阶级、其派系和党派汇合起来。这有什么奇怪的吗？不，正如马克思所证明的那样。这样，国家的改组，就会造成大资产阶级买办和官僚两派的会合，特别是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的会合。但是，这种趋同并不排除他们之间的分歧，而是由于国家结构改革的需要和国家结构改革所产生的危机情况，使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恢复地位和维护自己利益的努力更加活跃。这样，改组国家的需要对剥削阶级有利，使他们趋同，因为他们必须改组国家秩序，使他们能够保持和发展他们的剥削和统治，并为他们提供一个宪法秩序，允许国家权力的正常和定期更新过程。但同时，各阶级或各派系的利益占上风，尤其是他们对国家领导权的争夺，使他们的分歧活跃起来。以北方佬为主的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剥削者的历史倾向是公司化进程的发展，此时的公司化进程是为了重构国家而进行的趋同。他们提出的“社会契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这种利益的趋同或勾结是在尖锐的矛盾中发展起来的，矛盾随着人民斗争的发展而变得更加激烈。

在大资产阶级两派勾结碰撞的背景下，我们得以了解其政党的立场和行动。这些政党分为两类：人民资产阶级的政党，其中包括秘鲁民主运动(MDP)、基督教人民党(PPC)、人民行动(AP)，主要是APRA。其中包括人民社会主义行动(APS)、基督教民主主义(DC)、社会主义革命党(PSR)和主要是“Unidad”的社会团体主义修正主义。那些有破坏基础的人，更多的是与买办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一般都支持代议制民主，他们之间在那些希望加强行政的人，如阿普拉的人方面各不相同；面对当前的政治时间表，有的要求立即举行大选，如PPC和AP；有的支持履行制宪大会，如APRA。

有社团主义倾向的人，他们与官僚资产阶级的联系较多，他们一般都支持社会的社团组织，虽然形式上不同，但实质上没有区别。有些人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如PSR和“UNIDAD”，而有些人如基督教民主党则提出“共同社会”。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PSR提出了所谓的“秘鲁社会主义”，而“Unidad”则宣扬亲苏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那些有社团主义倾向的人，都支持目前的政治时间表。一些人如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民主党）将其贴上“匆忙”要求召开制宪大会的标签，花时间来决定是否参加；同样，面对选民，如果所有人都赞成基层组织的“参与”，那么PSR则反对。

最后，我们必须铭记串通和冲突

发生在其阶级、派系和党派之间的反动阵营中。这使我们能够了解每一个国家的具体决定和立场，此外，这将使我们能够分析和把握现在出现的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这些力量将在6月选举期间和之后确定这些力量。

论选举中的机会主义路线

右倾机会主义在这个国家有着悠久的选举传统，它与德尔普拉多及其公司和以“unidad”为声音的修正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在1936年、1939年、1945年、1963年的大选中，机会主义把人民和工人阶级束缚在大资产阶级的马车上，二次大战前的买办资产阶级的马车上，二次大战后的官僚主义的马车上。这一选举路线和议会克汀主义的实质，综合在维持1945年选举的下列建议中：“工人作为一个整体，有争取与资产阶级结盟的历史任务”；“我们推出候选人不再是为了鼓动和宣传，现在我们推出候选人是为了让他们成为代表，”这些提案还附有这样的声明：“只有当雇主表现出如此顽固的态度，以致无法和平解决时，我们才会采取这次罢工...但在我继续罢工之前，我们必须用尽合法与和平的手段”；“工人阶级不应把罢工作为一种战术，它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与其他具体情况相对应---

-而应通过国家有机体来促成妥协与和平解决问题。”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关于农民的一系列论断：“我们必须把千千万万的农民和土生土长的人变成有意识的选民的口号拿在手里。”

而从本质上说，这些论断是那些在更高的层次上，以更实际的合理化，再次指导“联合”的社团主义修正主义在其黑暗历史中作最大的投降的论断。但这种情况只发生在“Unidad”身上吗？不是的，在《马尔卡》杂志上也看到了这一点，它越来越坚持地号召人民和工人阶级被束缚在官僚资产阶级的尾巴上。但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更严重的是，选举活动正在通过革命者的立场影响人民自己的队伍，尽管他们提出了“理由”，但他们支持国家的第三次改组，这一立场使他们公开放弃自己的原则，一方面加入以“市长”为声音的人的修正主义，如UDP的情况，另一方面加入Focep的托洛茨基派

在人民的路上

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向自己提出无产阶级和人民在选举中的立场，要求我们明确而尖锐地划出界限，如果有不妥协的组织公开拒绝投降，更要求我们有义务为人民服务，合作发展他们的阶级良知。

由于把制宪会议的选举放在第三次国家改组和武装斗争的开始时期，在现在危机对人民的影响越来越大，人民的抗议活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参加选举不是支持无产阶级，不是支持人民，不是支持革命，而只是支持官僚资产阶级、剥削者和帝国主义。参加制宪会议的选举将使革命偏离其

路，就是把它放进沼泽；因为它会在群众中播下宪法幻想，给他们的法律、宪法，并最终给选举带来希望。

总而言之，就是要把人民带上右倾机会主义的选举老路，这条老路的顽固拥护者是普拉多和他的一伙指挥的“Unidad”修正主义。

面对制宪会议选举，唯一正确的立场是不参与、抵制。需要的是应用伟大的列宁的教诲。列宁抵制的对象正是杜马，杜马是一个“代表组织”，它将制定一部为沙皇俄国的现行秩序服务的宪法，他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有两个：第一，参与将使革命偏离其道路；第二，革命进程正在发展。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和应用这篇论文。客观上，我国所发展的政治时期，一方面是以官僚资产阶级为主导的以完成社会公司化为目标的第三次国家改造。另一方面，群众的发展使我们承担起发动武装斗争的任务，无产阶级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这是列宁想到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上升人民的斗争以武装斗争告终。在我国，这条道路不是城市起义的道路，而是农村武装斗争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长期人民战争的道路；我们中间的起义，本质上是农民运动的起义，武装斗争就是从这一点来的，这个国家的历史和六十年代的十年，是很有说服力的；我们必须这样理解列宁所说的群众的提升问题。

为了坚持不参加制宪会议选举，呼吁抵制选举，掀起拒绝选举的运动，被谴责为“左翼幼稚失调症”。然而，那只是一个试图用铺天盖地的文字掩盖事实的标签；因为这里争论的不是谁的幼稚或衰老。争论的是我国阶级斗争的真实的客观情况；争论的是我们现在处于哪一个时期，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视角是什么。争论的是我国的群众运动，主要是农民的群众运动，是否把我们引向武装斗争。争论的是播撒选举幻想，宣传选举主义，对无产阶级、对人民、对民主革命有没有帮助，是否合适。这就是正在辩论的问题，我们有义务进行辩论；只有确定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确定哪一个立场是正确的，然后努力地在行动上而不是仅仅在口头上执行它。任何其他的态度，甚至那些要用语言、用标签、用堆积如山的纸来沉默的态度，在这里和其他地方，都是旧的、过时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伎俩。这是人民之路、马里亚特吉之路的立场，它今天面对正在进行的选举进程和国家改组。这是一条今天比昨天更强烈地要求我们努力动员、政治化和组织工人群众的道路，特别是作为我们革命的主要力量的农民群众，以及作为领导力量的无产阶级群众，他们的方向是由其共产党，即即将进行改组的马里亚特吉党，在其有组织的先锋队中综合起来的。让我们以毛泽东主席的话为指导：“只有把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发动起来，才有可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让我们应用Mariategui的命令：“工人和农民的组织

a甘斯特 c宪法的 我Llusions

严格的阶级觉悟性质，是我们努力和宣传的目的。“

THE CONSTITUTIONALIST
ILLUSIONS,
反对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让我们夺回MARIATEGUI并重建他的党！

LIVE MARXISM-LENINISM-MAO
龙子东想！

对于新标志

1979年6月7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旗帜

许多人被召唤，但很少人被选择。我们不是唯一的。我们都受到暴风雨的影响；风把叶子吹走了，但种子还留着。1927年，一场大风暴导致了秘鲁共产党(PCP)的诞生。党进入了一场大风暴；一切都会被点燃。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寻求成为极地中心。现在是时候了。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今天是向国旗宣誓的日子，但我们的红旗，一个鲜明的一面，带着锤子和镰刀。我们的国旗绝对是红色的；所有造反的人都有红旗。

第九交响曲是漫长而优美的，它是资产阶级胜利的表现，是凯旋的资产阶级之歌。它的作者热爱自由，他为之奋斗。他为拿破仑写了第三交响曲，但当他的偶像践踏自由时，他声明这不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自由。

第九交响曲有一个特点，一个轻微的隆隆声上升到一个高潮，直到爆发成音乐爆炸。在人类的声音，唱诗班的声音，是地球转化为音乐的声音。合唱团背景上方，四个个人演唱；群众发出的声音唱得更高，但有一种声音达到更高。以前从来没有人会唱它。以前从未达到过这样的境界，但在本世纪，经过许多努力，几乎达到了

不可能实现的终于实现了。没有什么事情是人类无法完成的！

他们是资产阶级最高时代的旗帜，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出现了新的人类，欢乐的人类，无产阶级，唯一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焰！我们是它的火花之一。我们只是这熊熊篝火的一小部分，现在轮到我们点燃它们了。火花被暴风点燃。让每个人完成他们的旅程，允许无产阶级执行它的历史任务。工人阶级将自己定义自己的道路，没有任何东西会战胜它，它会摧毁一切障碍，一个充满光明的世界必然会到来。谁能牵制我们？我们算什么？火花！我们还能害怕什么？消声器能平息大炮的怒火吗？星星之火能顶住篝火吗？老泡沫能在暴风雨中生存吗？很多渣滓会腐烂在死水里。

沉默怎能平息雷声？火花无法遏制火焰，剧变是在火的漩涡中产生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们。锤子是工人阶级挥舞的，铁砧是斗争的；每个人都会完成自己的任务。试图破坏这件事是愚蠢的。

沉默可以发生在人身上，但不是发生在全班。阶级生党，党起而行，是革命的孩子。党是压垮不了、消灭不了的。党必然会胜利。这个政党是自己锻造的，Mariategui是它的创始人。它已经完成了。历史怎能重演？重建已经到来，行动已经完成，它是不能回头的。我们的目光转向其他的曙光，其他的事物出现，为什么要回头看？事实就是事实，它不能重做。我们要废除时间吗？我们被封印在物质中的行为？我们的斗争应该走向其他道路，因为我们的首脑会议已经结束了

f或这个 n电子战

◦

有一首老歌：

是谁拥有如日出、如月亮、如太阳、如挥舞旗帜的军队般雄伟的景色？

既然已经作出了决定，为什么还要回头看；我们需要期待看到曙光，看到革命之火中产生的东西。我们要进行武装斗争，这是我们必须做的。我们再说一遍：那是我们必须做的，我们必须做到！它会进行，因为它是必要的，没有什么可以扣留我们，绝对没有什么可以扣留我们。粮食怎能拦住磨坊的轮子？就会变成尘埃。

历史的另一个篇章应该开始，我们的视野应该转向它。我们必须开始攀登另一座山的斜坡，以便攀登更辉煌的顶峰，这就是它应该是的。让我们远离我，远离所有的悲观主义，取而代之的是乐观主义。如果我们有些悲观的话，那就是这个世界不公正的结果。

我所说的一切背后都是我们的旗帜。一面是希望之源的旗帜，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长期以来，有些人想从两翼打我们的政治路线，但我们说要从中间打。我们昂首挺胸，敲锣打鼓，憧憬着遥远的未来，完成了这一目标。这些行为不断地敲打着你，你的思想打开了，产生了想法。我们不是像某些愚蠢的人所想的那样放弃旗帜，因为我们的手不是用来放下旗帜的，而是用来展开旗帜的。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旗帜一直飘扬在山顶上。
我们需要

跳进未知的世界，但不是为了自我毁灭。我们已经开始了飞跃，旗帜牢牢地插在最高的顶峰。一团迷雾笼罩着我们，但我们的武装之手将和群众一起举起来。

旗帜已经插上了另一个更高的顶峰，它又一次展开，鼓点开始敲打，风声激荡。红旗是一种美丽的呐喊，它召唤着我们所有人。我们会注意这个信息的。红旗飘扬得更高，向着新的顶峰，我们要去的地方，到了就要把旗帜升到更高的顶峰；我们不能再做了。革命不能被扣留，那是规律，是我们的宿命。为什么我们沉默？它们是脆弱的水滴、颗粒、对立中的闷声和想要否定篝火的阴郁火花。为什么火花要在篝火的映衬下显露出来呢？因为有些人没有信心，没有希望，没有仁慈，而我们的精神应该是伟大的。我们取了三个神学美德来解释它们。保罗说：有信心、有希望、有爱心的人。一个不值，群众值一切。如果我们想成为某事物的一部分，它就应该成为大众的一部分。谈个人荣耀有什么用？我们的爱、信念和希望是集体的，是可以实现的，三者都在一面旗帜上。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风暴云，马克思主义把它扫了。有的眼睛看不见，有的耳朵聋了，有的心闭了，你们自己就闭上了。你想保存什么？沉默？衰老的人渣？在这里要坚持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已经在另一次峰会上安插的党的旗帜。如果我们是左派的一分子，我们必须被激情所吞噬，因为这种激情将会摧毁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力量。篝火熊熊燃烧。我们应该烧掉我们的旧偶像，烧掉我们所崇拜的一切，颂扬我们所贬低的。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想成为傲慢的泡沫，告诉

宇宙“我会发展吗？”想象一下它的笑声！

他们说宇宙的这一部分在150亿年，数十亿年的时间里，为了发展共产主义而把自己构造成地球。一个人能活多久，更别说梦中的一闪了？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苍白的影子，假装起来反对这一切物质的过程。我们将是它的梦想结束。傲慢的泡沫，这就是我们想成为的吗？一个想要对抗150亿年的无限小的部分。什么傲慢，什么腐烂！古老的，老化的海洋，被时间腐烂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时期，在分解中的污水。还有什么？可笑的恶臭。让我们做唯物主义者吧！共产党！让我们证明它是必要的，没有人可以反对必要。

马克思理解了要走过的新路；列宁承担起点燃篝火的责任。毛之所以是毛，是因为他异乎寻常地高歌猛进，他有历史眼光，他预见了几个世纪，他用短短的几页纸向我们展示了数千年，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和角色。他说：“我是打倒蒋介石，搞文化大革命，搞革命的，没有别的作用，我们的进步比它的进步要小。”我想达到一个更明确的顶点，但我失败了。他对江青说：行，不行就从高处摔下来，摔下来就打游击战争。

作为阵型中的共产党人，我们要走什么路？我们是谁？我们除了共产主义者什么都不是。

今天有必要对问题进行界定。我们面临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面临的同样的问题，但我们可以是左倾的。在这里权利是附属的，我们的问题不在他们，如果他们要

f或这个n电子战

履行自己的职责，就让他们采取自我批评的方式。这个

问题在于我们，左派，因为它是党，是地球上的盐，是活着的树；其他的是寄生虫。左边应该燃烧徒劳，它应该自我洗涤，自我净化，保持清洁。它应该以坦率、真实、诚实的方式清洁它的马厩，褪去旧皮。我们每个人都对发生在对方身上的事情做出反应，我们是同一事业的孩子。这对我们来说很容易，因为我们是左派。让每个人展示自己作为共产党员的条件。我们参加了派对，这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群众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在等着我们。他们要的是光而不是影，要的是剑而不是黄油，要的是火而不是冰。左派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问题很简单，即使对那些有硬气的人也是如此。问题是用决心打开你的心扉，这很容易做到。革命需要它。受够了个人主义的污秽。

在这个新的时代，我们必须洗刷我们的灵魂，而且洗刷得很好。想到革命和党，就意味着人民和阶级，必然要求它。让我们去寻找问题的根源，但不要涉及我们的自我。让我们深入我们的立场，把我们的精神坚定地钉在党的旗帜上。

有些人只看到自己，他们住在镜子的房子里；你们是共产党员，举起拳头，出击，再一次热血沸腾，要拆掉围墙。这是必须做的。

问题是灵魂中有两面旗帜，一面是黑的，另一面是红的。我们是左派，让我们用黑旗制造大屠杀吧，大家这么做都很容易。如果不是的话，其余的人就能做到。
。

红旗会占上风，黑旗会被连根拔起。让每个人都证明

f或这个n电子战

自己是共产党员。旗帜飘扬在更高的顶峰，许多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其他的风正在我们的国家和每个人分析

f或这个n电子战

他们的问题在他们的路线和泥泞他们的旧旗帜。有些东西帮助了我们：我们的旗帜高得多。我们怎能不履行自己的角色！我希望我们能完成它。我希望。

发展日益增长的民众抗议！

五氯苯酚----中央委员会----1979年9月

“正确与否，思想政治路线决定一切。党的路线正确，我们就拥有一切：没有战士就拥有战士，没有武器就得到武器，没有权力就征服权力。路线不正确，我们就会失去所获得的一切。”

毛泽东

政治，也就是阶级斗争，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进入了我们的国家。反革命，官僚道路，以作为大资产阶级一派的官僚资产阶级为主导，正在发展本世纪国家的第三次改组。自从它批准了新宪法以来，它的目标就是庆祝1980年5月的大选。另一方面，以无产阶级为轴心的革命、民主道路，在发动武装斗争的功能上，加强了日益增长的民众抗议活动，并使其有发展的方向。

当前政治问题的中心问题是革命形势的存在与否。这个问题的定义对于人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超越性的，并且是持续艰苦和根本性辩论的对象。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发展中的革命形势中，因此，我们所采取的战略和战术必须脱离这个实际。此外，目前秘鲁的所有政治，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都不能脱离《宪法》的框架来看待

分析这种情况。

今天在秘鲁，革命形势的问题没有得到理解，结果是人民方面的重大政治错误接踵而至。从认识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出发，导出无产阶级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错误，以及它的应用和前景。这些问题不能肯定地判断，而要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判断，具体地，要根据毛泽东思想在落后国家，即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应用来判断，要根据我国社会目前的阶级斗争情况来分析判断。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无产阶级的立场来认识今天的阶级斗争，管理阶级斗争的规律，发展人民群众的道路。

1. LIVE IN A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INWE开发

秘鲁社会生活在革命的发展中，这是无产阶级政治的根本问题和唯一正确的出发点。如果我们从无产阶级的概念出发，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

毛泽东关于“革命形势”的思想的提法，就可以理解这个现实，这些提法是简单明了的，但却是从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主要是在人民阵营中用“革命主义”来表示的立场）的粗暴的扭曲过来的。因此，我们要为无产阶级服务，为革命服务，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地、果断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不需要选举上的动摇，使问题变得糊涂，特别是使无产阶级必须采取的策略发生混乱

随后面临第三次国家改组和选举，特别是面临未来的选举。这些错误的主要后果是集中在反动的计划上，而不是集中在革命的发展上。

全国的民族民主革命

马里亚特吉在创建共产党时确定，在秘鲁，革命将分为两个阶段：民主和社会主义；第一个是第二个的前提和条件，只能由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党共产党来领导。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毛泽东把它定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因为它要消灭封建主义，打破帝国主义的统治。历史已经向社会证明，这只能通过武装斗争即人民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来实现。这一切无产阶级政治必须以之为基础的一个根本真理。武装斗争的道路是从农村走向城市，以农民群众为主要支持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人民武装为主要组织形式，奋起反抗。它是革命暴力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合成的形式。这是一种革命的暴力，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因此，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实行无产阶级的概念，就要求我们服从于武装斗争，因此，我们的活动的中心是发动武装斗争，如果武装斗争还没有发动，如果武装斗争已经发动，就发展武装斗争。只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件事就很清楚、很简单，是没有办法扭转的；只要真正为人民服务，这件事也是很清楚的。

无产阶级、人民和革命是行动上的，而不是空话上的。
。

所有这些都是国际经验的基本真理，在1960年代的十年里，秘鲁共产党人重申和坚持马里亚特吉的伟大论断，坚持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得出结论：在秘鲁，革命是民主的，只能靠武装斗争，不能靠选举，走农村到城市的道路，以农民，特别是贫农为主要力量。这是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阶级和秘鲁共产主义的伟大经验。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不能忘记的一条经验，必须考虑到当前的发展条件。
。

我们全国的共产党人和所有的革命者都必须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工人阶级还没有征服我们国家的政权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到现在为止，武装斗争还没有发展起来，还没有发动起来，还没有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在秘鲁，有一个长期的选举经验，并多次召集人民，并采取革命者参加选举。其结果是，阶级和人民没有任何根本的利益，当然更没有有利于征服权力的利益。阶级和人民被召唤参与，是因为他们假定先验的决定和后果在起作用或受到影响。这样，人民群众就把希望放在心上，把选举作为主要任务，使他们迷失了方向，离开了自己的道路。这个阶级和人民从这样的选举活动中得到了什么？
除

众议院或参议院中的少数几个席位，最终只有利于他们所谓的代表，只会助长议会克汀主义，助长机会主义，收获幻灭。那么，在我国，有一个非常黑暗的选举轨迹和一个我们不能忘记的痛苦经历。我们必须记住，在该国的每一次选举过程中，机会主义都在肆无忌惮地播撒幻想，梦想担任政府职位，假装为群众辩护，提供巨大的民主进步，并产生无节制的贪婪和胃口。所有这些政客的目的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阴暗目的而利用人民的斗争。

这些是我国的具体教训，它们表明，行为者可以改变或生存，但选举机会主义仍然存在，除了使人民走上正确的道路外，对人民没有任何好处。

我们在秘鲁的城市中也发生了许多民众斗争，甚至叛乱行动，更不用说所谓的“革命”了，它们只是军事声明或政变，有时甚至涉及部分人民。但是，这些行动，有些是非常英勇的行动，没有一个是为阶级或为人民掌权的，而是被军队非常血腥地粉碎了，或者其结果只是为剥削阶级的一派或另一派服务和帮助了。由此可见，掌权之路既不是起义，也不是城市作乱。这是我们革命斗争的另一个基本经验，它必须使我们预防表面上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起义道路，工人阶级是全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同样地，在农村也进行了许多农民的斗争，但是没有一个是发展为武装的

挣扎。他们不能解放农民，不能给农民土地，更不能为阶级和人民创造一种新的权力，一种新的国家。与六十年代中期农民大动员相联系的，有和平号和民族解放军的游击斗争，但没有按照无产阶级的人民战争的概念，没有与农民搞好联系，就把他们打垮了。但是，这些游击行动给我国人民留下了很大的经验。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它们只是表明，在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至今的五十多年中，工人阶级还没有掌权，因此秘鲁人民还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没有扫除封建主义。然而，我们参加了许多选举进程。群众在城市里造反了，农民英勇地打了仗，洒了血，我们还有游击队，虽然不是人民战争。尽管如此，无产阶级和人民还没有能够征服权力。因此，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民族民主革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坚持的人民战争的原则，通过武装斗争来发展。因此，我们没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没有在国内建立革命的支援基地，没有建立人民武装支持的革命力量。这就是我们没有摧毁旧的社会秩序和工人阶级，人民没有征服权力的原因。

这一切的结果是什么？具体地说，到目前为止，民族民主革命还没有开始发展到它的最高形式，因此秘鲁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发动武装斗争；这是...的中心任务

民主革命。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一切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如果真正想为无产阶级服务，为人民服务，为革命服务，就必须以这个目的为中心。这样，我国民主革命的悬而未决的任务，就是开始武装斗争。

一般说来，许多革命者和人民中的一些组织是同意的，但认为这是应该采取的策略，但目前的条件不允许我们集中于发动武装斗争。按照他们的说法，没有革命的局面，所以我们必须集中在发动群众，甚至选举等活动上，确切地说，是为了形成革命的局面。因此，国内是否存在革命形势的争论，就成为我们政治的一个根本问题，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和分析我们自己的实际，非常认真地加以判断。我们以列宁、毛泽东的论断为基础来讨论这个问题。

列宁与革命形势

列宁提出了关于革命形势的基本论断。他通过对旧沙皇俄国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工人阶级大罢工运动和人民斗争的分析，认为革命形势是其根源和原因。为了说明这件事，他写了以下几段话：

“俄国生活在革命的局面中，这是因为绝大多数人口，不仅是无产阶级，而且十分之九的小生产者，主要是农民，都受到了极大的压迫，而且明显的

加剧的压迫、饥饿、苦难、剥夺他们的权利和对人民的羞辱，与俄罗斯的生产力状况、与人民的良知程度和意识水平是明显的不一致的。...“

难道我们国家今天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多年来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吗？显然，秘鲁社会中存在着这些情况，而且，这些情况在过去几年中急剧恶化；我们需要证明这一点吗？我们是否需要证明秘鲁“十分之九”的人，特别是秘鲁的农民，受到秘鲁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压迫和剥削？我们是否需要证明秘鲁人民遭受饥饿、苦难、权利被剥夺和羞辱？所有这些都是如此明显，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而且，我们不需要回顾遥远的过去，以及自1968年现政权掌权以来不断恶化的一切。自1975年以来，到我们今天遭受的危机为止，情况一直在恶化。有人能否认我们国家所遭受的严酷现实吗？没人。任何一个基于对我们现实的最基本的客观分析的人都不能否认它。确切地说，这些压迫和剥削条件的存在，本身就是革命形势的基础。要使这种情况清楚地显现出来，我们还需要另一个条件，正如列宁自己所说的：

“压迫再大，也不一定造成一个国家的革命局面。要使革命爆发，下面的人不想继续生活下去是不够的；上面的人不能继续管理和统治下去，也是必要的。”

这就是列宁对革命形势的定义

客观条件是什么。他在两种情况下合成了它们：

- 下面的人不想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了，
- 以上这些人不能象现在这样继续管理和统治。

这是发动群众、发动群众的斗争、发动无产阶级的罢工运动等的两个条件。那么，革命形势的产生，不是群众的发动，而是相反的；革命形势，革命的客观条件，是动员的原因。这就是他们的效果。

此外，必须指出的是，列宁认为革命形势在国家的最基层产生了政治危机；他用自己的话说：

“俄罗斯正处于一场全国性的政治危机之中，这场危机影响的正是国家结构的基础，而不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它影响的是建筑物的基础，而不是这个或那个附件，这个或那个楼层。”

这是根本的，革命的形势影响着国家的根本，国家的根本，因此“改革派的退场”是不可能的。修补或缝合是不够的，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是一个革命性的出口。列宁本人对革命形势精辟地概括如下：

“俄国人民大众的状况，由于土地政策（封建地主们不得不把土地政策作为他们的唯一希望）而使他们的状况恶化，

国际形势和我国总的政治危机的性质，构成了使俄国局势革命化的客观条件的总和，这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在这条道路上继续下去的任务，用现有的（政府和剥削阶级的）手段是不可能解决的。“

那一切似乎都是今天为我们的国家写的！我们突出“上面那些”的问题；显然，在秘鲁，上述那些人不能继续像他们迄今所做的那样统治和管理事物。这方面的证明是新宪法规定的第三次国家改组。显然，它关系到国家的基础，关系到国家的基础，影响到整个国家秩序。

列宁抄录的这段话，很清楚地概括了我国今天的情况，这是我国现有的客观条件和革命形势的结果。然而，在秘鲁，对这一问题存在着严重的混乱。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发动群众是革命形势存在的原因。这一思想显然与列宁提出的极为明确的论断相矛盾，它有一个目的：把群众的改良主义斗争（movimiento reinvindicativo）放在优先地位，以推迟革命和夺取政权，并最终阻止革命暴力，以追求选举进程，宣传议会克汀主义。国内还有人说革命形势是以主观条件补充客观条件而产生和发展的，这又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主观条件，对列宁来说，是指阶级和进行革命的工具，他在下面说过：

“下层人民的压迫和上层人民的危机，都不足以产生革命--

如果所涉国家缺乏一个革命阶级，能够把被压迫者的被动状态转变为愤怒和暴动的主动状态，那么革命的唯一结果就是国家的腐化。”

因此，革命形势或革命的客观条件，并不等同于革命的主观条件。后者是能够把革命形势转变为革命暴力的阶级和工具，在我们国家，革命暴力就是武装斗争，就是统一战线，就是一个党，就是一个能够领导和发挥领导阶级作用的无产阶级，就是一个能够武装起来的农民。

毛泽东与落后国家的客观形势

毛泽东用客观形势来分析落后国家，即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革命形势或革命的客观条件及其发展。他的出发点是要深入事物的本质，而不是停留在简单的表象上。对他来说，主要是考虑落后国家的半封建基础和帝国主义压迫。在这种条件下，革命是民主的，即反封建、反帝的革命，它的发展要求通过革命支援基地，从农村到城市的武装斗争，作为新的国家开始出现，同时又消灭旧的官僚土地所有制的反动国家。这对于了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革命形势的具体条件和这些社会的发展，是基本的。

毛泽东创造了符合客观情况的条件和存在的矛盾，由此产生了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实质上就是武装斗争，是革命必然胜利的道路。正如他的作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第四点所述，他突出强调了以下几点和矛盾：

在国际层面上，他论述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发展。显然，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有所增加。这些矛盾对我国的影响，是剥削者内部的矛盾，主要是大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正如我们最近看到的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两派的矛盾，不但没有改善，还会进一步发展。

他还说明了反动统治者与广大纳税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增长的国家机器必然导致税收增加，而税收又落到了人民大众的头上，此外，国家经济也在不断的预算危机中发展。现政权所遵循的程序和今天的局势证明了这一点。此外，人民群众是，他们通过间接税，越来越多地支持国家的支出；这一局势正在恶化并将继续恶化。

帝国主义与民族工业的矛盾。在农村，这种矛盾是明显的；民族工业日益受制于帝国主义的统治，进入市场的机会日益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操纵的外国进口（如商品）的侵略，限制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帝国主义的财政强加于人，使民族经济陷入衰退，并因世界的危机而更加恶化。

正如马里亚特吉所说，帝国主义不允许发展一个民族工业。

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资本家“为了逃避危机和解决自己的问题，加深了对工人的剥削，工人又反对和抵制这些措施。”毛主席的这句话在我们中间每天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我们今天看到该国在过去几年中所遭受的深刻危机。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工资被削减得多么残酷。增加了工作日，规定了苛刻的工作条件，以保障企业利润。此外，我们看到无产阶级通过持续的罢工斗争进行抵抗，即使在面临各种迫害和镇压、宪法保障中止和紧急状态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在该国，国家通过土地债务收取地租，帝国主义主要通过土地银行进行投资，控制农业生产的整个协会系统（合作社、SAI等），此外，还维持奴役性的生产形式，并被纳入旧土地所有者的封建剥削之中。这样，由于土地法导致封建主义的演变和官僚资本主义向农村的渗透，农民的处境就恶化了。

国有商品的商人和独立生产商看到自己越来越多地被推向破产。今天，经济危机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前提的有效性。回顾一下小工业生产者和小商人以及小矿工面临的破产状况就够了。我们必须强调流动商人所面对的严重情况，他们受到残酷镇压的影响，而很多镇压都落在他们身上。但危机袭击了

媒体生产者也是如此。

反动政府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在全国各地，反动武装和警察部队的发展和加强，无论是在特遣队的规模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是明显的。这表现在建立了新的国家镇压机构，扩大了它们的职能，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不可避免地，这一进程将进一步发展。

饥饿和盗匪活动遍及全国。秘鲁民众长期遭受饥饿，但今天，危机更加严重。群众，农民，特别是贫农，完全没有东西吃，饥饿与疾病成对，主要影响婴儿和青年。犯罪活动越来越多，偷牛（abigeato）在当局自己保护的农村地区越来越多。

大多数农民群众和城市中的穷人处于勉强生存的境地。毛主席在中国所作的这种比较，也是在我们中间普遍存在的残酷现实，在我们的人民大众中，苦难越来越根深蒂固。

由于缺乏预算资金，许多学生担心他们将无法继续学业。这也是该国的一个现实，因为教育预算和卫生预算都被削减。教育部门面临着深刻的财政危机。因此，许多学生因缺少学校而不学习，或大量辍学，因为他们没有可用的资源。

由于生产的落后，许多毕业生在职业或学术领域没有就业的希望，成千上万的毕业生不得不从事任何他们能做的工作。

毛泽东就是这样分析落后国家的革命形势的。在分析

在客观形势中存在的矛盾，他找到了武装斗争、武装斗争的发展和胜利的物质基础。从上面可以看出，在我国，我们是如何有着相似的客观情况，同样的矛盾又是如何发展的。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这些都是发展中的矛盾，不是一个反动政府能够解决的。此外，我们都知道，这些矛盾不是在解决，而是在继续尖锐化，因此，我国的客观形势，现在和将来，一次比一次更有利于革命的发展，更有利于更优越的形式武装斗争的发展。因此，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开始武装斗争。这是我们国家无法回避的视角。我们在秘鲁还能走什么路？我们的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还有什么希望呢？毛泽东主席在结束他的分析时说：

“了解了所有这些矛盾，我们就会意识到中国今天所面临的绝望的局面和混乱的状态，而且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一点。反对帝国主义、军事首领和地主的革命就会出现。全中国都是干柴，很快就会燃烧成一场大火烧。”既然我们国家遵循着同样的革命规律，有着相似的经历，同样的视角，我们还能用别的方式思考吗？不，一点也不。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国为什么有红色力量》第二章第三点中，对发展中的革命形势和静止中的革命形势作出了鲜明的区分。他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里，总是有一种革命的形势，或者他所说的客观的形势，是发展武装斗争的

以两种形式发生：

一种静止的革命形势和一种发展中的革命形势。

通过分析他的这些论述，我们可以说，静止的革命形势可以转变为发展的革命形势，这是主观条件对客观条件的作用；记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我们还必须能够区分发展的不平衡和革命的不平衡，并考虑到发展的不平衡可以发生在一个地区，然后革命可以扩大到全国，甚至可以从革命的普遍退却开始，如1927年8月中国秋收起义所表明的那样。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发展中的革命局面中

运用列宁、毛的论述，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我们国家符合列宁提出的革命形势的两个条件。

我们国家表现出毛泽东所分析的客观情况是一个矛盾。

为了了解我们的情况，最基本的是，我们必须记住静止的革命形势和发展的革命形势之间的区别。

通过对列宁和毛泽东的论述及其在我国实际中的运用的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国正处在一个发展中的革命形势中。这表现为在我们中间正在发展的日益广泛的抗议

因为我们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危机中。

因此，如果我们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基础，从秘鲁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生活在一个发展中的革命形势中，一切战略、战术和政治行动都必须以这个事实为基础，否则就大错特错了。综上所述，阶级斗争，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之争，只有从认识到革命形势在发展中出发，才能看得准确正确，运用得坚决果断。无产阶级、党和全国的革命者，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才能判断当前的政治形势，从而确立正确的策略。

2. 革命形势与当前政治形势下的两条道路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得出了革命形势正在发展的结论。在第二部分中，我们的问题是看看在这种情况下的两条道路在一般意义上是如何表现出来的。一方面，以官僚资产阶级为首的剥削者，通过多年来以他们的名义行使权力的军队，其官僚道路，即反动道路，是如何发展的。另一方面，民主道路的发展，组成人民的阶级，其轴心是无产阶级。总而言之，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指出上面的人如何面对下面的人，即决定革命形势发展的斗争中的两极。这一矛盾更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革命的客观条件的现实性，及其两个组成部分的发展，及其视角。

反动计划：改组和大选

从1977年7月开始，官僚道路继续着秘鲁国家本世纪的第三次改组。它庆祝了制宪会议的选举，制宪会议在一年内批准了一部新宪法，并于最近召集了将于1980年5月举行的大选。这是什么意思？该州已经设防了吗？它是否克服了困扰它这么长时间的危机？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不断上升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目标是改组国家，从现政权开始，他们的目标是颁布一部新宪法。这是其联合和法西斯政策的目的。它还旨在发展能够为国家提供法人基础的组织，包括组织一个政党。失败的秘鲁革命政治组织(OPRP)就是一个例子，它已经公开了其所谓的“意识形态基础”。然而，由于1975年以来美国帝国主义的命令和国家的深刻危机，国际形势在拉丁美洲趋向“代议制民主”，官僚资产阶级的计划被打乱。因此，新宪法既没有充分表达官僚资产阶级所期望的法人计划，也没有完全满足所谓“代议制民主”的需要。因此，在军队的刺刀下诞生的、由一个平庸的制宪会议产生的宪法，既不能满足反动阵营中的泰利人，也不能满足特洛伊人，更不能满足人民的宪章，它一开始生效，战争就开始修改它。与1920年《宪法》一样，新《宪法》的前景是

秘鲁大资产阶级的两个派系：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争论或冲突。在官僚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反应的逻辑将是一种新的结构调整，使秘鲁国家更彻底地公司化，由官僚资产阶级领导和行使权力。

另一方面，对于人民和无产阶级来说，问题将是取消这个新的宪法和任何其他表示旧的现存秩序的宪法，而制定一个真正符合他们阶级利益的宪法。只有通过胜利的人民武装力量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这就是第三次改组的情况和前景，因此产生了以下问题：秘鲁国家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吗？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写道：

“目前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是薄弱的，但是反动统治阶级的整个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一个建立在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结构基础上的组织，也是薄弱的。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是薄弱的，但是革命的进展无疑比西欧要快。这是因为这里的反革命力量也是比较薄弱的。”

这个伟大的真理是1930年提出来的，在中国和其他落后国家都得到了历史的证明，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不能忘记自己的具体情况。而且，为什么国家的这种脆弱性会发生呢？如果我们分析

毛主席关于国家落后的国家，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他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在论述各州的制度时说：

“第一种是旧民主主义的状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今天，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民主的痕迹了。它们在资产阶级实行血腥的军事专政的国家中已经转变或正在转变的过程中。地主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专政的国家，可能包括在这一组中。”

后来又说：“这里讲的是‘国家制度’，从清朝末年开始的几十年的争论，还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仅仅是国家内部各阶级的地位问题。资产阶级总是把阶级的地位掩盖起来，用‘民族’的标签来实行一个阶级的专政。这种掩盖对革命人民是没有好处的，因此，必须向革命人民解释清楚。”

他还说：“关于‘政体’的问题，它是权力的组织形式，是一个社会阶级为击退敌人和保护自己而建立的权力机关的形式。没有代表他们的适当的权力机关，就没有国家。”

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他解决了落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国家问题。他首先指出，这是资产阶级和地主两个阶级的联合专政。他区分了“国家制度”和

“政体”，前者是专政，在我们这里是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的专政。他强调说，“国体”是指各阶级在国家结构中的地位，在我们这里是指六个阶级在我们社会中的地位：大资产阶级及其官僚派系、封建地主、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

正如马克思所明确指出的，“政体”是“组织权力的形式”，以实行独裁，在我们的情况下，这种组织是由所谓的“代议制民主”维持的共和国的形式。这是它寻求纳入公司形式的组织形式，但新《宪法》并未完全成功。它只是跟随国家的发展进程，批准加强行政权力，为公司化奠定基础，并规定武装部队更直接地参与国家结构和权力的行使。它还通过所谓的紧急状态扩大镇压力量的行动，以反对人民的斗争和革命。

如果我们牢记毛泽东主席的这些实质性论述，同时也适用关于革命形势和国家分裂的论述，那么我们就会清楚地认识到，秘鲁国家及其组织由于经济和社会的落后，从整体上看，是软弱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有六个阶级，其中有四个阶级受到压迫和剥削，主要是两个基本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因此，我们有广泛的基础

这是失败的，是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联合专政的国家基础的破裂。此外，帝国主义在这一脆弱的结构上还进行着它的争论和矛盾。特别是在今天，美国帝国主义统治着我们，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企图破坏这些领域，这是帝国主义之间的争论，它加剧了一般国家制度的脆弱性，特别是政府制度本身的脆弱性。它是在发展专政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借以维护其帝国主义至高无上地位或互相破坏的各派之间的矛盾。

除了秘鲁国家在国家制度和政府方面的脆弱性----由于其半封建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状况（这种状况将进一步发展），这是必不可少的和无法治愈的----我们还必须加上第三次国家改组及其正在进行的实施，包括普选所产生的矛盾和困难。大选将在17年后举行，12年后必须产生一个文官政府取代武装部队行使权力。在秘鲁本世纪所经历的最严重危机中，无法克服的情况继续发展，这就突出了这种脆弱性。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适用、执行甚至修改一部新宪法，以对抗发展方面的民众运动。再者，日益增多的抗议活动将增加对更好生活条件的要求。它将产生大量群众来满足其最基本的要求，从而推动其政治进程。

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向我们表明秘鲁国家的脆弱性及其自身基础的根本断裂、其基本结构的弱点以及困难的政治关头正在形成

今天和将来。面对这一现实，国家将诉诸暴力和镇压手段，以维持其过时的制度，维护剥削者和帝国主义者的利益。

民主之路：发展日益增多的民众抗议

下面的人发现自己处于什么状况？他们正在遭受深重的危机，陷入日益贫穷和苦难之中。下表显示了这场危机的情况：

资料来源：Revista Actualidad Economica No.17。

+根据1979年1月至3月的全年预测

++1979年3月相对于1978年3月

+++数以千计的工人。

EAP是指那些有能力并愿意工作的人。就业人员是指收入等于或高于最低基本工资、每周稳定工作36小时或以上的人。次级就业是指那些没有意识到收入或工作那么长时间的人。失业者是那些没有工作而积极寻找工作的人。隐性失业者是那些不工作的人，他们虽然有能力工作，但不积极寻找工作。

这就是该国目前的经济状况；生产的减少反映了经济衰退，可以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消费、投资、进口的减少、物价或通货膨胀的上升、薪金和工资的减少以及大量而且仍在增加的失业中看到。但问题是，1979年第一季度的经济结果显示出同样的趋势，尽管假定在财政上有优势

该政权的宣传声称国际关系，通货膨胀问题继续存在，生产过程陷入衰退，尽管最近采取了诸如国家住房基金等措施，但危机没有可预见的结束，并将继续打击广大人民。下表很能表达这种经济下滑：

让我们着重指出，虽然工人的报酬在1960年至1968年期间上升，但在1968年至1977年期间却下降了。我们还必须指出，与农民相对应的百分比不断减少，这与资本回报的增加是平行的，资本回报从1960年到1997年减少，但从1968年到1977年大幅度增加。然而，比较1973-

1977年工人的实际补偿指数更能说明问题：1973年的工资为100.0，到1979年12月则为49.4。在同一时期，工资从100.0升至71.7；而法定最低限额则从100.0降至60.5。这些数字显示工人的薪酬明显恶化。然而，这些数据是根据实际通货膨胀率计算的，而实际通货膨胀率低于法定最低限额。因此，工人大众的购买力还是少一些，苦难和饥饿就会多一些。

与此相伴的是严重的失业问题：1976年绝对失业人口占经济活动人口的5.2%，次级就业人口占43.9%；到1977年，6.0%的人失业，46.0%的人失业；但到1978年，失业率达到

7.27%和47.0%的就业人口处于赤贫状态，有54.0%的就业人口处于赤贫状态。然而，在这一年中，失业率又上升了。再加上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物价的不断上涨，使人民苦恼不已；1975年的通货膨胀率为24.0%，1976年为44.7%，1977年为32.4%，1978年为73.7%，今年估计将超过75.0%。

这就是我们这个贫穷国家的人民大众所忍受的危急情况。这样，我们就看到列宁所说的饥饿和苦难使“下层人民”的处境更加难以忍受，他们不想也不能继续过现在的生活。

农村在这些数字中值得特别关注。土地法颁布十年后，土地的重新分配已达到耕地的21.1%和牲畜的7.7%。根据一些计算，“这只会影响到农业工人总数中的大约347人”，“可以说，在土地的重新分配中，有一百万土地面积不到三公顷（7.5英亩）的微型基金所有者完全被排除在外。”但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今天，有一千个企业由国家管理（以前是一万个农场或庄园）。其中50%以上陷入危机，根本没有利润，甚至发不出最低工资，缺乏最基本的管理机构。此外，农村转移了“170亿索尔用于支付农业债务，近100亿的直接税，还有几十亿的‘利润’在EPSA、EPCHAT、ENCI、PANTA、ENACO等企业中”，这些企业是农业和牧场产品商业化的国家垄断企业。所有这些都支持着农民被残存的封建势力所压迫和剥削，更不要忘记四百年的“农奴制”。我们再一次看到列宁所说的剥削和压迫小生产者，主要是农民，他们是“下层人民”的一个基本部分，他们不想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继续生活下去。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所处的发展中的革命形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们所揭露的东西隐含着什么？“下层人民”遭受的危机意味着什么，他们加入了几百年的历史，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的剥削？“下层人民”所承受的危机意味着什么？“下层人民”所承受的危机意味着什么？以上是否显示了...的情况

“那些下层的人”不再想要也不能继续像几个世纪以来那样生活下去了？这种情况不是向我们说明了革命形势的基本条件的存在吗？而群众又是如何回复的呢？难道不是有一种日益增长的民众抗议，表现为一种不断上升的罢工运动吗？这种运动虽然在1975年达到顶峰，但在一次强烈镇压之后，今天又重新上升，如1978年罢工次数的增加（364次，罢工者138.94万人）和今年上半年的225次罢工所表明的那样？至于农民运动，难道不是自1960年代以来一直在不屈不挠地斗争，镇压无法遏制它，尽管发生了像上次卡哈马卡省那样的大规模屠杀吗？就一般的人民运动而言，从1976年到今天，不是正呈现出一种日益发展的趋势吗？在全国许多城镇，甚至在一些看来是困顿的地区，都发生了真正的起义？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该国革命局势的存在而引起的日益严重的民众抗议活动的发展。这是从我们的现实情况，从我们的“下层人民”的情况，从我们的人民大众的情况，从我们的农民的情况，从我们的无产阶级的情况，最基本的分析得出的结论。

这样，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据客观情况，根据国家的客观条件，根据“上面的人”已经不能按照过去的方式统治或管理事物的情况，根据“下面的人”已经不能也不愿意按照过去的方式生活到现在的情况，根据人民群众的不断增加的抗议，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国，革命的形势正在发展，这是决定一切政治，特别是为无产阶级、人民和革命服务的战略和战术的出发点。像这样的情况，永远不可能成为

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人民在选举过程中的政治活动只会使群众迷失方向，远离革命道路。面对那些假装把阶级和人民同所谓民主的第三次国家结构改革和普选的反动计划的尾声联系在一起的人，让我们同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选举所说的相反：

“马克思用这样一段话，华丽地强调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这一基本特征，...`每隔这么多年，被压迫者有权选择哪一个压迫阶级的成员代表他们，并在议会中粉碎他们！”

现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政治活动的中心是什么？答案是简单而具体的：发展日益扩大的民众抗议，它已成为民众与政府（所谓政府，我们指的是秘鲁国家权力的有组织的表达）之间的主要矛盾，指向人民的泛滥，即指向人民斗争的发展，以超越反动的国家秩序所允许的范围，超越现有制度的法律秩序；这一切都是为了发动武装斗争，从而把民主主义的国民革命上升到斗争的高级形式：人民战争，按照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建立革命的后盾，逐步消灭旧有的土地所有制的官僚制的反动国家，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但马克思告诉我们：“显然，如果我们不开始斗争，除非我们的概率使胜利绝对确定，否则创造历史就太容易了。”让我们牢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句话

从发展中的革命形势来看，我们的中心是发展我们革命的主观条件和发展革命的工具：党、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主要是党、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因为统领其他两个的是“英勇的战士”，统一战线是为武装斗争服务的，这一个是我们发展和发展统一战线和党本身的熔炉。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发展群众的政治活动，特别是发展贫农的政治活动，使之具有发动武装斗争的功能。没有别的道路，也没有别的视角。毛泽东就这件事写了一封信：

“在中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战争，组织的主要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形式，如人民群众的组织和斗争，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决不应抛弃。但是，一切组织和斗争的目的，都是为战争服务的。在战争开始之前，一切组织和斗争的目的，都是为战争作准备的。”

这些明智的话，没有忘记我们的具体条件，对我们完全有效：秘鲁的问题是发起武装斗争。这将是优越的斗争形式的开始，是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决定性斗争的开始。武装斗争的开始，是今天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政治行动的指路明灯。因此，我们今天的当务之急是发展日益增加的民众抗议活动，以发动武装斗争。

让我们来发展日益增加的民众抗议吧！

关于我们历史的三个篇章

1979年12月3日全国代表大会

几天来我们一直在说我们想就某些问题进行对话。有时，人们会诉诸于用象征、隐喻或不那么理智的形式说话。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共产党代表我们直截了当地和广泛地发言。

我们想简单谈谈几十年后如何看待今天的历史。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革命性想象的计划中，从未来回头看，这是有用的，也有助于强化精神。我们有清醒的头脑、坚定的意志和永不熄灭的激情，革命的想象力会使我们的头脑更加清醒。让我们思考一下，让我们的想象力从未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下一个世纪的下半部分，把自己放在未来几十年的前面。

我们正处于二十世纪的最后阶段，不久我们将看到岁月的流逝，随着我们在人类第三个千年向我们的社会转型迈进，这些岁月的流逝将会更快。20世纪90年代的结束意味着一个千年的结束和另一个千年的开始，在这个千年里，共产主义将在历史上得到明确的烙印，人类将从必然王国跨越到自由王国。

我们应该想到下个世纪的下半叶。历史将由我们书写，追随者就是我们，就是未来的共产党人，因为我们是一股不竭的力量。当孩子们开始阅读，人们开始记忆，他们就会有

Concerning THREE cHapters 的 我们的
一段历史可供阅读，它将叙述：

I. 黑暗如何占上风。

在这个社会里，曾经有一段黑暗盛行的时期。它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黑暗的，但它意味着黑暗占上风。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美国，有一个古老而悠久的传统和缓慢的历史，这是应该被了解的。我们要寻找我们是谁的深刻根源，不是因为我们是民族主义者，而是因为我们有历史的特殊性，没有历史的根源，谁也不能搞革命。我们是旧社会。

大约两万年前，人类以非常原始的状态来到这些土地；一万年过去了。在大约四六千年的时间里，他们开始发展农业和基本的庇护所，以保护自己免受极端气候条件的影响，他们还开始缝制覆盖物以保护自己的身体。两千年后，我们已经有了生产力很高的农业，成为一个伟大的农业系统。社区的发展和Ayllu开始形成：我们人民的一种特定的农业社区表达。此后，随着阶级差别、财产和国家的产生，产生了盈余。

大约七百年前，国家开始发展和扩张，随着国家的发展，剥削产生了压迫。于是，人民被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此外，这些土地被划分为小区域、大联盟和王国：华日就是一个例子。时间流逝，印加帝国形成。然后是印加帕查库特克，他带来了更多的帝国秩序，并重组了国家，使其更加强大。这说明古代秘鲁存在剥削他人的民族。这个

阶级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有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然而，这样一个石化的王国并没有持续多久。陌生人来了，破坏了现存的土地秩序。但是，美洲人民跪下的事实是不真实的。人们抵制和捍卫自己创造的剥削制度，但这是一个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腐烂制度，遇到上级命令就崩溃了。

这样，这个制度在我国就崩溃了，开始了一个漫长而恶毒的封建剥削过程。我们的人民被带到矿场，他们的鲜血变成了欧洲的金银。我们把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作是我们祖先血肉的产物。

几个世纪过去了，混血制度发展起来了。有叛乱，特别是十八世纪农民的动员和起义，动摇了制度的基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伴随着人民群众的解放精神而繁荣；而且由于阶级没有消灭，土地和主权问题没有解决，这两个老问题继续存在。

十九世纪是封建秩序向半封建秩序、殖民地秩序向半殖民地秩序的转变。我们把主人从一批欧洲人变成了另一批，从西班牙人变成了英国人。新的剥削者登基了，他们比以前的剥削者更残酷、更险恶，但人民总是奋起不停战地进行艰苦卓绝的阶级斗争，尽管在更大的时期，制度受到了动摇。

在上个世纪的后半期，一个新的帝国主义秩序出现了，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它很早就进入了这些国家，并在20世纪20年代巩固了它的统治地位。因此，

在我们历史的那个阶段，黑暗在我们的土地上盛行。与此同时，一个新的阶级出现了，无产阶级，新的篇章开始了。

II. 光是怎样出现的，钢是怎样锻造出来的。

工人阶级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诞生了。在我国也表现为无产阶级的是工人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这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无产阶级开始照亮黑暗，正是这里所代表的阶级。这道光变成了钢铁。

从1885年到1919年，经过近30年激烈的阶级斗争，秘鲁无产阶级开始发展，无产阶级的存在在我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阶级斗争、国际行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斗争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和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他在美洲的这些土地上进行了很少的战斗。我们的人民不是轻浮的，正如一些无知的人所说，我们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人。Mariátegui是这些土地上少数几个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特殊条件的人之一，我们的人民开始找到一条新的未走的道路。一种新的更纯净的光出现了，一种闪耀的光。我们心中和灵魂的光芒。光和土地一起被建立起来，土壤变成了钢铁。1928年党的成立源于光、土和钢。钢铁是锻造出来的，我们就是这样。这就是光是如何出现的，钢是如何锻造的问题。

1928年我们成立了，我们从来没有陷入另立一党的标准。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在这里，阶级和群众斗争诞生了一个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他创建了这个党，他给了我们光明和钢铁，带领我们走上自己的道路。从那时起就有了一

我们国家的轻钢。不管他们怎么说，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在还有课的时候，不可能回头。那灯在还有课的时候是不会熄灭的；在还有课的时候，钢是不会熔化的。但我们有一种可能性，当我们的创始人的生命被缩短时，这种可能性就破裂了。虽然被否定、歪曲和掩盖了，但《马里亚特吉》的未完成的任务仍然是我们的纲领和计划，它在阶级中得到了体现，在阶级中、在好斗的人民中、在共产党人中继续跳动着。我们不能否认，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是由于这个阶级和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斗争。

时间过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历史上最广泛的一次，给我们打上了烙印，造就了更加深刻的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和更加激烈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不断前进，但从来不是在和平中前进的，总是在苦难和风暴中前进的；它是用更多的光、更多的钢、更多的力量和无敌铸成的。

我们的人民被一束更强烈的光照亮了，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起初被这无休止的光的喷发弄得眼花缭乱，光而不是别的；但渐渐地，我们的视网膜开始理解这道光，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国家、马里亚特吉和我们的现实，我们找到了我们的视角：重建党。于是，关于光明是如何出现的，钢铁是如何锻造的这一章开始结束了。

III. 墙壁如何倒塌，曙光如何展开。

今天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墙壁如何倒塌，新的曙光

Concerning THREE cHapters 的 我们的
如何展现。可以说，用最强的光、最纯的钢锻造的我
们党，有了决定性的时刻。这个

一瞬间生成了国家建设的大计，而党作为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铺开来照亮我们的国家。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人都召集起来了，一个举国体制就启动了。共产党人奋起，大地回荡。伴随着土地的隆隆声，共产党人前进了。为此目的，举行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建立了政治基础，并确定了应遵循的方针。

一面旗帜插上了，一面非常高的旗帜，是为了一个新的时代和一个新的目标：发动武装斗争。人们经过艰苦的斗争，从各个方面聚集了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最后他们作出了一个决定：用实际行动锻造人民军队第一师第一连。就这样，他们开始以一种明确的形式清除黑暗。墙壁摇晃着，被攻破了，握紧拳头，破晓了。关键是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会议，这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新篇章的开始。神灵们欢欣鼓舞，我们的眼睛闪着光。其中一章会说：我们背负着沉重的担子，我们给出了我们的配额，在困难的时刻我们埋葬了我们的逝者，我们擦干了我们的眼泪，但继续战斗。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宣布为国定假日。工作又一次恢复了，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农村变得更加多产，自由开始在我们的人民中颤动，红色的旗帜永远指引着我们。我们的美国会发光的。它已经是一个自由的世界，已经扩展到地球的其他地方。今天古老的帝国沉沦了。它们是正在被扫去的脏水和毒灰。红色共和国的劳动得到了补偿，田野繁茂。

他们会问，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今天，我们将继续前进，同谋使阴影不再重来

工人阶级永远不会失去权力。这是历史会说的。我们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到来，以达到完全和绝对的光明。我们倒下的战友的鲜血呼喊着：“光明！光明！我们将达到共产主义！”总有一天会写出来的，它会成为历史。

今天我们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我们已经用我们握紧的拳头高高举起表示要献出我们的生命。站起身来，挥舞着拳头，我们献出了生命。在这一刻，城墙的倒塌和新的曙光的破灭开始了。

你们都保证过，我也保证过：在马列主义的旗帜面前，在毛泽东的思想面前，在我们的创始人的雕像面前，在我们党的路线面前，在我们党的旗帜面前，我也保证过，我也保证过，我也保证过，我也保证过，我也保证过，我也保证过，我也保证过，我也保证过，我也保证过，我也保证过，我也保证过，我也保证过，我也保证过，我也保证过，我也保证过，我也保证过，我和大家一样，只有一个愿望：为人民服务，立足于我们的依靠群众，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奋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只有一面旗帜：马克思把它展起来，列宁、毛泽东把它举得更高；是永远不会熄灭的光。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会完成我必须完成的。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完成好我的旅程。我们共产党人什么也不指望，只为共产主义服务。我的决定和你的一样。我也要做一个一连的战士，我要做必须做的事，我要做正确的事，除了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外，别无

Concerning THREE cHapters 的 我们的
所求。这也是我的誓言：我的决定是你的你的决定是
我的，因为我们是团结的。围墙的倒塌和新的曙光的
展现开始了。

“历史告诉我们,一条正义的军事和政治路线

不是自发的、温和的，而是在反对“左”的机会主义和反对“右”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不反对和改造这些破坏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坏的偏向，就不可能制定正义的路线，就不可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

我们开始推倒围墙，展开新的曙光

1980年3月28日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I. 群众叫嚣着要组织叛乱。

自古以来，群众就受到剥削和压迫。他们从来都是造反的，那是一段漫长而不竭的历史。阶级斗争是不变的。它不能被压制。自打斗争以来，群众就叫嚣着要组织叛乱，要武装起来，要起来，要领导。它一直是这样的，并将继续是这样的。即使之后，在新的世界里，也会有斗争，但形式不同。

苦难与巨大的财富并存。即使是乌托邦主义者也知道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巨大的财富与可谴责的、公然的贫困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剥削的存在。剥削是与压迫联系在一起的，压迫也是存在的，屠杀群众，饥饿吞噬他们，用镣铐和绞死他们。但群众不是绵羊。他们是被分成几个阶级的人，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发展自己的政党，后者发展自己的领袖。

领导要倾听群众最微小的杂音，倾听他们的动静，尽量远远地扫描未来，坚定地站在地上，才能记录下群众最微弱的震颤。不这样做的领导者不是领导者。

我们是共产主义者，马克思教导我们，作为革命者，
我们

有组织苦难以推翻旧秩序的职业义务。我们的义务，就是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按照阶级和人民的奋斗目标，科学地进行。这是我们的义务，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组织群众的喧嚣，组织和武装他们。这样，群众性的杂乱无章的力量就表现出它的力量，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群众性就成为新秩序的创造者，从而破坏和喧哗地推倒最坚固的围墙。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称自己为共产党员。不可能有对群众的叫嚣充耳不闻、对群众的力量视而不见、对群众的严厉或漠不关心的领导。这是不可接受的。然而，我们看到了什么？盲目、苛刻、冷漠、失聪的领导；他们正在失去共产党人的地位吗？共产党人的灵魂要像人民群众的灵魂一样颤抖，要因欢乐而快乐，因痛苦而痛苦，因僵化而激昂，因群众而振奋。如果不是，好战分子的性格就变成了一种形式，一个徽章，一个橡皮图章，一种礼仪。

不可能有共产党人，更不可能有领导人敢于对群众失去信心；那就是对历史的唯一力量失去信心。“理由”可能是非常详尽的，但它们是空洞的，是不可接受的空洞。党不能继续允许那些激进分子和否认群众作用的领导人。我们不能允许这样做。当资产阶级看到罢工的浪潮和农民的觉醒时，共产党人否认他们的眼睛所看到的和他们的手所做的。共产党否定群众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能允许的。

我们越来越要做参谋，要换位看问题，要有灵敏的耳朵听群众的心声，要有穿透力的洞察力，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发现群众的变化。没有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完成使命。要不要走旧式机会主义的道路？我们有反应的冷酷之心吗？这样做的同志，我们明天还能指望什么呢？他们是坑蒙拐骗群众的阴险机会主义分子。我们再也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更不允许我们的领导人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在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强大的现实，那就是群众。他们拥有常常被忽视的波澜壮阔的历史；但是，群众一发声，土地就震动，农民群众一起来，旧制度的根基就动摇，反动派一造反，就千方百计地担心，只是用血与火来安抚群众。反动得到其狡猾的机会主义者的帮助，他们误导和阻挠斗争；但他们只能安抚群众，而不能遏制群众。

恩格斯教导我们，世界上有两种力量，反动的武装力量和杂乱无章的群众。如果我们把群众的强大力量组织起来，他们的潜力变成行动，原来的可能性就变成了现实。什么是法律，什么是必然，就变成有力的行动，扫除一切被认为是坚定的。没有什么是永久的。一切都是纸牌屋，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撑。当群众大声说话时，一切都不寒而栗，秩序开始颤抖，高山仰止，星星点点，因为群众是什么都能做的。

如果我们的信念开始动摇，共产主义精神就开始崩溃。我们必须保持警惕，我们所拥有的

We 开始 至 倾倒 这个 墙壁 而且 展开 a 新建 黎明

在这次全会中经历过的，应该是对我们的一个警示：绝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一个党如果有对群众充耳不闻的领导人，它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的责任是粉碎和摧毁这样一个官僚机器，因为它不再是党，而是一个必须拆除的怪物。毛主席对这件事讲了什么？他说，我们无神论者只有一个神性，群众；我们祈求那些神，是为了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这样，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剥削就会被消除。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必须用这种观点锻造我们的好战分子，明天更是如此。

群众叫嚣着要组织叛乱。因此，党、党的领导人、党的干部和党的武装分子有一个紧迫的义务和命运：组织群众性的杂乱无章的力量，这只有在手握武器的情况下才能完成。群众必须逐步地、部分地武装起来，直到全体人民武装起来，到那时，世界上就不再有剥削了。

II. 让行动说话。

第二次全会已经有了一种光荣的音色，一种以行动发展党的军事化的决定为特点的音色。

共产党人用他们的暴力斗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树立了一面新的旗帜：发动武装斗争。我们都是为结束我们路线的发展而进行的艰难的意识形态斗争的见证者：发起武装斗争(ILA)。

我们已经采取了坚定和果断的步骤，因为我们确信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将走向何方。让我们记住列宁：我们会胜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想要什么。

We 开始 至 倾倒 这个 墙壁 而且 展开 a 新建 黎明

停顿几分钟问问我们自己是很好的。以行动发展党的军事化的这个大决心是怎么来的？它一直处于激烈的斗争之中，也许它没有别人那样刺耳，但它更深入，更动荡，它的视角非常广阔。

两种立场显然存在分歧。我们这些自第六次全体会议以来一直灌输把言词转化为行动的思想的人，今天把这个动词转化为武装行动。那是一种决定性的物化和超越性的发展。我们已经商定的是发展军事行动，当我们谈到行动时，这些军事行动在我们的脑海中响起，在我们的心中心悸，在我们的头脑中叫嚣，并搅动我们的意志。

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努力争取达成一致意见，同意采用军事行动的语言，而另一些人则顽固地以复杂的策略甚至狡猾地反对这种做法。但这个决定是强加给我们的，是因为我们的国家要求决心，因为我们的人民要求行动。我们的人民叫嚣着，我们回应着这一呼声，回应着他们的要求，我们感受着他们的感受，想要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想要他们的手说出精确和令人信服的武装行动的语言。是的！发展的行动总是群众的行动，人民的行动：挖战壕的时候是行动，锻造铁砧的时候是行动，人们调查得出规律的时候是行动，举起武装的手的时候是人民战斗的时候。首先是行动，然后是想法，而这个想法每次都会带你达到更高的行动水平。我们是现实的真实反映。我们广泛地布道，号召武装斗争。我们的声音还没有落在沙漠里，种子落在好沟里，已经开始发芽了。我们发出的声音非常有力，回声越来越大

We 开始 至 倾倒 这个 墙壁 而且 展开 a 新建 黎明

雷声遍及我们的土地。那些被我们号召站起来、奋起反抗、用他们的意志播种的人们作出了回应：我们在这里准备好了，领导我们，组织我们，让我们一起行动！每一天，我们都将继续进步，做更多的事情。我们要么履行诺言，要么成为笑柄和不忠的叛徒。当然我们不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已经种植、布道和组织，并且这一切都结出了果实，那么我们的义务就是领导，因为行军已经开始了。让武装行动证实我们的话。愿我们的鲜血与那些必须流下鲜血的人的鲜血结合在一起，我们没有权利让鲜血独自颤抖，让它的冷淡与我们自己的温暖混合在一起，否则我们就不是原来的我们了。

我们以一种几乎不理智的形式成为共产主义者。它就像一条长长的小道，像行走一样。用一只脚移动需要你用另一只脚走路，如果你累了，那就不是乱走而是平稳平静地休息，然后继续攀登。明天物质将带着它的好战的和平带我们进去，在那里我们可以得到最终的休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形成为共产党人，为此马克思、列宁、毛站出来教导其余的人，教导他们履行自己的责任，以便把别人集合起来，组织起来，抬高起来；因此类产生了我们。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什么？有些同志和领导人反对党的历史上最决定性的一步“发动武装斗争”。凭什么理由？因为所谓的“缺乏条件？”谁在他们颤抖的声音里说话？那是压迫和剥削的黑沟，充满胆汁和鲜血的黑沟

We 开始 至 倾倒 这个 墙壁 而且 展开 a 新建 黎明
。别忘了，这种反应需要流淌大量的鲜血来安抚和制
服

We 开始 至 倾倒 这个 墙壁 而且 展开 a 新建 黎明
人们，它是他们的火和钢铁的梦想，但那个险恶的梦想是它在分解中最明显的证明。

当同志和领导想要偷走我们的灵魂和思想的时候，我们应该允许吗？不，他们的“论据”化为乌有，他们的陈腐的“考虑”和纸上的“坚定”正在阳光下腐烂。

我们党内再也不要听共产党员的那种阴险的声音了，更不要听领导人的那种阴险的声音了。所有那些敢于挺身而出，粉碎和摧毁他们的人都是他们应得的。这在今天是急迫得多的，在现在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是在破坏和摧毁群众的希望，破坏五年的劳动，破坏群众在现实中开始具体表达自己的时候。在这个时代，这些和平主义者是可耻的。

我们所有人都从这些会议中得到了许多教训，对一些人来说，应该有震耳欲聋的警告和有力的呼吁，提请我们注意。再也不会了。我们有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位：让行动说话。以行动发展党的军事化。把这一点变为现实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这是对秩序的呼唤，是阶级、历史和人民所要求的。我们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工作。这是必须的。我们过去所取得的成就使我们来到这里。道路已经确定，行动已经确立：让我们执行这些行动。我们没有别的权利。这是当今的潮流：让行动说话。

III. 我们开始推倒城墙。

我们已经通过行动同意了党的军事化的发展。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开始推倒围墙。现在是时候了，马上。

有反对过的，有反抗过的，甚至有人胆怯地逃走了，第二次开小差了，还得到了保卫。我们党为懦弱和背叛辩护会有用吗？想想那些做出这种行为的人。记住“普罗米修斯”，海神和赫尔墨斯：我们要求一切，除了懦弱和背叛。和2500年前一样，XX世纪的共产党人在一个争取发动武装斗争的共产党中，辩论通过武装行动发展的问题，我们听到了赞扬、支持、滋养和保护背叛的领导人。这种政治行为对我们会有什么用处吗？不，让我们铲除毒草。这是一种纯粹的毒药，是一种腐蚀性的毒瘤，我们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这是一种险恶的腐朽的脓液，在我们的队伍中是决不允许的，现在就更不允许了。让我们除掉这些邪恶有害的毒蛇。我们不能允许懦弱和背叛；它们是ASP。这是不可能容忍的。它体现在我们内部和我们的领导人身上。这是不可接受的，是应受谴责的，也是要开火的。我们必须开始根除那种毒药。我们必须用另一种气质和另一种精神来锻造自己。让我们把水蛭根茎拔出来烧掉，否则毒药就会泛滥成灾。不加以破坏，党的健康肌体的精气神就会消散。

完成这件事刻不容缓。我们绝不能留下痕迹，一次整肃应该起到这个目的，用事实澄清。那些表现出这种行为的人应该首先离开。这将是我们进步的标志。为了推倒墙壁，我们应该扫除杂物，排除毒物。为了开始推倒围墙，我们需要加固自己，这个加固就是要扫除右派的腐朽。让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一挑战，以便我们能够以最高的警觉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要保留左派，有困难的就前进。这将是我们行动和承诺的标志。

我们会去我们的基地。我们将向他们传达我们采取行动的信息。向被斩首的右派发动斗争是向前迈出的伟大而辉煌的一步。我们和那些有问题的人一起，将作为左派的一份子，表现出我们的决心和保证，并时刻保持警惕。这样做是必要的，以便前进，加强我们自己和成为强大的。

没有必要称有问题的人是无能为力的。力量将来自行动。行动就是推倒围墙。让我们进行军事行动。我们会受到他们的磨炼。从我们的新手，我们将成为经验丰富的战斗人员。

这样，用行动来发展党的军事化，就会深刻地破坏围墙，开始推倒围墙。这方面的关键是武装团体，没有武器的武装团体。愿你手无寸铁的手，用创造力夺走那些拥有它的人的手臂，然后精明而清晰地运用它们。

让我们扩大这些团体，让我们在抵制、收割、没收土地、破坏、恐怖主义和主要是游击行动中采取行动。这是我们的愿望和命运。我们都保证：让暴力如发起武装斗争时所阐述的那样肆虐，我们将以武装团体为起点，以非武装团体为起点，将暴力发扬光大，从这些炽热的种子中长出炽热的向日葵。我们有一个太阳照亮我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有一片肥沃的土地巩固我们，那就是群众阶级斗争的加强。

我们缺什么？没有武器的武装团体的萌芽和蓬勃发展！从那些卑微的种子和花朵中，

We 开始 至 倾倒 这个 墙壁 而且 展开 a 新建 黎明
能够推倒城墙的纪念碑将会成长。这就是我们国家的
曙光将会出现的方式。

我们成功的关键：团队；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决定
；基础：群众。

愿没有武器的武装组织兴旺发达！这是今天的命令。

IV. 展现乐观主义，充满热情。

我们是一个性情特殊的共产党员，我们是一个什么都准备好的共产党员，我们知道什么都要打。我们已经打过了，明天还会再打一次。

明天将要面对的将是现在的孩子，这将更加艰难，但到那时我们将经受过去的磨炼，正如我们今天锻造自己一样。我们要在革命中锤炼灵魂，这是唯一能够锻造我们的火焰。

我们需要极大的乐观主义，这是有理由的。我们是明天的制造者，我们是指导者，是阶级不可战胜的胜利的守卫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乐观主义者。

我们生性热情。我们是受我们这个阶级的思想的熏陶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过着班级的生活。我们参与其英雄事迹。我们人民的鲜血在我们体内流动和燃烧。

我们就像一股强大而心悸的血液。让我们把这个阶级这个坚不可摧的钢铁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结合起来。热情意味着参与神的力量，

We 开始 至 倾倒 这个 墙壁 而且 展开 a 新建 黎明

因此，我们充满了热情。我们参与现实世界的神性：群众、阶级、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用之不竭的热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力量、乐观和充满热情的精神。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什么？激进分子和不乐观的领导人。死亡的灵魂和落叶的遗嘱与稍纵即逝的激情。这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很清楚他们的根源：他们的支持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阶级，也不是群众，而是腐蚀性的个人主义，是使他们恐惧的反动腐朽，是旧秩序的污水模子，是死亡世界的表现，是致命的反动沼泽气体。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精神破碎，他们的心颤抖，他们的思想离弃他们，他们的神经被破坏，他们的行动被扰乱。

这得连根拔起，它不能窝在我们中间。这是不可接受的，不可接受的，让我们烧毁它，炸毁它。这在党内是不能允许的，更不能盛行。这一刻我们看到了什么？具有这些立场和态度的领导人。这是卑鄙的。再也不能发生这种事了。而恰恰是在今天，当我们需要展现乐观和热情的时候，现在？这是不可接受的。它是腐蚀，纯粹的坏疽，而且它本不应该发生，今天它是难以接受的多。

如果同志们不把这些弱点拔掉，还会形成什么样的干部呢？他们要组成什么样的武装分子？应用以下几点：一个公司总是反映出它的领导力。领导一个没有乐观主义的公司会导致一个没有乐观主义的公司。懦弱的领导造就懦弱的公司。它将在战斗之前被打败和打破。

We 开始 至 倾倒 这个 墙壁 而且 展开 a 新建 黎明
我们需要展现乐观主义和满腔热情。我们的

We 开始 至 倾倒 这个 墙壁 而且 展开 a 新建 黎明
强大的思想、鲜明的路线和共产主义意志首先必须体现在领导者身上。

今天的顺序是：展现乐观，溢出热情！愿我们的干部和基地不在这次会议上，与别人分享。愿这种热情在行动中表现出来，激励我们消除阻碍我们前进的硬壳，并为他人树立根除这些弱点的榜样。愿乐观主义发亮，并在我们身上表现出强大的热情。这是现实的，也是必要的。

谁也不能否认，这是一场立场之间的斗争。我们已经记录在这里，总结将是我们所看到的内容的表达。但是，首先，我们党的什么是重要的？现在什么是重要的？明天什么是重要的？是左边。谁在为它的失败而哭泣？右边。他们应该明白，它的叫声是没有用的。他们必须烧毁他们的旧偶像，烧毁年老的和衰败的，并把他们的精神放在这些时候。

时代精神为左派所拥有。它与我们国家的需要是一致的，我们的人民叫嚣着革命。我们不能失败。如果我们的鲜血和生命被夺去，我们的反应是：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手中放弃他们，我们把他们为最伟大和最正义的事业服务。

我们为正义事业而死，应该是我们革命行动的印记。为我们的事业而不断坚定的行动，将是我们作为共产主义战斗人员生活的标志。这是我们理解得最透彻的。这就是为什么积极的东西在我们身上更重要。

我们进步了，但有些人认为他们的弱点

We 开始 至 倾倒 这个 墙壁 而且 展开 a 新建 黎明
被克服了。那是失去警惕，可能有一千个“理由”，但
这只是污水。提高你的警惕性和决心扫除错误，通过
武装行动摧毁旧的和衰败的，这将是真正有效的封印
。

也许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只说正面的东西，但光和影
是存在的，这是一个矛盾。我们要总结，吸取教训。
这次会议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我们不会忘记的。我们
有义务保留左派，使党能够达到它的目标。通过我们
正在采取的行动和这次出色的会议，我们开始推倒围
墙，展现新的曙光。

我们可以用四种声音来概括这一点，顺序是：

1. 群众叫嚣着要组织叛乱。
2. 让行动说话。
3. 我们开始推倒城墙。
4. 表现出乐观和热情。

这个中央是强大的，如果我们都落实责任，主要是“
以行动发展党的军事化”，就会变得更加强大。

让同志们发言，表达自己的乐观和热情。这将是他们
决心的标志。不要让我的话成为一些同志丧失乐观和
积极性的借口。我相信我们已经到了克服50年旧缺陷
的时刻。

We 开始 至 倾倒 这个 墙壁 而且 展开 a 新建 黎明

另一个世界正在为我们打开。我们自己已经开始给它下定义，这次会议是一次定义会议。让我们的每一个思想、言语、行动、感觉和意志都证实这一点。它是可行的，不可或缺的，也是必要的。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这样做。我们会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想要什么。

这次会议很好，使我们更加团结和团结。我们一致同意坚持军事路线及其实现：“以行动发展党的军事化。”从现在开始，让每件事都表达我们所教导的意愿，去执行我们已经达成的协议。

“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场战争是以持续不断的胜利进攻开始和结束的。如果有的话，他们是个例外。即使在普通战争中也是如此。但是，当一个阶级的命运处于危险之中时，当选择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时，是否有一个根据或逻辑来假定一个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民族能够立即发现正确的方法而没有错误呢？有什么理由假设这一点呢？没有！经验告诉我们恰恰相反。我们所面临的任何问题都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而是要经过反复的努力才能解决的。遭受失败，重新开始，重做每件事。找出近似解的方法--

一个确定的解或至少一个令人满意的解--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工作，并且应该继续这样做。

考虑到我们面临的挑战，如果我们的队伍中没有一致意见，这将是一个可悲的迹象，表明一种软弱和非常危险的精神已经渗透到党内。相反，如果我们不怕讲真话，再苦再难，我们也会学习。完全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将学会克服每一个困难。“

列宁

我们是始作俑者

1980年4月19日从第一军校毕业

我们是始作俑者，我们应该将这一事实深深地铭记在心。这次会议是历史性的。

同志们，我们将作为始作俑者进入历史。一段时间以来，党一直把这段历史写在坚不可摧的书页上。

我们是始作俑者。这个第一个党的军事学校既是一个封印，也是一个突破口，它结束了，也开始了。它结束了和平时期，开启了战争时期。同志们，我们手无寸铁的任务已经结束了，今天开始我们的武装话语：让我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把群众和农民提高起来。一个时期已经结束，新一个时期的筹备工作已经结束。从这里，过去的事迹被封存，我们开启未来。未来的关键在于行动，目标在于力量。历史要求我们这样做，阶级要求我们这样做，人民预见我们这样做，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必须完成，而且一定会完成。我们是始作俑者。

我们应该讨论一些问题。就像你一样，我也会用开放的心、真诚的话语和理性的情操说话。这也有着严密的逻辑。

|.

我们正在进入世界革命的战略进攻。

几个世纪的毁灭性剥削已经过去。人民群众被剥削，被征服，被强迫屈服，被无情地

受压迫。但是在这段时间里，被剥削的群众一直在反抗，因为他们除了阶级斗争之外没有别的感情。但纵观历史，群众被抛弃，没有方向。他们的言论、抗议、行动和叛乱被粉碎和挫败。但群众从未失去希望。班上总有希望。群众是砥砺前行的世界之光。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改造和创造乐器。他们是社会的结构，是历史永不枯竭的节拍。因此，他们一直在创造思想，创造最先进的科学。

但是，由于阶级斗争的发展而产生的历史规律，产生了最后一个阶级：国际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在一个险恶的制度--资本主义--

中挣扎着，冒着汗水从它的所有毛孔冒出鲜血和渣滓。以好斗的无产阶级为中心发展工会、罢工、抵抗和革命的制度。这一切都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这个阶级有了党，就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阶级，有了自己的利益。世界人民终于有了他们的解放者。在旧时代，群众等待解放者。他们曾经把信仰寄托在假定的救世主手中，直到强大无敌的无产阶级出现，它有能力创造一个真正的新秩序。这个阶级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另一段历史开始展开成为现实。

在一百年的斗争、挫折、胜利中，无产阶级学会了如何用武器进行斗争和夺取政权。工人们以雏形取过一次，却被血与火粉碎。然而，我们记得巴黎公社，在那里，那些被唾骂的人今天都是英雄。他们的榜样永存，而折磨他们的人却被遗忘。列宁的工人夺取了俄国的政权，并创造了一个强大的

州。这个阶级继续斗争，同毛泽东一起开辟了一条新路，解决了未解决的问题。这个阶级开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斗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革命进入战略均衡，留下了反动的神圣联盟及其以前不可触碰的折磨者和敌人。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强大，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共产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上升到毛泽东思想的高峰，我们进入了世界革命的战略进攻的新局面。在今后的五十年到一百年里，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者的统治将被一扫而光。历史不能倒退。人民战争在工人阶级的手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贫苦农民的强大力量，将一天比一天持续下去，直到推翻旧秩序。世界正进入一个新的形势世界革命的战略进攻。这具有先验的重要性。

正如毛主席所说：“暴风雨临近，风在塔中怒吼。”于是，旋涡靠近了，旋涡开始了，革命的无敌火焰生长起来，把自己转化为铅和钢。光从战火的喧嚣中，沿着不灭的火发出来。光明将从黑暗中出现，一个新的世界将诞生。反作用力的旧秩序爆裂，它的旧船漏水，在绝望中沉没。但是同志们，谁也不能指望反应会轻轻地退下来。马克思警告我们：即使在我们溺水的时候，反动派也能使我们窒息，使我们绝望地击打，以使我们沉没。那是不可能的。反应就像土狼的血梦一样。抽搐的梦境动摇着他们

阴沉的夜晚。他们的心策划了阴险的恐怖袭击。他们把自己武装到牙齿上，但他们无法获胜。他们的命运是经过权衡和衡量的。清算帐目的时候到了。

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美国、苏联和其他列强，企图用恐怖来侵略、渗透、窒息、摧毁和淹没一切。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他们通过进攻、进攻和发动攻势，把自己的力量扩大到人民的强大核心。人民起来，武装起来，反抗起来，把线套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脖子上。人民掐住他们的喉咙，威胁他们的生命，并在必要时勒死他们。反动的肉将被削去肥肉，他们将被撕得破破烂烂，残渣被埋在泥潭里，剩下的被烧掉。灰烬将被抛向世界的风，这样，只有那些永远不会回来的阴险的提醒会留下。

同志们，那就是今天的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寻常的时代。这句话是这样写的：人类从来没有过如此英勇的命运。对于今天的人们，对于那些呼吸、奋斗和战斗的人们来说，从地球表面清除反作用力的任务降临到了他们的头上，这是赋予任何一代人的最具启发性和最宏伟的使命。我们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情况：世界革命进入战略进攻。没有什么能战胜它。无数的铁血军团出现了，而且越来越多的铁血军团将会出现，无穷无尽地繁衍，围歼反动。反动，它伸出血淋淋的爪子撕裂人民的血肉，继续挑拨离间，卷入其中，并寻求用人民的鲜血来满足自己。但人们的鲜血就像愤怒的翅膀一样上升，受创的肉体转化为强大的复仇鞭笞。他们的肌肉和行动被转化为钢铁攻城锤，以便摧毁将被无可救药地粉碎的压迫者。

同志们，任何形式的反动都不会占上风。时辰已经敲响，革命必将胜利。斗争将是艰苦的、艰巨的、残酷的、艰难的。胜利是我们的。群众会胜利，农民会起来，工人阶级会领导，共产党会指挥，红旗永远升起。反应已经进入了最后一章。我们会在那个世界发展。

II. 我们的人民开始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

在这一壮丽的世界历史史诗中，我国人民同拉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一道，可以发挥作用。这一作用正在得到履行。我们的人民开始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农民运动动摇了剥削的基础，是几百年的斗争，但是还不能把剥削的基础拔掉。在这个国家，共产党被锻造成纯净的钢铁。它通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给人民带来光明。同志们，在这个国家，我们正在进入第三个时代。第三个时代是武装革命和武装反革命之间的斗争，这两个时代都是准备暴力的。反革命的古老血腥暴力，和平的刺刀手，他们的该死的战争，在监狱、学校、工厂和农村消灭人民，甚至暗杀儿童，在他们的母亲的子宫里饥饿和痛苦。

今天，这种险恶的暴力遇到了它的对手。革命暴力分子准备进行武装斗争。具有丰富历史的我国人民终于开始进入最后一章，完成革命的民主时期。群众颤抖，涨潮，暴风雨逼近。反应在这个国家以及世界上，也梦想着泡在

We 是这个

用血与火的革命，用鲜血淹没它。这些都是古老的、黑暗的、暴力的梦。

他们面临的情况与昨天不同。时过境迁，官僚资本主义使革命走向成熟。政权颁布的土地法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农民明白了这个教训：法律不会给他们任何东西，法律不会给他们任何东西。这片土地必须由他们自己的武装之手征服。

工人阶级更有进取心，更成熟。它有更高的意识水平，它在数字上更大，在政治上更强大，比过去强大得多。人民群众在我国已经成长起来了。小资产阶级正在无产阶级化。它除了为革命服务，听任无产阶级支配之外，别无他命。它的唯一行动方针，是按照工人阶级的指示为革命服务，在党所开辟的道路后面进行有力的斗争。这是值得记住的，因为从这个经验中，我们特别要争取知识分子。正如Mariategui已经向我们表明的那样，必须动员群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为历史为我们安排的伟大战役服务。

同志们，我们已经得出结论，我们正在进入当代秘鲁社会的第三个时代。但是，正如昨天我们在阐述秘鲁当代历史的两个时刻，作为我国官僚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一部分时，有些人谴责我们，以傲慢无礼和幼稚的可鄙指控否定我们的论点和理想。今天，我们以明确和准确的眼光提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第三个时代。这篇论文也会受到误解。但再也不可能谴责我们了

带着幼稚幼稚的标签，因为这一次，历史向我们表明，在很多事情上是对的，他们也会吸取教训[译者：这里指的是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尽管如此，我们的控诉者要轻易接受和领悟不容易。它需要令人信服的行动，具体的行动，冲击他们的坚硬的头脑，粉碎他们的猜测，使他们也可以把这个国家的现实在他们的精神。

对第三个时代的理解是我们人民前进的关键。第三纪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革命，意味着人民拿着武器开始夺取政权，这种反动是四百年的剥削，加上其他时代的剥削（同志们，我们要想清楚，四百年的外国压迫，现在还存在着一个卑劣的奴隶制度，一个国家虽然很弱，但是仍然有力量），这种反动是企图牵制我们，反对革命的前进。物质主义者都知道，存在的东西是不会死的；反应是存在的，因此拒绝死亡。它是一具未被埋葬的尸体，但它却以愤怒和绝望的心情抗议、否定、抵抗和攻击，反对将它放入棺材埋葬。

因此，我们必须明白，革命斗争是艰苦的，是暴力的，是残酷的反动斗争。他们会派出他们的全副武装的邪恶军队来和我们作战，他们会攻击工人阶级、农民和人民群众，张开他们的邪恶魔爪。他们会试图包围、孤立、粉碎和消灭我们。但我们将是未来，我们将是力量，我们将是历史。

同志们，革命和反革命也是我们国家的斗争力量。它们是在不断斗争中对立统一的两个部分。反动派武装集中，保卫大都市和首都。我们将

植根于农村，植根于小村庄，植根于群众，特别是贫农，植根于人民的力量，植根于他们杂乱无章的力量之中，以便把它组织成一支强大的军队。但这并不容易。黑暗的、邪恶的反动军队将与我们作战，发动强大的侵略和巨大的攻势。我们也会以牙还牙，分裂他们，使他们分崩离析，把他们的进攻变成我们的小进攻。因此，围剿者必被围剿，歼灭者必被歼灭，胜利者必被打败，野兽终被围困。正如我们所学到的，我们武装的声音的喧嚣会使他们吓得发抖。他们会被自己的恐惧压垮，转化为散落的黑色灰烬。

这就是将要发生的事情。同志们，事情就是这样的。然而，这场斗争将是艰苦的、长期的、困难的和残酷的。我们需要钢铁精神，坚强有力，奋发有为，无所畏惧，对胜利充满信心。愿胜利的信心常存于我们的心中，在我们为人民和阶级服务的同时。问题是要果断、坚决地发动武装斗争。我们必须部署它，用我们的旗帜和历史将记载的铿锵行动在这片土地上居住。同志们，我们的人民正在用武器夺取政权。我们正在展开我国从未有过的最壮丽的进军。这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这将是非常了不起的。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是人民、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要求。我们不能也绝不能失败。

III. 党是通过武装斗争来发展自己的。

工人阶级斗争80多年了，党的存在52年了。以Mariate gui为首的一群男人和女人花了大约10年的时间创建了这个党。他的名字永远烙印在我们的队伍中，我们的人民

世界和国际工人阶级。时过境迁，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奋斗过，并将继续奋斗，直到剥削被废除。那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是一个不断增长的洪流面对火，岩石和泥浆。但我们的力量更大。我们把一切都转化为我们的火。黑色的火会转化为红色的火，红色是光。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位置，这就是党的重组。同志们，我们重组了。

这个党是一个新型的党。这个新型政党的宗旨是为工人阶级和这个国家的人民夺取政权。党的发展不是靠武器，靠武装斗争。这是我们在50年中所学到的艰苦教训，一个我们永远不应忘记的伟大教训：我们没有权力，因为我们没有枪炮。就像毛主席写的，谁的枪多，谁的权力就大。谁要夺取政权就必须锻造军队，谁要保住政权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军队。这就是我们要完成的。党是在武装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是我们的历史进程。我们不能倒退。

同志们，我们现在可以说，党的发展取得了胜利。它可能遭到的破坏----正如它必须遭到的那样----已经避免了。这是我们从二中全会和第一军校可以得出的结论。我们完成了一项我们现在才开始认识到的任务。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将如何发展党？一个浅显简单的反应是：通过武装斗争。在紧要关头，形势进入争斗，根据矛盾律，特定的情况可以导致发展，也可以导致破坏，当然是暂时的，但是如果它会导致我们陷在泥潭里，或者走在泥泞的地方，它就不会停止成为破坏。

该党取得了应有的胜利。它的毁灭是不可能发生的。党的发展是坚定的、果断的、自觉的、积极的。同志们，这就是从这些会议中得出的。然而，争论的是什么矛盾呢？武装斗争的开展呈现出新旧矛盾。通过武装斗争发展党是新的，旧的是我们到现在为止的成绩，包括好的成绩。即使是我们最好的成就也已经老化，无论我们对这一传统增加多少，我们也会增加党派、阶级和组织几十年来产生的巨大垃圾。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非常清楚。新事物只有一个，通过武装斗争发展党。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矛盾。就像国际上反动的战略进攻与战略防御的矛盾一样，我国的反动也是武装的人民与武装的反动的矛盾。这个矛盾，通过人民战争，必然导致阶级的胜利，扫除四百年的压迫。同志们，党内也有一个矛盾。它需要认真反思，任何人都不应怀疑。

今天，共产党人应该清楚新旧矛盾的问题。我重申，新的是武装斗争：人民战争永不熄灭的火焰，必须制造得更纯净的钢铁，锋利的剑和刺穿的长矛，以创伤反动的内脏。这是新的。其他的一切都是旧的，它是过去，我们必须从那个过去中保护自己，因为过去总是试图在未来以千百种形式重新建立自己。

同志们，我们不要忘记，为了保证巩固一百，我们需要作为二百前进。今天，

两百进是武装斗争的开始，行动的开始是彻底以点带面，推倒旧墙的保证。同志们，这是新的。其他的都是旧的。我们要绝对清楚，要明白。这个党通过武装开始发展。这是我们的根本情况。说了这一点，我们有三个条件：

第一，我们开始世界革命的战略进攻。这就是我们的处境。革命的浪潮站在我们这边。

二是民众着手武装夺权。未来将通过人民战争的推进来决定。

第三，党的发展是通过武装斗争开始的。这样，党就成为革命所需要的强大的党，既然需要，就必须锻造它。

同志们，世界的进程、民族的进程、党的进程是相互联系的。因此，未来是有保证的，我们将开始进行的武装行动是令人不安的。这是一个微妙的任务，需要用我们的武器来培育，用游击战争来发展，用人民战争来加固，像一个军队的种子一样来呵护和滋养，产生武装纵队，使它发扬光大，成为一支我们必须建设成一支强大军队的游击队。

同志们，这三个条件决定了党领导群众的武装斗争。在我们的心中、头脑和意志里，人民的力量是活着的，我们随身携带。在一开始，我们没有后卫，或者我们将有一个渺小、软弱、脆弱和不确定的后卫。同志们，我们决不能忘记人民的权力，决不能忘记工人阶级的状态，决不能忘记工人和农民的状态。这个国家和我们一起前进，我们继续前进

我们步枪的枪口，依偎在我们的脑海里，在我们的手中悸动，它将永远燃烧在我们的心中。这是我们首先想到的事情。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同志们，武装斗争会因为它是新的而生来脆弱和软弱，但它的命运将在变化中发展，从脆弱如嫩草的变异中发展。我们一开始种下的根，将是一个蓬勃状态的未来。同志们，这一切随着明天我们将执行的谦虚而朴实的行动开始蓬勃发展。

有三个相互联系的东西：世界历史、我们国家的历史、我们党的历史。这是三个趋同，三个现实，三个结合和只有一个最终结论，只有一个不可移动的真理，只有一个未来。我们将响应我国蓬勃发展的革命。

IV. 我们开始以行动发展党的军事化，实行起爆计划。

这是从上面讨论的三个问题得出的。是合乎逻辑的、必要的、无可辩驳的、不可逆转的结论。关于前三个问题，党在二中全会上的结论是：“通过行动发展党的军事化”。它批准通过武装行动，将该党转变为秘鲁工人阶级的强大和公认的先锋队，并成为秘鲁革命的合法中心。二中全会还批准了《发动武装斗争的计划》，解决了一个至今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发动武装斗争。同志们，这不是给自己灌输自豪感，而是要明白我们的责任重大。我们不应该有虚荣的痕迹。谦虚和朴实应该伴随着我们，我们越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就越谦虚和朴实，因为我们是

人民和阶级的忠实仆人。我们应该学会这样做。许多事情将会改变，甚至在我们中间发生更深刻的改变。我们的同志是通过普遍历史的行动，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通过我国人民通过武装开始确定自己的历史的劳动，通过五十年的党的斗争和无数共产党人的劳动，通过我们自己的创建者所开创的事业而产生的。我们已经解决了发动武装斗争的问题。我们解决了第一个根本的军事问题，武装斗争的发动问题。我们知道需要做什么，知道如何武装自己。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如何把农民发动起来，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这块强大的土地上发动游击。我们知道如何对抗和摧毁他们的包围圈。

同志们，在秘鲁发动武装斗争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人应该对此有怀疑。我们没什么可怀疑的。问题就解决了。它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产物，是我国人民武装夺取政权的结果。这是党五十年来的产物。这样，我们就会有一种历史感，理解和认识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我们将要去的地方，以及我们将要到达的安全港口。

V. 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武装自己，发动人民战争。

我们用军事路线和政治总动员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武装。我们正在组建分遣队和发展行动以发动武装斗争。这应该是不可磨灭的记录。

这第一所军校是历史性的。我们问自己，什么是

这所学校？如果说二届中央是“荣耀的编钟”，那么这所学校又是什么呢？我们将再重复一次，这是“封印和裂口”，因为它关闭和打开。它结束了我们手无寸铁的生活，开始了我们的人民战争。同志们，那就是这所学校。在这里，我们执行了二中全会的协议。我们已经成功地完成和解决了一些问题，中央将很快批准，同时安排党的调整和开始行动。

这样，党就通过党的中央组织、党的领导人和党的干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用军事路线武装自己。同志们，最后一次会议是一次力量分配的展示：悲观主义和反对主义被包围和歼灭的证明。它烧毁和消灭了我们中间和我们内心本来可以反对的东西。我们乐观向上，满怀热情。即将到来的胜利已经展开。我们必须这样理解。我们看到战士行进，我们看到先进的战士，他们的领袖在前面，打开突破口；我们看到队伍为了维持和支持行动而游行。我们终于看到了最终的行动，一种达到顶峰的热情和热诚的信念。我们今天所做的是如何军事行动的示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武装自己。这样，武装干部和领导，使之达到基本的效能，我们显然进入了总的政治动员。记住毛主席说的一句话：关键是要把干部发动起来。这已经完成了。动员已经开始，我们在这里所取得的成就明天将以更有力的波涛回荡，因为群众渴望听到党说我们应该开始采取行动，他们想知道如何这样做。同志们，让我们把这个好消息通知基地。

We 是这个

我们必须执行起爆计划，明天开始。正是与我们共同工作的好战分子和群众跳动的心所渴望听到的，所梦想实现的。

同志们，党的政治总动员正在行进中。组建武装分队，发展军事行动，我们开始了武装斗争。这是从这里开始的，这就是为什么这次会议既是一次封印，也是一次突破。

VI. 我们是始作俑者。

我们是始作俑者。我们首先声明我们是始作俑者。最后我们声明我们是始作俑者。什么的始作俑者？在我们的头脑中闪耀着，在我们的心中跳动着，在我们的意志中抑制不住地激荡着。这就是我们“一小撮男男女女，共产党员，向党的领导，向无产阶级的领导，向人民的领导致敬”。在4月19日这一天，历史将宣告，他们挺立着身子，宣示着革命的信念，他们的心中燃烧着永不熄灭的激情，他们的意志坚定而坚决，他们的头脑清醒而果敢，承担着作为开创者的历史义务。他们4月19日的决定在秋天以抵制和收割的方式形成，接着以反对反动政权的行动，以地方当局为目标，继续没收土地，并在农民群众的叛乱中成立了游击队。游击队造就了我们今天的强大军队，以及以它为基础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是自由的……“同志们，这是他们要说的。这在我们党的决定中得到了体现，这一决定表面上很简单，但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同志们，这最后三个问题是不是也给我们带来了

矛盾？是的，他们有。这里，在党内，重点是我们关于“通过行动发展党的军事化”的协议，并且在实施我们的发起计划时，是新的、新的世界地区的本质，它不能被扣留，因为我们的武装之手在明天还会有更多的人跟随。新的重点是在我国，武装的解决，党的发展通过武装斗争来加强。因此，在制定和实施起爆计划的问题上，新是重点，旧是面对。旧的会向相反的方向保证自己，但它已经被打败了，这是对右的一个巨大的失败。他们的毁灭已成定局，发展已取得胜利，让我们用雷声塑造它，用铅笔书写它，使它永远写在山脊上钢铁般的书页上；以便它永远不能被抹去，也不能以相反的形式书写。这就是矛盾之处。

最后，一切都归结为第五个问题。这一矛盾涉及到武器、战争、武装斗争以及如何发动武装斗争的问题。如果说到现在为止，我们是作为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民行事，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开始以武装的手行事。从和平时期到战争时期。而战争时代又有其他的要求和其他的迫切需求。

同志们，矛盾会积累，但我们会处理好的。我们学会了处理历史、处理规律、处理矛盾。我们有责任解决这些问题，用武装行动塑造这些问题。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我们将经历不可逆转的战争时期，矛盾将展开，它将带我们走向成功的结局。

我们是始作俑者。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什么矛盾？我们和我们基地的其他共产主义者，无论在场与否，在我们内部产生反响，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这里的决定。全部

我们有一个问题，一个矛盾：大破裂。同志们，时机到了。现在是大破裂的时候了。我们将断绝与陈旧腐烂的东西的一切联系，以便彻底彻底地摧毁它，因为如果我们对这个破旧的世界有兴趣，我们就无法摧毁它。单独说话的人可能很弱。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想想。作为个体，每个人都可以是脆弱和软弱的。但是革命是万能的，武装革命更是万能的，因为它是由人民群众所维持的，人民群众是土地的力量，党是宇宙的光明所领导的。

同志们，我们开始大破裂。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我们开始了这一断裂，许多纽带将被打破，因为它将我们与旧的和腐烂的秩序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永远无法摧毁它。同志们，时候到了，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争论已经穷尽了。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这是决裂的时刻，这不是在缓慢和迟缓的冥想中完成的，也不是在大厅里，也不是在安静的房间里完成的。它将在武装行动的轰鸣声中完成。这是执行的形式，是正确的、适当的形式，是唯一的形式。正如我们所研究的那样，正是通过行动，人们的意识能力增强了，意志更加紧张了，我们的激情更加强大了，我们的能量也被激怒了。同志们，通过行动，我们将找到大破裂的能量、力量和足够的能力。我们已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号角开始吹响，群众的杂音越来越多，而且还会继续增长，它将使我们耳聋，它将把我们带到一个强大的漩涡中，只有一个音符：我们将成为历史的主角，自觉的、有组织的和有武装的。因此，大破裂将被打开，我们将成为最终黎明的制造者。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We 是这个

我想总结一下。这所学校，这第一个党的军事学校，
是封印和缺口，它封印了到今天为止所做的事

为明天打开缺口。我们迄今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积极的，并已结出硕果。有道是，以行论人。事情已经完成了，它就在我们面前。没有什么可以证明的了。到现在为止所做的都是好的。我们必须做的突破将会更大，而且无疑是我们必须完成的唯一伟大的事情。它会从武器里，从枪管里冒出来。它是从党对群众的直接行动中产生的。它将从人民战争中产生。

同志们，这所学校是历史性的。除非我们把目光投向未来，否则我们无法理解它的规模，无法按它应得的份量来衡量它。这是始作俑者的学校。是中央给它起的名字。总而言之，这就是IAS 80(ILA 80)，意思是：在1980年发动武装斗争。这是一项承诺，也是一项挑战。我们被部署了。我们会超越它的。我不仅是说我们将完成它，而且我们将超越它，因为这是我国人民强加给我们的任务和历史的必然，没有人能说得相反。

同志们，发起派的作用，ILA 80是：发起1980年的武装斗争。几十年后，在未来，它会被这样解读：ILA

80，武装斗争是在1980年发起的。伊拉在这里做完了。这个词很美，它有双重的含义，如果我们再看一看，它还有更深的含义。它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做工作的综合。它塑造了所有的过去。同志们，是什么指引了我们？发动武装斗争，这不是九中说的吗？同志们，总结的是过去，打开的是现在，必须不可逆转地完成的是未来。ILA

80也是执行我们过去关于发起武装斗争的协议。现在是今天、今年和将来的武装斗争。武装斗争是

始于1980年。

同志们，我们在这些复杂的日子里，在困难的时刻所做的一切，但归根结底，令人满意的日子里，富有成果的、健康的、良好的、有生命力的日子，都在“发起者学校：ILA 80”中实现。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向在座的各位表示祝贺，向大家表示祝贺，因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帮助了这一现实的实现。祝贺党，因为它用行动，把这个现实具体化了。祝贺群众和我们的人民，因为他们穿越几个世纪的行动在这里得以实现。祝贺世界工人阶级、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因为他们的行动在这里结出了果实。我们一如既往地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致敬，因为它的光辉永存，在这里得到了体现。他们，现在生活在我们体内。革命的精神存在于党，存在于我们的人民，存在于我们的阶级。终于到了！我们所有的奋斗都得到了验证。同志们，终于实现了：发起今天的武装斗争。我们所完成的一切，包括作为经验的错误，都在这里得到验证。这就是这所学校的精髓。

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通过这位发言者感到并表示非常高兴，因为我们完成了一项简单而宏伟的任务：武装斗争的开始，即ILA

80，在这里进行，并为过去画上了最后的句号，指明了现在，开启了未来。同志们，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未来是充满希望和希望的。我们记得一位睿智的老人说过的话：“生活应许你的，自己向生活去实现。”

We 是这个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国际无产阶级，世界人民，工人阶级，全国人民，党和党的根据地，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几百年来的伟大行动，都是在这里实现的。承诺开花，未来展开。ILA 80。

我们的责任就是履行它。赋予我们的未来，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实现，为人民，为工人，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实现。

同志们，付出的努力是满意的，完成的任务是高兴的，做的事情是高兴的，是不求补偿的。

未来就在枪管里！武装革命开始了！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荣！秘鲁共产党万

岁！

发动武装斗争！

走向游击战！

扩大的中央委员会，1980年8月24日

这次会议的第一部分给了我们重要的结论：

- I. 发动的计划、实施的实施和第一批行动的完成，是辉煌的、全面的、超然的成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燃起了我国人民战争的生生不息的火焰。
- II. 总结前几次行动的总体平衡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党的军事路线，促进了党的军事路线的巩固，粉碎了右倾主义提出的军事立场有向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演变的倾向。
- III. 在初步行动的形成中得到巩固的党，已经处于准备向游击战争进军的战争基础上。

第一个突出表现为党取得的辉煌而鲜明的成功，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反响。

第二个是在第一个行动的平衡中，党的军事路线有了发展和进步。它通过打击倾向于演变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军国主义立场而得到巩固。就这样，我们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和巩固。军事路线和一切路线一样，只是在斗争中发展和巩固自己。

第三条确立并突出了党准备走向游击战争的开始。

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这是必不可少的，也是这次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基础。在这些坚实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勾勒出国内和国际的大环境，制定游击战争的开始计划。对于武装斗争发动计划实施的辉煌和巨大成功，我们应该十分清醒。这一计划具有历史性的超越性，震动了全国，使党处于阶级斗争和政治争夺的中心。

共产主义好战分子的不断斗争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我国人民群众的表现形式，在农村被历史地塑造和定义。我们采取了一种更优越的斗争形式，即武装斗争，来破坏旧秩序，建立新社会。

从此，人民战争寓于我们之中，栖息于民族之中。它不断燃烧的火焰点燃和燃烧我们的人民。它的火焰将是不可战胜的，颤抖和摧毁腐烂的统治社会，火焰将从谁的心中诞生未来最强大的篝火。

我们肩负着在我国发动武装斗争、发展和维持武装斗争的历史使命，这是拉丁美洲、国际无产阶级、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和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忠实地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为这些斗争服务。

斗争将是漫长而卓有成效的，是血腥而辉煌的，是艰苦而轰轰烈烈的，是无所不能的。有人说，用武器将改变世界，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一切都会从枪管中得到。我们已经生活在人民战争中，随着人民战争的发展，我们将看到更多的人民战争。

对于这个党，在这个国家，打破了五十多年的石墙的共产党员来说，他们的精神在今天一定是充满活力的，因为实现了这一证明和检验成就，计算、衡量和衡量未来的伟大平衡。我们对自己的行为非常自觉和负责。除了尽职尽责，我们没有什么可虚荣的。光荣是阶级的光荣，光荣是人民的光荣，光荣是党的光荣，我们没有什么好吹嘘的。然而，我们需要成为乐观主义者，确保新秩序的鹅卵石开始落在适当的位置。未来开始被书写。我们将更加永远地用青铜石花书写新的历史。我们将驯服山丘，我们将用刀剑的点，火光的光，拆掉罪孽，孕育未来，书写新的历史。

对于每一个承担起无产阶级武装先锋队角色的共产党来说，都有一个要撕开几个世纪压迫的时刻。它发出战争的呐喊，攻击天空，阴影和黑夜。它开始推倒旧的腐烂的反动的墙壁，它开始像新的柔嫩的火焰前的干枯的树叶，在年轻但噼啪作响的篝火前，发出嘎嘎声和噼啪声。人民战争开始扫除旧秩序，以便不可避免地摧毁旧秩序。从旧的，新的将诞生。最后，就像纯洁光荣的凤凰鸟一样，共产主义将永远升起。

我们应该表现出乐观主义和满腔热情，更应该想到我们是为执行一项将永远持续下去的任务服务的。我们人类只是时间和心跳的碎片，但我们的事迹将在几个世纪后一代又一代地留下印记。人类不可避免地走向自己的终点，但人类、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创造是永无止境的。我们会让地球上的人们拥有光明和幸福。

有了我们，有了我们的武装斗争，真正和唯一真正的自由开始诞生。我们是未来的号角，是暴风雨中燃烧不灭的火焰。

不可抗拒的游击战争前进万岁！

敬我们英勇战斗的人民！

PCP----中央委员会----1981年1月1日

秘鲁人民！你们遭受了四百年的残酷剥削，遭受了可耻的外国统治，遭受了本国剥削者的暴力压迫，遭受了反动国家的血腥镇压。

秘鲁人民！今天，在你们经历了十二年的假革命和法西斯军政权下对你们的锁链的真正强制执行之后，在你们所经受的大危机之中，今天的新政府通过所谓的“代议制民主”的过时的反动的畸形统治，通过假权利和自由的假民主，通过假照顾人民的基本需要的假民主，通过为剥削阶级和它的帝国主义主人服务的真正压迫和剥削的假民主；一个新的反动政府正在饥饿、失业、无知、疾病、越来越多的苦难和越来越多的镇压中一天天地把你们淹死。

秘鲁人民！你们的历史不仅仅是用反动暴力的语言和虚假承诺的蛊惑人心的言辞强加并继续强加的剥削和血腥压迫的历史。你们的历史，是反抗和斗争的历史；这是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历史，是农民特别是穷人为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而斗争的历史，是靠额头上的汗水过活的人民群众的历史，是你们最好的儿子们献出自己的生命的历史，是那些越来越清醒地为你们的自由和解放而斗争的人民的历史。总而言之，我们的人民，你们的历史是人民群众英勇的历史，是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斗争；这是为你的孩子争取面包的斗争，

为了教育，它使人们的头脑清醒，使他们更加清醒，为了你们用鲜血换来的权利和自由，为了革命的前进，为了彻底解放，为了摧毁旧的和腐朽的统治制度，为了你们的儿子们用你们武装的双手创造和锻造新世界。

秘鲁人民！今天，你们最好的儿子们，你们的血中之血，钢中之钢，在你们千百次战斗中锻造出来，在你们不懈的行动中淬炼出来，跟随你们光辉和英雄的榜样，今天，我们秘鲁人民，你们最好的和忠诚的儿子们，在风中升起了红色的起义旗帜，他们在武装行动中升起，开辟了每个人都必须遵循的道路：民主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将摧毁帝国主义的统治、封建的压迫、资本主义的野蛮剥削和以官僚主义为支撑的过时的国家。

秘鲁人民！今天，你们的儿子们举起了伟大的红旗，开始用事实表达你们最高的革命梦想。今天，你们的儿子们开始了艰苦卓绝、光辉辉煌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之路。这样，今天，从你们强大的内脏里出来的你们的儿子们，向你们献出他们的武装行动和他们的生命，同时在新的一年里向你们英勇的斗争和辉煌的未来致敬。

秘鲁人民！武装斗争开始了！劳动者、农民、工人、妇女、青年、人民子弟、人民群众，让我们一起投入战斗，用我们手中的武器，我们将建设我们人民的未来，建设我们人民的伟大的未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敬我们英勇战斗的人民

秘鲁共产党万岁！发展武装斗争！

我国人民的武装斗争万岁！

打倒那些反动的骗局！

PCP-秘鲁，1981年9月8日

秘鲁共产党成立于1980年5月，是为了捍卫我国人民的神圣利益和我们英勇的武装斗争。这种先验的革命行动，主要是在田间的游击行动：宣传鼓动、动员、侵略、破坏、攻击和对抗，打开了武装叛乱的大门，打开了贫农群众的起义，特别是打开了无产阶级和人民通过从农村到城市群众的长期人民战争夺取政权的大门。这才是真正的唯一的解放之路。

在一年多的战斗和胜利中，这些战斗和胜利的里程碑是丘奇、圣马丁·德·波雷斯、艾拉班巴、艾萨卡、卢里科查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在我们不屈不挠的人民燃烧的战斗精神的推波助澜下，震撼了我国每一个角落的2000多场武装行动中脱颖而出。今天，我们的斗争在其必然的发展中，开始于一个新的大的浪潮，它把旧的反动统治制度打得更深，而这个统治制度又是暂时的，由煽动者贝朗德及其走私者、掠夺者、饥饿者和卖国贼团伙为首。

最近在奎努阿、美国大使馆及其官邸、南部、中部和地方人民行动等地发生的强力打击是一系列武装行动的一部分，这些行动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对我国人民的主要外国剥削者、卑躬屈膝的贝朗德政府及其猖狂镇压和虚假民主的一系列武装行动的一部分。

我国人民的武装斗争万岁

但是，反动和腐败的贝朗德政府试图用手指遮蔽太阳，以克服他们所造成政治危机，团结起来支持我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并为其帝国主义主人（现在它派出了一个新的“大使”，一个镇压叛乱战争的血腥“专家”）辩护，以及竞选机会主义者的黑勾结，集中在《国家日报》上，他们发起了粗鲁和老掉牙的谣言，说“将是毒品贩子”，这些行动的实施者同时散布着谬误和荒谬的否认。因此，他们试图掩盖伟大的现实：镇压计划的失败和武装斗争的蓬勃发展。

全国的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群众，一个新的真理摆在我面前：武装革命开始了！我们手握武器，心中充满希望，迎接反动势力越来越强大的打击，就像我们人民战争的烈焰所体现的那样。

打倒那些反动的骗局！武装斗争万岁！

马列主义-毛主义光荣！

让我们发展游击战争吧！

PCP----中央委员会----1982年3月

“千刀万剐不怕死的他，敢打倒皇帝。”

I. 武装斗争取得胜利

秘鲁共产党是由马里·特吉创立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经过十五年多的艰苦奋斗，改组为马列主义-毛主义的新型政党，承担起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历史作用和责任，在1980年5月在我国燃起了武装斗争和游击战争的不可战胜的、生生不息的火焰。这场斗争每天都更深地植根于我国的阶级斗争，不久将成为武装斗争的狂暴飓风，以摧毁陈旧的、腐朽的普遍秩序，并使一个真正自由的、主权的国家恢复生机，为千百万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提供福利。

在二十一个月内，党大力地发动和发展了我们人民和民族解放的唯一手段：武装斗争，游击战争，它在二千九百次武装行动中取得胜利，它席卷了全国，但最主要的是在丛林、沿海、高地四个省以外的所有地区，它震动了城市，特别是农村，农村的斗争是由前者服务的。因此，形成农村的高地和山地，是我国任何可能发生的革命战争的有力的天然的依托。因此，这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它正在转换

农村成为革命的武装堡垒，集中在根据地，集中在工农新国家的根据地，把反动派和他们的帝国主义主人孤立在城市里。在城市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主要通过武装行动，烧毁敌人血淋淋的脚掌，为最后进攻城市和彻底打败反动秩序和维持这一秩序的反动军队准备条件。这条道路，革命的必由之路，现在是敞开的；这就是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依靠自己的双手走向自己的武装解放的道路，因为：“人民，而且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两千九百次行动！这些行动始于抵制1980年大选，在楚奇等地进行，通过没收电台、传单、大字报，进行鼓动和武装宣传，直接采取行动，在反动派之间制造恐慌，以“武装斗争”、“工农政府”、“打倒反动政府”的口号唤起人民的热情，通过点燃山头的锤子和镰刀，通过在山头和高处高高飘扬的不灭的红旗，宣告“造反是正确的”，显示了一个胜利的新天地！

这些行动是武装动员，唤起农民，教导人民，并使米拉弗洛雷斯和圣伊西德罗等反动派感到惊慌。破坏活动削弱和破坏了统治下的剥削者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例如在该国中部和北部的广大地区，包括首都本身，拆毁电塔和造成停电。大火袭击了圣马丁的华乔恩西

波雷斯、菲亚特、丰田、利马的印度霍格和北部的甘蔗种植园。对全国各地的银行，对象Bata、Hartinger、Centromin等的反动公司，或对著名的精英学院，一再采取行动，这些都是一种激烈的反动的亲帝国主义的外国教育的集中和羞辱性的表现。

在Airabamba,Aisarca,Urpihuata,Palermo,Toxama和Pinco s等地,对新旧类型的大土地拥有者发动武装维护行动,使农民真正感到高兴的是,他们的希望和战斗精神重新出现,而这种战斗精神从未消退过。这些行动颠覆了半封建国家的基础,对这些土地拥有者发动武装维护行动,包括在Airabamba,Aisarca,Urpihuata,Palermo,Toxama和Pincos等地。在这一清单上还可以加上对Acosvinchos、Vinchos、Cayara、Pomatambo和Occroro等城市的非常重要的接管,这些接管对农村地区产生了强烈和深刻的影响,促进了群众参与武装斗争。

扎实的行动直接打击了美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在我国领土上的主要帝国主义势力,例如在我国南部对南方的攻击,在首都对美国公司或与它们有联系的公司的一系列行动,特别是对美国大使馆的响亮打击和对米拉弗洛雷斯肯尼迪雕像的象征性爆破,以及对中国大使馆的打击,中国大使馆是修正主义者邓小平及其走狗的阴险洞穴,邓小平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臭名昭著的伙伴和帮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是马列主义-毛主义的卑鄙叛徒。

此外,还对国家及其镇压机构,特别是警察部队采取了有力和重要的行动。对法院、政府办公室、税务办公室、选民登记处,

市政厅和部委、全国各地的许多人民行动委员会办事处,包括其在利马的中央总部,甚至全国议会和警察、共和国卫队、和平执行党在全国各地的地方办事处,以及对诸如阿雷基帕和瓦拉兹等地的已知镇压人员的惩罚,以及对某些傲慢的地主和小地主的惩罚,这些地主和小地主是人民的敌人,是杀害毛派战斗人员的凶手。最重要的是,对Ocobamba、Luricocha、La Ramada、Quinua、Tápuc、Yauli、Tambo、Quicapata、Totos、Yanahorco、Acchi以及Puno和Tacna等地的警察局和前哨进行了非常重要和大胆的袭击,最近对Sa n

Jos&Eactute的袭击充分体现了这些袭击的有效性; [法]秘密; 解除利马、特别是阿亚库乔警察的武装; 以及对卡亚俄海军空军基地的重要袭击,他们试图掩盖这一事件,但没有成功。

所有这些行动都有力地打击了反动武装部队及其人员特遣队,他们只是炮灰,被利用于自己以外的利益;这些行动使我们能够从我们武器的主要来源--敌人手中夺取武器,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有力地打击了反动国家机器及其支持基础的士气。

此外,监狱越狱政策也得到了辉煌和成功的实施,其最大的表现是1982年的3月2日对Ayacucho公共监狱的袭击。这是一次英勇的行动,它标志着我国武装斗争和秘鲁革命史册上的一个历史性里程碑:将我们的同志和战士从秘鲁反动国的地牢中解放出来。在人民战士的勇气、力量和热血的作用下,我们的游击战争得到了加强,并且有了很大的发展飞跃。但同样的,我们庆祝这不可否认的

胜利,我们抗议、谴责和谴责警察卑鄙地谋杀和屠杀我们的三名勇敢的同志,他们因战败和仇恨而狂暴,在该市(Ayacucho)的地区医院进行了卑鄙、懦弱的谋杀,并企图处决另外两名人民的儿子(他们是被其他病人和雇员从政权党羽的爪子手中抢走的)五人在警方羁押下正在医院康复。人民不会允许这种可憎的谋杀逍遥法外!我们是战士,我们知道武装斗争需要鲜血,正如人民和无产阶级教导我们的那样,正如革命所要求的那样,我们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们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我们的革命战争中,我们对俘虏实行并将继续实行一种符合战争法的政策,在实行这种政策的同时,我们要求对方也这样做。但是,酷刑、强奸和对人民儿女、特别是对我们战斗人员的罪行,将按照人民的正义要求受到惩罚,我们他们的士兵将执行这些罪行,无论从犯罪时间到我们将施加公平和公正的惩罚需要多长时间。秘鲁的反应及其政府在贝拉恩德和他的团伙的领导下,动用其警察部队对我们发起了新的运动。我们立足于我们的正义的革命战争,只会说像前几次那样,会失败。最后,我们可以说,煽动者贝朗德已经直接收到了我们的回放:3月10日,我们用炸药炸毁了他的“政府宫殿”,以便他能够继续听到武装人民的声音。

这二十九次行动,清楚地证明了我们在马列主义毛主义指导下,在党的绝对领导下,正在形成的革命武装力量的战斗性和好战性。武装行动发生在农村和城市,主要是在前者,是一种武装

以游击战争为轴心，以其他形式的斗争为补充的各种形式的斗争。这些武装行动，是以人民的阶级斗争为支撑和燃料的，是完全依靠人民特别是工农人民的不竭能量而兴旺起来的。

武装行动的成功，提供了光明的前途，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四个伟大的胜利：第一，在斗争中锻炼了党，锻炼了领导干部，锻炼了好战分子，锻炼了战士，使他们在唯一的革命的熔炉中锻造出来，在武装斗争中经受了磨炼。虽然这已经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我们还必须加上另一个具有明显而明确的意义的成就：建立和建设了一支由党领导的武装，这支武装在游击战争的火焰中涌动，永不熄灭，是完成秘鲁革命的政治任务的主要工具，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了一支正在发展成为工农新国家的武装的武装。第三个胜利，是我们的武装行动的数量和质量的提高，是群众性的武装行动，是人民儿女的群众性的武装行动，是人民儿女的群众性的武装行动，是人民群众的群众性的武装行动，是人民群众的群众性的武装行动，是人民群众的群众性的武装行动，是人民群众的群众性的武装行动，是人民群众的群众性的武装行动，是人民群众的群众性的武装行动，是人民群众的群众性的武装行动。最后是第四次胜利，这是最重要和最主要的：游击区的建立和发展，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在游击区的范围内，建立起我们未来的支援基地，建立起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先进革命堡垒，建立起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实质根据地，建立起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实质根据地，建立起人民战争的实质根据地。

正因为如此，我们对我们的阶级，对无产阶级，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对我们不屈不挠的农民说，武装斗争是胜利的。通过

它最初的火焰预示着伟大的火焰即将来临，人民群众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他们胜利的、创造性的和坚定的手中，他们是历史和每一次革命的创造者。

II. 反革命行动助长了我们的斗争

反动的反应是什么？自称为宪法秩序的维护者和神圣人权的捍卫者的民主政府对此有何反应？它以其反动的阶级性质和逻辑要求的方式作出了反应。从一开始，它就对革命战斗人员和人民进行迫害、镇压、酷刑、监禁和谋杀。贝朗德政府，一个虚伪的民主政府，一个虚伪和蛊惑人心的政府，利用其镇压力量，主要是警察，将我们新生的武装革命淹没在鲜血中。

他们践踏1979年《宪法》所载的最基本、普遍公认的权利，贝朗德反动政府及其所谓的秩序力量残暴地破坏和偷盗他们想要的任何家园；他们迫害、逮捕和监禁任何他们想要的人；他们焚烧、抢劫、强奸和谋杀人民的儿女，而不受惩罚，这符合他们最低的本能；他们用黑暗的反动的热情野蛮地殴打群众，主要是农民，愚蠢地企图恐吓他们，把他们从武装斗争中赶走；他们普遍使用刑讯逼供，企图压垮他们的意志，逼取他们的口供，卑鄙地、变态地羞辱人民，以压低革命士气，消灭人民群众

战斗人员；他们利用强奸作为一种声名狼藉、卑鄙和虐待的手段，迫使人民屈服，玷污人民女儿纯洁、刚毅和坚定的精神；他们剥夺了囚犯的所有权利和保障，迫使他们甚至在肮脏的地牢里忍受不断的迫害，他们还将骚扰和镇压扩大到包括囚犯的家人。因此，对武装斗争和人民的迫害和镇压暴露了他们是一场背信弃义的闹剧，他们声称尊重甚至最基本的人权，但实际上通过反革命暴力镇压人民的险恶计划。但这一切都未能实现他们的黑暗希望，因为人民的儿女、阶级的儿女、党的儿女，无论在哪里，都昂首挺胸，胜利而坚定地站在他们的战斗战壕里。

卑鄙的Belaunde政府还向颁布法令的立法机构提出上诉（D.L.）第46号，恐怖主义法，用来作为反对武装斗争和人民的俱乐部。这一巨大的法令违反了资产阶级自己刑法的最基本原则，建立了广泛的、不加区别的镇压。如果他们还没有实行死刑，那么他们如此热切而狡猾地寻求死刑，那是因为目前的宪法禁止死刑，而且他们还没有找到修改死刑的条件。整个反应，特别是它的雇佣兵（ganapanes）和媒体黑客，一切以“秩序”和“社会和平”的名义，呼吁“严厉实施法律”。因此，所谓的自治司法制度实施了其险恶的阴谋；操纵压迫性的法律，绞死法官，袋鼠审判和监狱；利用捏造的证据、加速的程序、扭曲法律和出卖他们声称要维护的原则。他们开始把腐朽的棍子打到群众的儿女身上，实行残酷的惩罚，甚至有些反动派也批评说是卑劣的，适得其反的。一个盲人

愚蠢的反动司法已经被启动了，因为它必须这样做，以捍卫垂死的、剥削性的和压制性的秩序。但这样做，不能不暴露其深刻的反革命本质，更暴露了法制的阴暗面和司法权的神圣性。但即使是这种古老的法律屠杀也不能使在革命中自豪地违抗它的人民儿女屈服。

但是,除了迫害和镇压、酷刑和监禁、法律俱乐部和司法机构以及安全和情报单位的警察血腥猎犬的行动（人民已经并将清楚地记住其中一些党羽）之外,政府还开展了独立的警察行动,并特别与GC、GR和PIP的警察部队及其相应的反颠覆Sinchi和Dircote单位联合行动。他们迄今已开展了两次大规模行动：第一次是1981年1月，第二次是同年10月，其规模和重要性更大，他们宣布阿亚库乔省的五个省进入紧急状态，以便在武装部队的支持和咨询下，给予自己更大的开火权和更广泛的不受惩罚现象。

大肆宣传的十月行动取得了什么成果？那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它悄悄地结束了，既没有大张旗鼓，也没有荣耀，甚至没有一份总结大规模警察动员的结果的公开报告，这显然需要巨大的开支。所谓的“最后和最终的行动”。这看起来就像是在沙漠中的一次传递，事实证明，噪音大于实质。他们没有达到消灭该地区武装斗争、粉碎武装组织、消灭党的模糊目标。相反，事实表明，12月10日，在紧急状态和“最后行动”期间，美国政府

游击队对Totos的警察前哨进行了攻击，随后在Ayacucho地区立即采取了其他行动，最后在San Jos,de Secce采取了响亮的行动。

反颠覆行动说明了什么？群众拒绝侵略、抵抗侵略，这是明明白白的；这种反动的残暴、傲慢和暴力不但没有使他们灰心，反而激起了他们正义阶级的愤怒，他们甚至赤手空拳地对抗受到国家结构保护的武装侵略者。它表明人民支持和保护武装斗争，支持和保护他们用生命维持和保卫的游击战争，表明他们的理解、心灵和意志，投入到游击战争中去，是因为游击战争促进了他们的解放，为他们的解放服务。警察的行动和一切镇压行动只证实了战争的力量和发展，如果我们付出汗水、痛苦和鲜血，这也不过是我们为阶级和人民的正义和必要的叛乱而武装起来的配额。事实证明，我们是在打仗中学习打仗的，我们是在更密切更好地听从党的领导中前进的，而且还将继续前进。党的公正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在过去二十一个月充满活力的革命武装斗争的无可辩驳的事迹中得到了体现和塑造。

政府对游击队的政治和军事立场的实质是什么？就是把他们当成“恐怖分子”来打击。但在这方面，秘鲁的反动派、他们的国家和贝朗德政府，只是按照他们的洋基帝国主义主人制定的对付武装斗争的模式。众所周知，美国总统里根、国务卿黑格和他们的追随者给世界上正在进行的革命战争打上了“恐怖主义”的烙印。他们利用这一计划企图诋毁武装行动，

贩卖和玩弄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长期谴责的旧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无目的恐怖主义的正确拒绝，把保卫财产和所谓的“社会和平”与他们声称的保卫生命混为一谈，梦想着把群众争取到自己的一边，或至少使他们中立起来。

因此，把武装斗争说成是“恐怖主义”，不过是为了反对武装革命而兴起的北方帝国主义的蛊惑人心的反动立场，企图在进行最血腥的镇压和种族灭绝的同时，为武装革命披上诽谤的外衣。此外，他们在与俄国社会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时使用了这种卑劣的手段，试图通过所谓的“恐怖主义”将革命行动与社会帝国主义超级大国联系起来。他们还企图以这种方式诋毁真正的革命，而真正的革命与当代修正主义的阴险中心根本无法相比，后者把列宁和斯大林的祖国变成了今天的霸权超级大国。

不出所料，秘鲁的反应、贝朗德政府及其媒体雇佣兵除了不惜一切代价执行其主人帝国主义的命令和指示外，别无他法。但他们并不是唯一谴责我们的武装斗争为“恐怖主义”的人。同样加入这股潮流的还有由顽固的修正主义者豪尔赫·德尔·普拉多及其集团操纵的机会主义者，他们顺从地追随俄国帝国主义老大和帝国大棒勃列日涅夫的指挥棒。这些革命的敌人这样做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不能在他们对群众的地位受到破坏的时候，就像过去为社会帝国主义和北方帝国主义的勾结和争斗而出卖的那样，交叉着双臂。在这首合唱曲中，我们发现了“Patria Roja”，这首歌强烈地号召自称为“左派”的人

对所谓的“恐怖主义”发动圣战，他们在不祥的分工中扮演的角色要求对“恐怖主义”进行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把肉体镇压的任务留给政府。昨天是邓小平的敌人，今天是他的崇拜者，他们必须攻击我们同他们新的修正主义老板的伙伴美国帝国主义作斗争，更要攻击我们实行他们昨天援引而今天拒绝的马列主义毛主义。然而，另一些人却与这群小丑联合起来，他们仍然被所谓的“民主开放”和“议会道路”所迷惑，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世界已经把他们的梦想粉碎，他们继续被议会的克汀病所迷惑，对即将到来的1985年选举做白日梦。

但到头来，这些东西加在一起，看似很多，但实际上，它们不过是漂浮在我国人民群众深不可测的海洋上的一层薄膜的代表。我们必须记住，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关于群众的策略只有一个，就是把从深处爬上来广大群众和摇摇晃晃地浮在浪头上的污秽腐朽的渣滓划出一条尖锐的界线，作为官僚工会主义和假冒的工人党，真正的“资产阶级工人党”的脆弱的基础。这一策略促使我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教育群众，使群众接受革命暴力的教育，使群众接受坚决而坚决的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教育，使群众接受革命暴力的教育，使群众接受坚决而坚决的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教育。

对于那些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战士的人和所有人，不管他们是领导的、支持的，还是拥护帝国主义把从我国人民阶级斗争的核心中产生的武装斗争称为“恐怖主义”的变态，我们重印伟大的列宁的这几段话：

“因此，事情正在向前发展！尽管存在着难以置信的、无法形容的困难，但在武装问题上正在取得进展。由知识分子无能所滋生的个人恐怖主义正逐渐成为过去。”

...。现在正在同人民一起开始军事行动。武装斗争的先驱者，正是通过这样的行动，不仅在语言上而且在行动上与群众相结合，领导无产阶级的战斗队和特遣队，在内战的严酷考验中培养出几十个人民领袖，他们明天在工人起义的日子，就能以他们的经验和英勇的勇气帮助成千上万的工人。..

“人民革命军的先驱者万岁！”这不再是针对某些可憎的个人的阴谋，不再是复仇或绝望的行为，不再是单纯的“恐吓”，不，这是革命军的一群人经过深思熟虑和准备好的开始行动，并充分考虑到力量的相互关系。

。 ...“

“幸运的是，革命是由个别的革命恐怖分子‘制造’的时代已经过去，因为人民并不是革命的。炸弹已经不再是个别的‘投弹者’的武器，而成为人民必不可少的武器。”...。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走经验，想要造就一支盲目前进的任性军队，摸索着在那种情况下完成任务的道路，任务是明确的。现在，我们离摆脱这些困难还有很远的距离。起初，我们的行动完全是抽象的，像革命者那样，只讲演说，而完全忽视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许多人

指责我们，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直到今天还在继续指责我们，说我们开始了一些事情，却不知道如何将它进行到底。但这些不过是对活死人的荒谬指责。事先知道如何将革命进行到底，怎么可能开始进行最伟大的革命呢？不，我们的决定只能根据群众的经验来作出。“

总之，在武装斗争发展为充满光明前景的火热的游击战争的同时，反革命却按照其反动的逻辑向我们作战和进攻。有些人，服务于遥远的修正主义大师，加入了大合唱，而另一些人则遵循同样的脉络或走上这条道路。在人民支持和鼓励我们，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力量的同时，也有人想披着“恐怖主义”的破烂外衣，扼杀我们革命的前进，因为我们是正在前进的武装革命。有人称我们为“Sendero Tenebroso”，这是一条灰暗的道路，同时试图使那些开始从我们在马列主义-毛主义指导下的行动的光辉中消退的阴影永久化。

还有人一边骂我们“不爱国”，一边继续把国家卖给帝国主义。有些人说我们是“幼稚”，没有任何证据，甚至没有看到，即使这样，阶级和人民的真正斗争也是教育和成熟的，而机会主义的衰老则是腐烂的，是一种不分年龄的沾染的疾病。有些人给我们贴上“挑衅者”的标签，但他们却视而不见，因为他们在不断地激起人民的正义的愤怒，因为他们沮丧而不思悔改地推动群众投降。最后，有些人称我们为“冒险家”，却没有注意到他们在政治上的愚蠢，他们只是同样的政治骗子和卑鄙的职业社会攀登者。然而，它们完全和

有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不喜欢议会克汀病，也不崇拜选举机会主义。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主席教导我们：“被敌人攻击是好事，因为它证明我们已经划清了敌我的界限。如果敌人疯狂攻击我们，把我们涂成一片黑漆漆，没有一个德行，那就更好了。它证明我们不仅划清了敌我的界限，而且我们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尽管已经说了这么多，我们重申反革命行动是我们斗争的燃料！

III. 反动秩序危机加深，人民呼唤武装革命

反动势力的现状如何？历时十二年的前军政府上台有两个目标要实现：

1. 加强官僚资本主义，以及
2. 重新组织秘鲁社会。

为了完成第一个任务，它以国有经济为动力。为了完成第二项任务，政府以法西斯政治观为指导，按照公司路线推动社会改组。在第一阶段，军政府在实现其目标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其本身所产生的经济危机，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持续斗争，迫使军政府重新审视其目标，并仅限于全面调整其计划，随后继续进行公司化

以便使他们从一开始就开始进行的改革制度化,而且,进行今后的国家权力移交。然而,经济危机的加深和阶级斗争的加剧使他们的目标落空,代表秘鲁国家本世纪第三次改组的新《宪法》并没有实现一个法人秘鲁社会的成型。它只允许以牺牲议会为代价加强行政权力,并允许武装部队更多地参与国家的管理。作为军事措施的必然结果,举行了两次选举,即制宪会议选举和1980年的普选。这两个国家的投票率都有所下降,这是整个拉丁美洲普遍趋势的一部分,表明人们对选举和政府失去了信心。

在这种情况下,贝朗德接任政府,到今天,在他上任一年半多后,经济危机仍在继续,经济复苏遥遥无期,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继续打击任何经济增长,作为政府措施基础的预算赤字无节制地增加,严重威胁到日益遭受重创的秘鲁经济。帝国主义的统治在我国越陷越深,越来越多地占有我国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越来越多地控制农民地区,越来越多地控制我国的商业和金融。所谓的“土地改革”已经结束。

选举机会主义者加入了那些声称土地问题已经结束和解决的人的行列。他们在鼓吹发展“联营财产”的同时,企图用拙劣的“种田养牛计划”愚弄农民,以掩盖大地主的回归,在农业上推行官僚资本主义

大银行的控制和洋基帝国主义的直接参与。无产阶级和工人的负担是失业增加和工资下降，同时工作条件恶化，先前的收益每天都被否定或受到威胁，例如罢工的权利。小资产阶级日益贫困化，特别是知识分子受挫，人民普遍挨饿，而新的反动政府更企图征服他们。民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本家的经营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也承受着政府加紧破坏民族工业的后果。同时，在大资产阶级的内部，官僚主义和买办主义之间，甚至在这两个派别内部，也在进行着谁得利最多的尖锐斗争。

因此，总而言之，在以发展以洋基资本为主的大垄断为经济发展动力的方向的指导下，为了新旧地主和旧式富农的直接利益，现在的政府的目标是进一步发展统治国家的半封建的亡国结构。现政府破坏了国家的基本工业结构，以便将经济趋势更多地导向采掘和生产，特别是采矿和石油。而现在，它转让并试图拍卖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是前政府集中在国家手中的，代价是压在人民背上的巨额公共债务。从而为大资本家，特别是帝国主义资本的贪得无厌的胃口准备了丰盛的食物。现在的反动政府，其领导人、主要推动者和最负责任的代表是贝拉·恩德，它同以前的任何政府一样，都是卑躬屈膝地急于建立官僚资本（大垄断资本，封建地主的附庸和臣服

但即使这是政府的大纲和计划，同样复杂的剥削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持续的和深化的危机，更重要的是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使政府无法克服目前的困难，这是根据统治秩序所高声要求的明确和明确的纲领，组织和制定一个连贯的计划的关键。

在政治方面，政府继续面临着阶级斗争的复杂和纠缠的转折点，一个专心致志的官僚机构的巩固，以及在过去十二年里处于冬眠状态的反动政治势力的重新组合，主要是产生了对那些被多年来窒息的危机所淹没的群众的控制的需要，这些群众被一个伪装成“革命”的蛊惑人心的政府的长期严酷的岁月所欺骗，并得到了（一如既往的援助！）被同样的机会主义者剥夺了他们最基本的需要，他们的愿望遭到嘲弄。这一切给反动统治者造成了复杂的政治局面。尽管如此，现实却是清清楚楚的。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民主/资产阶级秩序的衰败在人民面前变得显而易见，他们看到的是虚伪地援引人权和自由，同时残酷地否定他们所宣扬的东西。过时的议会机构就像一个滚下坡的空桶一样四分五裂，沉没在受膏的“国家之父”的浮夸和无菌的言辞中，而基本的立法职能则屈服于美国政府对司法管辖权的傲慢侵犯

执行。一个患有关节炎和贫血的所谓司法权在履行其职能时，只能受到如山的待决诉讼、阴谋诡计和屈从于所掌管的任何傲慢的当局的奴役，并且不断违反其自己的反动法律，一如既往地针对人民，特别是在今天，它以革命战士为食。此外，还有所谓的自治选举权力，它经常操纵选举，掩盖其最粗鲁的操纵行为。此外，反动党派之间的尖锐的争斗和分裂，在公开的丑闻中屡见不鲜，在各种无法无天的诉讼中表现出来。因此，反动的政治制度清楚地暴露了它企图隐藏在民主的面具下的脆弱和腐烂，以及它对群众的假装关心（他们只是为了偶尔的投票和煽动人心的鼓动而需要的）。这样，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教导的，军队和警察，主要是军队和警察，就更加成为反动国家的真正骨干和真正堡垒，因此，军队和警察在国家管理中的重要性和干涉性就越来越大。然而，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一支武装力量，无论其战术上有多重的武装，其战略上的力量，只取决于它所保卫的社会秩序。

统治的、剥削的、压迫的秩序尽管虚伪地为所谓的“人民的道德危机”捏了一把手，但也处于意识形态危机之中，这只不过是旧的原则被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上的软弱反应所摧毁。而最主要的，正是这一点，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和社会秩序的危机，被历史的发展所取代，被阶级斗争所取代，被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蓬勃兴起所取代，被在世界上打上马列主义毛主义印记的伟大的彻底的改造过程所取代，不仅在历史上更暴露在眼前

而且也是因为它的政治衰败与日俱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影响每天都在下降，这种民主主义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是革命的，几十年来却是反动的。从上次选举的结果可以看出他们对人民的控制正在减弱。贝拉·恩德以46%的得票率就职，他觉得自己高高在上，拥有绝对的权力，拥有超越阶级斗争和争论的无可争议的发言权。然而，一年半的时间已经足以粉碎他的选举沙堡，像污水泡沫一样溶解它，他虚构的“伟大的权威”投在汹涌的波涛和漩涡之间，走向彻底的毁灭。

最后，我们应该简短地谈谈厄瓜多尔问题。厄瓜多尔对1942年《议定书》的质疑可追溯到许多年前。1981年1月发生在Cordillera del Condor的边界事件证明，近年来这种情况更加严重。

但秘鲁现政府和领导该政府的贝朗德（更重要的是，他是直接进行国际政治的人，因此应负主要责任）一直在以完全错误和不负责任的方式处理这一微妙和重要的问题；他们不是寻求澄清边界问题的办法，而是采取一种令人震惊的肤浅和轻浮的态度：如果厄瓜多尔问题得不到公正和正确的对待，它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后果严重和巨大的严重问题。显然，除了人民自己以外，从来没有人直接解决过这个问题，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努力给了我们组成我们国家的领土。在这方面，贝朗德政府的反动政治和措施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我们拉丁美洲国家的许多冲突和我们人民卷入的许多战争都是帝国主义利益的联合

同其代理人和管理我们共和国的内部伙伴的竞争。今天，这是一个更令人担心的问题，因为拉丁美洲的局势表明，在超级大国为谋求世界主宰地位而激荡的竞争气氛中，各种潜在的冲突正在展开。总而言之，我们看到反动秩序的危机在加剧，它以阴暗的前景接近1982年。

而民众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一个有着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根本目标的农民，尽管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仍未实现其目标。这是他们在过去二十年里用三个所谓的土地改革法来欺骗的农民。然而，在夸夸其谈的蛊惑和充分实施之后，农民仍然对土地有了同样的渴求，得不到满足。

一个无产阶级，他们的长期而激烈的斗争只从其剥削者那里得到了可怜的工资和其他让步，结果却在每一次经济危机中失去了他们，社会就会持续下去。这是一个无产阶级，他们的斗争在一个恶性循环中旋转，今天又一次卷入了关于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的无休止的斗争。

一个小资产阶级，它是一个落后国家的一个广泛的阶层，它看到自己的梦想被统治秩序使它遭受的无情的贫困所摧毁。有一个中等资产阶级，一个缺乏资本的民族资产阶级，它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摇摇欲坠，每一次新的危机都把它压得几乎窒息。

这是历史上构成我国人民的四个阶级。在他们当中，农民是主要的动力，无产阶级是作为领导我们革命的阶级而兴起和发展的动力。联合起来，他们组成

工农联盟是任何可能的革命战线的唯一可能的坚实的基础。小资产阶级和他们联合起来，三者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是革命战线的中坚力量，如果不是武装斗争的战线，不是新国家的阶级构架，那就什么也不是。只要无产阶级牢牢地保持自己的霸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在武装斗争和游击战争的热火中形成和发展起来，这个牢固的联合，这个牢固的战线，就能够巩固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在阶级斗争的狂风中，有时也会加入（有时也会离开）这条阶级战线。

秘鲁人民，这一巨大的多数，这群真正的历史创造者，这群强大的生产力，受到剥削性社会关系持续老化的制约，这种社会关系使56.3%的“经济活动人口”（根据政府自己的统计）失业和就业不足，在农村，每三个农民中就有两个就业不足。这样，破旧的剥削制度破坏和阻碍了人民的强大的创造力量，这是我们国家为之奋斗了太久的彻底革命变革的唯一力量。再者，反动派为了新旧两种大地主、大买办或大官僚资产阶级及其主人的利益，用血与火来保卫这种邪恶的破坏性制度，每投资一美元，就可以得到五美元的洋基帝国主义。

这一腐烂的血腥制度是由反动地主官僚国家通过其国家机器、官僚机构、武装部队、司法机构、监狱实行的压迫和主要通过作为真正骨干的武装部队实行的古老的、致命的镇压而维系在一起的

统治阶级专政统治并增加从我们人民的汗水、辛劳和鲜血中提取的利润。

如果说的是剥削和压迫，你说的是国家；如果你讲国家，你讲阶级，如果你讲阶级，你讲阶级斗争；如果说的是阶级斗争，你说的是人民的斗争；而且，正如历史上的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如果你谈论的是人民的斗争，你谈论的是叛乱，武装斗争，游击战，就像今天美国节目中的情况。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有着他们自己的鲜血和英雄主义所铭刻的值得骄傲的斗争历史。几个世纪以来，最惊天动地、最动荡、最辉煌的战斗，是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战斗。在这里只需记住，我们的共和解放是由于18世纪伟大的武装农民行动而赢得的，而我们20世纪的特点是1920年代和1960年代的大规模农民斗争。这些和1963年的强大斗争都是非同寻常的经验的来源，此外还必须加上1965年米尔领导的武装斗争，这场斗争给我们留下了每一个革命者都必须知道的宝贵教训。然而，农民斗争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出现而得到充分的革命表现的。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通过无产阶级的政党，农民已经和正在走着真正的推翻现在剥削秩序的道路，这就是人民战争，这是毛泽东确立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的最高表现。

因此，我国人民同世界上所有人民一样，在革命暴力的过程中得到了培育和发展。正是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其各种形式和层次的斗争中

赢得了要求、权利和自由。这些征服没有一个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没有一个是被给予的；“不管叛徒会怎么说。”归根结底，一切都是用革命的暴力和反动的暴力进行激烈的斗争来征服和保卫的。

这就是8小时一天是如何赢得的，是如何赢得和掌握领土的，是如何赢得权利和推翻暴君的。革命暴力是我们历史进程的本质，如果共和国的自由是在战场上用武器赢得的，那么很容易理解的是，秘鲁革命的发展和胜利，我们的民主革命，人民和阶级的解放，只有通过我们人民的最辉煌的革命战争，通过人民战争，用武器大规模崛起，才能赢得。

今天，我们英勇的人民，这一丰富历史的继承者，沿着这条光荣的道路，同新的反动政府进行斗争，在农村同大、小地主进行斗争，大、小地主是国家反动政权在农业方面的社会基础；在厂矿里同剥削者和压迫者进行战斗，在无数的街坊里进行战斗，同饥饿和苦难进行战斗；在高校开展求学、成才斗争；在中小城市与令人窒息的中央集权进行斗争；在教育、科学和文化方面进行斗争，争取不可否认的精神滋养和心灵安宁的权利；在街头为谋生的权利进行斗争；为了维护已经赢得的权利和自由，为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组织自由、集会自由、罢工权利，以及通过他们的斗争和辛劳而取得的无数其他胜利而进行斗争，尽管这些胜利已被写入法律和国家宪法，但却被践踏、质疑和剥夺了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权利

由于当权者的傲慢和滥用行为，以及任何处于权威地位的社会上的攀登者（这也是国家管理人之间的自然秩序）。如果说我们的人民比昨天更加自觉，比昨天更加政治化，比昨天更加有组织，更加坚定，更加果断，那是因为在不可征服的马列主义毛主义的指导下，广大无产阶级的存在武装了他们的头脑和拳头。

我们英勇战斗的人民投入战斗，即使这意味着面对棍棒、炸弹、子弹和激烈的反应营。他们这样做是肯定的，因为这场斗争锻炼了他们，动员了他们，组织了他们，政治化了他们，武装了他们，为即将到来的伟大战斗做好了准备。如果说我们的人民今天比以前更懂得什么的话，那就是阶级斗争必然导致争权夺利，而这种争权夺利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来取得胜利。暴力革命对我们来说就是革命战争、武装斗争、人民战争的游击战争。只有这样，权力才能为阶级和人民所征服。只有这样，新的国家才会出现，无产阶级专政才会建立起来，社会才会有大的彻底的改造，共产主义的光辉才会最终照耀在我们的土地上。这种精神已经寓于民间。这一点在农村和城市中表现得很清楚，人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又开始用暴力来击退反动的暴力。更重要的是，人民群众对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游击战争--

给予了更大的支持。尽管他们可能还不了解它的全部深度和范围（这需要它的继续发展），但是，以集体行动的智慧，人民完全能够看到今天的这些火焰开始预示着武装的篝火即将来临，在这种情况下，无情解放的真正希望被咆哮和焊接起来。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的科学观点，这就是反动派的形势和人民的形势。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了今天革命情况的两个具体方面和具体情况。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革命形势的表现，以及列宁对革命形势的理解：今天上层的人不能再像昨天那样继续统治，底层的人也不愿意再像现在这样生活下去。在反动阵营中，我们可以看到缺乏一个精确的、明确的、可以接受的、能够与反动力量相结合的纲领，以及各种行动和反击行动的不稳定的混乱，这表明缺乏固定的路线，这是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纲领而造成的可以理解的结果，更不用说缺乏一个可以接受的纲领了。在人民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坚决果断地走向武装革命，他们革命改造的意志，尽管他们有时作为一种限制，可以表现为一种简单的推翻衰败的统治制度的愿望。但是，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这也是达到正确的行动方针的基本的和足够的理由，因为正是武装斗争本身，通过它的成就，使武装斗争的道路更加宽广，也使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在人们的心目中以实际行动表现出来，从而使人民群众越来越多地成为这条伟大的人民战争道路的一部分。

这就是革命形势发展的具体问题。我们走到这一步，有两个因素：

1. 阶级斗争的两极分化
2. 由游击战争演变而来的武装斗争，是从这个国家的阶级斗争的中心产生的。

阶级斗争的两极分化和进一步发展为武装斗争，使原来的革命形势更加激化。因此，今天，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

革命形势的发展升温，将进一步深化阶级斗争，又有力地推动武装斗争的深入。综合而言，这就是人民和反应的现状。后者通过贝朗德政府提出一项“社会契约”或“协约”（和解或阶级合作），这只不过是对前政府立场的翻版，但人民的正确立场是：支持武装斗争。

因此，今天的阶级斗争是两极分化的，将来还会更加两极分化：“团结”与支持武装斗争。和解是反应的黑旗；支持武装斗争是人民的红旗。和解是反动的旗帜，目的是束缚人民的手脚，更有限地说，是把反动阵营中的各派团结在一起。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反动政权将采取一切手段，包括镇压，以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在最后的手段中，他们增加了武力的使用，因为这是牌的反应，保持它的袖子为适当的时刻。支持武装斗争是人民的红旗，必须是他们的必要视角，因为对人民来说，和解就是投降。我国人民的道路开始更加明确和坚定地显示出来：支持和建设武装斗争是与人民的道路相对应的唯一历史性道路，没有其他道路。今天支持武装斗争，就是单纯地发展游击战争。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反动秩序的危机加深，人民要求武装革命。

IV. 发展游击战争

毛泽东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用武装斗争的方法夺取政权，即用战争的方法解决问题。这个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是中国和世界各国都适用的普遍真理。”

他还说：“一切组织和斗争，在战争爆发以前，都是以准备战争为目标的；战争爆发以后，一切组织和斗争，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努力。”

秘鲁共产党，一个马列主义、毛主义的新型政党，忠于自己的原则和纲领，意识到自己作为秘鲁无产阶级有组织的先锋队的历史使命，承担起为工人阶级和人民夺取政权而开展武装斗争的责任，今天又发展游击战争，吸取进步和挫折的教训，更加广泛地点燃武装冲突的火焰，更加深入地扎根于主要是贫苦农民之中，领导建设革命根据地，最终使人民战争的胜利道路具体化。在发动人民战争之前，党内修正主义的旗手普拉多等人被开除后，党不得不改组。在1964年1月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进入了漫长而复杂的改组过程，后来在1969年1月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党摆脱了修正主义的阴影，成为一个新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党。随着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的完成，1979年九中全会批准开展武装斗争。这一历史性任务完成后，即于1980年5月开始了武装斗争。

随着两个基本口号的宣布：“武装斗争！”和“工农政府！”这样，我们的行动开始了，开始了游击战争，现在按照1981年1月中央的指示，进一步发展游击战争。党发起和坚决领导的武装斗争，是秘鲁人民阶级斗争的继续；它是其政治斗争的武装继续，同广大群众，主要是贫苦农民，有着深刻的联系和不可分割的团结。群众是我们唯一的基础和依靠，是我们力量和活力的源泉。我们是自力更生伟大原则的坚定实践者，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坚定追随者，是马克思恩格斯“各国无产者团结起来！”的不朽号召的坚定追随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马、列、毛三面伟大旗帜的坚定追随者，是要求我们同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作不可调和的敌人的共产党人。

我们在国内进行革命，是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到共产主义普照地球的时候，是不会停止的。我们国家的革命现实表明，武装斗争实际上是胜利的，反革命行动是我们斗争的动力，反动秩序是危机的沉沦，人民是要求武装革命的。因此，我们英勇的人民面临着支持武装斗争的紧迫的历史需要，这在今天意味着发展游击战争。马里亚特吉创立的秘鲁共产党，改组为一个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类型的政党，开始了我国的武装斗争，并通过21个月的战斗生活的丰富，发展为游击战争。秘鲁共产党高举反抗的红旗，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的解放服务，号召秘鲁人民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团结起来

无产阶级，特别是全国贫苦农民和广大人民群众，掌握我们的历史命运，推翻现存的腐朽的反动的统治秩序，建立人民要求和呼声的革命的社会新秩序。

秘鲁人民！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知识分子，支持武装斗争！支持游击战争的发展！

秘鲁人民！你那雄浑的声音，像狂暴的雷声，已经开始在武装斗争中，用革命暴力的生机勃勃的净化的语言表达自己。通过游击行动，通过游击战，你们正在创造你们新的历史上的里程碑，你们确定的历史。我们走上了一条伟大的道路，一条漫长而艰苦的道路，但胜利将是决定性的，因为“除了国家政权，一切都是幻觉！”

发展游击战！

秘鲁共产党万岁！马列主义-毛主义光荣！

LET 我们 发展 gUerrilla W阿法雷
ON 马列主义-毛主义

1982年11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毛泽东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报告摘录

我们的目标是发起一场关于毛主义的大讨论，毛主义是马列主义毛主义的缩写形式，或者说毛主义是马列主义毛主义在现在的主要形式。

第二年，我们庆祝毛泽东主席诞辰90周年，因为他出生于1893年12月26日。显然，今天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斗争。此外，在为毛主席辩护的人中，对毛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第三阶段的认识不够明确和完全坚持，因此我们说这是关于毛主义的斗争。

我们必须举起口号：毛主义万岁！以便发起这场显然具有战略性质的伟大战役。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运动，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这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的一项义务，因为这场运动的复杂性，但它的重要性更大，而且从历史上看，这是必要的，因为世界革命需要毛主义来展开更高的高峰，以使世界革命的战略攻势得以展开，这是我们世界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任务。我们并不是假装说毛主义只到达那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具有直到共产主义的纲领性要点、规律和原则，而且在我们向这个伟大目标前进的时候，它正在被具体化

从马克思以来确立的东西出发。因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门强大的科学，它是通过巨大的飞跃发展自己的，每一次都产生更高的阶段：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列宁、列宁主义、毛主席、毛主义，作为第一、第二、第三个连续的阶段，马列主义-毛主义，主要是今天的毛主义。

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发展一个具有战略特征的、为世界革命服务的战役。由于当时的情况，我们能够作出的贡献是重要的，我们不说它是决定性的，但它在我们展示自己的背景下是重要的。我们不要假装告诉历史该怎么做，她是一个通过阶级斗争建立法律和规定情况的人。我们自己的党或者别人都有可能作出决定性的贡献。

此时此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谈论毛主义，显然，我们在谈论毛主义时不能不提到世界一级的反修正主义斗争；因此，在“弘扬、捍卫和运用毛泽东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本质”这一论断的指导下，重新分析毛泽东主义，更好地界定毛泽东主义的内容和涵义，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开展多项运动，以获得坚实的结果和长远的观点。并以这种方式展开对好战分子、战斗人员和群众的指导，从他自己所指导的人民战争的超越出发，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问题是启动意识形态的动力。我们展望未来，为捍卫必须捍卫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毛主义作出贡献。这是有影响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群众，都有革命者，都有共产党员，我们要接触他

MAOISM. On MArxism-l^{埃宁主义}
们，主要是接触共产党员，因为他们是

思想更加开放；我们要努力使他们明白，马克思主义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努力奋斗出来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在生活中没有向前迈出一步，也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只有坚定，只有努力征服，毛主义不是，也不会是例外。作为马克思主义第三阶段的代表毛主义的斗争，是艰苦的、长期的、复杂的、艰难的，它绝不会自发地强加于人。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斗争，努力，不屈的坚韧和永不退缩的坚持，时间让实践可以证明和认可真理。

这是一场运动的开始，党必须按部就班地组织起来。我们开展了一场艰苦而又必要的运动，这对作为我们阶级的国际无产阶级是重要的。其思想是：一场运动的开始，是共产党人代表无产阶级进行的斗争。认为这是我们必须采取的大胆步骤；所有大胆的一步都是一项新任务的开始，而新任务也有一个问题：地形不是很清楚；让我们采取坚定的步骤，确信所有的开端只不过是一个开端，许多问题将会得到发展，因为有些事情我们还没有足够的了解；因此，要更有远见，更坚定，对自己要求更高。让我们应用：发动战斗，你会知道它是如何展开的。我们共产党人是胆大妄为的，因为我们是后来的唯物主义者，我们不怕犯错误，也不怕与人对抗，因为真理站在我们这边。这是我们的协定，我们不能再有别的协定；我们是有信念的人，在数千场光荣的战斗中证明了最伟大的转变科学意识形态中“确信和承认”。世界上没有、也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像马列主义、毛主义那样经受过实践检验；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被如此强大的力量拖着走

革命风暴。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让我们从对毛主义的理解开始，遵循我们提出的如下方案：

毛主义万岁！导言

1. 列宁和革命中的新事物。
2. 毛主义是要通过斗争来强加的。斯大林。

I. 毛主义的背景。

1. 国际环境。
2. 在中国。
3. 毛主席传。

II. 毛主义的内容。

1. 理论。
2. 新民主主义。
3. 三种乐器。
4. 人民战争。
5.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6. 世界革命。

什么是毛主义的根本，什么是毛主义。

III. 与毛主义有关的斗争。

1. 毛主义的起义。
2. 毛主义和修正主义。
3. 当前的毛主义。

.....

.....

人民战争使我们对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有了更多更好的认识，使我们在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第三个阶段之前有了更好的认识，从而转变为以毛主义为主要的马列主义-

毛主义。如果说，我们在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上商定了“走向毛主义”的口号，那么，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承担的任务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作为我们一切党的活动的统率和总指南，并为之服务和奋斗，使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作为世界革命的统率和指南，这一切都是为了全人类不可动摇的光荣的目标：共产主义。

不要投票！而是扩大游击战，为人民打天下！

PCP----中央委员会----1985年2月

“加强人民委员会，发展根据地，锻造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秘鲁共产党(PCP)。

“一切反动派都企图通过大规模屠杀来消灭革命，并认为杀的人越多，就越削弱革命。但是，与他们的愿望相反，事实表明，杀的人越多，革命就越强大，反动派就越接近灭亡。这是颠扑不破的规律。”

毛泽东主席。

1.秘鲁社会的普遍危机

当代秘鲁社会普遍危机。这个社会的轨迹开始于十九世纪末，现在已经病入膏肓，无法治愈。它只能通过武装斗争来转变，秘鲁共产党今天正在领导秘鲁人民这样做。别无他法。

事实上，今天的秘鲁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官僚资本主义正在发展，一种与大地主联系在一起的滞后资本主义。因此，它决不是要破坏半封建的条件，而至多是要发展半封建的条件。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完全臣服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在我们这里主要是北方帝国主义

因此，开发不出我国生产力的巨大潜力。而且，它浪费、束缚、破坏生产力，根本不能发展国民经济。相反，它完全是为帝国主义日益增长的剥削服务的，是完全违背大多数人民的民族利益和我国人民的基本迫切需要的。

因此，秘鲁的现代经济是畸形的，其根源是病态的。它的诞生与古老的半封建制度有着内在的联系，尽管这些政权大肆吹嘘“土地改革”，但这种制度仍然存在，并且从最基本的基础到最精细的思想都是这个国家的特征。这种状况，实质上维持着巨大的土地问题，维持着农民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贫农的阶级斗争的动力。此外，秘鲁的经济诞生于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阶段，其特点是垄断的、寄生的和垂死挣扎的。

尽管这种帝国主义允许我们的政治独立，但只要它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它就控制着秘鲁的整个经济过程：我们的自然资源、出口产品、工业、银行和金融等。总而言之，它吸我国人民的血，吞噬我国发展的精力，尤其是今天，它通过外债的巨大利益压榨我们，就像它对其他被压迫的国家一样。

因此，现代经济，即官僚资本主义，被半封建主义的未埋葬的尸体所束缚，被垂死的帝国主义所征服，帝国主义越来越多地靠被压迫者的鲜血为生，靠自己的武器和走狗的武器获得剥削的保证，而统治世界的问题，则是在无休止的危机和争斗中进行的。

主要由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发动。最后，我们正处于秘鲁社会的普遍危机之中。这场危机，包括已进入最后阶段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使革命的发展和胜利的条件完全成熟，那么，困扰旧社会的总的危机，就包括了革命的全部和一切表现形式。

这是我们的现实，这是秘鲁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我们的问题和我们人民的不幸的物质根源。这就是统治阶级和他们的北方帝国主义主人所忠于并用鲜血和烈火捍卫的社会制度，通过他们以反动武装为基础的官僚地主国家，不断地实行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阶级专政，不管是通过事实上的军政府，例如最近的许多军政府，例如贝拉斯科和莫拉莱斯·贝穆德斯，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称为宪政的政府，例如今天贝朗德的政府。

因此，秘鲁的文官政府和军政府都是统治集团，不管是民选的还是非民选的，它们对人民、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实行专政，为大资产阶级（特别是今天的大银行家）、大地主（特别表现为在农村行使权力的农奴制）服务，为统治阶级服务，为延基帝国主义服务，完全违背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这不需要更多的历史叙述或论证，因为证据就在我们眼前：贝朗德政府本身和他的集团；一个政府选举的产物，从投票箱里出来，

来自“神圣的选举制度”正是这个政府把国家卖给了帝国主义,使秘鲁社会陷入了现代史上最严重的危机; 它把人民淹没在最残酷的饥饿之中, 迫害、监禁、折磨和谋杀人民, 甚至进行大规模屠杀和种族灭绝, 因为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敢于武装起来, 宣称“造反是正确的”, 每一个被剥削和压迫淹死的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每一个拒绝奴役的人民和阶级的权利。

这是我国的现实、秘鲁社会的现实和本届政府的表现。只要我们不通过人民战争, 用革命的武力推翻现在的秩序, 将来任何一个政府都是这样的。世界历史和我们自己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而且,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使我们人民挨饿的贝朗德及其帮派的残暴政权将作为饥饿和种族灭绝政府载入史册。

II. 投票就是为社会制度背书, 选出另一个政府, 这将带来更多的饥饿和种族灭绝。

目前的大选是在什么情况下举行的? 在经济上, 所有人都认为这个国家正在遭受至少过去一百年来最严重的危机。此外, 对未来的展望也很黯淡。2000年时, 美国经济将勉强达到1976年的水平。那就是因为大肆宣传经济发展, 浪费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这个国家就经常消失

通过每十年后半期的一次危机和每一次新的危机都比前一次更糟糕，下一次已经在路上了。反动的经济学家自己描绘了未来几年的暗淡景象。此外，目前的外债和连利息都无法支付的情况阻碍了对高高在上的外国资本的依赖。与此同时，国内储蓄减少，工业生产衰退，农业陷入危机，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将继续下降，国外市场萎缩，等等，综合而言，这是一种看不到任何真正解决办法的黑暗前景，更不用说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基本需要了，人民的基本需要每天被剥夺得更多，只会带来更多的失业，更低的工资和薪金，工人的权利受到限制，以及更多地削减过去的收益和福利。因此，过时的秘鲁社会出现了黑色的经济前景，人民受到更多的压迫和剥削。

在政治上，1979年的宪法，就像它的其他类型一样，否定了它在内容中承认的每一项权利。它连反动阵营的各派都不满意，人民就更不满意了，因此，修改它现在是，将来也是，一个争斗的场所。目前的《宪法》允许武装部队和警察直接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加强了他们的领域，同时赋予行政部门权力，并组织了我国历史上最具压制性的警察系统。尽管有种种肮脏的蛊惑人心之处，但现行宪法是一部宪法对我们的条件所产生的最严酷、更猛烈和血腥的震撼。所谓的“生命权”与Belaunde本人指挥的武装部队在Ayacucho地区残忍和不受惩罚地进行的邪恶种族灭绝之间的对比就表明了这一点。

那么，神圣的资产阶级示范机构是如何运作的呢？议会放弃了立法职能，将其移交给行政部门。司法权（法院）无法审判数以千计的被告，更不用说适用自己的法律了，他们甚至同意并掩盖了在称为“El Fronton”的集中营以及在托托斯、“Los Cabitos”的秘密集中营、在Huanta市体育场等的秘密集中营中消灭战俘的计划，并与公共事务部串通。行政机关变成了真正的立法权，国家最基本的法律掌握在腐臭的官僚手中，技术官僚受帝国主义的训练和劝告；超级部长们像旧的独裁者一样，随心所欲地去做和去做，他们每天都在使用广泛和镇压的权力，从棍棒到炸弹和子弹，对人民使用紧急状态法令，甚至用来对付工人罢工，我们不要忘记经常实施的宵禁或围困阶段。

最后，反动的武装部队和警察已经表现出他们的行动所特有的仇恨和残暴，他们清楚地表明，他们“授权”对人民的任何儿子和女儿进行任何虐待，甚至谋杀，而不受惩罚。那些继续自称为“监护机构”的武装部队，好像秘鲁人民完全是由未成年者组成的，那些专门对付外敌的武装部队，因为他们曾以流血和炮火镇压我们手无寸铁的人民，今天更加清楚地表明他们所捍卫的反动利益，以及他们在干预胜利的武装斗争中所表现出的所有阶级仇恨。他们的领导，联合司令部，国防委员会，在贝朗德本人的领导下，徒劳和孤注一掷地企图把群众从武装革命中分离出来，除了滔天罪行和臭名昭著的种族灭绝之外，没有找到任何解决办法。

欺骗性的秘鲁民主和那个假民主分子和狡猾的煽动者贝朗德在我国人民和全世界面前揭露了他们的反游击队的险恶行动。

因此，在一种凄凉的前景之上，过时和反动的机构被建立起来，并且只有靠惰性的力量和维持它们的武器才能生存，它们总是流淌更多的鲜血，沐浴在手无寸铁的、被邪恶压迫的人民的燃烧的鲜血中，他们已经在说：够了！他们一天比一天更不相信旧的国家，更不希望从政府那里得到什么。总之，缺乏信誉、混乱、混乱，除了猖獗的腐败和最无耻的玩世不恭之外，还腐蚀着这个官僚地主国家，所有人都如此轻率而愉快地为其政府竞争，口角冲突，也许一两次对抗，还有几个很难掩盖自己利益和贪婪的煽动者。他们分别是人民行动、民主汇合、民族团结民主阵线和阿普拉的候选人阿尔瓦·奥兰迪尼、贝多亚·雷耶斯、莫拉莱斯·贝穆德斯和阿兰·加西亚。都是众所周知的现有秩序的捍卫者。其中还包括狡猾和机会主义的Barrantes Lingan,他是一个假党主义者,是统治制度的忠实捍卫者和支持者,是所谓的联合左派的代表,该组织由其领导人组成,是该国选举机会主义和议会克汀主义的旧方式的最无拘无束的表现。

但压迫性遗产并没有到此为止。我国人民的阶级斗争已经发展为反对旧的社会秩序、反对旧的国家及其反动的武装力量和警察的武装斗争。革命战争现在已进入第五个年头。两个反对旧武装的人强迫自己。这一历史事实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的状况，它表明，过时的制度如何通过武装斗争而崩溃，而

新的权力是为人民，为被压迫者建立的。这一新的不可逆转的进程将继续越来越成为秘鲁国的主要问题，因为它是对它的否定，它的毁灭。为了保卫剥削阶级和他们的帝国主义主人，旧国家将不得不越来越多地面对这一过程。人民群众将越来越多地联合在农村进行的农民战争中，因为正如列宁所说，饥饿本身就会驱使他们：

“在西方，数以千万计的人正在遭受饥饿的折磨。这正是社会革命不可避免的原因，因为社会革命不是从节目中产生的，而是从这样一个事实中产生的：数以千万计的人说：‘我们宁可活着挨饿，也要为革命而死’。”

因此，我们要问，选举有什么含意？人民需要去投票箱吗？投票对人民有利？看到我们自己秘鲁的经历，人民通过选举或在议会活动中实现了哪些革命性的转变？人民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斗争中夺取的。这些斗争的结果是制定了法律。从一开始，国家就开始削减和启动一个进程，以减少这些法律的影响或完全废除这些法律，这在国家劳动立法的历史中可以看到。政治权利的胜利也遵循了类似的过程。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是在征服权力的框架之外赢得的，因为对于革命者来说，权力只能通过革命的暴力手段来征服。在秘鲁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武装斗争。

此外，让我们扪心自问，人民通过参加制宪会议和

在80年的大选中？在第一种情况下，仅仅是为了服务于秘鲁反动国家在本世纪内的第三次改组，其结果已经看到。第二个例子是贝朗德政府的复活，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背叛之一，它使我国人民淹没在广泛的饥饿和最血腥的种族灭绝之中。

再者，试想一下，市民对八五年的普选有甚么期望呢？好吧，简单明了：投票就是利用社会制度，选出另一个会带来更多饥饿和更多种族灭绝的政府！它将帮助地主官僚国家根据自己的法律和条件，取代他们对人民实行阶级专政的当局，有利于维持官僚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为统治阶级和他们的主要主人燕基帝国主义谋利益。投票就是帮助建立一个会带来更多饥饿的政府，因为这是由它所属的旧国家的需要和阶级特征所决定的。投票就是帮助建立一个比现在的政府更具有种族灭绝性的政府，因为这也是由旧国家的需要所决定的，在革命面前保卫它的衰败的社会，这样它也会促使旧国家保卫它的过时的社会，面对人民的斗争，主要是在武装斗争的推动之前，武装斗争正在用枪炮摧毁旧的，创造新的：新的权力的形式，新的社会的形式，由人民武装起来维持。

人民不能帮助他们的剥削者和压迫者，不能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不能利用他们的社会制度，更不能帮助选举另一个带来更多饥饿和更多种族灭绝的政府。因为那不是

他们的道路也无助于自己的利益，今天唯一能呈现的就是，不去投票！；和种族灭绝的反动国家在选举前作出的唯一真正受欢迎的回答。

III. 扩大游击战为人民打天下！

秘鲁共产党是一个重新组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政党，包括在自己的队伍内打击修正主义，是一个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夺取政权的新型政党，它在1980年5月17日发动武装斗争，承担起了运用革命暴力的作用。由此，秘鲁无产阶级和人民的阶级斗争在漫长的征途中实现了飞跃。政治斗争是革命战争，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革命武装力量为主要组织形式。

这样，我们党就留下了五十多年的历史包袱，克服了强加于群众的黑暗的腐朽的选举主义。它用炸药和子弹书写了真正的人民解放，人民从一开始就武装起来并团结起来，人民主要是农民，他们始终支持秘鲁革命的最英勇行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支持，因为武装斗争在一场比赛无法熄灭的篝火中实现了几百年来的希望。

正如毛主席所说：“剥削阶级在其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总是使用暴力。它一预见到革命，就用暴力消灭它。它还用暴力镇压革命人民，从他们开始夺取政权的那一刻起。”

开篇第二段引语说：“一切反动派企图通过大规模屠杀来消灭革命。。。。”

老秘鲁国已经并将在今后继续按照这些法律行事。首先，他们调动了警察部队：国民警卫队(GC)、共和国警卫队(GR)、调查警察(PIP)及其精锐的反叛乱部队：sinchis、自称“Llapan

Atic”、Dircote等；他们恶名昭彰地进行迫害、酷刑、监禁和谋杀，其野蛮和残忍是他们的本性。于是，他们开始了在城市和农村，主要是在农村的巡逻、搜查和搜捕，遵循的是“烧尽、抢尽、杀尽”的反动规律。这些武装力量在其行动的最高潮时，最多只能发动三次行动（81年的1月和10月，82年的3月），这些行动被报界大肆宣传和夸大，尽管得到了武装部队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但最终还是失败了，遭到了革命的彻底失败，这是连反动报界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于是，警察部队在反动阵营中被当作陷入自身矛盾的炮灰和豚鼠。

尽管要求他们参加反游击战的呼声很高，但由于贝朗德担心军方利用他们的参与对他发动政变或逐步接管政府的反对，秘鲁国家武装部队直到1982年底才直接参战。陆海空三军一起参战，虽然前三军是主力，但也要共同负责，因为谁也不愿单独为他们的反革命行为自责。但从一开始，自封为“祖国护卫机构”的人就使用mesnadas来伪装自己，甚至在他们中间穿衣

例如农民和国民警卫,进行暴行和大规模屠杀,徒劳地企图把我们从群众中分离出来。他们进行了无数次血腥屠杀,如在万博、伊基查、萨萨马卡等地的屠杀,其中包括对记者的屠杀。

武装部队的这些行动都是国防委员会在贝朗德本人的明示授权和祝贺下批准的。然而,这些企图失败了,因为革命部队的打击令人震惊,而且由于必须在83年11月举行市政选举,武装部队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因此,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有800多人在Ayacucho附近被暗杀,然后开始失踪。这些都是卑鄙、可耻和不受惩罚的罪行而不受惩罚。

1984年7月提出了重要的国家措施,尽管这些措施不是公开的,这是对本国司法制度的又一次侵犯。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授予自己在全国任何地方和每一个地方进行干预以“打击游击队”的权利,并根据自己的酌处权和请求建立政治军事指挥部和建立紧急区。因此,国家仍然由联合司令部控制和支付费用,行政当局将全权委托给武装部队,以便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使用。这就是今天所谓的秘鲁民主。正是在这一权力下,他们实施新的计划,预谋抢劫行动,并在死亡威胁下,在压力下强行集中一部分群众,模拟所谓的农民之间的斗争,而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在越南使用的“战略村庄”或危地马拉在北方佬的指导和监督下建立的“农民组织”的一个简单而明显的翻版。战争扩大和加剧了,

特别是在农村,军队必须面对由人民党领导的真正的农民战争,尽管他们进行了险恶的种族灭绝,但他们仍然继续他们的险恶计划,要把游击队从群众中分离出来,最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因此,他们不能宣布胜利,最近,他们自己的战争部长本人也谈到必须花时间和耐心同游击队作战,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必须得到全体秘鲁人的支持。这是他们面对人民战争原则的武装斗争的困难的明证。这种反动的困难甚至表现在教皇的不安中。教皇在阿亚库乔与镇压部队会晤时,在一个多月的激烈迫害和袭击之前,教皇为罪恶的武器祝福,为耻辱的万人坑祝福,为反革命战争祝福,为种族灭绝的武装部队和警察祝福,主要是为其嗜血的首领祝福,并为其开脱罪责,更重要的是,支持贝朗德政府,呼吁他尽快消灭我们。并以夸夸其谈的口吻威胁我们改弦更张,放弃革命,具体来说就是服从统治秩序,背叛人民。对于这份“公报”,我们在2月4日立即作出了坚决和彻底的答复,大规模的停电使整个利马和整个国家的中部地区都处于黑暗之中。

差不多五年的时间,武装斗争取得了什么成果?1980年可以说是游击战争的开始,81年和82年是新政权的雏形--

第一届人民委员会的开始。从那时到现在,战争集中在建制/反建制上,即集中在消灭新势力的反革命战争上,集中在消灭新势力的反革命战争上,集中在消灭新势力的反革命战争上,

为了保卫它、发展它、建设它的革命战争，一点一点地、一次一次地消灭腐朽的、反动的旧政权。在这近五年的时间里，我们开展了2万多次行动。党的党员人数成倍增加，在国内外享有前所未有的威望；我们建立了一支由数千名战士组成的人民游击队；更重要的是，数以百计的人民委员会已经成立，我们努力发展支持基础，并推进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的形成，它已经出现，然后，新的权力，它正在通过行使真正的国家职能而得到发展。

总而言之，人民党正在按照马列主义----

唯一真正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毛主义的标准进行一场成功的、不断壮大的武装斗争；按照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目的，消灭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地主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主义的手段的武装斗争；这是为世界革命服务的武装斗争，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主要是我们党参加的革命国际主义运动的支持。我们立足于支持我们的广大人民，主要是贫农。我们不是也永远不是和任何超级大国或任何其他大国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坚定地为以马列主义、毛主义为指导的革命服务，是以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实际的指导思想为指导的。而今天我们眼前的目标是：扩大游击战争，为人民夺取政权！

武装斗争万岁！不要投票！

d在“T

秘鲁共产党万岁！冈萨洛主席万岁！

马列主义-毛主义光荣！

单文档

FRONTON、Lurigcho和Callao闪亮战壕战俘的要求。

1986年6月18日，利马，佩尔乌。

1.关于1985年7月16日和10月31日的纪要，一方是司法部、国家监狱研究所、司法权、公共部的代表，另一方是特殊囚犯的代表。

2.-

保证不发生新的种族灭绝，因为阿普拉政府、海军和其他反动分子[以“恐怖主义”的罪名]密谋对囚犯进行种族灭绝。

3.反对将司法程序移交各省；也不是特殊囚犯。废除第24499号法律第2条。

4.-将营养援助增加到最低I/。每天1500（1），这项福利将扩大到所有监狱。

5.国家空间研究所主席Manuel

Aquezolo因参与1985年10月4日的种族灭绝而被解除职务。在卢里甘乔。

6.-

1985年10月4日运送死者尸体。根据1985年10月9日利马第一惩教法庭的决议，向他们的家人提出了一项建议。

7.立即移交因“恐怖主义”在Canto被指控的16人

FRONTON、LURIGANCHO和CALLAO的战俘需求
Grande到Lurigancho特别囚犯所在的展馆。

- 8.停止威胁、迫害和拘留海军、DIRCOTE和阿普拉政府的特别家属。
- 9.关闭Canto Grande监狱，因为该监狱有违人的尊严。
- 10.减少星期日和节日对计算2换1仍然无效。
- 11.-加速审判；尊重辩护权。
- 12.废除国家监狱研究所关于禁止引进各种水果和塑料容器的条例，因为这有损于政治犯和普通囚犯的健康；
- 13.释放Fronton的Guevara、Gonzalez、Jayo、Aybar和Retes等挑衅分子雇员，以及Callao的安全局长Isabel Guerrero和市长Rosa Lermo。
- 14.取缔Lurigancho的垃圾场。15.Fronton每天24小时供电。
- 16.修复Callao和Lurigancho的供水、下水道和电力系统。
- 17.反对因屠杀和抢劫囚犯而被征用。

18.为生病的囚犯提供照料、治疗和药品。把病人送到医院。

卫生预算增加100%。

19.-

不赞成战争海军在Fronton的干预，也不赞成海军官员对战俘家属进行有辱人格的搜身。

20.-停止关于失踪人员的可怕政治。

21.支持秘鲁人民的斗争，支持世界上被社会拘留者、政治犯和战俘的斗争。

22.为秘鲁的囚犯提供清洁材料、帆布床、床垫、亚麻布和睡衣。

23.在全国范围内向特殊囚犯提供相应的福利。

24.不得对特殊囚犯及其家人和律师进行报复。

25.公布本协定和1985年7月16日和10月31日的会议记录。

26.在签署和执行协议期间，记者在场。

没有人能打败我们！

PCP----中央委员会----秘鲁，1986年

带着对真理的热爱的深情。和自由。我手里没有LTC的遗留物。除了现在躺在被杀尸体上的战俘。和悲惨的世界,历史和大众。将审判这些战犯。你看到地球上所有的人都坐在被告的板凳上，他们将被作为战犯判刑，今天他们一定在颤抖。没有什么也没有人能打败我们，河流增加它的自然原因，溢流是一种规律。

这是有逻辑的。反动派闹事失败，直到最后灭亡。村庄也有它的规律：战斗失败。回到战斗中，我们可以再次失败。我们将回到战斗中，直到最后的胜利召唤我们。流血是号召所有人去实现我们渴望的权利的旗帜。我们注定要成功，这句话很漂亮。我们生来就是为了胜利。

这已经是一个宏大的现实。

他们可以磨我们。把我们炸成碎片。但他们不能破坏我们的共产主义道德。

我们已经准备好去死了。

这个班级的道德受到威胁。必须捍卫它。我们将用鲜血、痛苦和泪水去做。

这不可能是任何其他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把他们

碎片。我们会在暴风雨中进行。

反动派在绝望中失去了更多的控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需要这样做。只有告诉世界他们所捍卫的阶级的反动性质，人们才会根本不是这样存在的，而是严格地以秘鲁共产党的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先锋队的形象和面貌来改变世界。

只有战争才会深深地触动人民直到灵魂的最后一折，从歌声到呐喊，从呐喊到歌声，没有别的自由的道路，我们自愿选择了党和我国人民弘扬的这条艰苦、漫长、血腥的必胜、不可战胜的人民战争之路。反动派这样做是很自然的。

我们已经明智地告诉过我们，反动派越卑鄙，就越深深地挖自己的坟墓：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作为一个英勇的战斗战壕的战士，他顽强地抵抗了轰炸。是对种族灭绝的反动武装的侮辱，是对民族英雄的侮辱。勇敢的去杀，懦弱的去死。他们知道怎么杀人却不知道怎么死。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它最好的孩子们所流下的鲜血。

亲爱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你们的共产主义战争的孩子们不会辜负你们，尤其是在此时此刻。我们将高高举起共产主义的红旗。

我们有光明的前景。

我们能做什么，好吧，我们的命运是成功。最后一句话是我们赢了。

我们为我们的事业而战，为共产主义而
战。我们改天再谈其他问题。

我重申我致力于我们的革命，致力于世界革命，用我们人民的鲜血，用我们英勇战士的鲜血，用我们共产主义同志的鲜血，这些鲜血自由流淌，破旧立新。
我再也见不到他们的脸，他们的笑容，但那是我的心。
我将是它的理想的承担者，这是我的理想，也是我们人民的理想。

我将以你为榜样。为我们的人民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任何个人动机。以完全无私的态度。

冈萨洛主席万岁，胜利的保证！秘鲁共
产党万岁！
荣耀归于倒下的战士！

一架战斗机-1986年6月19日

注----人民游击队（Ejercito Popular）一名战士的来信，写于1986年6月19日（“英雄主义日”），当时在种族灭绝叛乱的英勇抵抗中，邪恶的反动武装部队在种族灭绝者Alan Garcia的指挥下，袭击了秘鲁“El Fronton”监狱闪耀的战壕。我死前把它交出来。我们公布它，正如它的起草，以便历史记录它。

英雄主义决议日

PCP----中央委员会----秘鲁，1986年6月

阿普里斯塔反动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对人民战争实行种族灭绝,通过选举机会主义者的帮凶支持,以夸夸其谈的煽动手段掩盖人民战争,Aqomarca、Umaru、Bella vista和Lloclapampa证实了这一点; 秘鲁国家武装部队和警察部队犯下的罪行。

这种反应用于战俘不利,他们计划灭绝种族,最后于去年10月4日在Lurigancho监狱对30名战斗人员进行卑鄙和野蛮的谋杀; 只有得意洋洋的人民才能惩罚的未受惩罚的令人发指的罪行。

1986年6月18日,在El

Fronton、Lurigcho和Callao监狱,战俘们在适当的法庭和当局面前重申并公开谴责政府及其武装部队正在策划的屠杀之后,起来反抗新发生的种族灭绝; 他们为保卫革命和自己的生命而反抗,要求为26个非常公平合理的冤情索赔。

19日,阿兰·加西亚领导的阿普拉反动政府,在荒唐地操纵了所谓“和平委员会”的闹剧后,引发了最顽固、最黑暗的灭绝行动: 调集陆海空三军和警察部队,在联合指挥下,完成了最臭名昭著的种族灭绝,杀害了数百名游击队员和

人民的孩子，战俘，再次沐浴在人民的热血中。阿兰·加西亚倒下了，他的内阁、联合指挥部、警察和武装部队的耻辱是无法抹去的，人民不会忘记，只有他才会制裁！

人民游击队的战士、战俘，扬起“造反有理”，英勇无畏地打上了一座英雄、勇猛、勇敢的里程碑，历史将为之守护，作为只有人民战争才能产生的英雄人民的模范示范。

于是，6月19日就被永远地印成了英雄的日子，这些英雄的鲜血在武装革命中结出硕果，更加浇灭了它，像一面闪闪发光的旗帜一样升起，永不枯竭的战斗呐喊，带来了必然的最后胜利。

这些战俘英勇牺牲的鲜血覆盖了他们的鲜血，在此之前，共产党员、战士和武装起来的人民子弟，已经承担起不可改变的承诺，要以他们的光辉榜样为榜样，发展为世界革命服务的人民战争，直到共产主义的光芒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旗帜下，在永远活着的马列主义-毛主义的旗帜下，在世界各地飘扬起来。

荣耀倒下的英雄，革命万岁！

d埃韦洛普 这个 P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世界 R进化
发展人民战争，为世界革命服务

“革命必须经过内战，这是规律。而只看到战争的弊病而看不到战争的好处，这是片面的看法。片面地或片面地讲战争的破坏性，对人民革命是没有用的。”

“我们被敌人攻击是好的，因为它证明我们已经划清了敌我的界限。敌人疯狂攻击我们，把我们涂成一个黑脸，没有一个德行，那就更好了。它证明我们不仅划清了敌我的界限，而且我们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毛泽东文脉的第六年。

5月17日是秘鲁发动人民战争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共产党拿起武器进行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主要是洋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现存的半封建制度，在世界革命的范围内，为世界革命服务，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夺取政权。从那时起，我们在马列主义毛主义的无坚不摧的旗帜和指导思想下，沿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前进，进行了以农村和城市为一体的革命战争，农村是主要的武装战场，是相辅相成的，但又是必要的。总之，

d埃韦洛普 这个 P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世界 R进化
一场人民战争，实质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其核心是革命根据地的生成。

这些年的武装斗争可以概括为：1980年是武装斗争的开始，是游击战争的开始；1981年和1982年，游击战争的展开和人民委员会的诞生，这是一个新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权，是无产阶级通过党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上的联合专政；1983年和1984年是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即粉碎新政权、恢复旧秩序的反革命战争和保卫、发展和建设新生的人民政权的革命战争，这是反动武装和人民游击队之间的艰苦斗争；从八五年到今天，我们一直在继续保卫、发展和建设根据地，把人民战争从北到南扩大到整个山区。

1983年以来，秘鲁革命是在“建设根据地”的伟大政治战略构想和发展人民战争的军事条件下进行的，即以游击战争为主，以破坏、有选择的歼灭和宣传鼓动等游击行动为辅，以建设、保存和发展根据地为中心，把人民战争推广到全国，同时考虑到游击战争的流动性不仅对新的国家政权，而且对一切形式的革命建设和革命工作都具有可变性。这一“建立基地”的基本计划构成了目前“大跃进计划”的背景，其基础是“两个共和国、两条道路、两极”的具体政治战略，即旧的秘鲁反动国家对新的共和国

成立中的民主人民共和国；一条只用于维护旧的剥削秩序的选票的死胡同，一条正在改造秘鲁社会以服务于人民的武器的新路，一条只用于维护旧的剥削秩序的选票的死胡同，一条用于改造秘鲁社会以服务于人民的武器的新路。这是两极，一个是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半封建制度服务的统治阶级专政的大资产阶级，一个是正在被摧毁的黑色的、可憎的过去，一个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一个是民主革命的领导，民主革命的胜利将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经过反复的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与世界革命的伟大史诗相融合，总有一天将导致共产主义，这是人类唯一的、必要的、必然的、永远不能放弃的目标。通过概括人民战争的军事战略，这一战略采取了四次战役的具体形式，每一次战役都有其具体的内容。

关于反革命战争。

由于每一场战争都是两个阵营的斗争，人民战争的发展必然导致反革命战争的爆发。秘鲁国家，在帝国主义，主要是北方帝国主义的保护下的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专政，为他们受到威胁的生存辩护。起初，他们试图将问题减至最低，以维护他们虚伪的民主形象，不危及以贷款和投资形式涌入的资本。他们派出了警察部队，尽管警察部队滥用职权、暴行和罪行，但遭到了耻辱性的失败，被迫撤出有争议地区的农村，到省府或省会避难。因此，以如此响亮和混乱的宣传发动的所有警察行动都被彻底挫败，第一个人民委员会成立了。面对新的国家政权的推进，贝朗德政府放弃了其保留意见，以

d埃韦洛普 这个 P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世界 R进化
派遣反动武装；剥削者和压迫者的阶级需要占了上风，恢复公共秩序的任务交给了武装部队（陆海空三军），他们是国家的骨干，得到警察部队（国民警卫队、共和国警卫队和调查警察）的支持。

1982年12月，宣布Ayacucho、Huancavelica和Apurimac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并将其置于武装部队的政治军事指挥之下。这一地位后来扩大到帕斯科、瓦努科和圣马丁等省的其他地区；尽管有些变化，它基本上仍然有效。1986年2月开始在利马和卡亚俄实行紧急状态和宵禁，使共和国首都及其600多万居民受到军事统治，军事管制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阶段。这些行动的结果是，秘鲁2000万人口中有7.5人处于军事权力之下：150万人生活在武装部队的绝对和无节制的政治-军事权力之下，新的领主控制着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复活的封建暴君带着绞索和刀子；而在这个被大肆吹捧的民主国家的首都，六百万人民却生活在没有任何保障或权利的情况下，在戒严法之下，他们受到专横的暴行和伪装的谋杀，戒严法甚至使自己有权禁止一种或另一种特定的艺术表演，甚至是在军方事先批准的公众集会上。

军队是怎样进行反革命战争的？他们基本上是按照他们的主人美国帝国主义的学说，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特别是越南的经验，特别是拉丁美洲特别是中美洲的武装斗争的教训，提出反革命战争的理论。至

在这一基本理论基础上，他们加入了以色列及其在阿根廷的友邦的“反恐”经验，以及西德、台湾、西班牙、英国等国的建议，再加上他们在1965年反游击队斗争中的几个月经验，以及比较有限的拉会议的经验。军事行动由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领导，根据共和国总统领导的国防委员会的指示行事，无论是贝朗德还是阿伦加西亚，他们对所采取的每一项措施以及战争的全面政治领导负有直接和不可否认的责任，这意味着他们对反革命战争的进行负有主要责任。总之，他们运用了世界反革命的著名的反革命斗争、反武装颠覆、反人民战争的策略，这种策略被人民战争理论多次挫败、粉碎、彻底、彻底地打败了，一次又一次地向世界表明无产阶级的策略比帝国主义的策略优越。

群众对群众。

当武装部队进入时，他们已经研究了三年的革命战争，并为警察行动提供咨询和规划，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一定的优势，显然他们比警察拥有更多更好的人力和技术资源。他们立即开始执行他们的群众反对群众的计划，遵循帝国主义的利用本地人反对本地人的旧主义。首先，经过预先训练的部队是由与土豪和盗用牲畜的人联系在一起的老战士和农民精心挑选的，他们雇用这些人在农民中充当特工和渗透者，并与他们几年前在年开始建立的经过翻新的情报网络挂钩。

1970年代。他们以这些特务、潜伏者、间谍、坐鸽子为基础，在当局的土豪、小暴君及其跟班的协助下，在军事当局的领导下，组成民团，与警察、武装部队（他们经常伪装成农民或警察）联合行动，在农村发动白色恐怖，暗杀党员、战士、群众领袖和农民，对革命者和先进分子进行真正的迫害，抢劫、强奸、酷刑、抢劫、放火、屠杀。他们就是这样实行全烧、全抢、全杀的险恶政策的。

后来，他们又用白色恐怖和死亡威胁来征服一部分群众，在民团的直接胁迫和控制下，迫使群众援助反革命战争。这些被强迫从群众中抽调出来的人充当警卫，逮捕和谋杀游击队员，对邻近的社区或城镇甚至更远的社区或城镇进行夷为平地的行动，并参加对游击队员的搜索和追捕行动。后来，这些人与邻近地区的人一起重新集结到军事直接统治下的战略村庄。然后，他们除了不能自由出入外，由于没有军队就不能去任何地方，甚至不能去工作，而且经常受到控制，他们被军事化，被组织成“巡逻队”和“防卫委员会”，被迫拿起最基本的武器，在饥饿和贫穷的情况下，被迫参加白色恐怖和反革命战争。总之，虽然警察部队也象士兵、水手和飞行员一样被武装部队用作炮灰，但这些被胁迫的群众却是这种用群众对付群众、用当地人打当地人的险恶计划的主要和真正的炮灰。

这些被胁迫的群众过去和现在都被用来领导一切

d埃韦洛普 这个 P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世界 R进化
反动的进攻和行动还是要像人盾一样包围镇压力量。
这些被胁迫的群众遭受了2600人的损失（包括民团）
，几乎是被杀害的穿制服的士兵和警察人数的五倍多
(还没有考虑到数以百计的渗透者、特工和告密者)

种族灭绝。

当他们的群众对群众的政策证明无法遏制人民战争时
，反动武装力量采取了最邪恶、最变态和最罪恶的种
族灭绝，这是秘鲁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耻辱之一。军
方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其灭绝种族的倾向，在万博、伊
基察、华潮等地，贝朗德冷嘲热讽地敬礼并赞许这些
事件为“阿亚库乔农民对恐怖主义的勇敢回答”。应当
明确的是，他本人批准和授权了这种行动，不仅公开赞
扬而且呼吁种族灭绝：这是一位自封的民主主义者、
人道主义者和基督教“总统”，他对宪法和法律充满尊重，
永远被人民的鲜血所覆盖，这些鲜血开始涌流。受害者
中包括在Uchuraccay被怯懦杀害的记者。

他们于1983年开始在阿亚库乔省消灭农民及其社区和
小城镇。当年6月，在坎加洛省的埃斯皮特，他们用直
升飞机用枪炮与群众争斗，并向试图穿越群山逃离的
村民投掷手榴弹。7月，在万塔省的Occopeja和Uchura
ccay镇，他们再次使用直升机向群众开枪，并用手榴
弹将他们消灭。在华曼加省文乔斯的Paccha镇，大多
数人被谋杀，其余的人被带到利马。在

7月，在阿亚库乔市和周围地区的街道上开始出现第一批遭受酷刑的尸体；在11月选举之前的两个月里，发现了800多人的尸体，这些人是在兽性酷刑之后被残忍杀害的，尸体任其腐烂。11月，在拉马尔省的西尔维亚，为了报复对军队的伏击，他们逮捕了60人，并不加区别地杀害了其中的20人。一个月前，在环塔省的西尔科，他们首次向群众投掷手榴弹并直接开火。选举日，在华曼加省的索科斯，当地警察分遣队拷打和谋杀了50多名参加婚礼的人，使这一屠杀达到顶点。官方报道有37人死亡。

伴随着这一切反动的白色恐怖，他们开始在阿亚库乔省建立集中营，大规模的、邪恶的酷刑中心，在阿亚库乔市的“洛斯卡比托斯”兵营，在托托斯（坎加洛）和Qoisa和Pichari（拉马尔）由军队控制，在环塔由海军控制。在托托斯营地，截至1983年7月，他们已经秘密埋葬了一百多人；其中20多人被割喉，犯人被拷打活埋，新犯人被迫挖三米多深的坟墓然后被塞进去，其他人则被绑着手脚扔进去。在托托斯，酷刑是特别残酷和虐待。为了吓唬人民，他们砍掉人头，用木桩钉死他们。

但种族灭绝并不局限于阿亚库乔。1983年10月，传播到该国采矿中心帕斯科省；在那里，在阿尔西德斯卡里翁省的一个小村庄，有45个农民被消灭了。11月13日，市政选举当天，三架直升机被用来与

d埃韦洛普 这个 P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世界 R进化
在Tauacaja省Huancavelica省的Parabama用机枪袭击居
民，打死50多人，以报复游击队当天对一支军队巡逻
队的伏击。

在1984年期间，种族灭绝变得骇人听闻，达到了恐怖
的高度。主要是军队和警察，他们对人民的邪恶的、
腐烂的、发炎的、盲目的、疯狂的仇恨，在他们的努力
中，通过孤立游击队，使他们脱离农民群众，特别
是贫农，来阻止革命战争，但遭到了挫折。武装反应
又一次按照他们自己的传统，以手无寸铁的人民的血
肉为食。让我们来看看那些支撑他们虚假荣耀和毫无
根据的骄傲的“英雄主义”。

种族灭绝的屠杀。

6月底，在阿亚库乔省，他们在旧金山地区杀害了150人。7月5日，他们在基亚拉杀害了30名农民；8日，他们在罗萨里奥村一次行动后打死40人；12日，他们在波马班巴歼灭30人；15日，在对阿帕切塔的一次行动的报复中，他们杀死了17人；16日，在通往华曼圭拉的公路沿线发现25具受酷刑的尸体。8月3日，在Puramanta发现37人遭受酷刑的尸体；18日在Via de los Libertadores的Cocahuichun发现了17具受酷刑儿童和青
少年的尸体，在Leonpata发现了8具尸体，其中两具是儿
童；27日，有19人在Sajrarumi被发现遇害，21人在旧
金山被发现遇害。9月1日，23名农民在Churubamba
和Misiquibamba被杀害。同月，在圣马丁省Mariscal
Caceres省的Paraiso，他们杀害了22名农民。在万卡韦
利察省，10月15日至23日期间，军队的一次行动在Mil
po杀害了75名农民，在Pillo-

d埃韦洛普 这个 P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世界 R进化
Pachamarca杀害了15名农民。11月19日，

又一次在阿亚库乔，他们消灭了普提斯和丘莱的50名农民；在库斯科省Vilcabamba的Lucmahaiico，23日来自Andahuayas的士兵和民团杀害了22名农民，26日又杀害了20名。12月6日在万卡韦利卡，警察在阿科班巴省马尔卡斯附近的库尼杀害了38名农民；同月，在Ayacucho的Ayahuarcuna发现了16具尸体。

应具体提及6月和7月在阿亚库乔发生的一些行动，这些行动是1984年这一险恶种族灭绝浪潮的一部分。在Vinchos，他们杀害了40名各人民委员会的专员。在Remillapata，他们枪杀了一名9岁的儿童和另一名11岁的儿童，以及他们的母亲和担任安全专员的父亲；在马约潘帕，他们把一名专员扔进一座着火的大楼里。这些凶残的谋杀是如此无情和凶残，以致儿童被枪杀，因为他们碰巧是新政权成员的子女，这是这个新政权使他们充满仇恨和恐惧的可怕表现。在Balcon，7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杀了18名农民，其中包括6名儿童，他们把尸体扔在卡车里。三分之一的死者是儿童，这种谋杀儿童的做法是恐吓和破坏父母的一贯政策，也是特别是惩罚革命者的一种令人作呕和经常使用的方式。尽管如此，海军陆战队员第二天又回来了，讽刺地、轻蔑地向他们的受害者提供食物，试图收买他们。人们很有理由发怒，把他们赶走了。在Pichari的一次伏击后，“光荣的”国民警卫队进来拦住了一辆载客的卡车，乘客被取下并被打死。人民游击队(PGA)的当地部队埋葬了这20人，但在无耻的冷嘲热讽中，谋杀被归咎于PGA。这是反动势力惯用的另一种伎俩，他们经常穿上农民的衣服，进行暴行、抢劫、强奸、放火、夷平和

最可怕的罪行，特别是对儿童的罪行，然后指责游击队，以使群众反对他们。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在同一时期，海军陆战队在距卢里科查20分钟车程的一个叫阿桑加罗的地方杀害了50名农民。

他们恐怖策略的另一个例子发生在旧金山，当时下到丛林收割的农民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消灭，甚至没有人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在华曼圭拉，他们杀害了9名农民，活活烧死了一名农民。这是他们恐吓人民的惯用手法之一，对任何被认为是共产党员或游击队员的人都表现出他们的无情。

1983年1月10日在Chuschi发生了一个类似的例子，他们把炸药绑在一个农民身上，把他炸死，同时高喊“恐怖分子就是这样死的！”这一野蛮政策从武装部队开始干预以来就一直执行，直到今天仍在继续。在这场死亡的黑色浪潮中，夷为平地变得普遍。一个小例子是在Incaraqay的行动，他们在偷走所有东西后烧毁了500所房屋。灭绝使整个城镇消失；7月15日，在民团支持下的武装部队杀害了奎努阿的全部人口，并将该镇从地球上彻底抹去。但即使是这样，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够的。白色恐怖继续在人民的肉体上发胖。1984年8月22日，在对一次伏击的报复中，西尔维亚的一支海军陆战队随意逮捕了50名青年，并将他们射向聚光灯下；他们仿效二战期间点燃欧洲的德国法西斯，为每一个在战斗中倒下的海军陆战队员谋杀了10个人民的儿女。11月10日，在共和国卫队的协助下，海军陆战队在路易斯安那州残酷地折磨了昆比里的40名农民，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他们一直在采取掩盖他们行踪和隐藏他们行踪的政策

d埃韦洛普 这个 P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世界 R进化
灭绝受害者的罪行。常见坟

墓的发现。

武装部队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另一个令人震惊的证据是发现了共同的坟墓，这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和恶心的景象。男女老少无法熄灭的死亡呐喊，震撼着民族良知。人民破碎的生活助长了历史上对阶级正义的愤怒叫嚣,只有不断推进的武装革命才能并将实现这一正义,也助长了秘鲁国家在任何政府的领导下,无论是贝朗德人民行动党还是阿伦·加西亚的阿普拉领导下,不断和不可磨灭地使用其武装部队保卫自己的野蛮行径,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阶级独裁,他们的剥削和压迫秩序。

1984年8月19日在阿亚库乔省Via de Los Libertadores发现了一个有10具尸体的坟墓，22日在离环塔30公里的环塔-

梅奥公路沿线发现了一个有30具尸体的坟墓。23日,在普卡亚库发现了7座共有89具尸体的普通坟墓,这一发现极大地震动了舆论,引发了民众对武装部队和当时执政的贝朗德政府的谴责和唾弃。该地区的政治军事指挥权掌握在Adrian

Huaman将军手中, 对大屠杀直接负责的军官是海军上尉Alvaro

Artaza。加西亚试图重新任命华曼为阿亚库乔的酋长，巴兰特斯曾称他为“农民将军”。对Alvaro上尉的审判是在海军内部进行的,现在的阿普拉政府给了他一个提升,结束了他的案子,并为了自己的保护将他送往西班牙。

同一天,在一个共有30具尸体的坟墓被发现

Ayahuarcura（Macacharca）；25日在奎努阿和穆尤里发现其他尸体；第28号，在Libertadores大街的Cocahui schaca发现了一个有12人被割喉的坟墓。9月，农民们揭露在Victor

Fajardo省的Toldorumi、Zamatapampa和Usutapampa以及在Cangallo省的Pichuyrumi和Qarpaqasa有共同的坟墓。当局和日报很少注意农民的这些揭露，就像他们为了掩盖种族灭绝的真实程度而忽视许多其他揭露一样。9月13日，在伊里班巴发现了3个新的共有坟墓，共有50名死者；14日，在Luricocha发现了一个有5具尸体的坟墓，在Qasa-

Orqo发现了另一个有10具酷刑尸体的坟墓。18日，亚纳奥尔库一座有5具尸体的坟墓。10月18日瓦多奇科（环塔）一座有25具尸体的坟墓；20日，在Capitanpampa有一个有8人死亡，在Ayahuarcura有3人，第三个在Iribamba有5人死亡；25日，瓦多奇科4个新坟墓，41具尸体；28日，洛伦特（环塔）一座有四具尸体的坟墓。11月13日华曼圭拉一座有15具尸体的坟墓；第十九日，在拉斯维加斯阿亚库乔-

环塔公路25公里处发现了三个埋葬有45名谋杀案受害者的坟墓；而22日，在Neque发现了三个坟墓，里面有10具尸体。

1985年，种族灭绝继续发生，尽管程度不同。直到Bel aunde离任，在Ayacucho继续发现常见的坟墓：1月11日在Pauec（Huanta）发现了一个坟墓，里面有四具尸体；1月16日发现了四个坟墓，一个在华曼圭拉，有11具尸体；第二个在甘加纳（环塔），有5具尸体；另一个在华曼加省；第三个在帕瓦，有3具尸体；第四个在帕查，有16具尸体。3月10日在环塔附近发现了两个

d埃韦洛普 这个 P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世界 R进化
坟墓，里面有3具尸体。屠杀在这个地区继续进行，如
这些统计数字所示：2月23日，他们在卡内尔杀害了50
名农民；6月26日，他们在Miopata-
Suco（环塔）歼灭了12人。7月

在Manzanayoq（坎加洛），他们割断了8名农民的喉咙并将他们的身体切成碎片，在同样位于坎加洛省的Pacomarca，他们也对另外8名农民做了同样的事情。7月12日，他们杀害了12名农民，洗劫并烧毁了瓦拉卡约克的房屋；五人在查卡里被杀。这场种族灭绝也开始在整个瓦努科省蔓延：2月21日，在上帕卡省发现了一个有五具尸体的坟墓；第22次，他们在拉索莱达杀害农民；另一个埋葬有7名死者的坟墓28日在奥卡亚库被发现。3月，他们在阿朗凯杀害了30人。6月27日，一个埋葬着11具尸体的坟墓在亚纳扬贾（新普罗格雷索）被发现。因此，使秘鲁陷入血洗的人民行动政府结束了其完全浸透的任期，使前总统贝朗德背上了不可磨灭的种族灭绝耻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宝贵的教训：各届政府通过改变旧国家，越是把“民主”、“人权”和“和平”挂在嘴边，就越是反对秘鲁人民肆无忌惮地施加饥饿、贫困、镇压、恐怖、谋杀甚至种族灭绝。

加西亚政府上台以后，特别是关于我们一直提到的问题，反革命战争进行得怎么样了？在阿亚库乔省的一个主要行动中心----

第五政治军事区，他们于8月2日再次开始行动，夷平了Wuambalpa、Carhuanca、Vilcashuaman、Vischongo和Cangallo等村庄；第10次他们夷平了Huamanmarca并谋杀了7名农民。8月14日在阿科马卡发生的种族灭绝事件震动了整个秘鲁：在一个叫Lloclapampa的地方，发现了八个坟墓，总共有69具尸体；此外，在Piteq有两人被谋杀，在Yuraqera有一人，在Mayopampa有一人，Ahuacpampa有两人，在Quueqata有三人，所有这些人都被军队野蛮杀害，军队包围村庄，围捕农民，将男子与妇女和儿童分开，并强奸、抢劫、枪杀

他们离开，然后用伊耶盖住一些尸体，烧掉其余的尸体，把无法辨认的零碎尸体埋在坑里。在加西亚大肆鼓吹“革命”、“民族、民主和人民的国家”、“民主”、“尊重人权”、“不以野蛮回答野蛮”、“和解”、“坚持法律而斗争”以及其他被阿普拉政府抛在风中的低劣词句的鼓噪和蛊惑人心的鼓噪声中，Aqomarca的曝光撕破了他们的谎言，揭露了他们的两面派，粉碎了他们的幻想，再次暴露了他们的机会主义。

接着是国会的一片喧嚣，一场所谓的总统措施和姿态的闹剧，而“反对派”则是租衣做易，民众对此予以否定和谴责，并进一步走向对最高统治阶层的明晰。“总统”们的“总统”和“总统”们的“总统”和“总统”们的“总统”和“总统”们的“总统”和“总统”们的“总统”。从那时起，差不多一年过去了。命令已经重新调整；Hurtado、Paz和Rondon中尉已被追究责任；各委员会已提交了报告等。今天，胡尔塔多已得到提升，并被派往国外接受进一步培训，在美国或美国控制下的某个地方接受培训；帕斯也得到了提升，里维拉无疑会在1987年得到一个。军队准备的调查和起诉是怎么回事？埋葬在寂静之中。军事调查人员建议对Hurtado中尉判处10天劳役，是否已经执行？正义如何？正如普卡亚库的情况一样，只有胜利的革命才会带来正义。

但这种“在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同时进行斗争”的烟幕仍在继续。8月28日至9月4日期间，60名农民在万巴尔帕被谋杀；8月28日，在普卡亚库，一个新的坟墓出现了，里面有七具尸体。原则的“民主”适用

d埃韦洛普 这个 P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世界 R进化
“在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同时进行斗争”继续进行。Aqom arca、Umaru、Incaraqay、Patin、Tankiwa、Cochapata 、Mayopamba和Manallasaq村在9月1日至25日期间被夷为平地。9月2日和3日发生了新的种族灭绝：奥马鲁和贝拉维斯塔，66人死亡，29人在2日贝拉维斯塔被谋杀。紧接着，3日，37名农民全军覆没，其中有11名不到九岁的儿童。9月13日，他们杀害了Lloclapampa大屠杀的七名目击者，其中包括一名九岁的儿童。第28次在萨查班巴附近的托托拉发现了四个坟墓，共有80多具尸体。

在Huancar省（Ambo省）,在Huancar发现了四个埋葬有14具尸体的坟墓,在San Martin省（Mariscal Cáceres),在Situysi发现了一个埋葬有7具被害者尸体的坟墓。

10月4日,秘鲁社会再次受到另一场种族灭绝的震动,这一次发生在共和国首都卢里甘乔监狱,有30名战俘被谋杀,其中

在七千囚犯的眼前,有二十三人受伤。按照一项旨在摧毁战俘意志和打击革命的既定计划,共和国卫队全副武装的反颠覆部队Llapan

Atic向关押被判犯有“恐怖主义”罪的人的英国馆发动了攻击。当他们没有投降而遭到英勇抵抗时,他们用炸药和炸药在墙内打开一个缺口,然后向牢房内投掷炸药,同时投掷催泪弹和燃烧弹。袭击结束后,他们杀死了伤员,活活烧死,残暴地殴打幸存者,最后烧毁了牢房,以隐藏他们滔天罪行的种族灭绝的证据。但尽管他们玩世不恭地试图掩盖他们的罪行并让所有证人闭嘴,真相还是公之于众,

d埃韦洛普 这个 P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世界 R进化
进一步揭露阿普拉政府及其对这一新的冷血野蛮行径的不可否认的罪责。

11月2日在阿亚库乔省拉马尔省北部的Uchuyunga,他们杀害了19名农民；年底，圣马丁的农民揭露了奥卡亚库、格兰德坎波、韦内尼略、马德雷米亚和帕洛德阿塞罗等地发生的屠杀事件。随着1986年开始，这种情况仍在继续，正如以下事实足以表明的那样：1月21日在环塔附近的Churrupampa，发现了7具尸体；在Hu anuco省的Uchiza，2月份有30人被杀害；在帕斯科省，在“Ocho de Diciembre”和“Independencia”两个村庄，五名农民在自己家门口被枪杀，以报复游击队的袭击。简而言之，加西亚的阿普拉政府正在继续贝朗德政府开始的同样的种族灭绝。

失踪的人。

使人“消失”的政策，自武装部队进来以来，一直是政权种族灭绝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在1984年初大大加剧，一直持续到今天。现在，尤其是最近几个月，又有越来越多的人把它“失踪”了。“失踪”的人数达数千人，但官方的沉默否认或无视对其提起的诉讼，阻碍了一切，这引发了曝光和抗议。这种反动长期实行的倒行逆施的政策，最近变得特别变本加厉。其直接先例是1970年代阿根廷军政府实施的“失踪”险恶政策，使其人民血流成河，更可耻地使数万人“失踪”。这里正在执行一项类似的政策，也是针对最贫穷的群众，尤其是农民，他们没有因为没有任何证件或因为

他们的家庭面临着种种限制和迫害，但他们无疑是数千人中的大部分。他们与人民的、阶级的和革命的其他模范儿女的遗骸一起，被包裹在许多集中营中尚未发现的坟墓或秘密墓地的阴影中。这些数以千计的“失踪人员”构成了又一项历史上不可动摇的指控，它将在反动武装部队的统治下挖出土壤，连同武装人民的毁灭性打击，使他们灭亡，从而为他们所支撑的秘鲁国家的腐烂秩序的结束做好准备。

这场种族灭绝的结果是什么？8,700名秘鲁人，8,700名人民儿女被邪恶和可耻地杀害，其中4,700人被杀害，他们来自群众、最贫穷和最受剥削的人，特别是来自农民以及城市居民区和棚户区，4,000人失踪，他们属于同一阶级，属于同一血肉之躯。军队实行的种族灭绝政策，使人民、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丧失了8700名儿童，这些儿童被杀害，而这完全不是假的和不一致的革命者所说的方式，也不是那些假扮革命者、宣扬现存社会秩序的演变的机会主义者所说的方式，也不是那些公开或秘密地为维护制度而涂鸦的人所说的方式，也不是那些诸如反动组织及其跟班所说的种族灭绝是人民战争的结果。不！种族灭绝显然是秘鲁政府批准和命令的一项政策，由武装部队在警察的帮助下提出和执行，这是一种罪恶和野蛮的做法，始于1983年，于1984年残酷和血腥地加剧，并有系统地实施到今天，现在加西亚及其反动的阿普拉政府使其恶化和再次加剧，必须明确揭露其责任。

但这次种族灭绝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为了遏制人民战争，到1982年底，人民战争开始以人民委员会的形式建立新的政权；要粉碎游击战争，要把群众从革命战争中分离出来，要破坏新生政权并拖住它的发展，要拖住人民战争的发展；为了达到三军、陆海空三军的反动政治目的，1983年，三军、三军、三军和三军共同分工，共杀害人民儿女1767人，“失踪”730人，到那一年为止，只有14名群众损失，没有“失踪”，1983年共杀害群众2497人。1984年怎么样？针对群众的政治灭绝种族事件愈演愈烈，造成2 522人死亡，2 881人失踪；共有5403名群众的儿女被杀害，这是武装部队迄今进行的种族灭绝的最高峰。

他们粉碎人民战争的目是不是达到了，是不是达到了，是不是达到了，是不是达到了，是不是达到了呢？不是，因为人民战争与它的阶级性相对应，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它已经证明自己有能力对抗持续的残酷的暴力进攻和大规模的种族灭绝，而且更有能力继续发展和壮大。在这些锻造我们钢铁般英雄主义的艰难时期，新国家的激昂号角开始诞生，孕育着未来，人民群众表现出他们准备和愿意改变我们的社会，他们正在这样做；秘鲁共产党领导人民战争，充分证明了它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充分证明了它严格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义及其准确正确地应用于民主革命的具体情况，并且更加坚定地坚持人民战争的方针，这是一场正在并将继续进行的战争

d埃韦洛普 这个 P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世界 R进化
坚定不移地朝着秘鲁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打开社会主义大门和最终目标前进。

人民战争没有被粉碎、没有被停止、没有被拖住；相反，正如该政权的酋长们被迫承认的那样，即使是在不断地试图使战争最小化，而且正如他们的恐惧、疯狂的策略和措施所特别表明的那样，人民战争正在扩大、发展，并发出了响亮的打击。因此，种族灭绝计划和种族灭绝本身已经失败，因为他们利用群众对付群众的政策已经失败，因为他们的整个反动战略正在失败。用群众对付群众，用他们的种族灭绝，用他们的反动策略，结果是什么呢？它再次用人民的鲜血覆盖了秘鲁国家的武装部队，其程度在共和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们所进行的种族灭绝将越来越多地对他们不利，并激起他们的罪恶野蛮行为在广大人民中弥漫的集中的阶级仇恨。

他们的新的耻辱已经永远记录在无数群众的记忆中，他们将对那些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负有责任的人进行严厉的惩罚，不管这可能需要多长时间。今天被玩世不恭和变态地洒下的这股鲜血，已成为对秘鲁国家及其武装部队和警察、其政治领导人和酋长危害人类罪行的雷鸣般的有力的公开指控，它将越来越成为革命风暴中心的招展旗帜，在胜利的人民战争执行今天被否定的完全彻底的正义时，挥舞着，熠熠生辉。

我们在秘鲁人民战争中所看到和经历的，更加深刻地重申了这一不可回避的规律

d 埃韦洛普 这个 P 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 世界 R 进化
毛泽东主席所确立的：“一切反动派都企图通过大规模屠杀来消灭革命，他们认为杀的人越多，就越会削弱革命。但是尽管有反动的主观愿望，但事实表明，杀的人越多，革命就越强大，反动派就越接近灭亡。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

人民战争六周年。

将马列主义-

毛主义应用于秘鲁社会的具体情况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革命暴力或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和改造世界的唯一途径，必须采取人民战争的形式，更具体地说是以秘鲁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的形式，一种以农村为主，城市为辅，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实质是建立根据地，从而实现民主革命，最终建立了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接着必须继续革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坚定地行使其阶级暴力，直到同全人类一道实现光荣的共产主义，真正的自由的境界。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四个必须考虑的根本问题：马列主义-毛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党领导革命的人民战争，在我们的情况下，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革命根据地或新势力。让我们根据这些有关的要点来审查现已完成的第六年。

d 埃韦洛普 这个 P 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 世界 R 进化
论马列主义-毛主义。

我们站在国际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历史上的最后一堂课 , 由于自己的阶级利益不同于其他阶级的利益,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世界人民才能达到的目的,共产主义,唯一无法超越的新社会, 没有被剥削者或剥削者,没有被压迫者或压迫者,没有课程,没有国家,没有缔约方,没有民主,没有武器和战争,“大同”的社会,一个激进而明确的新社会,我们所知道的永恒物质的那一部分,人类已经不可避免地和不可抗拒地走向, 只有把阶级斗争推进到人民战争的史诗般的高度,随着武装的阶级和人民群众手中的枪炮, 反革命战争被永远地消灭了, 帝国主义和反动主义被打倒并从地球上扫除了, 在无产阶级专政所赖以存在的不可战胜的人民战争的枪炮的阴影下, 社会得到了全面的改造, 一切阶级差别和由此而产生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被消灭和消灭了, 战争永远地结束了 , 共产主义辐射到了全人类。

由于我们站在国际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我们今天以国际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基础, 以毛主义为第三阶段的马列主义-

毛主义, 达到了无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的最高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把秘鲁无产阶级作为国际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来考虑, 因为只有在马列主义-

毛主义的普遍学说的基础上, 才能同无产阶级站在一起, 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 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只有一种; 它是

d埃韦洛普 这个 P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世界 R进化
适用于整个世界，发展是一个单一的世界进程。另一方面，从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起，经过列宁、毛泽东的发展，基本问题始终是把这门科学应用于每一次革命的条件；因此，问题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应用于秘鲁革命的具体情况，具体地说，是把普遍的暴力规律人民战争应用于秘鲁的革命战争。马克思主义同我们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产生和发展了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把马列主义毛主义运用到秘鲁革命的具体情况中去。总之，我们的出发点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马列主义-毛主义，是贡萨洛总统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一切政治、理论和实际行动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不可能坚定地、始终如一地为阶级服务。

关于派对。

首先我们来看看聚会的必要性；之后，当我们开始建造它的时候，我们会处理它现在的角色。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认为，必须有一个党来领导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列宁主义重申了这一点，毛泽东主义也强调了这一点。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这一新型的革命党，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和人民的革命。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不能回避而不停止成为一个真理，这是我们秘鲁共产党人必须面对的真理。秘鲁共产党于1928年10月7日由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在牢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成立，他为秘鲁共产党提供了关于秘鲁社会、土地问题、帝国主义统治、秘鲁无产阶级作用的基本纲领、纲领要点和政治总路线

随后的特定行。但创始人在1930年去世，距今不到两年；就连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悬而未决，因此，在已经发展的趋势出现飞跃、马里亚特吉和他的路线受到公开质疑、路线被沟壑改变之前，该党没有时间巩固自己。这样，机会主义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强加了党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权威，给阶级和革命造成了最严重的后果。

这条道路导致了1939年选举中表现出来的议会克汀主义，为普拉多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服务。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搞了一个假的“建国大会”，以反法西斯斗争为借口，在布朗德修正主义的指导下，采取了“民族团结”的政治总路线，表示投降北方帝国主义的统治，投降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的国内统治。随后，这种情况导致该党与阿普拉党一起作为“全国民主阵线”的一部分参加了1945年的选举，借口是实现民主开放；1948年奥德里亚政变后，该党的气球被吹破，这场新的选举冒险就此结束。在60年代初，冈萨洛主席建立的分部开始在阿亚库乔地区委员会内发展。所谓分数，就是列宁所教导的：“党的一个部分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组成的，其主要目的是在一定的方向上影响党，使他们的原则在党内得到最纯粹的接受。为此，意见的真正一致是必要的。”这一部分的产生，是世界阶级斗争发展的产物，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传播了毛泽东的思想

d埃韦洛普 这个 P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世界 R进化
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人所知的。这是造成这一比例的主要和决定性因素。

同时，秘鲁社会的发展、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群众阶级斗争的加剧、政治活动的加强和武装斗争的宣传，以及这部分人所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它的坚实基础。在这一地区，半封建的衰败日益明显，农民开始以特别好战的方式觉醒，反映了全国正在进行的类似的过程。当时的党内，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断深化。

以阿亚库乔地区委员会为首的那部分人在第四次全国会议上与Del Prado及其追随者的修正主义作斗争，在这次会议上Del

Prado及其公司被驱逐。从那时起，这个派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教训和经验，在这一初始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从那时起，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义的最初承诺和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的实际运用，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65年11月第五次全国会议以后，在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中，一部分人开始为建设党、武装和统一战线这三个革命的法宝而斗争，要求按照会议的政治路线来完成这三个法宝，即建设武装斗争的革命武装力量为主要任务，但是修正主义的沉重力量千方百计地阻碍和反对了这三个法宝的实现

d埃韦洛普 这个 P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世界 R进化
主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这部分人重申了一个思想上统一、组织上集中的党的必要性,要求“以‘英雄战士’为基础”重建党,这一过程分三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策略：

1. 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政治战略指导下，明确了城市重建的问题。

此时的问题是建设一个党来领导这条道路上的武装斗争，这意味着农民和土地问题变得极其重要，党的重心在农村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思想政治路线的决定性问题，是以当年所说的“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为中心的，是以“开垦和发展马里特吉”为中心的，发展是这一问题的突出方面。因为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秘鲁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他收回来是不够的。这一阶段发生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及其在党内生活各方面的表现的斗争中，到1969年1月第六次会议通过“在党的团结的基础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在说毛主义）、马里亚特吉思想和政治总路线”重建党。

2. 实施重建

这一时期是以党的团结为基础的“重建党”的政治战略为指导的。1968年10月，贝拉斯科政变，他担负起深化官僚资本主义发展的任务，推行

法西斯主义政治观指导下的秘鲁社会公司化，镇压兴起的群众运动。这一时期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反对权利清算主义的斗争。权利清算主义是一种修正主义，企图通过把党集中在公开的群众工作上，把党推向法律主义来消灭党；在严格的政治层面上，这条路线提出征用土地而不是没收土地，最重要的是否定了政府的法西斯性质。当这些清算主义者不能接管这个党时，他们就反复无常地企图摧毁它，那部分人就为这个党辩护。1970年2月发生分裂，这部分人取得了党的领导权；从那时起，它引领了重建的进程。第二部分是反对“左”倾清算主义的斗争。“左”倾清算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它企图把党封闭在四面墙后面，以否定农民工作的重要性和任何群众工作的可能性，因为他们认为，在法西斯主义下，群众工作和群众组织是不可能的。他们把法西斯主义简化为一个暴力问题，更糟糕的是，简化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暴力，面对这种暴力，除了等待更好的时机外，别无他法。他们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从而提出了社会制度的相对稳定。他们说“这条线已经足够了”，没有理由进一步发展Mariátegui，并质疑毛主义，吹嘘自己是“纯粹的布尔什维克”。这种“左”倾清算主义在1975年的一次中央全会上被粉碎了。

这一时期，我们-

政治上对秘鲁社会的认识，特别是对官僚资本的认识，在毛泽东主席论断的基础上加深了。这个问题是认识和领导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这种观念，实际上给那些以大资产阶级一派为尾随，假装同国民团结斗争的机会主义倾向打了一个闭门羹

并支持贝拉斯科的法西斯主义和社团主义的计划、“改革”和措施，它在今天仍然极为有用。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也取得了进展，特别是对马里亚特吉的思想和政治总路线的认识首次从他的著作中综合了五个基本点，以及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性。明确了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的关系，并按照列宁主义关于党的群众工作的支持范围的标准发展了公开工作；因此，党为了发展党和群众的联系而创建了群众组织。

3. 重建的顶点

这一时期的政治方针是“达到高潮，奠定基础”，即达到重建的高潮，为开展武装斗争奠定基础。随着这一进程的展开，党的建设接近尾声，因此必须总结已经取得的成就，确定和批准总的政治路线，继续以农村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党，确定武装斗争的具体内容，并通过发展农民工作为开展武装斗争奠定基础。左派为实现这些目标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同右派进行了激烈而尖锐的斗争。这种右倾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先是反对顶峰，然后向总政治路线发起冲击，贴上“极左”的标签，最后迅速地反对武装斗争的发动。但是，左派以坚定和智慧，一再地战胜了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是最后一次反对革命暴力、反对武装斗争、反对人民战争、反对党完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另一种修正主义

d埃韦洛普 这个 P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世界 R进化
无产阶级在历史使命中的前进。1977年4月，左派战胜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达到顶峰，批准了以“为发动武装斗争而建设”为口号的全国建党计划；1978年9月，左派又一次大大地战胜了右派，批准了《重建的总结》，批准了《马里亚特吉的政治总路线及其发展》，起草了《武装斗争大纲》。最后，在1979年5月的第九次扩大的中央全会上，彻底彻底地打败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确定和决定”的口号下，达成了“发动武装斗争”的协议。

党的历史的一个漫长的篇章已经结束，另一个篇章已经开启：重建已经达到顶点，一个新的阶段即将开启，即武装斗争阶段。应该明确和坚定地强调，毛主席逝世时，党向国际无产阶级和革命保证，永远高举马克思、列宁、毛的旗帜，宣布“今天做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在是马列主义--毛主义）。因此，当华灯政变发生时，党谴责这是一次反对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和反对世界革命的反革命政变。

总而言之，秘鲁共产党得到了重建，成为一个新型的党，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的党，因此又一次出现了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能够领导它夺取国家政权。这样，“确定和决定”可以被认为是今天展开的人民战争的第一个里程碑。后来的派对

实现了第二个里程碑，即筹备工作；这是一个拍卖党纲、秘鲁革命的总政治路线和指导我们今天的党规的时期，是一个解决有关革命暴力、人民战争、党、军队和统一战线的战略政治问题的时期。作出这样的决定：“打造行动第一连！让暴力在发动和发展武装斗争中具体化；让我们用铅开辟新篇章，用我们的鲜血去书写，在我们党和人民的历史上谱写新篇章，让我们打造行动第一连！1979年12月3日，秘鲁。”而秘鲁共产党开始领导今天正在进行的人民战争。

关于人民战争。

第八次中央全会以国际经验为宏伟起点，以人民战争为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武装斗争纲要》，实质上认为秘鲁的人民战争必须发展为农村和城市的单一革命战争，以农村为主要的武装行动场所，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此外，由于社会和历史原因，特别是其对军事事务的影响，它考虑到山区的重要性，特别是从中部到南部地区的绵延地带，以及首都的重要性。它还在整个拉丁美洲，特别是南美洲的背景下，在国际形势和世界革命的背景下分析了秘鲁。党根据这一纲领，准备了武装斗争，处理了两类问题：

1. 政治战略问题，它规定了人民战争的长期和短期的内容和目标，规定了人民战争的必要的指示和军事计划，规定了党、军、战线三个工具的建设及其与新的国家政权的关系。
2. 武装斗争的发动是一个关键的、决定性的问题，值得党的领导十分特别地注意；它是以“发动武装斗争！”口号为指导的“开始计划”解决的，是以军事形式表现出来的总体政治的具体化（每一个计划都有一条指导它的总体政治路线）。其内容包括：一是要执行的政治任务，即发动武装斗争，抵制选举，煽动农民争取土地武器的斗争，为新生事物特别是政权奠定基础；二是斗争形式游击、破坏、武装宣传鼓动、有选择的清算；三是军事组织形式武装支队，有无现代兵种；第四，时间表、计划的开始日期和持续时间、在具体日期同时采取的具体行动；五是“武装斗争！”、“工农政府！”和“打倒新的反动政府！”

人民战争的前两个时期，即确定和准备开始的时期，已经完成了。1980年5月17日，而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把它与选举日期混淆起来的5月18日。秘鲁的人民战争开始了，进入了第三阶段，即实际上开始的阶段，持续了整个1980年，通过两次成功完成的竞选活动，奠定了进入第四阶段的基础，即1981年的“发展游击战”，这一阶段一直延续到今天。5月17日是一次政治上的打击，一次具有挑衅意味的、影响深远的打击，它招展了反叛分子的红旗，举起了锤子和镰刀

d 埃韦洛普 这个 P 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 世界 R 进化
宣扬“造反是对的”、“枪杆子里出权力”，号召人民，
号召农民（特别是穷人），手拿武器站起来，点燃篝火，撼动安第斯山，在田野里，在我们纷乱地理的每一个角落，书写新的历史，推倒旧的压迫秩序的烂墙，征服山峰，手拿枪杆子冲天，带来新的曙光。开始是谦虚的，几乎没有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从小到大地去战斗、去前进、去建设，最初微弱的烈火变成了现在正在蔓延的汹涌熊熊的大火苗，抛出了革命的火花，引爆了人民战争的前进。

秘鲁发动反革命战争，秘鲁军队进行臭名昭著的种族灭绝，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人民；他们同时进行宣传，梦想用墨水、纸、谎言和诡计来粉碎革命战争。机会主义的作用是告密，派“领袖”来鼓动群众反对革命，宣传和鼓动反对革命，捍卫资产阶级民主和争取议会席位的投票。世界反动，超级大国，特别是洋基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立即给予支持，向政府派遣顾问；其中起突出作用的是中国反动大集团，他们的黑头目邓、李先年等，是第一批站出来谴责我们的法官。不出所料，这种反应打开了它的地狱，释放了它的恶魔、瘟疫和天启的骑士，反对人民战争；他们浑身是血，满身是骄，吹嘘胜利和胜利，吹嘘战胜失败，吹嘘挫折和退缩，吹嘘退缩，吹嘘革命的回头和失败。但究竟发生了什么？武装人员是如何

d埃韦洛普 这个 P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世界 R进化
然后种族灭绝就展开了？过去两年和人民战争第六年
的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以下是内政部长提供的数据
：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年份

715

行动2198911123176020506758

这些数字表明，我们的行动以及武装部队及其警察助理的行动每年都在增加；他们的政策方法，甚至他们的种族灭绝，并没有阻止武装斗争的增长，至少就数量而言，阿普拉部长自己说。然而，总数6758是很不正确的，一是因为国家想把人民战争的范围减到最小，这是可以理解的，二是因为他们没有把革命战争的各种形式，例如武装宣传和鼓动，也没有把在边远地区的行动计算在内。考虑到即使是在利马省本身所采取的行动也有一个星期没有报告，而且一般来说，以沉默和谎言作为掩护，以维持所谓的公众平静和镇压部队的威信。在人民战争的六年中，除两个省外，在全国24个省中的所有省都开展了30000次行动，只包括亚马孙和马德雷德迪奥斯，甚至包括卡亚俄宪法区。

这些行动主要发生在秘鲁山区，主要集中于Ayacucho、Huancavelica和Apurimac地区。这些活动也发生在沿海地区及其城市，特别是该国首都，以及丛林高地和那里的重要城市；所以革命在战斗

d埃韦洛普 这个 P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世界 R进化

遍及全国。此外，这些军事行动在质量上有所发展和提高：打击武装部队反游击基地、伏击、摧毁战略要地、入侵土地、毁灭性破坏、更高层次的选择性歼灭和加强武装宣传和鼓动--

所有这些都显示了非常重要和深远的质量进步。应该明确的是，这六年的行动中，有一半以上是在1984年6月至今天期间进行的，而1980年至1986年的行动中，有三分之一是在去年进行的。这就是明确而具体的现实。反革命战争、种族灭绝和83-

84年的进攻，有什么伟大的结果？显然他们失败了；他们连人民战争的发展都还没能拖住，更别说给它画上句号了。

下表1显示了秘鲁人民战争发展的四种斗争形式。主要形式是游击战争，其他三种形式是游击行动的补充形式：破坏行动、有选择的歼灭行动和武装宣传鼓动行动。可以看出，在全国进行的全部行动中，45.9%是游击行动（由城市的分遣队和农村的排、连进行），而破坏行动仅占11.2%，有选择的清算行动仅占8.2%，武装宣传和鼓动达到34.1%。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游击战争是全国人民战争的本质和心脏；值得注意的是，在阿亚库乔、万卡韦利卡和阿普里马克三个农民居多的地区，游击战的比例达到了最高水平，达到了54.4%，目标是在所有地区发展游击战，甚至在利马以特定形式发展游击战。

显然，游击战争是武装行动的中心，其他形式只是补充和推动武装行动

前进，因为它是最直接旨在摧毁敌人军事组织，特别是武装力量的形式。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武装宣传和鼓动占行动的三分之一以上。这说明人民战争对于政治教育和动员群众的重要意义；显然，这项工作主要是针对农民的，在城市是针对无产阶级的，虽然在农村主要是以口头形式进行的，但也辅之以招贴和插图传单的运动。这种工作在新的领域最为突出，但在所有领域都给予高度重视，总体上占第二位。破坏则居第三位，目的是在经济上打击反动，特别是帝国主义和国营经济、大资本和大地主。在后者方面，推倒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对于农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最后，有选择地歼灭人民的敌人只占总数的8.2%，有的针对人民法庭直接受到群众谴责的人，有的针对血债血偿的革命死敌，有的针对屠杀的人，有的针对刑讯逼供的人，有的针对渗透的人，有的针对特务等，这些行动不是残酷的，而是简单的、权宜之计的司法，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得到了群众的赞同。然而，媒体却把他们描绘成可怕的东西，笨拙地歪曲了他们，夸大了他们的人数。显然，我们必须在这里强调，把人民战争的种种恶行归咎于军队本身，而军队又把这些恶行归咎于革命，这是一种愤世嫉俗的罪行。

总而言之，这个表把一切武装革命行动的游击性质清楚地说明了出来，表明了人民战争的主要方面和实质是游击战争，这就是人民战争的实质；因此，它完全否定了

d埃韦洛普 这个 P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世界 R进化
试图给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的革命战争扣上“恐怖主义”
帽子的荒谬指控。事实上，正如我们自1980年以来一
直在说的那样，那些在没有任何证据而且没有任何证
据的情况下重复这一谎言的人，只是在鹦鹉学舌地重
复里根和秘鲁的反应。全世界都在注视着秘鲁正在发
生的事情，这完全是一场人民战争，任何一个有头脑
的人都无法否认。

阿亚库乔、万卡韦利卡和阿普里马克地区值得特别注
意。这是分数开始活跃的地方，总而言之是它的摇篮
；此外，这里也是战争的第一次行动发生的地方，在
楚奇，在那里，英雄的人民，首先是贫苦农民，慷慨
地洒下鲜血，点燃人民战争的火焰，使之不断地燃烧
和上升。这一地区的群众遭受了最卑鄙和最贪得无厌
的种族灭绝；它是反动力量集中其武装力量和执行其
最精心策划的地方；反动派在这里吹嘘他们预期的胜
利，吹嘘这个地区“几乎”平定了，只是后来在革命的
新攻势面前不得不食言，而这又不能阻止他们再一次
吹嘘胜利。这一地区的现状如何，最近两年革命战争
的发展情况如何？

下表2和表3显示,在过去两年中,全国63.4%的行动是在
Ayacucho、Huancavelica和Apurimac进行的,此外,75.1
%的游击行动、43.3%的破坏行动、74.0%的有选择的
歼灭行动和52.0%的武装宣传和鼓动行动是在这一地
区进行的。那么，那里发生的人民战争的松懈，怎么
能说呢？除了当局和军事首长的主观和不断变化的说
法之外，没有任何依据，他们从来没有

尽管该地区自1982年3月以来一直处于紧急状态，而且在此之前自1981年初开展的警察行动期间也零星地处于紧急状态，但政府、联合指挥部和政治军事指挥部都没有提供任何官方报告。清楚而具体的事表明，这一地区继续是武装革命和武装反革命的主战场；当反动派梦想着消灭人民战争时，它抵抗着一切进攻，继续像一场以阿亚库乔为中心的雷雨。几乎从武装行动开始以来，更持久地从武装部队进入以来，通常是在反动的攻势和战役的同时，咖啡馆的战略家、涂鸦者、机会主义者、“森特主义者”和错误的或摇摆不定的革命者就建议或声称人民战争不可能在阿亚库乔、万卡韦利卡和阿普里马克地区继续下去，说我们应该放弃该地区，撤退到其他地区，以便象他们有时所说的那样，“保留”武装斗争，并在新的和更好的条件下再次发动武装斗争。我们要指出的是，这些人大体上都是以“扩大民主空间”或“保卫民主”的名义，或明或暗地反对人民战争的人。

毛主席所说的一个地区在屡次证明无法保卫之前不应放弃，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深信不疑；既然共和国历史上最凶残的种族灭绝现已在这一地区迎头痛击并克服了好几年，还有什么需要说的呢？建议的务虚会使谁受益？纯粹的反革命；如果把人民战争最好的、最经证明的堡垒拆除和解散，本来是对敌人的一个很大的恩惠。但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无论说什么反对人民战争，它

d埃韦洛普 这个 P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世界 R进化

在Ayacucho继续大胆和自豪地发展，万卡韦利卡和阿普里马克,紧紧联系群众，充满了英雄气概,武装革命每天都在书写新的篇章,这场革命正在改变秘鲁社会,而且恰恰在最近几个月里,它甚至在阿亚库乔市本身也发出了毁灭性的打击,炸毁了这个国家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城市的和平的虚假展示,例如共和国卫队军营的汽车炸弹,以及最近在人民战争六周年之际在国民卫队第九司令部的汽车炸弹,这场爆炸震动了整个城市,使所有镇压性的武装部队和警察陷入混乱和实际上的恐慌之中。总之,你不能用手指遮掩太阳:阿亚库乔、万卡韦利卡和阿普里马克继续是人民战争的伟大烽火和最具挑衅的革命挑战者。这些数字表明我们的行动以及武装部队及其警察助理的行动每年都在增加;他们的政策方法,甚至他们的种族灭绝,并没有阻止武装斗争的增长,至少就数量而言,阿普拉部长自己说。然而,总数6758是很不正确的,一是因为国家想把人民战争的范围减到最小,这是可以理解的,二是因为他们没有把革命战争的各种形式,例如武装宣传和鼓动,也没有把在边远地区的行动计算在内。考虑到即使是在利马省本身所采取的行动也有一个星期没有报告,而且一般来说,以沉默和谎言作为掩护,以维持所谓的公众平静和镇压部队的威信。在人民战争的六年中,除两个省外,在全国24个省中的所有省都开展了30000次行动,只包括亚马孙和马德雷德迪奥斯,甚至包括卡亚俄宪法区。

d埃韦洛普 这个 P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世界 R进化
这些行动主要发生在秘鲁山区，主要集中于Ayacucho、Huancavelica和Apurimac地区。这些活动也发生在沿海地区及其城市，特别是该国首都，以及丛林高地和那里的重要城市；所以革命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此外，这些军事行动在质量上有所发展和提高：打击武装部队反游击基地、伏击、摧毁战略要地、入侵土地、毁灭性破坏、更高层次的选择性歼灭和加强武装宣传和鼓动--

所有这些都显示了非常重要和深远的质量进步。应该明确的是，这六年的行动中，有一半以上是在1984年6月至今天期间进行的，而1980年至1986年的行动中，有三分之一是在去年进行的。这就是明确而具体的现实。反革命战争、种族灭绝和83-84年的进攻，有什么伟大的结果？显然他们失败了；他们连人民战争的发展都还没能拖住，更别说给它画上句号了。

下表1显示了秘鲁人民战争发展的四种斗争形式。主要形式是游击战争，其他三种形式是游击行动的补充形式：破坏行动、有选择的歼灭行动和武装宣传鼓动行动。可以看出，在全国进行的全部行动中，45.9%是游击行动（由城市的分遣队和农村的排、连进行），而破坏行动仅占11.2%，有选择的清算行动仅占8.2%，武装宣传和鼓动达到34.1%。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游击战争是全国人民战争的本质和心脏；值得注意的是，游击战的百分比在以农民为主的Ayacucho、Huancavelica和Apurimac地区达到了最高水平，为54.4%

d埃韦洛普 这个 P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世界 R进化
目的是在所有地区，甚至在利马以一种特定的形式，
发展它。

显然，游击战争是武装行动的中心，其他形式只是补充和推动武装行动，因为游击战争是最直接地消灭敌人的军事组织特别是武装力量的形式。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武装宣传和鼓动占行动的三分之一以上。这说明人民战争对于政治教育和动员群众的重要意义；显然，这项工作主要是针对农民的，在城市是针对无产阶级的，虽然在农村主要是以口头形式进行的，但也辅之以招贴和插图传单的运动。这种工作在新的领域最为突出，但在所有领域都给予高度重视，总体上占第二位。破坏则居第三位，目的是在经济上打击反动，特别是帝国主义和国营经济、大资本和大地主。在后者方面，推倒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对于农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最后，有选择地歼灭人民的敌人只占总数的8.2%，有的针对人民法庭直接受到群众谴责的人，有的针对血债血偿的革命死敌，有的针对屠杀的人，有的针对刑讯逼供的人，有的针对渗透的人，有的针对特务等，这些行动不是残酷的，而是简单的、权宜之计的司法，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得到了群众的赞同。然而，媒体却把他们描绘成可怕的东西，笨拙地歪曲了他们，夸大了他们的人数。显然，我们必须在这里强调，把人民战争的种种恶行归咎于军队本身，而军队又把这些恶行归咎于革命，这是一种愤世嫉俗的罪行。

总而言之，这个表把一切武装革命行动的游击性质清楚地说明了出来，表明了人民战争的主要方面和实质是游击战争，这就是人民战争的实质；因此，它完全驳斥了企图将“恐怖主义”的帽子扣在该国进行的革命战争上的荒谬指控。事实上，正如我们自1980年以来一直在说的那样，那些在没有任何证据而且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重复这一谎言的人，只是在鹦鹉学舌地重复里根和秘鲁的反应。全世界都在注视着秘鲁正在发生的事情，这完全是一场人民战争，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无法否认。

阿亚库乔、万卡韦利卡和阿普里马克地区值得特别注意。这是分数开始活跃的地方，总而言之是它的摇篮；此外，这里也是战争的第一次行动发生的地方，在楚奇，在那里，英雄的人民，首先是贫苦农民，慷慨地洒下鲜血，点燃人民战争的火焰，使之不断地燃烧和上升。这一地区的群众遭受了最卑鄙和最贪得无厌的种族灭绝；它是反动力量集中其武装力量和执行其最精心策划的地方；反动派在这里吹嘘他们预期的胜利，吹嘘这个地区“几乎”平定了，只是后来在革命的新攻势面前不得不食言，而这又不能阻止他们再一次吹嘘胜利。这一地区的现状如何，最近两年革命战争的发展情况如何？

下表2和表3显示，在过去两年中，全国63.4%的行动是在Ayacucho、Huancavelica和Apurimac进行的，此外，75.1%的游击行动、43.3%的破坏行动、74.0%的选择性行动

d埃韦洛普 这个 P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世界 R进化
歼灭战和52.0%的武装宣传鼓动是在这一地区进行的。
那么，那里发生的人民战争的松懈，怎么能说呢？
除了当局和军事首长的主观和不断变化的声明之外，
没有任何依据，他们甚至从未提出过任何形式的正式
报告，政府、联合指挥部和政治军事指挥部都没有，
尽管该地区自1982年3月以来一直处于紧急状态，而且
在此之前，在自1981年初以来的警察行动期间也零星
处于紧急状态。清楚而具体的事表明，这一地区继续
是武装革命和武装反革命的主战场；当反动派梦想着
消灭人民战争时，它抵抗着一切进攻，继续像一场以阿亚库乔为中心的雷雨。几乎从武装行动开始以来，
更持久地从武装部队进入以来，通常是在反动的攻势和战役的同时，咖啡馆的战略家、涂鸦者、机会主义者、“森特主义者”和错误的或摇摆不定的革命者就建议或声称人民战争不可能在阿亚库乔、万卡韦利卡和阿普里马克地区继续下去，说我们应该放弃该地区，撤退到其他地区，以便象他们有时所说的那样，“保留”武装斗争，并在新的和更好的条件下再次发动武装斗争。我们要指出的是，这些人大体上都是以“扩大民主空间”或“保卫民主”的名义，或明或暗地反对人民战争的人。

毛主席所说的一个地区在屡次证明无法保卫之前不应放弃，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深信不疑；既然共和国历史上最凶残的种族灭绝在这一地区迎头痛击和克服已有几年了，还需要什么

d埃韦洛普 这个 P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世界 R进化
被说？建议的务虚会使谁受益？纯粹的反革命；如果把人民战争最好的、最经证明的堡垒拆除和解散，本来是对敌人的一个很大的恩惠。但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无论对人民战争说什么，在阿亚库乔，万卡韦利卡和阿普里马克，紧紧联系群众，充满了英雄气概，武装革命每天都在书写新的篇章，这场革命正在改变秘鲁社会，而且恰恰在最近几个月里，它甚至在阿亚库乔市本身也发出了毁灭性的打击，炸毁了这个国家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城市的和平的虚假展示，例如共和国卫队军营的汽车炸弹，以及最近在人民战争六周年之际在国民卫队第九司令部的汽车炸弹，这场爆炸震动了整个城市，使所有镇压性的武装部队和警察陷入混乱和实际上的恐慌之中。总而言之，你无法用手指遮掩太阳：阿亚库乔、万卡韦利卡和阿普里马克继续是人民战争的伟大烽火，是最桀骜不驯的革命挑战。

Table 1: The Great Leap, Forms of Struggle and Zones

Forms of Struggle of People's War	Countrywide (%)	Ayacucho, Huancavelica and Apurimac (%)	Central, North, South and Huanllaga (%)	Metropolitan Lima (%)	Other (%)
Guerrilla Warfare	45.9	54.4	36.0	12.0	16.8
Sabotage to Economic Targets	11.8	8.0	18.6	23.7	26.9
Selective Annihilations	8.2	9.6	9.2	3.8	1.7
Armed Propaganda and Agitation	34.1	28.0	36.2	60.1	54.6
Total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Actions by Region (June 1984-June 1986)

	Total Actions	100.%
Ayacucho, Huancavelica and Apurimac		63.4 %
Other Regions		28.2 %
Metropolitan Lima		8.4 %

Table 3. Forms of Struggle and % by Regions (June 1984-June 1986)

Forms of Struggle	Countrywide (%)	Ayacucho, Huancavelica and Apurimac (%)	Other Regions (%)	Metropolitan Lima (%)
Guerrilla Warfare	100	75.1	22.6	2.3
Sabotage	100	43.3	39.7	17.0
Selective Annihilation	100	74.0	22.1	3.9
Armed Propaganda and Agitation	100	52.0	33.0	15.0

从这三个表中可以看出，武装革命在利马大都会进行的行动仅占其总行动的8.4%，而在那里进行的破坏活动占全部活动的17%，武装宣传和鼓动活动占15%。这些数据驳斥了反动新闻界、军事头目和政府当局所说的所谓革命“撤退”或集中在利马的说法，他们一方面试图为他们关于革命在阿亚库乔地区遭受沉重打击的说法提供一些依据，另一方面也为过去两年来震动首都的响亮行动提供一些解释。对表一的分析表明，在所研究的两年中，利马60%的工作用于武装宣传和鼓动，23.7%用于破坏，只有3.8%用于有选择的歼灭。因此，从利马人民战争形式的百分比及其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比例可以看出，关于革命后退的没完没了的陈词滥调是毫无根据的捏造。重点是，由于资本行动的条件影响较大，大规模的经济集中使得大规模的破坏活动成为可能，如拜耳工厂或霍格百货公司；那里的大型中央国家机构可能遭到破坏，例如对政府宫和联合司令部的打击；外国大人物访问了那里，所以那里有大停电的场合，比如迎接教皇的那次；显然，中央机关就在那里，所以有机会有选择地歼灭海军少将庞塞·卡内萨。此外，这一事件的反响立即激化了各种反应之间的矛盾，这位海军少将的案件就是一个例子，而由于媒体的集中和国际新闻机构和各种外国代表的存在，那里的行动更难以掩盖。因此，在人民战争中，首都是不能忽视的，特别是要牢记国际上的一些因素

关于这一点的经验；要加强组织工作，增强抵御冲击和渗透的能力，加强思想教育，做到有风险、不怕风险，优先发展职工群众、社区和棚户区改造工作。当一切积极的力量都发挥起来的时候，正是这些条件，而不是所谓的从其他方面的工作的退却，使首都的革命战争也能够进行，并且能够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范围和扩展。口号是“点燃篝火，蔓延火焰，发动群众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武装的阶级斗争，让镇压刺激我们，“开展人民战争的目的是在秘鲁西北与厄瓜多尔接壤的卡哈马卡省、东南与玻利维亚接壤的普诺省、秘鲁社会历史上的轴心山和最落后、最贫穷的地区画出一个行动的指南针，以便把这一地区变成革命战争的大舞台，推动这场战争。实现这一范围，是“大跃进计划”及其具体化的重要内容。如表2所示，28.2%的武装行动发生在“其他地区”，即在Ayacucho-Huancavelica-Apurimac和大利马地区以外，26.2%的游击战、39.7%的破坏、22.1%的选择性歼灭和33%的武装宣传和鼓动。这样，人民战争就在我国中部地区坚定地向前推进。中部地区对整个经济至关重要，因为它有采矿、农产品、通讯和交通干线，而且是国家地缘政治计划的核心。同样，革命战争也在以山区和瓦拉加河流域为中心的国家北部迅速推进。这两个地区都是大而富饶的地区

重要的经济潜力和不断增长的人口，特别是北方。人民战争也在南方蔓延，同样以山区农村为中心，一个极度贫困的地区，特别是在高度爆炸性的普诺。这使现政府非常担心，因为正是在他们计划建立“发展的展示”的地区，革命正在打击他们，破坏他们的计划。我们在那里的工作不是新的，也不是最近才开始的；它和人民战争一样古老，因为从准备战争时期起，这项工作就按照一个国家计划来设想和组织，这个国家计划按其重要性划分地区，并根据具体情况给予适当的注意；当然，这些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战争不是从一个地区的角度来设想的，而是从几个地区同时发展但不平衡的角度来设想的，其中一个地区是主要的（可以根据需要改变哪一个地区），所有这些地区都是在战略上集中和战术上分散的计划的框架内进行的。

每个地区开展工作的情况及其影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判断：1984年7月，在瓦拉加河流域，瓦努科省和圣马丁省的马里斯卡尔·卡塞雷斯省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由第7号政治军事指挥部控制。这种情况或多或少一直延续到今天。同年11月，中部地区帕斯科省阿尔西德斯卡里翁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由上述命令管辖，后来又扩大到重要的矿业省帕斯科。在北部，武装行动震撼了卡哈马卡省、安卡什省，特别是拉利伯塔德省；农村由于人民游击队发动的土地入侵而受到了深刻的震动。警察部队和

总部位于7号指挥部的军队以镇压作为回应，但仍坚持要求该地区也处于紧急状态，并要求武装部队全面进驻。在南部，尤其是普诺，那里已经陷入了一片混乱，警察哨所遭到了袭击，例如在圣安东发生的事件，圣何塞和丘帕等城镇被占领，与国家有联系的大型农场运输公司（SAIS.）¹⁰

000名农民被动员起来对这些控制着大片土地的SAI进行武装土地入侵。这导致警察部队在圣罗曼、阿桑加罗和梅尔加尔三省宣布“红区”；赞成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和军队干预的反动声浪越来越大。贫穷、自然灾害和武装行动使普诺成为一座极具爆炸性的火山。

此外，我们还要指出，接二连三的游击行动深入到阿普里马克省，深入到其首都阿班凯的门口。这样，我们把范围扩大到整个中央山脉的基本任务就实际完成了。今天，人民战争正在蔓延，通过西拉斯向北延伸到卡哈马卡，向南延伸到普诺，从一个边界延伸到另一个边界，从厄瓜多尔延伸到玻利维亚。这个伟大的目标是通过坚韧、拼搏和热血实现的；它为正在进行的秘鲁革命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但是，尽管这已经足够了，还有更多的：不仅在西拉斯，而且在丛林高地，在两个关键的地方，在库斯科、阿普里马克、阿亚库乔和朱宁四省的战略汇合处的阿普里马克，以及在华拉加河地区，一个帝国主义和国家计划大型企业的富饶地区。此外，这场斗争正在沿海地区展开，特别是在中部和北部地区，正如我们所强调的，在大都市利马本身，这座城市的战略重要性在于它是首都

d埃韦洛普 这个 P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世界 R进化
和贫民窟中居住着大量的穷人。综合而言，人民战争不仅在整个山地范围内赢得了这种扩张；它在塞拉斯、在丛林、在海岸蔓延，有力地推动着前进，建设着新的，开辟着未来。

为了完成这张图，让我们看看一些杰出的动作。在阿亚库乔省，打击武装部队反游击队基地（根据战争部长最近的声明，该地区有70个基地），例如在圣何塞、de Seque和Aqomarca，打击了阿普拉政府在Aqomarca种族灭绝之后为该地区开展的试点项目的基础；在Llocchega发生所谓的“Senderistas投降”闹剧之后，现政府对14个战略村庄进行了攻击，强迫农民集结，摧毁这些村庄意味着把群众从反动的军事控制中解放出来；在圣佩德罗、埃尼蒙特和其他地方对军队、海军陆战队和警察进行伏击；交战，甚至反复交战，嘲弄武装部队的包围，消灭和打伤士兵；破坏建立微区（政府、地方经济发展项目）作为公司化的基础；新的Corbiza-Ayacucho电网的27座高压塔被炸毁，甚至在其正式落成之前就遭到破坏；汽车炸弹袭击共和国卫队，甚至我们已经提到的阿亚库乔市第九国民卫队指挥部。在万卡韦利卡，秘鲁主要电力网Mantaro电力线的6座桥梁和35座电塔被炸毁；Cinto和Vichincha农业企业被夷为平地，土地被没收，牲畜被重新分配。在阿普里马克，该省武装行动的新高潮，

d埃韦洛普 这个 P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世界 R进化
包括首都阿班凯,马塔拉发电厂和钦切罗斯发电厂遭到
破坏,警察哨所遭到袭击。

在秘鲁中部地区，袭击蔓延升级；在米希维利察对共
和国卫队的伏击；破坏Centromin（国家地雷转运站）
变电所及其蒸汽铲，使该地区仅有的露天矿山陷于瘫
痪；破坏SAIS Tupac

Amaru；炸毁铁路桥，使万卡约火车瘫痪数月，阻碍
了从万卡韦利卡和科布里扎运送矿物；在万卡约进行
的破坏和骚扰，揭露并与二世Rimancuy进行战斗。在
北方地区，打着“夺取土地！”的口号进行土地入侵动
员了16万农民，没收了32万公顷土地（主要是牧场）
和12000头牛（大部分是头等牛），重新分配给农民；
破坏该国唯一的输油管道“诺秘鲁”；在阿普拉的中心
地带，特鲁希略的破坏，在阿普拉的国家生日庆祝由
加西亚亲自主持，就在阿普拉的“首都”的主要广场。
在南部，特别是在抽搐的普诺省，前面提到的行动旨
在解决农村阶级斗争的动力--

土地问题。在瓦拉加河地区,袭击Aucayacu的警察哨所
；在Agua

Blanca对民团的攻击；大茶园的夷为平地；在La
Muyuna伏击共和国卫队；在Alto
Morona与UMOPAR（国民警卫队的流动农村巡逻队）
交战，在Patayrrondos与一支30人的军队巡逻队交火。

在利马市，对大使馆的破坏，包括迄今对外国代表的
最大打击，最近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大使馆的袭击；
破坏了几十个

阿普拉的地方办事处；在阿根廷总统阿方辛来访期间，在政府宫前的阿马斯广场中间发生汽车炸弹事件，随后在同一广场上的斯卡拉商店被烧毁，引起了巨大的枪击，使政府宫的人陷入极大的混乱；对警察总部、武装部队联合ommand和国际机场的汽车爆炸；通常的全面停电，如12月3日和去年3月和7月；火灾，如Maruy百货公司的火灾，也就在Armas广场，结果整个共和国首都从去年2月起进入紧急状态，并在武装部队的授权下实行宵禁；有选择地进行歼灭，包括在大选期间击打全国选举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和警察，最近击打一名海军少将，以及阿拉人民军组织秘书，这激化了反动阵营内部的矛盾，引起了巨大的政治骚动和巨大的威胁；6月7日是建军节，加西亚主持的效忠国旗仪式遭到爆炸破坏，其中一个爆炸装置距离正式检阅台仅20米，这表明尽管在之前的24小时内有紧急状态和大量军队和骑警驻守，革命可以袭击任何地方和任何人。

战俘和那些直接支持他们的人的斗争值得特别提及。这些斗争虽然已经进行了几年，顽强地、英勇地反对和克服了酷刑、虐待、非人待遇、谋杀阴谋、报复、暗杀甚至种族灭绝，使反动的地牢变成了发光的战壕，但是，从去年年中开始的斗争，仍然应该特别强调。

1985年7月13日，埃尔弗朗顿、卢里甘乔和卡亚俄战壕中的战俘开始了争取特殊战俘地位的团结斗争；他们以勇敢的战士行动迫使贝朗德政府签署一项协议，承认他们的身份，并享有这种身份所意味着的权利。这场斗争出乎政府的意料，给政府造成了一次明显的失败，使总统职位移交的时期变成了一个良好的政治优势。政府准备报复。新的阿普拉政府负责执行这项工作；它刚上任就开始拒绝接受该协定。一场艰难而复杂的斗争出现了，政府试图采取策略，搞两面派；当这一行动失败后，它策划并策划了10月4日的种族灭绝，并在该党成立纪念日的前几天蓄意发动，试图给战壕中的战俘和革命造成道义上的失败。但卢里甘乔战俘不仅以英勇的胆量顶住了种族灭绝的攻击；他们以自己的鲜血为代价，扭转了局面，结果对政府本身产生了事与愿违的影响，在阶级的团结下，特别是其他被监禁的战士的团结下，他们以欢欣鼓舞的革命共产主义热情和堪称楷模的乐观主义精神庆祝了10月7日。他们继续斗争，并再次正确地推进斗争，于10月31日迫使反动的阿普拉政府签署它所拒绝的协定，只不过这次是由更高一级的当局签署的。但是，斗争没有结束，反对人民儿女的阴谋和行动从未停止。政府提议将这些囚犯转移到坎托格兰德，以推进其消灭他们的计划；面对这些人，囚犯们发起了一场名为“揭露反动派并进行抵抗”的运动，宣称他们坚决反对移交，甚至不惜新的种族灭绝，并有力地揭露了政府。这场斗争在1986年1月15日达到了顶点，当时家庭之间发生了冲突。

战俘和国民警卫队成员导致一名亲属被杀，另有20人受伤，迫使司法部长宣布，“将不会转移到坎托格兰德监狱，因为该监狱不是关押‘恐怖分子’的”。反对新的种族灭绝运动的一章结束了，但问题依然存在：他们违背公开承诺，忠于自己的反动本质，开始将新囚犯转移到那里，而新闻界则叫嚣着要更多的转移，海军镇压来访者。斗争仍在继续，新的篇章仍有待书写，我们将在审查臭名昭著的6月种族灭绝事件时看到这一点。战俘们以其高昂的斗志和证明了的战斗性，教导并继续教导革命者如何能够而且必须将监狱变成发光的战壕。1984年6月至1986年6月期间开展的行动不仅在数量上而且特别是在质量上都有了广泛的发展；他们通过秘鲁农村和城市六年不屈的战斗，为真正的人民战争的发展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明，“并让叛徒们说他们喜欢的话”。

论建设新的国家政权

要完成秘鲁人民战争的分析，就必须涉及新的国家政权问题，新的国家问题，根据地建设问题，农村包围城市的实质问题，政权问题，联合的新民主主义专政问题，它必须改造旧社会，使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随着民主革命的高潮而前进，并保证向共产主义的进军。这一点，我们将结合三个方面的建设来谈，因为国家与党和军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为什么要党，怎样要党，我们已经讲过了

重新组建了秘鲁共产党，使其能够担负起领导人民战争的任务；不过，要简明扼要地考虑一下过去六年中它发展的一些重要的进一步方面。党在1979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军事化的任务，当时正在讨论备战问题。具体地说，就这里需要讨论的内容而言，我们把党的军事化理解为把人民战争作为主要斗争形式所必需的改造、改变和调整的综合，从而产生新的国家和联合专政，以改造社会和取代帝国主义的统治，官僚资本主义、半封建主义和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从而达到民主革命的顶点，此外，在战争中正在下沉和将要下沉的世界帝国主义和反动的范围内，打击和破坏一切新的和革命的东西，特别是一切无产阶级的东西，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阶段的革命，维护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加强与世界革命的联系，成为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联合战争的根据地，把帝国主义和反动从地球上赶走，继续一次又一次的文化革命的漫长道路，直到共产主义。

在这些总纲中，我们设想了在帝国主义正在沉沦的多种战争的时代的范围内，同同样具体的反革命战争作斗争的具体的人民战争的发展，简而言之，人民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在世界范围内的大冲突，这是最高的斗争形式，也是决定问题的斗争形式。从最广泛的角度看，只要有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向共产主义的前进，就会发生在

d 埃韦洛普 这个 P 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 世界 R 进化
人民战争作为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影子，正在不断发展。因此，我们党和一切共产党，无论采取什么具体形式，都面临着这种必要性和这种前景。

具体到党的军事化问题，我们党作为一个整体投入到人民战争中，把党员全部投入到人民战争中去；总之，“我们的中心是作战”，这是我们中央决定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同心建设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以党为轴心，以党为轴心，以党为轴心，以党为轴心，以党为轴心，以党为轴心，以党为轴心，以党为轴心，以党为轴心，以党为轴心，以党为轴心，以党为轴心，以党为轴心，以党为轴心，以党为轴心，以党为轴心，以党为轴心，以党为轴心，以党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首先是把党员培养成共产党员”，“培养成战士和管理者”，以完成革命要求的三大任务。

群众工作必须通过人民战争并为人民战争而发展。领导是关键，必须有一个伟大的领导[杰法图拉]。两线斗争必须坚定地一以贯之地发展，以加强党和其他组织的人民战争。一个至关重要和决定性的问题是政治路线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已经对秘鲁社会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特别是关于秘鲁战争的具体情况以及它如何在农村和城市同时展开，同时又不忘记农村是主要的。最后，党员的数量增加得很大，农民的比例很高，青年和妇女的入党人数也相当多，这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有一些明显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只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就有很大的前途。

人民战争是我们前进的最重要的方面，它使我们党更加坚定和明确地把毛泽东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阶段和最高阶段，担负起“坚持、捍卫和运用马列主义

毛泽东主义”的任务，并为领导世界革命而奋斗，自觉地为共产主义、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服务；同时，牢牢把握阶级观，并将其与人民战争相结合，使指导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最后，人民战争本身使党员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方面的进一步锻炼成为可能。

在我们的武装战斗员方面，人民战争、人民群众和党产生了人民游击队，这是一支执行党所确立的革命的政治任务，担负无产阶级国际经验所赋予的政治任务的新型军队：作战、生产、发动群众，即政治上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它是按照“党指挥枪，决不允许枪指挥党”的原则，在党绝对领导下的农民军队。它的基础是思想上的建设，是以马列主义、毛主义及其运用为指导思想，党的总路线和政策；政治建军是党在军队中组织起来的补充，党领导军队的一切政治工作，党领导军队的群众工作。在军事上，军队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理论和党的军事路线、军事计划的基础上的；在市内以支队、排编成。农村的连、营，总是实行一个政治指挥，一个军事指挥，今天的口号是：“发展连，加强排，以营为目标”。这座建筑

d 埃韦洛普 这个 P 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 世界 R 进化

人民游击队也是以列宁关于人民民兵及其警察、军队、行政三大职能的伟大论断为基础的。军事训练的目的是发展好战性，以便彻底和成功地开展行动。军队最初是没有武器的武装分遣队，因为正如列宁所教导的那样，没有武器不能作为不组织武装机构的借口；后来，他们用一切可能的武器武装自己，包括炸药，炸药仍然非常重要，因为基本的和传统的武器起着根本的作用。

虽然我们争取从反动势力那里抢来现代化的武器，但我们遵循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教导，历史证明了这一点：“革命战争，从历史开始以来，总是以武器不足者胜，以武器优势者败……如果没有最现代化的武器就不能打仗，那就等于缴械了。”

人民游击队以其数以千计的战斗人员证明了自己；它是在人民战争的锻造中炼成的，是新型国家政权的顶梁柱。新政权，人民委员会形式的新国家，正在发展的根据地，正在形成的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是六年人民战争的最高成就。考虑到毛泽东主席关于国家的论述，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与统一战线是密切相关的，特别是考虑到我们发展的具体条件和我国机会主义选举“战线”的传统。

中央指示，人民革命防御战线只在农村建立，以新的国家政权为具体形式，以人民群众为基础

委员会；而在城市，人民革命防御运动正在建设。人民委员会于1982年底成立，首先是在阿亚库乔，当时警察部队受到了侮辱性的打击，并撤出了农村的大部分地区。这些统战委员会，具体地表现了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即今天参加武装革命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这三个阶级的联合专政。这些人民委员会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是新民主主义专政的具体形式，而新民主主义专政的政体又是以人民议会为基础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虽然不参加革命，但它的利益是受到尊重的。委员会由代表大会根据三分之二规则选举产生。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代表农民的贫农占三分之一，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中农和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这些委员会同新的国家政权的一切形式一样，都是建立在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并得到人民游击队的支持。

该委员会由五名专员组成，这样称呼是为了强调他们是受委托执行某项特定任务的，可以随时召回。他们在民主革命的纲领中，在消灭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半封建的纲领中，组织各方面的群众的社会生活：生产的组织，特别是农业和商业的组织，以集体劳动为指导；司法、教育和娱乐，以及注意人民团体的进步和保障集体和个人的安全。这项工作的基础是引入新的社会生产关系。数以百计的发展

人民委员会及其基础的根据地的人民委员会，主要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争和整个人民战争的产物，受到反革命战争的冲击，所以是游击战争的流动性的。因此，在新的国家政权周围，武装革命和武装反革命之间，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例如，恢复与反恢复的斗争，特别是1983年和1984年的斗争，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个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在过去两年中，人民游击队进行了180次反恢复，并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夺取了591个城镇。简而言之，人民游击队与反动武装和警察之间战争的旋涡，是新的国家政权的问题，是人民委员会的创建、保卫和发展的问题，是根据地的问题，是在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形成过程中继续前进的问题，是新的国家，它迎着风雨放射着并将继续放射着，就像一支炽热的、违抗的火炬，号召人民，带着人民战争的烈焰波涛奔腾向前，永远吞噬着无产阶级和人民的过去，有力地开辟着未来。

生命的代价是什么？人民反对人民、种族灭绝和失踪的反动政策已经使我国¹¹

300人丧生。加上军队、警察、特务、告密者、封建暴君、暴君死亡的一千六百六十八人，人民游击队阵亡的一千七百三十八人，到1986年5月为止，死亡人数大约一万五千人。这是事实，而不是反动组织为了掩盖其险恶的种族灭绝政策而公布的篡改过的统计数字。

d埃韦洛普 这个 P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世界 R进化
这是秘鲁的人民战争。对它的分析和理解需要解决四个问题：马列主义、党、人民战争和新的国家政权。通过对这四个问题的思考,我们得出了一个明确而具体的结论：秘鲁的人民战争是一场真正的、天翻地覆的人民战争；“老鼠”深深地钻在旧社会的肠子里，谁也挡不住；未来已在我门中间，旧的腐烂的社会正在无可救药地沉沦，革命将胜利。

人民战争万岁！

发展人民战争为世界革命服务！

马列主义-毛主义光荣！世界革命万岁！

冈萨洛主席万岁！

d埃韦洛普 这个 P平民化“S WAR, 发球 这个 W世界 R进化

弘扬、捍卫、运用马列主义、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

秘鲁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1987年5月1日

历史上最伟大的史诗，这是以共产主义为宏伟目标的最后一个历史阶级--

国际无产阶级在其英勇的过程中的斗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不可战胜的意识形态的第一阶段；但是阶级斗争和十月革命风暴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上升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革命的不断锻造，人民战争和人民群众前所未有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中国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在世界阶级斗争的动乱和反对当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从第二个阶段上升到第三个阶段，从马列主义上升到马列主义-

毛主义。因此，在今天，反对无产阶级的思想，做一个共产党员，就是做一个马列主义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服务，无论在哪里作战，因为毛主义作为第三阶段是普遍有效的，所以必须高举它，捍卫它，运用它。

目前，国际阶级斗争表现为三个矛盾：（1）被压迫民族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美苏）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2）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矛盾；（3）超级大国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3）超级大国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3）帝国主义列强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这三个矛盾中，第一个是最主要的矛盾

HOIST, DEFEND 而且 APPLY 传销, 主要是 MAOISM

它的解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和胜利；第二个解决办法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三个是帝国主义剥削压迫、反革命战争和新的世界霸权战争的根源；就这一点而言，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美国和社会性帝国主义超级大国苏联是目前直接争夺这一霸权的国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在不平等发展的革命形势下，开始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的几十年中，从长远的角度发展其战略攻势；其中用人民战争的方法，使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或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具体化，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从地球上消灭掉。

鉴于上述情况，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和更加迫切地需要依靠共产党，依靠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先锋队，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无所不能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

毛主义。在人民战争中，通过军事化而形成的政党，在领导革命方面，一天比一天熟练，在反对各种修正主义的斗争方面，也是不可动摇的。能够代表革命管理革命工具、党本身、革命武装力量和统一战线的建设的政党，而不是那些卑鄙的竞选机会主义。从马克思到毛主席，经过列宁，马克思主义始终突出了党的决定性和深远重要性；今天，共产党人前所未有地坚持着这一伟大真理，感到了这一伟大真理的必要性，并为这一伟大真理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而奋斗，前所未有地认识到，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的政党，就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hoist, defend 而且 apply 传销, 主要是 MAOISM
真正的革命。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战争，毛泽东主席建立的军事理论，无产阶级领导的群众战争，在老掉牙的帝国主义和反动的世界秩序正在和将要沉沦的战争时代，对于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个伟大的命令词。人民战争提出了两个问题：1) 人民战争具有普遍效力，这意味着它既适用于民主革命，也适用于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当然要考虑到每一种革命的性质，更要考虑到每一个国家的具体革命的具体情况；（2）普遍有效的人民战争是对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回答，它在现在和将来意味着把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革命战争，转变为人民战争，转变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夺取政权的战争（无论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因此，对于共产党来说，问题不在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上，而在于人民战争上，因为只有从人民战争中才能产生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

今天，五月一号，国际无产阶级日，当我们沉思其伟大的解放史诗和伟大的历史目标时；今天，当我们欢呼被压迫民族的动乱和毁灭的革命运动，欢呼世界各国人民的不竭和无休止的斗争时，我们呼吁弘扬、捍卫和应用马列主义--

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因为只有这样，国际无产阶级才能通过共产党领导征服政权和解放自己的阶级。

hoist, defend 而且 apply 传销, 主要是 MAOISM
光荣属于国际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万岁!
秘鲁人民战争万岁!

DEFEND AND APPLY MARXISM-
LENINISM-举起来, 毛主义, 主要是毛主义!

hoist, defend 而且 apply 传销, 主要是 MAOISM
五氯苯酚和四氯乙烯之间的协定

秘鲁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1987年5月1日

1. 秘鲁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正式同意在共同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毛主义、共同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和共同的目标--共产主义--基础上建立兄弟的共产党关系。
2. 我们两党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具体化，设想发展公正、正确和稳定的关系，并保证充分发展这种关系，并且像战友一样互相帮助，我们将与其他兄弟的和平等的政党联合起来，使共产主义照耀地球，造福全人类。
3. 两党以充分的良知和充分的把握，把马列主义-毛主义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真正的、未被征服的意识形态，把毛主义作为其第三阶段和主要阶段；并且，我们郑重承诺，为了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指挥和指南，我们将进行坚定而顽强的斗争。
4. 人民政协和人民政协在“弘扬、捍卫和应用马列主义----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的声明下面签名。
5. 秘鲁共产党赞扬西班牙共产党，支持它为西班牙国家无产阶级提供一支有组织的先锋队的斗争，这支先锋队可以带领它征服政权。西班牙共产党欢呼

秘鲁共产党支持其成功领导的人民战争，突出了这场战争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和重要性。

6. 我们赞扬我们两党的第一次会议是一次出色的会议,它除了具有里程碑意义外,在我们的任务和共同斗争中必然具有超越性; 我们表示决定将这一开端转变为富有成果的事态发展,今后的会议将对此进行评价并使之具体化。

7. 人民党和人民党认为,重新组织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坚定和一贯的追随者,重新组织那些支持世界革命、支持瓦解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压迫旧秩序、支持无产阶级通过其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粉碎各种修正主义的人,是必要的和不可回避的重要性; 总而言之,那些支持为共产主义而不屈不挠地战斗的人。PCP和PCE代表未来的共产国际进行斗争,坚持马列主义-

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 他们认为革命国际主义运动是朝这个方向前进的一只雄鹿,只要它坚持自己的立场,坚持公正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它就会为这个方向服务。

为党和革命献出生命

英勇抵抗日宣言

贡萨洛总统-1987年6月

人民永恒的胸怀，以清醒的食物滋养他们，使他们行走；阶级斗争塑造了他们的思想；和最高社会形态的党，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用马列主义、毛主义的指导思想武装了他们；它增强了他们的战斗性，把他们组织在人民游击队中，把他们同贫农群众结合起来，使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在人民战争的不可磨灭的铁炉中得到锻炼。作为战俘，他们从未屈膝，但通过辛勤劳动，继续战斗、动员和生产，他们把过时、腐败的秘鲁国的肮脏地牢变成了发光的战斗战壕。

人民战争在其不可阻挡的进展中，无情的、猛烈的、目标明确的打击摧毁了这头反动的野兽，在阿普里斯塔政府的辗转反侧的噩梦中，回荡的声音就像是不停的鞭笞或坚持的要求，阿普里斯塔政府已经是法西斯和社团主义者，由种族灭绝的加西亚·佩雷斯领导。他们幻想着黑暗的、嗜血的计划，要对人民战争进行毁灭性的、决定性的打击。战俘们为了保卫革命和自己的生命而进行的叛乱，在全世界面前揭露和谴责了那些进行大规模屠杀的险恶计划，揭露了武装部队和镇压机构通过政府命令和肆无忌惮地进行的可怕和可耻的种族灭绝，这种种族灭绝是出于对人民的盲目仇恨和一种邪恶的行为

群众的同志、战士和子弟，他们表现出他们的思想意识、勇气和英雄气概，大胆地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他们进行了铁一般的激烈的抵抗。这样，反动的野兽喝到饱足的血，以求死人的安宁；这些悲惨而懦弱的生命在荒废中永垂不朽，形成了一个不朽的三部曲：埃尔·弗朗顿、鲁里甘乔和埃尔·卡亚奥的闪亮战壕，这是一个历史地标，它将越来越多地宣告英雄主义时代的伟大。

企图进行的毁灭性决定性打击最终落到了始作俑者的头上，击沉了法西斯和共谋的阿普里斯塔政府及其总统，后者违反了自己国家的准则，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和他们至今仍无法克服的威望的巨大损失。这样，战俘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的叛乱，为党和革命赢得了政治上、军事上和道义上的伟大胜利；此外，他们为成功地用金印封住了“大跃进”，并为新的发展基地计划奠定了基础，这一计划的第一次战役是秘鲁国家迄今经历的最大的改革，也是人民战争在国内外产生的最大反响。因此，战俘们作为历史人物，不断地打赢更多的胜仗，因为生活在我们的内心，战斗在我们的内心，取得新的胜利，我们感到他们坚定的、不可磨灭的存在在振动和闪耀着，在今天、明天和永远向我们展示着如何为党和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

荣耀归于英雄主义之日！

荣耀归于英雄主义之日！

LTC CANTO GRANDE-1987年6月

一年前的6月19日，英雄主义日，来自埃尔弗龙顿、卢里甘乔和卡亚俄监狱闪亮战壕的战俘们进行了反叛，他们提出了马列主义-

毛主义的基本真理，即贡萨洛总统的指导思想“反叛是正当的”，反对不断发展的种族灭绝政策，捍卫革命和他们的生命，要求为非常公正和合理的冤屈索赔。

共产党人和人民游击队战士以及广大群众的子弟进行了英勇的战斗，树立了英雄主义、英勇无畏的里程碑，体现了用马列主义--

毛主义武装起来的新人类，体现了只有共产党和人民战争才能产生的指导思想，他们通过这种战斗，具体化了英雄主义不朽的日子，他们的宝贵鲜血结出了我们伟大史诗--

人民战争的果实，就像那一面闪闪发光的旗帜和永不枯竭的战斗呐喊一样升起，把我们带到了不可避免的最后胜利--共产主义。

凭借这一光荣的行动，我们的共产党在贡萨洛总统的英明领导下，取得了政治、军事和道义上的伟大胜利；成为征服基地的宏伟计划的决定性行动，该计划使反动的阿普拉政府及其领导人艾伦·加西亚陷入了他梦寐以求的最严重的危机，迫使他确定自己的困境，发展他的集体法西斯政策，并在政治上孤立他。

我们的共产党再次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军事化的新型政党，它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

列宁主义-

毛主义，能够经受种族灭绝并继续战斗；这一点的证明是，幸存的英雄们和新来的战俘们在法西斯的坎托格兰德监狱里用锤子和镰刀举起了红旗，将监狱转化为一条闪亮的战斗战壕。

今天，我们重申，我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以人民英雄的光辉榜样为榜样，发展为世界革命服务的人民战争，同时履行贡萨洛总统为改善政治犯和战俘状况而制定的方针。我们以历史的乐观态度申明，在新策划的种族灭绝之前，我们作出英勇抵抗的决定，我们将对此进行战斗、抵抗和打败，从而为我们的共产党、人民和人民战争胜利地完成新的发展基地的伟大计划服务，今天，这一伟大计划是由“建立历史里程碑，光辉地达到顶点”的胜利政治所领导的。

贡萨洛总统万岁！荣耀归于英雄

主义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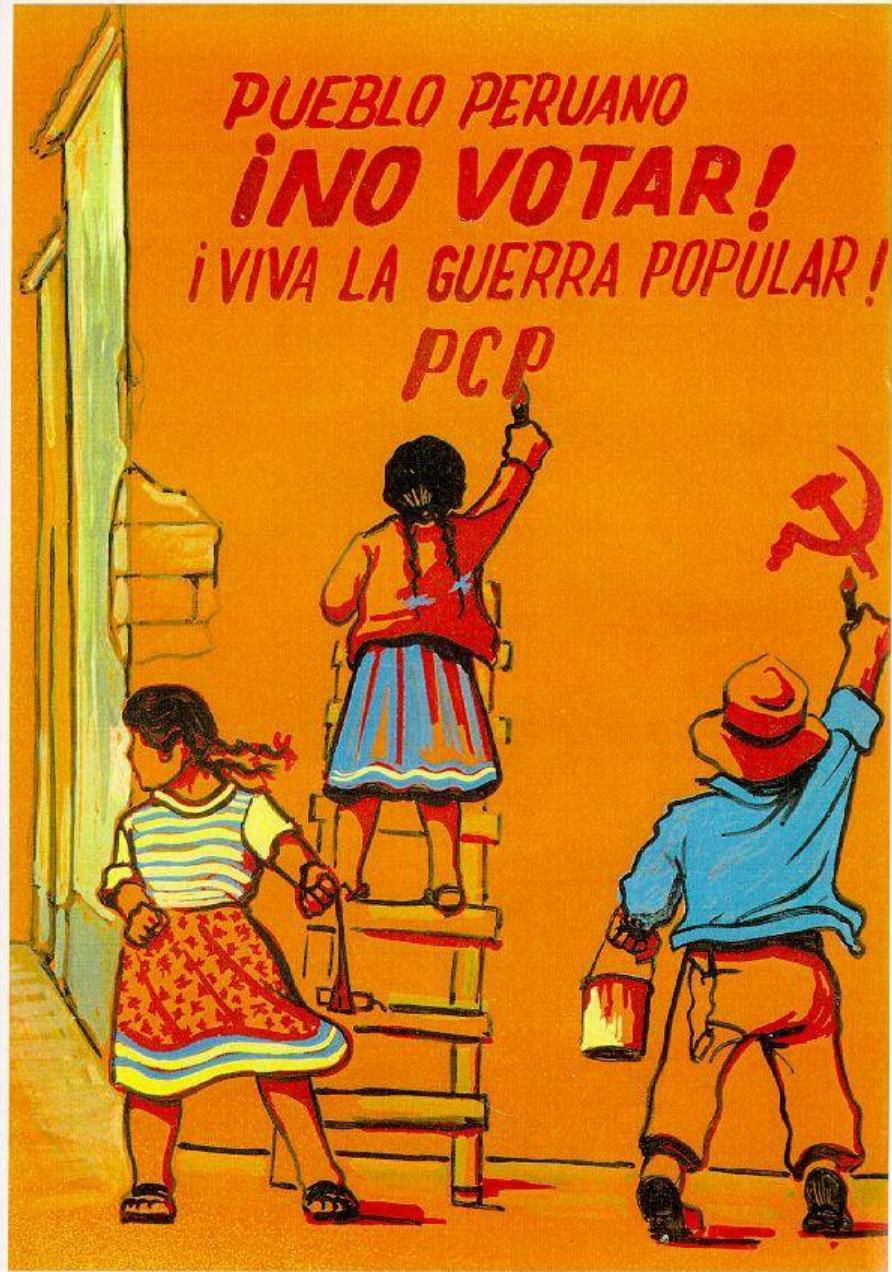
LIVE MARXISM-LENINISM-MAOISM,
GUIDING久久思索！

共产党万岁！

发展人民战争,为世界革命服务！

逝去的英雄永垂不朽，革命万岁！

PUEBLO PERUANO
¡NO VOTAR!
¡VIVA LA GUERRA POPULAR!
PC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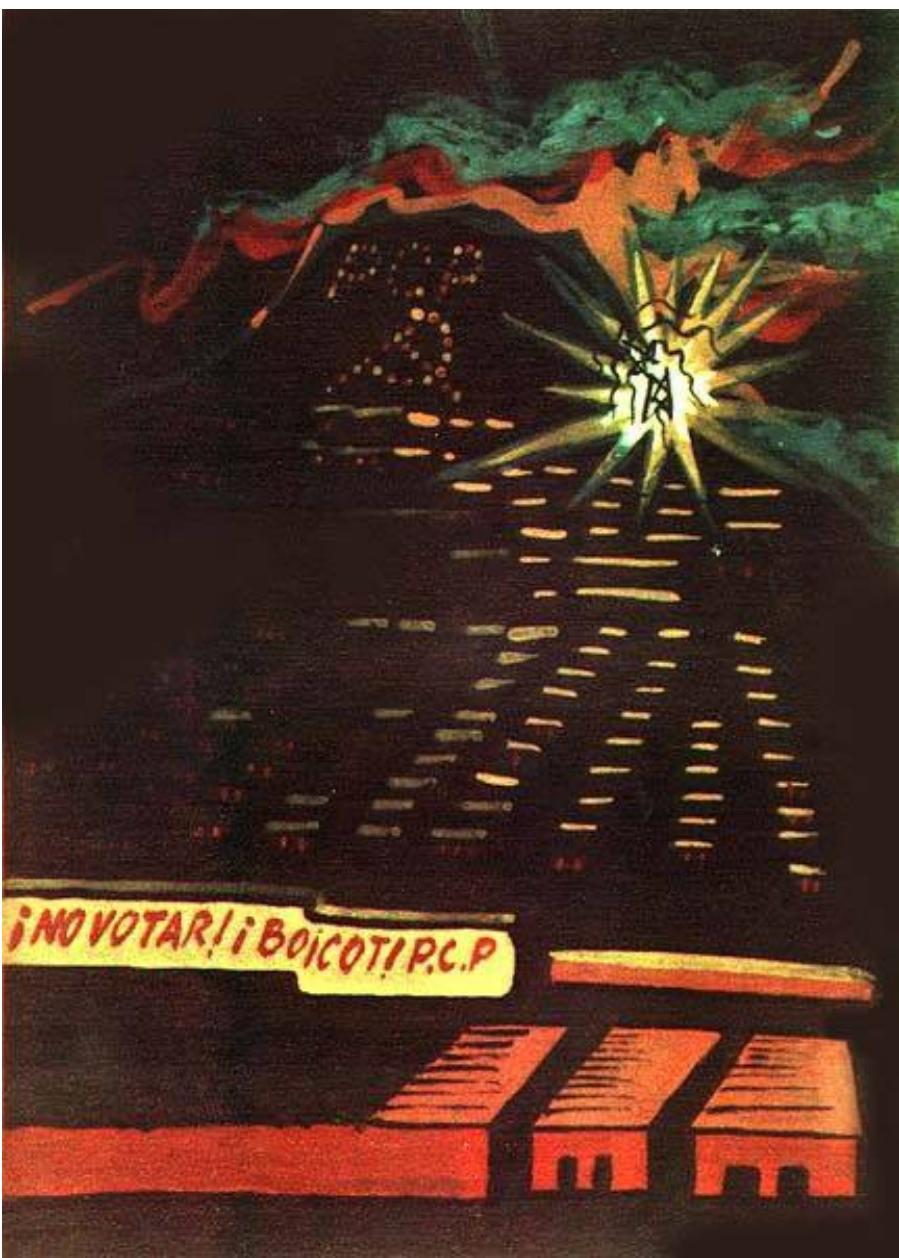


¡PROLETARIOS DE TODOS LOS PAISES, UNIO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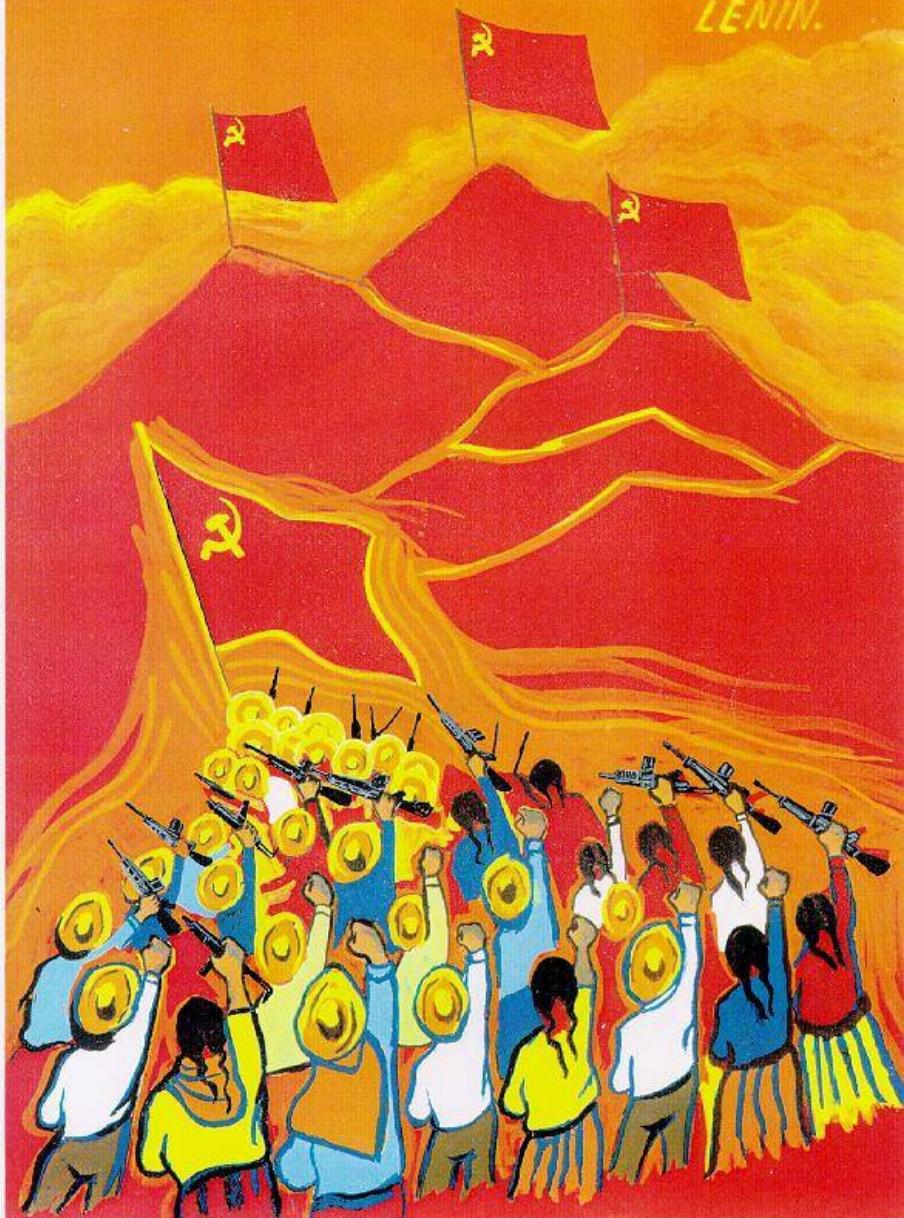
PARTIDO COMUNISTA DEL PER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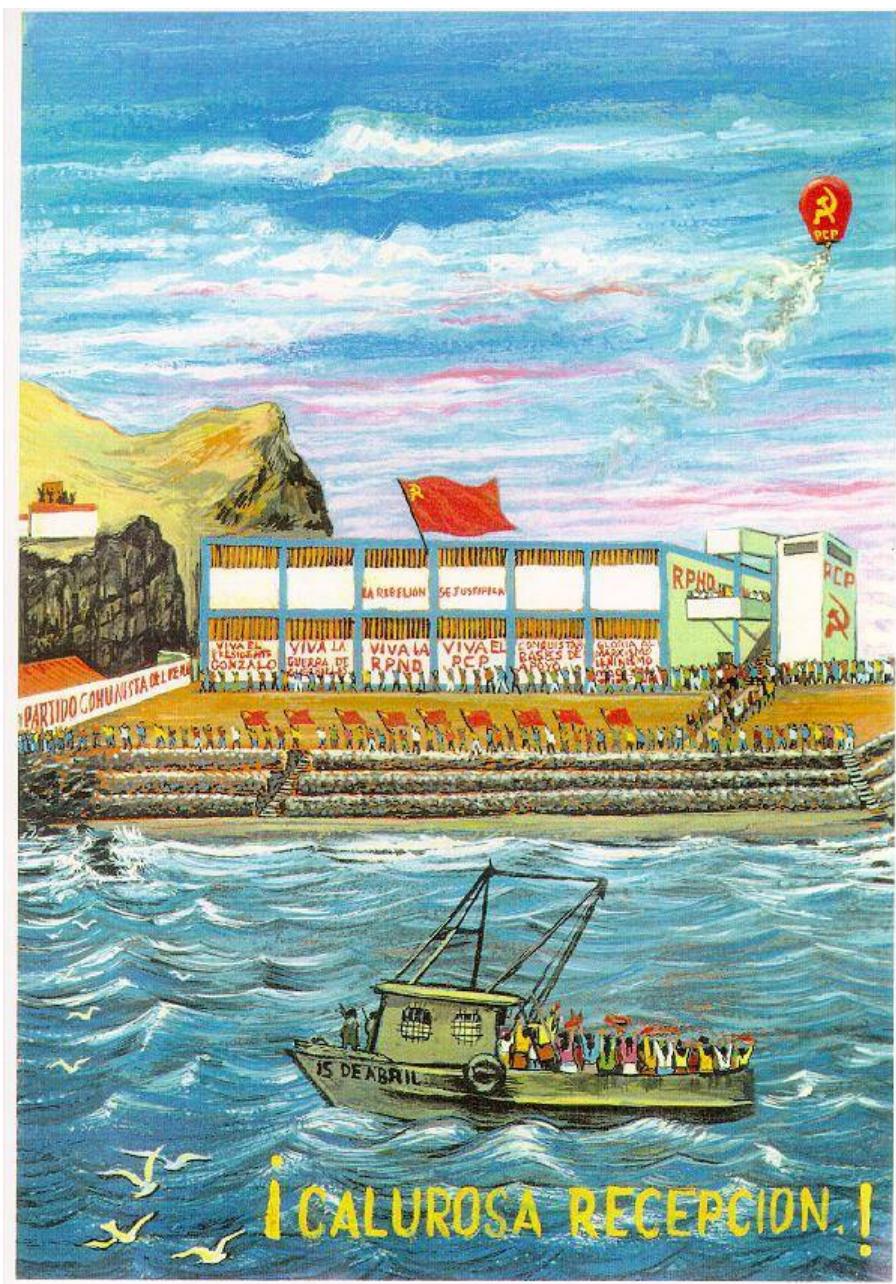
1980
MAYO
1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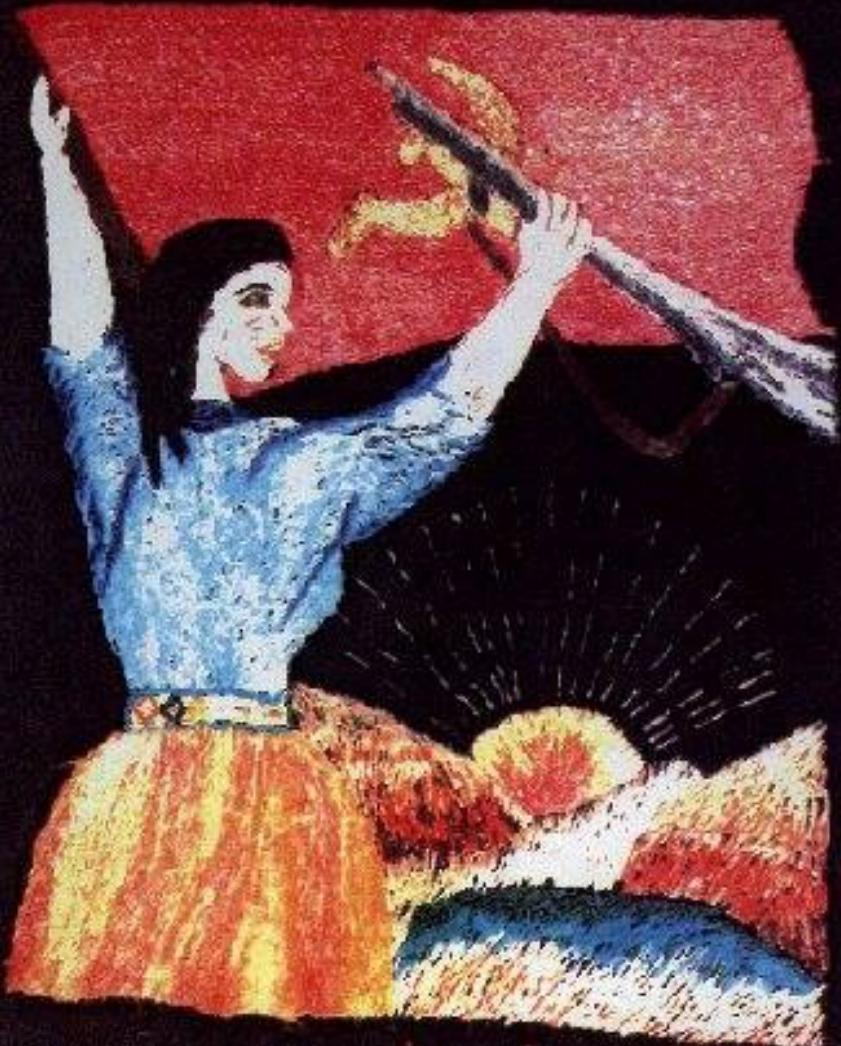
"SALVO EL PODER TODO ES ILUSION!"

LENIN.





DESENCADENAR LA FURIA DE LA MUJER



LUMINOSA TRINCHERA
del Callao - Peru - 88.

